



## 情毒断肠

作者：熊沐

电子书制作：知识混子 | [8x8.page](http://8x8.page)

## 作者简介



**熊沐**，本名高光。生于 1952 年。满族人。编剧、作家。曾在八十年代写纯文学小说，先后在全国获各种奖项。武侠小说以写感情和故事见长。第一部作品为《骷髅人》。以熊沐为笔名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发行三十八种(部)，在港台海外发行二十余种(部)，在东南亚甚受欢迎。

共创作 39 部作品，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和时代文艺出版社出全。先后著有历史小说《秦王恨》、《虎符》、《西施泪》、《岳飞与秦桧》、《孔子》《司马迁》六种(部)，为昆仑出版社出版；现代小说《生死荣辱》由作家出版社作家文库版。现代小说《北方图腾》由昆仑出版社出版。编剧作品：2007 年电视剧《夜幕下的哈尔滨》导演：赵宝刚、2006 年电视剧《我想有个家》导演：郭少雄、小说《挣扎》由中日改编合拍电影《葵花劫》，在日本大受欢迎。

# 千军不发

## 第一章 激流羞退

活佛正欲再说。耶律苦奴喝道：“放箭！”

活佛眼看那千人队伍怒弩齐发，万矢争竞，一齐射向她与九隐。听得剑圣一笑，手一拨，那箭便回。射向弓箭手。那些人正站定姿势，不防那箭回来也快，正射在胸前，噉一声叫，人便仆倒。九隐头一次开心杀人，竟是大开杀戒，那老三渔翁一去一还，眨眼间便是一次，一眨眼已是杀人三次，每一次都是用同一动作。扑过去，一掐一弹一摁。一掐正掐在一箭手的咽喉上，只听得一声暴响，喉核便裂，人当即死亡。再一弹，正弹指在一箭手的额心，当时流血，瞪眼看人，扑通倒地。更一摁，正摁在那箭手的头顶百会穴上，听得叭一声脆响，那一摁力气极大，把他的头顶摁裂，血从头上、眼睛冒出，人当即也死。那些箭手看他去容易，直扑自己，明明知道他怎么出手，却避不过去，待得明白过来，人当即死去。

老二竟是满身钉着那箭，笑声如夜枭哭声，一飘而来。当面遇一箭手，正搭弓要射。他急急出手，一折箭矢，把那箭矢一扔。正扔在那箭手的嘴里。那箭手顿觉大苦，原来那箭矢从颈后透出，在颈上开了一个大洞！

老五铜笛只是冲来，在箭手的后颈上一砍。正砍得颈断，人低下头，再屈下膝，然后慢慢死去。老四铜笛所杀的人，却是难过，因他颈折时，人得慢慢再死，嘴角流无数的血沫，瞪眼暴珠，死状惨烈。铜笛每杀一人，总是啸哨一次。他往来极快，人如鬼魅，哪里看得清他如何出手？

老九一出手。便扑向耶律重恩。他想杀了耶律重恩，但活佛飞在他前，直奔耶律重

恩而去。当他扑到时，活佛已与耶律重恩交手三四个回合。他怒骂道：“混蛋！”不知道是他恨自己太慢还是恨活佛太快。活佛一与耶律重恩交手，耶律重恩顿觉周身的力道再也使不出来，像他大病初愈时一样，浑身无力。

活佛对他施一手佛指拈花，她的佛指拈花好看至极，根本不像耶律重恩那几势，看去好看。但仍是男人俗气。看她动作，却像是起舞，一指一式都是极慢。但看来是慢，你却怎么也应对不及。按说耶律重恩对这佛指拈花极熟，而且能叫得出一招一式来，活佛用此功对他，他大是便宜。但一反应起来。他便知道差了，他根本不知道如何应对。

活佛手一指正慢慢击来。击向他的胸膈！

他无法躲开，正欲受此一击，他几乎要闭上了眼睛，眼前忽地闪过那十几年的奔波，西辽王国的美梦，忽地心酸、艰难纷至沓来。

他闭目待毙。

忽地如注春风，他觉得内力一涌。像是要大河奔流，不泻不止。他睁开眼，只见活佛跳出去了，站在远处。她手里执着倩倩。

倩倩怎么到了她手里？

耶律重恩心里不是滋味，他大喝道：“你身为活佛，做事总是欠光明，你对唐逸所为，大都偷偷摸摸，你如今与我对阵，也是偷偷摸摸。你不与我拚争，捉去倩倩，算什么本事？”

倩倩叫道：“耶律重恩，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男人，你不必与她分说，只杀光她的人，报我的仇！我就是死在她手，有什么了不得？”

耶律重恩恨活佛做事，但又无奈，他不得下令乱箭射人。因倩倩尚在人手，他怒喝道：“你算什么活佛，做事苟苟且且！”

铜笛怒道：“你再对活佛不敬，我杀了你！”

他要逼近耶律重恩，活佛说道：“铜笛先生，还是罢了。”

铜笛恨恨不已，但也只能退至一旁。

活佛说道：“耶律重恩，你记着，我约你十日后梓州一会，到时你只身赴约，我当把倩倩还你。”

耶律重恩只能喝令退兵，耶律苦奴怒吼道：“大王，莫不如与他们拚了，我们西辽军怎么能铩羽而归？”

耶律重恩也知道，在活佛与九隐面前，西辽大军也不能得胜，他们会在千万军中取上将首级，即或能胜得她，也得付出惨重代价，这又何必？他眼巴巴地看着倩倩，看倩倩在那活佛的马上，身子斜倚，百般无助的神态，心内好生不是滋味，心里挂念倩倩，怕活佛会对她下毒手。他朗声叫道：“活佛，你听着，十日后我必赴会，你要是对倩倩姑娘不客气，我当杀光你的手下！就是我西辽大军全都战死疆场，也在所不惜！”

耶律苦奴领着众军吼喊：“就是拚死，也救王妃！”

活佛淡淡一笑，对倩倩说道：“倩倩姑娘，看来西辽王不是一个负情的人，你此生有托了！”

倩倩恨她薄情，恨她对哥哥用尽伎俩，便怒骂道：“世上哪有你这种人，视别人对你的情感于无物，只知坑害那些爱过自己的人，你不是人！”

倩倩恨死了活佛，便不再顾忌，只是张口骂她，她觉得阎惜倩的身子抖了一抖，那神情也分外苦楚，看来她也不能对唐逸的专情无动于衷，只是不能声张。活佛说道：“苍山十隐，我们走！”

活佛走了，她的身后跟着苍山十隐，她扔下了修真多年的寺庙，不再归来。

倩倩忽地看到了她眼中的眼泪，活佛也有泪吗？她究竟为什么而悲伤？她有什么可悲伤的？能将自己的丈夫也毒倒，为了武林，宁可杀死唐逸，定下“安天大计”，一盛一衰，皆在活佛，她有什么不满处？

渐渐走远了，再也听不到西辽军马的嘶吼声。

唐逸情不能已，他抚摸着紫衣。刚才他太过用力了，竟把紫衣弄得昏死过去。此时他像一只纯情的野兽，正在抚慰紫衣。

青衣心内哀哀，她恨唐逸，但也恨自己。当她伏身同唐逸淫乐时，竟忘了她对唐逸的恨。她不恨唐逸了，只是含情脉脉地看唐逸，像是他的心上人。

她不是，她在心内大呼自己：你不是他的心上人，只有活佛才是，他爱上的是活佛，不是你们这些丫头！

但无论怎么呼唤自己，一旦唐逸把她带上兽性的欲望，带上快乐的高峰时，便心颤抖，哆嗦了。她忘情了，跟着吼叫，跟着疯狂，跟着一次次卷入狂欢。

紫衣终于倒下了，她是被唐逸弄成了昏迷的。

紫衣与她一样，都是心内熬不住那巨大的煎熬，方才昏倒的。

胖可儿叫道：“紫衣，紫衣，你醒醒！”

唐逸忽地咧嘴笑：“她不叫紫衣，她只叫嘿儿嘿儿。”

他看她们叫她紫衣，不由得好笑。她身上无衣，怎么知道她是紫衣？怎么分辨出她是紫衣？只是她在快活时不同于她们，她只嘿儿嘿儿的哼，像是生病了，唐逸便叫她嘿儿嘿儿。

青衣恨他，但他是一头野兽，恨他何益？

胖可儿与紫衣最好，她轻声呜咽，叫道：“紫衣姐姐，紫衣姐姐！”

水袖只是盯着紫衣，畏惧地看着唐逸。

他不是人，他只是一头野兽，她们会不会都死在他手里？听说他过去是服了毒，才那么害女人。如今看来不是，他只是一个淫魔，他那魔功会杀死她们四人，她们不是亲眼看到侍剑死在他怀里吗？

水袖叫道：“不行，我要出去了，我要出去了！”

唐逸正要扑向紫衣，忽听得她叫，直向门外跑，他一扑便把她扑倒，疾点了她的大

穴，叫道：“你昏睡好了！”

暖食儿狂叫道：“你是猛兽，你不是人！我要走！”

她也跑向门外，但在门口，得唐逸向空中虚虚一抓，她人便趑趄向后退，一步步退向唐逸。

唐逸大笑，说道：“你这只兽真是虚假，你说不愿意跟我，怎么还一步步退回来？”

暖食儿一直退到了他怀里，得他满满一抱，叫道：“放开我，你个野兽！”

唐逸笑说道：“野兽不野，你怎么满意？来来来！”

他抱紧了暖食儿，勒得她喘气，唐逸说道：“莫发情啊，你只要跟住我，便成了一只好兽。”

暖食儿恨他，也知道如果他再扑倒了自己，来一番亲热，自己也抵不住他的诱惑。她哀声叫道：“公子，你放了我，好不好？”

唐逸大声道：“什么公子，谁是公子？”

他完全忘情了，像一头兽一般在玩弄着暖食儿。一旁的胖可儿吓得直抖，唐逸忽地回头，说道：“你哆嗦什么？”

胖可儿心道：和你这种畜生在一起，谁不害怕？但她哪敢说出一个字来，只是说道：“冷，冷，冷！”

唐逸说道：“像你这么胖的兽，不会冷的。”

胖可儿说道：“我冷，我冷。”

唐逸轻柔地说道：“我抱你，你就不冷了。”

胖可儿也不敢说不让他抱，要是他狂性大发，她如何对他？她柔声道：“我让你抱，抱抱……”

唐逸抱着胖可儿，与暖食儿欢乐，同时与胖可儿示情。

暖食儿心里很苦，心道：做野兽便是这样，无廉耻，无羞涩，无人心，我真不能再

下去了。她心内大呼，但在唐逸的逞肆下，她叫也叫不出，还有什么可说？

唐逸抱着胖可儿，说道：“我看你的肉怎么比别人的多？”

胖可儿最恨人说她多肉。她恨声道：“我肉多不多，干你何事？”

唐逸大笑，说道：“肉多便跑不快，你怎么做野兽？”

胖可儿大叫道：“我不做什么野兽。我不做！我不愿意跟你，我要做一个好女人，我要做一个好女人！”

她流泪，此时暖食儿已是昏厥过去，再不复苏醒。

唐逸犹是不足，过来抱住胖可儿，说道：“你很丰满。”

胖可儿大叫道：“别碰我，我只是一个肉多的人！”

唐逸忽地来了兴致，说道：“肉多有什么不好？”

两人再贪欲。

不知黑曙。

唐逸说道：“你比她们有力气，你小时是不是吃得很多？”

胖可儿也渐渐不再厌恶唐逸了，她咯咯地笑，一笑便给了唐逸更大刺激，唐逸更疯狂。

她说道：“你要是一个恶魔，便能死在活佛手下了吗？”

唐逸的眼里有雾，他轻声说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胖可儿说道：“你与我们交欢。便能胜得了活佛吗？你能输，还是能赢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我真的不知道。”

胖可儿再咯咯笑，一笑还直打饱嗝儿：“我不信，我不信你。”

她那妖娆劲儿令唐逸更增欲望，他拚命与胖可儿疯，两人在地上，像是两只野兽，再不复说话。一切语言都是多余的，而那贪欲的愿望永远也不必用言语说明。

剑圣说道：“活佛，我想来想去，你还是认输了吧？如果你让我们九隐出手，唐逸



必死。你与他动手，就是能赢得了他，也是两败俱伤。”

阎惜情笑一笑，说道：“我流了血，或是死在他手下，你们十隐不就遂了心愿，可以再重出江湖吗？”

剑圣傲然道：“十隐与你师父订下的毒誓，至今没有不守过，你看我们十隐是什么人？你以为我们会毁约而行吗？”

阎惜情说道：“师父告诉我时，便说我叫惜情。或是叫可怜，师父便叫我惜情，有时也叫我可怜的。我想，我不能忘情于世，怕也是师父的心意在我身上的反应了。”

剑圣说道：“如果你让十隐出手，我答应你，我不杀唐逸，只是让他再成残废，你可以与他再双栖双飞。”

阎惜情再一笑，说道：“我凡心不再，剑圣何必劝我？”

剑圣说道：“你师父便是如此，当年与唐家的人有情，她再三思忖，不能动情，方才做了活佛的。你也是如此，既是活佛，何必动情？真的动了凡心，一发不可收拾。你想再制住十隐，那是梦呓了！你说，你愿意不愿意再与唐逸结擒？你要愿意，我便去做！”

阎惜情说道：“凡夫俗子，怎么能与活佛共度时日，剑圣，你想错了！”

剑圣说道：“你有凡心，害死了他一家人，他不会放过你的，你早晚必是喋血，莫不如就顺了他。做他妻子的好。”

阎惜情不为所动，剑圣说道：“你师父便是孤家寡人、你何苦也随她？人生一世，总得快快乐乐，你与唐逸有情，便不舍得毒他，你不毒死他，才有了那个安天大计。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你是中了他的情毒。你与师父不同，当年你师父只是黯然离开自己的情人，一生再不与闻俗事。你可不一样了，你先是有情嫁人，再是无情毒人，你后来又有情救人，再无情用他。你一而再，再而三，总之是四五次错处，方才弄出一个恶魔唐逸来。你要早做决断，何必如此？你如今已不能再杀他了，只能被他杀。你要被他杀了，

便是天下第一不智的人，你既完不成师父的心愿嘱托，又不能保住自己的情感归宿，更不能保全自己的性命，还救不了唐逸的命。你以为你死在他手里，十隐会放过他吗？十隐杀他，如杀一只小鸡，你信不信？”

阎惜情说道：“我不会让十隐出手的，你也知道。”

剑圣摇头大笑，飘然而去。

远远地，还听到剑圣在唱歌：

“我有利剑正待磨，  
旌旗十万斩阎罗。”

看来剑圣对活佛已是越来越不在意了。他一心要图霸江湖，重出江湖，他这野心能成功么？

阎惜情不再抬头，她仍是坐在蒲团上，静坐养神。

阎惜情不能再去找唐逸，她只能等待唐逸再来，如果唐逸对她挑战，她能怎么样？

蓦地，师父的话语再重现了：“惜情，你记着，做大事者，不拘小节。你要做大事，救整个武林天下，便不能以一人一命为念，到时你就是滥杀几人，神佛也会佑你。”

她忽地想到，她为什么不去找唐逸谈一谈，对他说说，她不能与他动手，那样既顾全了唐逸的面子，也不能令十隐再起野心？她决心去找唐逸谈谈。

但那是多么令人尴尬的谈话啊。

## 第二章 不相与谋

当阎惜情再见到唐逸时，她正低着头，满面羞色。

她不愿意对唐逸说知她的心意，只要告诫他，要他退避，不与自己交锋。

能谈得通吗？

唐逸是与魔刀等人一齐来的，他看着阎惜情，眼珠子都是红的，他满心都是魔意、恨不能当场撕碎了她。

她一身素色，一身缩衣，看去很是老气。在过去的唐逸眼里，如果她是阎可怜，一定会大声在心底里呼喊：你不是这样子的，何必再糟蹋你自己？！但唐逸只是冷冷地看着她的身体，无论她是阎可怜也好，是阎惜情也好，他那目光再也没有一丝敬意，只有狠狠的占有欲。

他已是一个恶魔，一个真正的恶魔。

唐逸不语，恨恨地看她。

魔刀大呼：“活佛召见，有什么事儿要说？”

活佛不看身旁，九隐都在，他们那傲骨嶙峋的风度，真令人生惧。但活佛不是怕他们，而是怕自己。

她怕自己说不出话来。

唐逸说道：“我最恨的就是你这种人，你一心装假，其实最不知羞耻！你找我来，有什么话，说好了！”

她不能不说，不得不说。

她扬声道：“唐逸，我知你恨我，但你恨不恨我，都不是我的对手，何不退避三舍，你我不再交锋，保你一条性命？”

唐逸大笑，说道：“活佛有旨，武林人谁敢不听？只是我唐逸就不怕你，你说什么，我偏不信，你能奈我何？你赔我师父性命，我师父十一人，如今只剩下了两人，赔我九条性命，你死九次，我再与你讲话！”

阎惜情说道：“世事如一盘棋，你我只是棋盘上的棋子，你何必那么在意自己的性命？”

唐逸讥讽道：“你不在意自己的性命，何不拿你的性命一试，你自杀一下我看，你

死了，我再仔细体味你的话，我是一粒棋子，那时我会顾全武林一盘棋的！”

阎惜情一叹，说道：“好，我听了你的话、真心感谢你，但愿你不忘记你自己的承诺”

唐逸想问她，我承诺了什么，但看九隐那冷冷的微笑，便心中反感，他忽地黯然道：我原来以为最心慕我的女人，原来就是摆布害我的人，我怎么对她不仇恨？我最恨的就是她，我要杀了她，不管她说什么甜言蜜语，我一定要杀她！

唐逸说道：“你与我仇深似海，只要你说出一句话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我都与你一战，宁可死在你手，我也要一战。”

阎惜情说道：“唐逸、你也不是没试过，你在我的手下，走不过五十招，何必枉送你的性命？！”

唐逸更加愤懑、他怒喝道：“臭婆娘，当你是什么好人？冰清玉洁不是？你们听着，她这个臭女人，早就给我睡过了，哈哈哈哈！我告诉你，她有什么不同，她只是皮肤比别的女人更细腻些，她比别的女人更拿捏些！”

唐逸一叫，实在是对女人最大的羞辱。女人最怕的，就是揭自己的情私。她是活佛，更怕此事。但唐逸再不管她，他已是一个恶魔，怎么能顾她的脸面，也不知要顾她的脸面。他大声叫道：“我与她睡过，我与她在路途中睡过一次！有一个男人也与她睡过，那个人叫卓书，是吐蕃王！她与两个男人睡过觉！你们看她那样子，像是一个冰清玉洁的好女孩子，可谁知道，她只是一个人尽可夫的淫妇？！阎惜情，你到处留情，应该叫阎留情！阎可怜，你到处装可怜模样，你应该叫阎装怜！”

她的心碎了，她坐在马上，摇摇欲坠。唐逸的每一句话都如针扎在她的心上。她要倒下了。但在九隐面前，她不能倒下，她只能把那些话语吞进自己的肚子里去，只能往肚子里吞！她心里暗自念叨：他不是这些话，他在那夜里与我睡在一起，是那么温柔，根本就不像是一个粗鲁的男人，他那一夜只是抚摩着我的头，轻轻地揉着，他说我的头

发是那么黑、那么亮，他说他喜欢我，他最喜欢我，他一心爱我。他看那些女孩子都是我，都像我。他怎么会这么恨毒，当众这么羞辱我？我能把他对我说的那些绵绵情话都当众说出来吗？不能，不能！

魔刀大喜，他对大欢喜佛说道：“你看，这法子果然好，那个活佛有些挺不住了，她怕唐逸的兽性！”

唐逸也越说越是痛快，当场羞辱了阎惜情，像当众剥光了她一样，真是痛快淋漓！

他想再骂她几句，但看着她脸色苍白，那样子像是要倒下，不由得心一动。看来他的兽性还不能真正达到巅峰，不能达到完全不顾别人痛苦的阶段。

阎可怜轻声说道：“唐逸，看来你是必与我一战了？”

唐逸大声道：“不错，我要报仇，我的亲人都是因你而死。我要报仇！”

阎惜情轻声说道：“唐逸，既是如此，我与你就定在下月月圆时在成都一战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不行，你与我是在饶风岭大会上结下的仇怨，我们再去饶风岭，到时再发武林帖子。我要是输与你，我便死在你眼前，我要是胜得了你，我要替我的亲人报仇！”

阎惜情似看到了武林天下大乱那场面，她叹气说道：“唐逸。你不必那么盛气，你赢不了我，何必召来那么多的人，徒受其辱呢？”

唐逸昂然道：“我宁可死在你面前，也要天下武林人看着，你到时召集人，我去就是了。”

活佛黯然神伤，看来她与唐逸的仇恨已不可解。她说道：“唐逸，我要走了，你好自为之。”

九隐中，老三渔翁说道：“唐逸、你休逞强，你那一点儿能为，在我眼里看，只是萤火之光，有什么可傲的？你要对活佛不敬，看我如何杀你！”

唐逸狂笑，说道：“不想活佛还养着十条狗，那一条狗铁拳开山哪里去了？”

活佛说道：“他自尽了，因为输与魔刀。”

众人大惊，因为输与魔刀便自尽，这难道真的是那个六十年前名震大江南北的铁拳开山吗？

活佛说道：“他不能与你动手，他自尽了。”

她看着魔刀，微微一笑，那笑里有过多的苦楚与无奈。蓦地魔刀心道：她是有什么话要说，但说不出来。是因为人多在场，还是她不愿意说？她有什么苦衷？再想到素女心心与少林方丈澄净，他两人也是那样，毅然就义，宁死也不讲出活佛的阴谋，究竟是怕她，还是另有隐情？

正在这里思忖，听得九隐老大剑圣一声啸哨，便再听得其他八人一齐啸呼起来。

当场震惊了许多人，唐逸与魔刀立时色变，看唐门人都是跪倒尘埃，一个个眼睛瞪着，看着九隐，个个面现痛苦。魔刀与唐逸疾呼：“小心！”

他两人急急抓住身旁的唐绳、唐拴、唐胖儿的手，把他们的手扯在一起。但唐才怎么也扯不住，唐逸叫道：“师父！”

大欢喜佛一跳，抓住唐才的手，说道：“有我在，怕什么？”

但也有些晚了，只见唐才的耳朵眼里流出鲜血。

九人啸哨，地动山摇。

只见活佛微有愠怒。她怒喝道：“何苦如此？”

她拿出琴来，在马上奏一曲，那是一曲《怀柔青草》。只听得微风吹拂，青草绿绿，一展碧地、一望无际。眼前的人脸上渐现微笑，只觉如春风吹沐。

活佛说道：“九隐出世，不该逞强！我们走吧。”

待得他们走远，唐逸才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如果他们真的施出神功，只怕我们都不是他们的对手，天下有谁能胜得了他们？”

魔刀说道：“活佛，传说在六十年前，只有活佛出世、方才能降得住他们，他们也

是恶魔。”

唐逸黯然，如今他也是恶魔，但那十隐不是恶魔了，他们是活佛的手下，如是他们出手，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胜算。

他问道：“师父，他们刚才那啸吼只吼得我们心乱跳、那是什么功夫？”

魔刀说道：“我看都是内家的神功。只是有狮子吼，有啸哨风，有海啸功，有山崩声，不知怎么，弄得人失色，丧胆。如是没有功夫之人，怕不得当场毙命？”

皇上心里不痛快，今天娄寅亮给他上了一道表章，说是要起复岳家的人，当前提出十个人来，有的是岳飞的表亲，有的是岳飞的子侄。他问了一句：“那都是受害的人吗？”娄寅亮说道：“圣上，当初岳家受害，无一人不苦。如今起用，也当宽些。”

孝宗皇帝心道：我知道他们是什么人？就凭他们是岳家的人，如今就得一个个都起复，有的从前没有官职，也得用他，岂不是怪事？但看看眼前，竟有十个人要用，他说道：“用这个岳飞的儿子岳霖去做成都府尹，他不是习武的人吗？”

娄寅亮说道：“圣上，成都府原府尹左光远雄才大略，是少有的人才啊，但他也被唐逸杀了。那个唐逸如今在成都俨然一霸，不能制服。各路各府都是人心惶惶，不知如何处置。据说岳飞当年在狱中与唐逸曾结成兄弟，后来岳霖与母亲发配云南，也得唐逸的人跟着，老贼秦桧不能害岳家满门。如今要岳霖去，看他父子如何精忠报国，这也是一计啊。”

孝宗皇帝大喜，说道：“娄丞相真是好计，好计！”

两人议定，便发圣旨，着岳霖去成都府任府尹，克日到任。着他到任后第一件事，就是拿唐逸，杀了唐逸。如果成都府尹到任，着他便宜行事，能直接杀了唐逸就可，不必再奏。

岳霖接了圣旨，顿时愁容满面。岳夫人说道：“何必愁苦？如今岳家满门尽都起复，你只是放了一任外官，与娘亲分别，也是不会太久，你去成都，早晚多来几封信，免我

悬念。”

岳霖说道：“娘。我只担忧一件事，就是当初我家承受唐叔叔大恩，我母子十几人，能得平安到达云南发配地，全靠唐叔叔的几个兄弟与他的妻妾帮忙，一路上她们照应我们，这大恩大德如何图报？可这一次圣上派我去成都府，原来的府尹左大人便是被唐叔叔所杀，连再升上来的府尹左大人的弟弟也被他杀死。我一去，便得圣旨，着我便宜行事，我必得杀了唐叔叔。我要杀唐叔叔，是我不义。我不杀唐叔叔，是我不忠。我岳家一门，忠义之门，怎么会遇上这种事情？”

岳老夫人轻声一叹，说道：“岳霖，你去成都、我昨夜都想到了，唐叔叔那里，你一定要有情义，但对圣上，我岳家一门尽都忠义，你去成都府，自不会错。我想姜寅亮大人会给你出一个主意的，你何不去丞相府探问一下姜大人？”

丞相府，姜寅亮正在看书，忽听得岳霖来拜，忙出来迎迓，岳霖道：“属下拜见丞相，感谢丞相推荐之恩！”

姜寅亮笑一笑，说道：“岳府尹一定有些奇怪，以武才兼文职，大约有些不对吧？”

岳霖笑笑，说道：“丞相明鉴。”

两人坐下，姜寅亮说道：“好教将军得知，圣上是特意点将军去做成都府的，看圣上意思，由将军起，成都府怕得由文职改武职了，要上马管军。下马管民，方才是理。”

岳霖说道：“我也听说那里民风凶悍，不服官府，屡屡闹事，但究是如何，还得请教丞相。”

姜寅亮看定岳霖，说道：“岳将军忠良之后，去成都府必有计较。”

岳霖说道：“请丞相指教。”

岳霖说罢，要再行大礼，姜寅亮笑扶起他，说道：“将军想必是因为唐逸的事儿，有些不痛快，是不是？”

岳霖说道：“丞相明察。”



姜寅亮说道：“我教将军一法儿，将军回去三思，凡事要由他人去做，自己只是虚张声势。”

岳霖看他，姜寅亮说道：“当初唐逸也曾两次救我，我心内感铭。如今在成都府，有一个活佛，她带有苍山十隐，据说那十隐功夫，天下任谁也挡他不住。前些时日，十隐来人朝拜圣上，见圣上，有出山之意。看来十隐与活佛，必是会杀了唐逸。因为唐逸与活佛是死对头，这其中原由，我不必多说。只是岳将军到了成都府，只推波助澜，看活佛与唐逸争斗，得他两家两败俱伤，将军便受用无穷了。”

岳霖说道：“丞相所言，属下明白，多承教诲。只是我受唐叔叔恩德，我去必拜他，那时圣上知道，必是会怪罪，还望丞相成全。”

姜寅亮笑说道：“好，好，我必替将军张目，宫中事，交与我好了。”

岳霖大喜，拜谢了姜丞相，便出宫去了。

姜寅亮在厅中来回走，他自语道：“清风送我上浮云。”言语中颇多自傲。

有人轻声一叹，说道：“丞相危险了。”

姜寅亮忽地一惊，他叫道：“是谁？出来！”

从厅下走出一个人，那人一身青衣，很是卑琐，原来是莫其奇。

姜寅亮一见是他，不由生气，说道：“莫其奇。你来做什么？”

莫其奇说道：“自秦桧做相，我便是一官，再到了我做相，已是几十年，我来与丞相谈谈做一人下，万人上的道理。”

姜寅亮傲道：“有什么道理可讲？秦桧死后，万人唾骂，你去后，不死已是万幸。如今起复岳家十人，待得他日，必有人求追究你杀岳飞的大罪，你死期不远矣。”

莫其奇说道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只是来求丞相一事。”

姜寅亮傲然道：“我与你道不相同，不相与谋，你还是自求生路吧。”

莫其奇笑了，淡淡说道：“依我看，丞相与我只有三日之遥。”

娄寅亮惊问道：“怎么讲？”

莫其奇道：“天下与家国，皆是一理，你做丞相，与我做一样。你从前是太子太保，知太子者最深，莫过于你。你从前是不是责备过太子？”

娄寅亮惊悚道：“责备过，他是太子，不认真课读怎么能行？”

莫其奇说道：“他如今是皇上了，你是唯一责备过他的人，你想想此事，大约睡不着觉了。”

说完这话，莫其奇转身就走。

娄寅亮一听他话中有话，十分震惊，他拦住莫其奇，说道：“莫大人，不知道你有什么方法，能教我脱此厄运，娄寅亮这里行礼了。”

莫其奇一叹，说道：“娄大人，我有家人二十余口，都是莫姓，我莫其奇有罪。他人无罪。我想自尽，以脱他人罪过，望娄大人能网开一面。放过他们。”

娄寅亮说道：“我能做到此处，但不知道莫大人有什么招法，能令世人瞩目，更是同情你。”

莫其奇笑说道：“我写下一份遗书，痛心疾首，对以往所为，一切皆悔，令人看了嗟叹不已，生出可怜之心，我儿孙可保矣。”

娄寅亮也是佩服，知他有心，便说道：“我可保大人家眷安全，只是大人助我一力，看我可否渡此难关。”

莫其奇一叹道：“我一死，娄大人可自省了，便上一奏章，一保我家眷，二自责以退，圣上必不准。你当进言，说如圣上连娄大人也能令退，自是大生威望，圣上必听娄大人的，他也一心要离开娄大人，自做主张，那样娄大人就退了。”

娄寅亮问道：“依莫大人看，我几时可复？”

莫其奇笑笑，说道：“你看孝宗比高宗如何？”

娄大人叹道：“差一些。”

莫其奇道：“秦桧一退，几月可复，你一退。当比秦桧更快得复，那时，姜大人的地位就稳了。但切记，不骄方存，不傲方生。在君侧，当谨慎啊。”

莫其奇飘然而去，他的眼角有一丝泪，他要自尽，要与老妻自尽，在他的心里，震荡着一些辞世奏辞，但他也哀叹，如他是忠臣，这一篇奏辞便可令他永垂不朽，但他是奸邪，人们会很快就忘记他的。

### 第三章 两女嫁爹

莫其奇到了家，家在一条巷子里，有一条小街，那是最破烂的一条街，从前莫其奇早早把这条街上的一排破房子买下，领老妻去看。莫妻说道：“你身为丞相，真是活得腻了，来看这种房子做什么？就是我家的家人，也不会来这套房子住。”

莫其奇大笑，说道：“是吗？你要是住在这种房子里，就不能住了吗？”

莫妻看看他，不知他心里怎么想，说道：“住就住，你来住我就来住。”

莫其奇一叹，说道：“我能来此处住，算是福气了。”

后来，当孝宗即位，第一件事便是大赦天下，再做的一件事，就是起用主战派，罢莫其奇。

莫其奇很快就走了，他住在这套房里。他的二十几个家人都与他住在一起，他们与他休戚与共。

莫其奇到了家，已是掌灯时分，这些时老妻见他从不出门，只今天出去，一个时辰不到便回来了，就问道：“你去哪儿了？”

莫其奇不答，只是一叹，握住其妻手说：“我今天要喝一点儿酒。”

二十三人坐下，有莫其奇的儿子，有他的孙子，有莫家的家人，有几个人都是莫其奇救来的人，他们从前都是无家可归的孤儿。

莫妻说道：“老爷今天要喝一回酒，大家都喝酒。”

家人皆震惊，要知道只有老爷只有喝三次酒，一次是他杀了岳飞元帅的那一天夜里，他回来喝酒，喝得醉了，总说：“人生无常，人生无常啊。”再一次就是秦桧死了，他喝了一回酒，哭了。家人劝他，他说道：“我不是哭秦桧，我是哭我自己啊。”

莫妻当时哭着问他：“老爷怎么哭自己？”

莫其奇说道：“秦桧死了，我身后无大树，再有风波，我当其冲了！”第三次是他罢相，他喝了一回酒，说道：“可惜我莫其奇，一生有奇才，终不大甲，就是做了一回丞相，也是没大功劳啊。”

治世做良臣，便不如乱世做忠臣，那才是轰轰烈烈，一生无亏！但莫其奇也没扪心自问，他能不能做得乱世良臣。

家人都看着他，领养的孤女莫秀秀说道：“爹怎么那样沮丧，就是一死，也不值得如此啊”

再有领养的养女莫心心说道：“爹就是一死，一生也轰轰烈烈，你杀岳飞，助高宗扶社稷，民户增九十万户，天下人皆知，都是爹的功劳。”

莫其奇端着酒杯，手也抖，他说道：“人生无常，谁为你罪人记功？我想，不久圣上会下旨，诛杀我满门了。”

莫秀秀笑了：“爹不怕居陋巷，自也不怕诛杀。爹什么都不怕，我们怕什么？当初爹从街上领我们回来，就是拣了一条命，如今再把这条命赔爹，有什么了不得？”

莫心心说道：“爹有一罪，但也有干功，谁也不说爹的功劳，这不公平。我们只赔爹，来一个公平罢了。”

莫其奇说道：“我是莫其奇，我一生不幸，是正逢奸相专权。古人说，太平治世，则仕；人逢乱世，则避世。我不想避世。方有今天。我打算今天夜里自尽，这便是救我一家的主意。”

二十二人都是哭泣，哭得泪眼涟涟，齐跪在地，叫道：“老爷、老爷，莫非没法子了么？”

莫其奇也流泪，说道：“没法子了，我已是年近花甲之人了，有什么法子可想？只索一死，可救家人。”

莫其奇的两个儿子反不如他人更有骨气，只是一味地哀哭。

莫其奇说道：“我与老妻是只有一死，但我得留下我的儿子，谁愿意与我一齐自尽，以保莫家”

莫秀秀笑说道：“自是有我，莫家有女。”

莫心心也道：“还有我，也是莫家的女儿。”

莫其奇道：“我写一道奏章，要写得哀切，我自尽后，此章必上达天听。皇上看了，心里有数，他必哀悯我，怜我心意，从此不再追究莫家人，你们就可逃过此难了。”

众家人伏地而哭。莫其奇对着妻子跪下：“夫人，真对不住你，让你不得善终。”

老妻苦笑：“你莫大人从来都是想着我的，你去地狱，我也一齐去，有什么好抱怨的？”

当下莫其奇喝醉了，他带醉回到了后院，他抱着老妻要求欢。老妻说道：“你要死了，我替你招两个女子来，你与她们一齐欢乐，好不好？”

莫其奇大声一叹，说道：“不瞒夫人说，从前也是有那贼心，没那贼胆。到了要死时，还真个有些遗憾。”

老妻含泪说道：“说吧说吧，真个就来了，你到死时，还是有贼心，怎么说没贼胆？”

莫其奇说道：“我一生，最怕对不住的就是你。你跟我一生，头发都白了，受了那么多的苦楚，有什么好处？可你没怨言，一直好好跟我，我就得对得住你。不然我召妓游狎，有什么不可？”

莫其奇确是官场上最清廉的官，他从不游教坊，也从不召妓，只是一心守家，是有

名的怪官。

莫夫人说道：“我在死前替你召两个妓女来，好不好？”

莫其奇此时也喝醉了，说道：“好，好！”

莫夫人走出来，两女正在屋前静待，莫夫人流泪，捶胸说道：“我对不住老爷啊，我要替他找一个小妾，早早就有了乐子，可如今怎么办？”

两女忙问其故，莫夫人说：“从前不愿有侍妾，如今要死，却有一份闲心了，我怎么办？住在这种屋子，如此境地，谁会来帮衬老爷？”

两女看着夫人，忽地跪下，说道：“娘啊。有一句话，你答应我们吧？”

莫夫人不知她两人要说什么，便说道：“你们说，你们说。”

两女说道：“我们只是爹收养来的，哪里有什么血缘？不如我们不做爹的女儿，只做爹的侍妾，死了也陪爹去。”

莫夫人流泪，知道两女都是好心。但她断然道：“这可不行！”

莫秀秀说道：“娘真个呆了，爹一生苦，都为了我们，到了他死，反不快活。有那等遗憾，有什么好？娘也是一个通达之人，不然爹怎么会做得这等大事？莫不如娘允了我们两人，也算让爹快活了一回。”

莫夫人只流泪，被两女说得不出声了。要知道两女都不小了，但她两人都长得不那么俊秀，莫其奇做丞相时，人人巴结，都看得不中意。如今知道，要再嫁人，也是难了。

莫心心说道：“娘也知道，我与秀秀一生枉做女人，如今要跟了爹去，也尝尝做女人的滋味儿。娘就答应，好不好？”

莫夫人骂道：“臭丫头，怎么能想出此法子来，不怕天打雷劈？”

两女苦笑：“娘啊。爹不在意自尽，到了枉死城，自有人帮他说好话，他做丞相，增了九十万户呢。可我们做了什么恶事好事，什么事都没做，我们不要做爹的女儿，只要做一回爹的侍妾。”

莫夫人在哭、她看着两女打扮，心乱如麻。两女如出嫁，正在忙碌。莫府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人人嗟叹，就只瞒着两个少爷，他们两人睡得死死的，不知此事。

到了夜时，莫其奇酒醒，看着莫夫人，说道：“莫哭，莫哭，你要不愿意自尽，我自己一个人走。”

莫其奇乘着酒醒时，挥笔立就一道奏章。写着写着，自己竟是流了几回泪水，哭得不亦乐乎。他心内苦衷，笔下却是华文，写得洋洋洒洒，竟大是如意。他挥笔写就奏章，喟叹道：“此章可达天听，我莫家有后。如不能达，我莫氏一门尽死在此了。”

他再对莫夫人说道：“我一生写就无数奏章，只有此章最是辉煌，我心里得意。拿酒来！”

莫夫人给他再饮一杯酒、轻声说道：“不能再饮了，饮了误事。”

莫其奇说道：“对了，夫人，我们两人如何自尽？要服毒，还是上吊？服毒有些难看，上吊受苦，只不知道哪一种好些？”

莫夫人也破涕为笑，说道：“怎么死还不是受罪，人不得善终，只能受罪。”

莫其奇跪在夫人面前，说道：“夫人，有劳了。”

莫夫人抚摸着他的头，说道：“老爷，你苦了，你苦了。”

莫夫人拿来了两杯酒，说道：“喝一杯酒，便走。”

莫其奇知道这就是毒酒，知道一饮下去，他与夫人便会死。他说道：“夫人。我们对着饮。”

莫夫人笑笑，两人对面跪下，一饮而尽。

莫夫人死了，她嘴角流血。说道：“老爷，对不住，我对不住你，我最后办了一件事。你要原谅我。”

莫其奇说道：“我原谅你，一生至此，我们彼此相扶，有什么不原谅的？”

他扶着夫人，夫人咕咚一声，身子倒地。

莫其奇觉得他的头热，头疼欲裂，他在轻声地叫，但也怕有人听得见，那时更是难堪。他只轻声呻吟，听得他呻吟，两女扑过来，跪下看他。莫其奇平时对两女最好，他说道：“爹不行了，你们扶我躺在娘身旁。”

两女却不听他，只扶他躺在床上，再去抬娘。莫夫人的身体反是软的，只是已死。两女悲泣，再笑说道：“爹，娘走了，娘有一个嘱咐，爹不能不听。”

莫其奇看她两人打扮得好好的，原以为是死前的盛装，但他此时忽地明白过来，他喝道：“不行，不能坏我名节！”

莫秀秀笑说道：“爹的名节、除了秦桧，便是最坏，有什么可再坏的？”

莫其奇一想也是，他失笑道：“对啊，我就是天生的大坏蛋，十恶不赦的大坏蛋，有什么再坏的？”

莫心心说道：“爹是周僥男子，不然也不会有如此大作为。我们佩服爹，只是跟爹死一回，连女人都没做过，心里有亏。爹不能让我们有亏而死，我们是陪你而死，你总得有些体恤吧？”

莫其奇隐隐变色，叫道：“什么事儿都可做，但有些事不能做！我当初领你们来家，是因为你们无着落，要你们长大成人，决不能成为我莫其奇的禁脔，天地看得见，此心无私！”

莫心心说道：“爹无此心，我们两人有意，爹反正要下地狱，就去好了。”

两人心志坚决，莫其奇此时肚腹内忽地热灼，他知道是中了莫夫人的计了，他可能是酒醉后说了什么，莫夫人才听他的，他叫道：“酒醉后的胡话，怎么信得？”

莫秀秀说道：“酒醉吐真言”

两人扶着莫其奇，便都脱下长衣，再脱亵衣。莫其奇还不敢叫，大声道：“坏我名节，该死，该死！”

两女心也惶惶，此时心境，谁个能知？本来莫其奇也不该有什么心思，他此时看着



老妻死在床侧，怎么能有心再做那淫乐之事？但他是服下了春酒，那心内烧灼，非常可比。他的唇烧得干焦，看着两女，似乎看到了教坊的乐女。他说道：“美……美不胜收。”

待得两女偎近，莫其奇早就昏谔。他说道：“天下之大，有谁知莫其奇苦心，有谁知道莫其奇苦心？！”

他哀哀而哭，被莫秀秀扶着、与莫心心交媾，他忘了苦恼，一心求乐。

天很晚了，有一个死人在身旁，但他们不知，他们沉忘了一切。再过一会儿，他们也都是死人了。有什么要紧？

两人的温柔，似乎比教坊里的任何美女都可人，莫其奇大呼道：“平生最乐，平生最乐！”

两女心里流泪，知道他一生最苦，只是得一奸臣名份，心有不甘，但他跟随秦桧，不做奸臣，能做什么？再说他只是杀了岳飞，便是一大罪！

待得药劲过了，莫其奇躺在床上，他回头看着老妻，悄然流泪，两个女人也不理他，只是流泪。她们躺在那里，在流眼泪。她们知道，这一生完结了，与莫其奇的交媾，使得她们更知道人世美妙，此生一始，便是结束，于心何甘？

莫其奇说道：“你们可以不死。去教坊做女人。就是我死了，你们此生最可怕的，也就是去教坊做女人。”

莫秀秀看看莫心心，两人失声而笑，说道：“多谢老爹！只是做了那种女人，夜里梦见老娘，怎么说？”

莫其奇无话，看着两女对面而跪，说道：“到了阴世，对得起老娘，老娘吩咐，没有不做。”

她两人再看看莫其奇，此时心境，再不复是面对恩人了，反是看到了莫其奇的丑陋：他只长着一撮鼠须，面颊极瘦，眼睛无光，不是一个奸邪相是什么？但从前可不是这样看，可能是与他交媾后心境更是平和的原因吧？

莫秀秀说道：“爹，到了地狱，我也不悔。”

莫心心说道：“我更不悔。”

她两人服毒自尽，莫其奇只是瞪眼看着，呆呆看着，不动声色。

待得她两人自尽了，他大笑道：“夫人，你怎么了，到死时还一时糊涂，弄些这种事要我莫其奇担罪名！”

但他再三看周围，看四外无人，他抚摩着莫秀秀的身体，摸着莫心心的身体，说道：“也难为你们了，真的很难为你们了！”

他再流泪，老泪横流。

他再去看老妻，说道：“我要走了，我要与你一起走，你在奈何桥上等我一等。你一定会等我的，是不是？”

他挥手一下，似斩断尘缘，他拿起妻喝剩下的一半酒杯，饮下去了。他才知道夫人为什么要只喝下半杯酒，这才是留给他的，他一定得喝。

天亮时，莫家的门前站了许多人，他们看着莫其奇家，一时家内四人齐自尽，成里巷大事，里长来去，请仵作验尸，知道都是自尽。但看着那莫秀秀与莫心心都是自尽前行过房，便有些诧异，但听得莫府人的哀哀哭声，心道：他是落魄官员，有些蹊跷，也不要再说了，我再说出去，岂不是落井下石？

官员问道：“有什么奇异处？”

仵作跪禀道：“没有什么事，都是自尽，都是服毒而死，都是一种毒酒。”

官员答应，只有仵作心内纳闷：为什么莫其奇与两女都先饮春酒，再喝毒药？为什么莫夫人只饮毒药，不喝春酒？真是怪事了。

## 第四章 清官活佛

成都府一到任，便打听唐家堡在哪里，他要去拜会唐逸。

属下一惊，忙说道：“大人，那唐逸可是钦犯，要拿他杀头的，大人去拜会他，是不是有误大人的大事？”

岳霖笑说道：“我去看看唐叔叔，一则他与我父亲是结拜兄弟，二则他救了我一家人的性命，我不去拜他，怎么能行？”

那属官心内嘀咕：看来这岳家人也不是忠良之辈，不然怎么会与那唐逸勾结？但只能去备轿，跟着大人去拜唐逸。

岳霖只带了十几个亲随，一路打听，直奔唐门。

远远看到了唐家堡的门楼，他不由得嗟叹：怪不得皇上也心不安，就只看唐家这门楼，竟比重修的忠义岳王庙的门楼还威风，皇上心里怎么能不嫉妒？

岳霖到了唐门前，远远看到吊桥吊着，像是戒备森严，便派属官去喊：“新任成都府岳霖来拜！”

唐门一听得是新任成都府，不由得大惊，飞去派人禀报唐逸。

唐逸一听得真是岳家人任了府尹，不由心内真愁，看来要与岳家翻脸，只知道来的是岳飞的哪一个儿子？这时，旁边的俏生说道：“公子，这是岳元帅的三公子，他有四个儿子，老大是岳云，死在狱中的，老二是岳雷，如今正在大都任兵部主事，老三是这个岳霖，也是一个武人，不知怎么放了成都府？”

魔刀一叹说道：“放岳家人为成都府，明明是对付唐逸的。”

大欢喜佛大声道：“去去去，去看他有什么话说？”

当下十几个人去迎，岳霖在门外下了马，走进了唐家堡，看到了唐逸，大声道：“唐叔叔，救命之恩，感沛在心！”

他一连叩了三个响头。

唐逸不动，只接受了他三个响头，忽地冰冷冷地说道：“岳霖，我与你父亲结拜，也是一时兴起，方才做下那事的，当时你哥哥岳云与你的义兄张宪都不愿意，你父亲情愿与我结为兄弟，我十分荣幸。可那毕竟是过去的事儿了，你如今做了成都府，我又是一个钦犯，你有什么法儿拿我，你自拿我好了。只我告诉你，我不会让你拿去的。”

岳霖看唐逸，看他凶恶样子，心内吃惊：父亲一向看人很准，怎么竟能与这人结义？

但他旋即再思：没有这个唐逸，便没有岳家满门，就是如今再起复，也没有一个岳家人存在了。他义气干云，真的救了岳家满门，无论如何说，他也是救命恩人，何必再计较其他？他微笑道：“叔叔说差了，我来做成都府，便可与叔叔亲近，有许多不便，当更方便。我来前，母亲再三嘱我看顾唐叔叔，以谢当年照料之恩，唐叔叔不必在意。”

唐逸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我不愿意你进我唐门，于你于我都没有好处。”

岳霖扬声道：“我父亲看重唐叔叔，在狱中与唐叔叔义结金兰。就是看重叔叔的为人，唐叔叔何必那么小气，令世人看了失望？”

魔刀大笑，说道：“不见岳飞久矣，如今看到了岳飞的儿子，也如此酷肖乃父，真个岳氏有福。逸儿，请大人进堡，有什么了不得？”

唐逸原来也不在乎岳霖是不是成都府，此时得魔刀一说，心里也释然：就是他杀了我，也是明日的事儿，他来看我，足见盛情。他轻声说道：“请吧。”

进了唐门，坐下来后，岳霖便要对俏生等人行礼，惹得须眉咯咯笑个不停。说道：“行了，行了，叫一遍婶婶，叫得糊涂了，婶婶也多，你叫不过来的。”

当下便叫出那二十姐妹，与岳霖见礼。

岳霖一见，心下惊异，有如此多的美艳妻妾，唐叔叔岂不是要累死？但看唐逸满面红光的样儿，令他暗自喷舌。看来唐逸有本事，能制得这许多的美妾。

岳霖说道：“一看唐家堡，便知叔叔日子过得还好，待我修书告知母亲，免她悬念。”

唐逸忽地说道：“有什么好？你这次来做成都府。知道不知道是我杀了那个左明？”

俏生叫道：“岳霖休听他说，那不是他杀的，是西辽大军杀的，与他无干！”

唐逸大声道：“与我有干无干，早晚必是弄到我的头上，不如早早告诉他，就算是我杀的！”

岳霖赔笑道：“叔叔息怒，待得小侄查一查，看是谁所为，再禀报圣上。”

唐逸大笑，笑得发狂：“别提你那个圣上了，他做太子时，我救过他的命，还有那个娄大人，他们都忘了，如今一心要我死。我就不死，他能怎么样我？”

岳霖笑说道：“唐叔叔放心，我去查过，必是报与圣上，不干唐叔叔的事儿。”

岳霖回到了官衙，正在写奏章，忽地听得有人咯咯而笑，那笑声由前厅一直到后花园，笑得脆快。

岳霖只闻笑声，不见人影，不由心内惊悚，叫道：“吾乃岳霖，岳飞之子是也！你是谁，报上名来！”

那女人咯咯笑，仍是不见身影，她笑说道：“听说过山中活佛么？”

岳霖肃然起敬，一揖道：“原来是活佛驾到了，请现身来。”

果然是阎惜情。

她轻声说道：“当初有那安天大计，天下只有一个唐逸，救你父亲两次不成，方才有风波之厄，你家人也是唐逸所救，你当然知道了？”

岳霖说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活佛看去，只有二十可人，但岳霖也知道，至少她该有四五十岁，如果依人们所说，山中活佛有养颜之术，那她是有百十岁了。看她身着素衣，面带微笑，身材窈窕，容颜秀丽，方知人说神仙中人的那心情，真是大为羡慕。

岳霖小心一揖，说道：“活佛有何话教我？”

阎惜情说道：“你是忠良之后，娄寅亮荐你来，就是要你杀唐逸。”

岳霖轻声一叹，说道：“我知道，”

活佛说道：“娄寅亮看似宽厚，但为人心胸狭窄，你小心些，莫叫他找到了你的毛病。他对你岳家并无好感。”

岳霖说道：“据我看来，娄大人并不那么小器，他荐我岳家满门十人做官，这是一道奏章所致，朝野传为佳话。”

活佛笑笑说道：“贪官固然可怕，但酷吏更是可怖，依我看，娄大人不是一个好官，他只是一个酷吏。他会荐你岳家十人做官，但如有一个人官声不佳，他也会一本奏章奏上，免了你的官，降你的罪。你岳家本来不在意是不是有官，但忠良之后，若蒙上羞辱，你却不愿。”

岳霖说道：“依活佛看来，娄大人会拿我开刀？”

活佛说道：“不错，他会上本奏你，要免你官职，说你徇私，你那时便为岳家蒙尘了。”

岳霖一听，大是有理，他一揖道：“如此有请活佛教我，如何免得此羞？”

阎惜情看着他、说道：“只有一法，就是杀了唐逸，你杀唐逸，他是该杀，你是完了圣上的旨，如此两全之策，何不乐而为之？”

岳霖摇头，说道：“唐叔叔是救我一家的恩人，怎么能杀？”

活佛一笑，说道：“我还是他的救命恩人呢，他一样想杀我。人心叵测，知恩者稀。你不杀他，便得他杀你了。你也许听说了，唐逸如今正习魔法，他已入魔道颇深，对你不会再有亲情。就是他再遇上了你，一样也杀，那时你岂不也成了一个左明左光远？”

岳霖心里起伏，心想着当初翻山越岭，俏生四女与唐说等人那义气干城，他大声道：“不可，不可杀人！他们救过我的命，我不能杀他，我不能杀他！”

活佛笑说道：“你不去杀他，你只能被杀。”

活佛走了，她身后跟着几个老人，他们一声不语，仙风道骨，神采不凡。他们跟着活佛身后走了。

岳霖在厅堂走来走去，他对自己说道：不能杀唐叔叔，如果是我杀了唐叔叔，那就会惹得万世人耻笑。但如果不杀唐叔叔，我怎么办？想着来时娄寅亮要他借刀杀人之计，不料得活佛先来说服他，要他出手杀人。他怎么办？

蓦地，有人清啸声声，听得如奔雷之声，来者是谁？忽地院内多了一个人，一个老人。

看去仙风道骨的老人，他眉毛皆白，满目都是寂寞神色。

他说道：“我是活佛手下的人，我是剑圣。”

岳霖说道：“剑圣，剑法一定超群了？”

剑圣笑一笑，说道：“我不会剑法。”

岳霖不知他的意思，心道：你自称剑圣，还说你不会剑法，不是你狂傲，便是胡说。

老人微微一笑，早把岳霖的心事看在眼里，他说道：“我只会弹剑、你愿意不愿意听。”

老人看着墙上的剑，倏地出手一弹，一指遥空弹去、听得当一声响。那声响自是只有这一柄剑才有的音律。

老人说道：“就是这调子的吧。”

他以中指指尖从拇指肚吐出，一弹一弹，唱道：

“世无常兮我无剑，

空自许兮维时艰。

待有剑时空自许，

少时还兮维时艰。”

岳霖大惊，原来他用手指向空弹，凭空便弹得出那金石之声，如弹剑铗之声，那声音清越悦耳，十分清楚。而且那一声一调，无不切合岳霖的墙上宝剑声律。每一弹叩，墙上的宝剑都随声而应，那轻轻切合的附音像是鬼魅在那里敲，与他一唱一合。

此等功夫只应是听说、哪能得闻？

岳霖一揖，说道：“只此一手，便知前辈功夫非凡，不知前辈来做什么？”

老人正色道：“有一件事想告诉你，你父亲死时，有两人受害最烈，一是秦桧，一是莫其奇。秦桧儿子已死，家人也散。莫其奇前几日自尽，连同他家的三人。但他家里还有人，他还有两个儿子，岳大人，你愿意不愿意让他两个儿子都死？”

老人盯着岳霖看，岳霖叹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听说莫其奇的家里死人，也知道他与妻子双双自尽，但详情如何，便不得而知了。心里以为他一个奸臣，早晚该死，也不曾留意。听得前辈说，莫非对他家人还很在意么？”

剑圣说道：“如果岳大人要他儿子也死，在下会派人去办，拿他两个儿子的人头来见岳大人。”

岳霖看着空中，那里有云，想当年，他与母亲向云南走，一路走得何等艰难。他几次哭着不走了，但母亲一句话也不说，只是站起来再走。那时全靠几个唐门的弟子与唐叔叔的妻妾。他听得她们说起唐逸，那么想念他，她们很爱唐逸，那时他也听得唐逸的许多事儿。

可如今有人要杀唐逸了。他怎么办？

剑圣说道：“莫其奇有后，大人恨不恨？”

岳霖说道：“我不恨，来日可追，我再仇恨他，空自坏我的心智、我不愿意再想他了。”

剑圣心里佩服，岳飞后代果然不凡，但他再说道：“如果大人怕自己去对付唐逸不好，何不命活佛去对付唐逸，活佛不愿意，大人就求活佛派我们九隐去，我们九人一出，唐逸必亡。那时谁也不知道是大人的功劳，只有圣上知道，那岂不是很好？”

岳霖说道：“为什么活佛不劝我用你们？你反劝我？”

剑圣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活佛不愿意我们手沾血腥。”



岳霖说道：“好，我便去求活佛。去求她施一计。”

赫叶雅头一次感受到了做首领的权力，当她呼喊一声时，吉利吉思部的十位首领来了，她说道：“我要去看看忽儿毕。”

她是首领，她愿意去拜会忽儿毕，谁能说什么？

她带了十个人，去看忽儿毕。

她到了忽儿毕的大营前，下了马，对她的十位护卫说道：“去饮酒吧，我要找忽儿毕大汗，就只是饮酒，问他吉利吉思部如何再得一些好处。”

十位大汉一听，都十分乐意，人人去忽儿毕的亲兵大帐饮酒。

忽儿毕正在饮酒，看着赫叶雅进帐，他忽地有些紧张。他说道：“我原以为你是一个稳当女人，谁知道你会害了粘拔恩，再害吉利吉思？你来做什么？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吉利吉思骂你，骂你是扒儿子灰的老混蛋，你记不记得？”

忽儿毕说道：“我没扒儿子的灰。”

赫叶雅咯咯轻声，说道：“有一次，我们的帐篷与你的帐篷挨着，你把那帐篷边挑开，你看什么？”

忽儿毕像野兽一样咆哮：“胡说，你满嘴胡说！”

赫叶雅忽地抬起了腿，她的腿是修长的，看去十分美妙。她轻声说道：“一路上，跑得马累了，我也出汗了。”

她脱下了外衣，身着一翠衫，说道：“忽儿毕，你没看我，你不喜欢美妙可人的女人，你不喜欢一跑就出骚味儿的母马，对不对？那我还来找你干什么？”

她转身要走，忽儿毕叫道：“站住！”

他咬牙切齿地骂一句：“骚货，你有什么话，说！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吉利吉思部是蒙古的勇士，你要他们听你的，也是容易。你何不令吉利吉思部搬到粘拔恩部的领地去？”

忽儿毕大怒：“胡说，你要夺粘拔恩的领地，我宰了你！”

赫叶雅笑了，说道：“忽儿毕，看你样子，牙还是白的，牙床还是红的，怎么那么老诚？你想一想，粘拔恩死了，粘拔恩部早晚会被人夺走。夺走它的是谁？不是吉利吉思部，就是你蔑儿乞部，你得那块地，你心安吗？”

忽儿毕说道：“我儿子的领地。我不会送人的。”

赫叶雅凑近了他，说道：“你送与我，我送与你一个大蒙古大汗的地位。”

忽儿毕说道：“你巧嘴花舌，我不信你。”

赫叶雅笑了。她的屁股一扭一扭，说道：“好马得看屁股，屁股是圆的，飞跑时也能坐稳，你是大蒙古的大汗，不能只靠一点儿蛮力气。”

忽儿毕笑了，一笑满口白牙：“对啊，我只有蛮力气，你要不要试一试？”

他凑来，扭住了赫叶雅的臂。

两人不声不响地较量，只听得远处那吉利吉思部的勇士与忽儿毕的亲兵正在饮酒，人人在唱，人人在吵。

正是酒酣时。

## 第五章 狂风卷旗

赫叶雅轻声说：“忽儿毕，你老了，咬不动小牛肉了，越嫩的小牛肉，你越馋，可你一吃，就塞在牙缝里了。你一夜睡不着，牙床都肿了，你咬不动小牛肉。我的肉太嫩了，你咬不动！你个老骚货咬不动！”

忽儿毕不与她争吵，只是扯着她的胳膊，想把她的臂扭过来。可赫叶雅的劲头儿也大，他要扭动她，也要吃力。

她轻声说：“吉利吉思打我，用鞭子抽我，他也用那男人的狠劲干我，你算什么？”

你没鞭子，你也没男人的根子！”

忽儿毕笑了，扯倒了她，说道：“我干你，让你体会体会，老马也能吃嫩草！”

男人与女人缠斗，一开始时是争吵，再后来变成了无力的反抗了，赫叶雅的手臂忽地没了气力，气力从身体的一个部位溜走了，再不复回来。

忽儿毕大是得意，说道：“老马怎么样？”

赫叶雅再跳起来，骑在忽儿毕身上，说道：“莫叫苦，明天腿疼，骑不得马！”

她驰骋一阵子，再来与忽儿毕温柔，她抚摸着他的头，说道：“莫如当年就嫁了你！”

忽儿毕大大欢心，笑说道：“真说了实话了，真说了实话了。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那一天早晨，我看到了你，你光着膀子去那里提水，你的那玩艺儿不舒服……”

她说着咯咯笑，笑得忽儿毕再来了男人的欲望。

天黑了，帐内没灯，忽儿毕说道：“你的那些勇士会不会来看看你？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他们只是我的手下，不是我的首领。粘拔恩做过我的首领，你也做过我的首领。”

忽儿毕咯咯笑道：“我领你入我的道儿，你入了我道儿！”

他哈哈大笑，赫叶雅也笑。

忽儿毕叫道：“不来人！”

外面有人应了一声。

赫叶雅大是疑惑：怎么叫不来人？忽儿毕看她满面不解的神色，便笑说道：“我总叫来人，来了看你？我不叫，我只叫不来人，他就不敢进来了。”

忽儿毕说道：“你听着，拿酒去，拿好酒待客，我正忙呢。”

那人应了一声，再一会儿，听得那帐外有欢呼声，那些勇士喝得烂醉了，他们再看到好酒，还是要喝，一直喝到黎明。

赫叶雅扯着忽儿毕的胸毛，一根根扯，说道：“老来骚。还有这本事，能降得住母马。”

忽儿毕说道：“母马算什么？我只是一头公鹿，让你们一群群跟着我转，我到时命你们一齐受胎！”

赫叶雅一笑，说道：“你说正经的，肯不肯给吉利吉思部那粘拔恩的地盘？”

忽儿毕说道：“我有什么好处？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你带十部首领一齐去拜会大宋皇帝。”

忽儿毕皱眉，说道：“我去拜会大宋皇帝做什么？”

赫叶雅笑了：“你不知道，大宋皇帝换人了，老子做了太上皇，儿子做了皇帝，你做了大汗，喜欢不喜欢人家来拜会？”

忽儿毕说道：“我去就是了，何心领十首领去？”

赫叶雅一边玩他，一边解释：“你得拜会大宋皇帝。看样子他们要对金人用兵了，你愿意不愿意再杀了金人那个小狼主，替我的粘拔恩报仇？”

忽儿毕大喜，说道：“我儿，原来肉在桶子里！好，我去，我去！”

天亮了，赫叶雅爬不上马背去。十个勇士笑她：“她喝醉了，她也喝醉了！”

他们不知道，她是夜里玩得太过火了，如今连马背都爬不上去了。

她在一路上唱，一直在唱。到了吉利吉思部，十勇士都是歇息了，忽地有人来她帐里，对她说：“十首领要拜会她。”

她看到了十个人，她躺在帐里，斜倚着身子，十个人都皱眉，她这样子像一个放荡女人，哪像是他们吉利吉思部的首领？

一人说道：“你带人去了，让十勇士在帐内喝酒，你去与那个老家伙弄骚？”

赫叶雅不在意地问：“谁说的？”

“我！”

走进来一个勇士，是那个喝得最醉的勇士。

赫叶雅的眼珠子红了，她恨声道：“你是吉利吉思的勇士，还是刺探女人私事的探子！？”

她叭叭打了那勇士两鞭子，那勇士的脸上立起两道血痕。

她回头说道：“我与忽儿毕做什么事儿，你们不能管！”

那首领说道：“为什么不能管？”

另一首领说道：“我们告诉过你，如果你做事对吉利吉思有利，我们便让你做首领！”

赫叶雅忽地流泪了：“我对吉利吉思有利？我会对吉利吉思不利么？我做什么事对吉利吉思不利？”

她昂头大呼道：“我求忽儿毕把粘拔恩的地盘让与我们，那是一块肥美的土地啊。那儿能养我们的妻子，让我们的女人长得肥肥胖胖的，让我们的孩子长得壮壮实实的，那是一块好地！他答应了！”

十首领震惊，他们用几十年武力争夺也夺不来的土地，她与忽儿毕睡觉。忽儿毕就答应了？

那首领说道：“他会得什么好处？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我答应他，带十族首领跟他去大宋，拜会大宋新皇帝，他那时就是一个真正的大汗了。”

十一个人走出去了，他们站在帐外，站在风中，他们在议论，在争吵，他们不信赫叶雅。但正在这时，听得马蹄声骤，驰来了一群人，当中一人喊道：“大汗答应了你们，吉利吉思部可迁至粘拔恩的旧地。你们去吧！快去，快去！这是羊皮地图！”

马蹄声再远了，十个首领再也无声。

赫叶雅累了，她要睡觉。

她在脱衣服，十位首领走进来，看到她在脱衣服，依惯例，他们转身过去，不看她。

她说：“你们还来做什么？”

一首领说：“我们真心拜你做我们的首领。人说过，母马只能生儿马，再不能跑得快。这话说错了。”

另一首领说道：“吉利吉思活着，也会服你。”

赫叶雅心里起一阵子寒栗，心道：胡说八道。他要活着，还得拿鞭子抽我。

赫叶雅说道：“我要睡了，我不会多管你们的闲事。”

十位首领跪下了，说道：“我们当你是我们的首领，你愿意与谁在一起，我们不管。你只是吉利吉思部的首领，你领我们，才能使吉利吉思富强！”

赫叶雅笑了，她忽地起身，她的身体就那么露着。十位首领都看到了。

他们忙低头。

赫叶雅笑得像是铜铃：“我就是女人，女人有女人的本事，你们听着、吉利吉思部听我的、我要你们帮我一件事。”

十位首领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杀人、杀一个人。”

“杀谁？”

赫叶雅吐了一口长声：“耶律重恩。”

十位首领不语了、赫叶雅跳起来，不顾她的身体，她叫道：“他要死了，你大蒙古才有立足之地，不然他会连你蒙古带金国都吞下肚去，你以为他是一个好相与的人吗？！”

倩倩立在帐外，她在想着答罕，如果答罕此时活着，他一定会有许多的好主意，会说出第一步做什么，再一步做什么，而最后一步，他会告诉倩倩，她得到的一定是胜利。

但她此时能告诉耶律重恩什么？

西辽军如今要夺国，夺哪一国？她不知道。

耶律重恩与他的十八皇族已经议了一天事了，她无事可做，不愿意听他们议事，便出来透透风。

她救不了哥哥了，如果那个新来的岳家人真要杀哥哥，哥哥是不是很危险？

来了一个老人，那是十隐中的老三渔翁，他笑说道：“倩倩姑娘，我来与你谈谈天。”

倩倩不以为怪，十隐行事，本来古怪。

渔翁说道：“西辽军杀了成都府，来了一个新府尹，他叫岳霖。”

倩倩猛一惊：岳霖，他是岳家的人，他来了，一定对哥哥不利。她问道：“不知道你为什么告诉我这？”

渔翁笑道：“你姐妹三人，顶数你最关心哥哥，我告诉你，是盼你救他。”

倩倩问道：“我怎么救？”

渔翁道：“新府尹得了圣旨，要杀你哥哥，你哥哥不死，他怎么能复旨？他只能杀了你哥哥。”

倩倩方寸已乱，她喃喃道：“我怎么救我哥哥？我怎么救我哥哥？”

渔翁道：“只有两个法子，一个是望梅止渴，一个是抽薪止沸。”

倩倩看他，等他说明。

渔翁道：“可去京都见皇上，求他撤去此旨，这是抽薪止沸法。再就是杀死那个新府尹岳霖，让他不得杀你哥哥。”

倩倩失声道：“不能再杀、再杀人，如再换府尹，更得加罪我哥哥！”

渔翁说道：“可是天子下旨，一般无法收回成命，除非你有特殊缘由。”

倩倩看着他，嫣然一笑：“十隐一定有法子的。”

渔翁傲睨道：“当然，只是我为什么要帮你？”

倩倩再笑道：“我不知道，只知道十隐与活佛并不和谐。”

渔翁大笑，说道：“小丫头，我要帮你，你也帮我，好不好？”

倩倩看他神秘鬼祟的样子，便心内暗笑：你拿倩倩当小丫头，岂不是坏了心思？她悄声说道：“我怎么能帮你？”

渔翁说道：“你能得罪活佛，便是帮我。怎么得罪她、你想想看？”

倩倩说道：“我烧了她的寺庙，她再也无处存身，我早就得罪她了。”

渔翁摇头，说道：“不够，不够，她一个出家人，自然不在意居处。”

倩倩道：“她的所有“忘忧屋”的女人都离开了她，她只有你们十隐了。对了，你们十隐再离开她，她就成了孤家寡人，那样她敢不是更难受？”

渔翁颇不耐烦：“我们能离开她，早就离开了，岂能到了今天？不行、不行！”

倩倩装作痴傻：“为什么离不开？你们十个老人，听一个丫头喝来喝去，岂不大没面子？！”

渔翁脸都气得白了，他恨恨道：“早晚她再也不能喝令我，要她听我们的，那时才出一口乌气！”

倩倩听得他说，心内扑扑跳，她蓦地醒悟，原来十隐与活佛有隙，如能在他们中间再做手脚。令他们疏离，哥哥方才有救。她装作不在意，心道：要他一个老人吐出真言，必得令他傲心受挫，舍此再无法子。她俏俏一笑，说道：“我心内奇怪，听说十隐六十年前都是在江湖上有名有脸的人物，怎么会听一个小丫头调遣？莫非她——打败了十隐，方才令你们俯首称臣的吗？”

渔翁大恨道：“胡说！气死我了，江湖上的人这么说吗？真是气死我了！我们听她的，是因为……”

蓦地，渔翁的脸上现出惧怕的神情，他说道：“不说了，不说了，我去京都，为你哥哥求情，你要报复活佛，在此一举了。你愿意不愿意？”

倩倩看再也探不出什么事，便笑一笑，说道：“如何做，还望十隐告知。”

渔翁说道：“西辽军有的是人，我告诉你，梓州城外有西佛墓。那就是她师父的墓



地，你派人去掘了它，她必恼怒，那时她会失心疯的，她再与你哥哥动手，或许会输。”

倩倩一笑，说道：“我不会去掘人坟墓的，你小看了我。”

渔翁说道：“我去京都了，只有一月时间，你要掘了她师父的墓，我才会替你哥哥求情。”

忽儿毕摠倒了赫叶雅，他亲吻赫叶雅，说道：“好母马儿马都愿意爬。”

赫叶雅呸地吐他：“你是老马，疲疲沓沓的老马，什么儿马，美得你！”

不管怎么说，忽儿毕摠倒了赫叶雅，说道：“只是担了虚名，都说粘拔恩的老爹扒灰，就扒一次给他们看看。”

赫叶雅噗哧一声笑了，说道：“喘什么啊？你喘啊！你喘得像老牛，莫神了筋，耷拉了头，没了性子，没了熬头，只剩下一条路，下汤锅了。”

忽儿毕乐道：“别贫嘴，看老爹本事！”

赫叶雅故意扭屁股，说道：“发情的母马，你降不住，你只能闻闻味儿。”

两人正在快乐，蓦地帐外传来吼声：

“人说你风骚，  
我没见你脱皮袄，  
上一次夏天洗澡，  
我躲在柳条树里看了。  
看了，看了，  
女人像奶牛那么嫩娇，  
去年的今天，  
我带着车来，  
拉你回去抱着。”

忽儿毕说道：“你嫁给我吧。”

赫叶雅也喘气：“你太老了，过一会儿就掉牙了，我眼神不好，没工夫给你找牙。”

忽儿毕说道：“骚货、你躺在帐里，腿总是软的，眼总是眯着，奶总是胀的，心总是满着，有什么不好？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这母马你喂不好。”

她挑着忽儿毕的罗嗦，说道：“你老了，还是省省吧，延年益寿啊。”

忽儿毕忽地正色道：“赫叶雅，你说，你能令十大首领跟我一齐去拜大宋皇帝，有什么好处？”

赫叶雅趴在毡上。她冷冷道：“这都不懂？你要带着十大首领去朝拜大宋皇帝，他一高兴，便送你一个诰文，说你是大蒙古的大汗，我会告诉他们，你就是大蒙古的大汗。你要假作答应他们，你帮他们攻金人。他们会给你一切好处的。”

忽儿毕说道：“好，好，我去告诉他们，要他们来议事。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不必了，八刺忽与吉利吉思交好，我去信，他必来。泰赤乌与粘拔恩是朋友，我去信，他也会来。你再召集他部，没什么事儿吧？”

看她双乳颤颤，忽儿毕大起雄心，说道：“妈的，我不能娶你，要娶了你，我直截做统一蒙古的大汗就是了。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你告诉他们，因为我，再就是因为吉利吉思死在敌人手里，所以粘拔恩的领地归吉利吉思了，以后谁再有本事，就赐他地。”

忽儿毕说道：“哪有那么多的地赐人？”

赫叶雅点着他，说道：“你真笨啊，你去抢啊，抢到了土地，就赐与他们。他们得占着那土地，他们占的土地越多，你蒙古大汗的地位就越牢。”

忽儿毕叫道：“我的肉儿啊。”

他搂紧了赫叶雅，越搂越是心急，说道：“不能天天睡你，我心不甘！”赫叶雅说道：“睡你自己的觉吧，还能多活几年。”

她走出了帐篷，手里拿着一卷子图，那是粘拔恩的领地图，她要带吉利吉思部去那水草丰美的地方住了。

## 第六章 卡紧咽喉

狼主在梦里总梦见答罕，答罕对他摇头，说他荒淫，他一惊便醒。在梦里，他看到答罕带兵追他，他只能逃到一座大山上，山上树很密，看不到山脉下有什么，他向下滚，滚入一条溪流，水很急，他滚到山坡上，方才看到，这一条横断山坡上有无数的野熊，那黑熊都趴卧在坡上，或是在水里游动。他心知坏了，如果滚到那黑熊嘴边，还不成了熊吻？但他冲过几只黑熊身旁，黑熊只顾饮水，对他无动于衷。他从溪水中爬出，在岸上逃。忽地看到那些黑熊都变成了蒙古大军，他啊一声叫出声来。

身旁的妃子荷生醒了，她摇动狼主，叫道：“狼主，你醒醒！”

狼主一醒来，看到灯下的荷生脸上有血，不由得大惧，叫道：“血，血！我流血了，我流血了！”

荷生也吓得不轻，急忙看他身上，哪里有血？她问道：“狼主，哪里有血？”

狼主叫道：“我被黑熊咬死了，我被黑熊咬死了！”

荷生不知哪里来的黑熊。一猜他定是在梦中，就摇动他道：“狼主，你做梦了，你做了一个恶梦！”

狼主再看，才明白，原来荷生额头上的血，是他夜里与她淫乐时弄的。原来那荷生不比珠珠，一旦与她交媾，便有些弱质，气喘吁吁，力不能胜。偏在身上出许多汗，还有些流血。血在流。她的血很淡，一抹在额头上，像是一道淡色。他就一边快乐，一边对她威胁，说要拿她的血来洗身子。荷生笑微微，声音很弱：“我不怕。你弄死我了，你快乐，我也快乐。”

狼主看她，真是比珠珠更好，那一个女人哪里有她这般深情。他柔柔地说些暖话，对她说不再做爱了。她扯住了他，说道：“你快乐不快乐？”

他说：“我快乐，但你身体不行。”

她说道：“什么行不行？你要在我活着时，对我好，你天天与我欢乐，以后我死了，你再与哪一个妃子快乐，你总想我，那比什么都强。”

妃子为他着衣，摸着他的身体，说道：“你瘦了，再不要那么贪了。”

他看着她，说道：“不知为何，我一看到你的瘦骨嶙峋的身体，便大增欲望，哪里肯停？我身子尚可，没什么要紧的，只是苦了你。不如我明日再着一妃子来，你看着我与他淫乐，只要你身子好些，我便与你快乐。”

荷生说道：“你与她快乐，我会气死的，那样我身子便不会好了。”

狼主抓住了她的手，她的手冰凉，他说道：“我要人弄一些参汤来你喝，你好好保养，全当是为我。”

两人再握一会儿，狼主才去殿上议事。

忽儿毕带着十位首领来京都，朝拜大宋皇帝，这是大事，宫中张灯结彩，像过节日。待得忽儿毕与九首领到了殿上，行揖让礼。孝宗皇帝请他们坐，再一一问询蒙古事，孝宗皇帝说道：“听说大汗有心帮我伐金，此行前来，不知有何打算？”

忽儿毕说道：“如果大宋皇帝有心，我们便结盟，从此蒙古一心助大宋伐金。金如灭了，我与大宋都得好处。”

娄寅亮奏道：“圣上，金可伐，但不可灭。”

孝宗皇帝有些惊讶，说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娄寅亮说道：“如果灭了金，那样北方的蒙古会轻视我大宋，怕再蹈金人复辙。”

忽儿毕大笑，扬头说道：“娄大人不必焦虑，我蒙古人自有信用，说话说了算，说与大宋联盟，怎么会再犯大宋？如是两国联盟，我们边境，当再无事端。”

娄寅亮要再说，孝宗皇帝怕扫了忽儿毕的兴，说道：“娄爱卿不必再奏，我已知道了。”

孝宗皇帝对娄寅亮不满，已见端倪，忽儿毕忽地回头，听得赫叶雅耳语，再说道：“娄大人是圣上师父，说话或有道理，圣上如觉得蒙古人无信，就不必与我联盟。”

孝宗皇帝正欲做大事，他怎么能听信娄寅亮的？他大声道：“大汗不必在意，娄丞相也是为大宋着想。”

议过了事，娄寅亮跟着孝宗皇帝到了后宫，孝宗皇帝不悦，娄寅亮跪禀道：“圣上，金可伐，不可灭啊。”

孝宗皇帝说道：“你说，你说，没有人时，你可以说一个够。”

娄寅亮看圣上不悦，忙跪禀道：“不对啊，圣上，如果金人势旺，我们必得像帮上皇那样，派人去联蒙古攻金，以弱金人势力。但金邦答罕已死，无大作为。怎么能再助蒙古攻他？如果蒙古强大了，能联成一气，我们大宋江山，便是危殆了。依我看，他们来此有一个目的。就是扶立他们的大汗，就是那个忽儿毕。我们不能与他联盟，只是巧言与他们周旋。如果他们出兵攻金，我们不能出兵。”

孝宗大怒，说道：“忘了太上皇赐我的血旗了吗？”

娄寅亮跪泣道：“臣当然记得，只是如今局势更易，蒙古如势大，我们大宋危殆在即。”

孝宗皇帝说道：“当初我与你在一起时，你何等激昂，说起秦桧卖国求荣，何等气愤？如今到了讨伐金人，报我国仇的时候了，你还畏畏葸葸，真令朕失望！”

娄寅亮说道：“圣上，当初我们是站在一旁讥议朝政，说多说少都没关系。但如今不是了，圣上当朝，每一决策，如是失误，便不可收拾。还望圣上三思！”

孝宗说道：“你不必再说了，我要战，派岳雷去伐金人，不杀了那个狼主，我誓不罢休！”

娄寅亮一叹，知不可再劝，他跪地说道：“圣上，我已迟钝。请归田里。”

孝宗皇帝更气，心道：你当我离了你就做不成皇帝了？你做我的老师已久，我也盼着更见一个新面目，你走好了。他一叹，说道：“既是娄丞相要走，那就走好了。我免你丞相职务，离京归田，不必朝参。”

娄寅亮走出来了，京报早就写就，连外间的忽儿毕等人也知道娄寅亮不赞成攻金罢相。忽儿毕远远看到娄寅亮来了，大声笑道：“娄大人，你多说无益，看来圣意已决，你们大宋还是有血性子的人啊。”

。娄寅亮看他那得意洋洋的样子，心内憋气，笑道：“忽儿毕大汗只缺一阵东风，便可直上青云了。”

忽儿毕说道：“我缺什么东风？”

娄寅亮道：“你缺一顶蒙古大汗的帽子。”

忽儿毕不吱声了，他知道娄寅亮目光如炬。

当娄寅亮到了家时，朝中的邸报也出了街，有人叫道：

“奸相，奸相！”

有许多人打他家的大门，娄寅亮心叹，这与当年秦桧家何其相似？怕后来的莫其奇也受过这种羞辱。如今竟轮到他娄寅亮了。

看来，你只要主战，就是输了一国，皇上沦为人奴，也不算是过失。但你要主和，那就是卖国求荣了。

他蓦地想到了秦桧，他摇头道：我与秦桧有什么相同处？我与他不同，他是奸臣，我是良臣啊。

孝宗皇帝宴请忽儿毕，忽儿毕说道：“请大宋皇帝与我联盟，写在金册上，以示修好之意。”

孝宗皇帝大悦，说道：“好啊，那样我们两国便可以世代修好下去，待得灭了

金邦，我们平分他的疆土。”

忽儿毕大喜道：“好，我饮三杯，以贺成功！”

孝宗皇帝不善饮，但看忽儿毕连饮三杯，他也就喝下三杯，说道：“好，好！”

孝宗皇帝有些醉了，他哼一声道：“娄丞相看我决事，有些不快，我罢了他的相，要他归田去了，省得他在朕的耳旁聒噪。”

忽儿毕大笑，说道：“从前金人有一个答罕，他有智计，但他挟主自重，最终被金主杀掉。但杀了他，还得留下他的面子，说是他自尽的。可那情形如何，谁心内不明镜一般？娄丞相是圣上师，怕皇上不舍得处置他吧？”

孝宗皇帝大声道：“谁挡我灭金，我便杀他。”

他气冲冲，此时已真的醉了。

忽儿毕说道：“莫如我们今天就写下诏书，以示大庆？”

孝宗皇帝一犹豫，赫叶雅看着他，说道：“要能圣上还要与群臣议一议，大汗何必着急？大宋的事儿看来不像我们蒙古，大汗一人便说了算。”

孝宗皇帝看看她，对她不满，心恨女人生事，多嘴，但她不是自己的人、也不好说什么，只是说道：“我说得就算，我叫人来写诏。”

他叫道：“来人！”

来了司礼卿，他说道：“不是你，要我的秉笔太监来，要他写诏。”

忽儿毕大笑，说道：“李太白醉写诏书吓蛮夷，圣上醉写诏书灭金邦，一定也同样也传为千古佳话！”

孝宗皇帝听得大悦。便叫来了秉笔太监，写了一诏，意与蒙古大汗忽儿毕一盟。共同出兵灭金，雪我耻仇。

娄寅亮夜里醒来了，他看着帐帷。夫人看他不睡，问道：“大人为什么不睡？莫非还在惦念那个丞相官位么？”

娄寅亮说道：“我倏忽醒来，心想当年秦桧与莫其奇，他们做相，怕也与我一样心情，时时事事都得一顾，被人骂，总也做不好。人骂奸相时，我好生委屈”

夫人抚摸着他的头，说道：“你没杀好人。”

娄寅亮叹道：“怎么不杀好人？我蒙唐逸救几次，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还帮圣上杀他，我做下的恶事，也不算少。”

夫人正色道：“莫其奇助秦桧杀岳飞，这就是千秋大罪、就是他最后再增民户九十万，也是有罪。唐逸不能与岳飞比，他只是一个草莽，有什么要紧？大人何必多虑？”

娄寅亮说道：“莫其奇教我的法子，我一用，真个好用。我离了朝，早晚圣上还会召我回来，那时夫人就要天天提醒我，要谨慎谦恭。”

夫人说道：“好，好，你睡吧，我抱着你。”

夫人抱着娄寅亮睡。忽地想到，要不要再替他娶一个妾？那样他会忘了一切的。到了乡下，替他娶一个妾，那时要能再添一个孩子就更好了，家里便不至于那么清冷。

孝宗皇帝与三个妃子睡在一起，他总是让一个妃子抱着他的脚睡，一个妃子搂着他的脖子，一个妃子压在他胸前，这样他才睡得踏实。

三个妃子都咯咯笑他：“你当太子时，可没那么威风啊，那时你怎么睡得着？”

孝宗皇帝大笑：“此一时彼一时啊。”

一个妃子说道：“此时乐，彼时乐？”

孝宗大喜，说道：“你真有趣，我早晚赏你。只是你压着我，早晚小心龙颜大怒，你没好处！”

那妃子嘴乖巧，她说道：“圣上啊，龙在深渊，养精蓄锐，只盼腾跃，一鸣惊人！”

孝宗皇帝知她是一个知书的人，大喜道：“你知晓那么多的典故，是我的好妃子。明日不必着你压着我的胸，只要你搂着我的脖子。”

要知道，在三个妃子里，只有那个搂着脖子的妃子最是得宠。那个妃子不愿意，但



也不敢说话。忽地孝宗皇帝道：娄寅亮为什么要走？他真的走了，我拿谁来做丞相？想来想去，有许多不妥。他再说道：“我罢了娄寅亮的相，心里有些不安。”

那妃子说道：“你罢了我的搂脖子的地位，你也心不安吧？”

孝宗大笑。说道：“这算什么？”

那妃子嘟着嘴，说道：“你罢他的相，那也不算什么，难道你罢不得他的相吗？当初高宗皇帝就罢了秦桧的相，秦桧也没敢声张。他要听话，学得乖巧，那相位不还是他的？”

孝宗皇帝心里阴霾，一扫而光，大声道：“你说得对，他要真个乖巧，相位还是他的。”

岳雷出兵了，这一天同时也是忽儿毕出兵的日子。

大军从校兵场出发，孝宗拿出一面旗来，对着岳雷说道：“岳爱卿接旗！”

岳雷一接过这旗来，顿时满面是泪，他知道这旗的来历，他哭道：“圣上有心，臣子有血，我一定把这面旗插上黄龙府，让金人灭国！”

孝宗也哽咽：“岳爱卿，当年父皇将此旗赐与你父，着他扫荡金人，金人听你父兵来，闻风丧胆。如今你带兵，一定如岳元帅一般，灭了他金国，雪我耻辱！”

大军齐吼：“灭了金国，雪我耻辱！”

娄寅亮在远处，看着岳雷出兵，他叹气说道：“如果真的灭了金，蒙古必亡大宋！只是有谁能有如此远见，知晓来日？”

他想想，如是答罕在世，大宋还灭不了金。如是秦桧在世，他一定会上奏。秦桧的表章与劝谕的才华人所不及。

忽地他想到了上皇，说道：“对了，我何不去宫中看看上皇。向上皇辞行？”

夫人说道：“大人，你好好想一想，你向上皇辞行，皇上知道了，一定会怪你的，不如不去。”

娄寅亮说道：“为臣子的，做事总是畏畏葸葸，能成什么大事？我要去，车去紫阳宫。”

高宗皇帝坐在龙椅上，看着湖里的鱼，鱼太多了，一扔下鱼钩，就有十几条鱼抢食。他一钓一条鱼，一钓一条鱼。

娄寅亮进来好久了，他对太上皇也讲了半天他辞官而去的事儿。

太上皇好久无语。

再过一会儿，他问道：“你找我，是要我对他说，留你在京做官？”

娄寅亮摇头，他说道：“太上皇也知道，如果真的灭了金，我们大宋也许会更糟。”

太上皇笑了，说道：“娄寅亮，你也是一个聪明人。你想有人天天吵着要去看潮，天天吵着去看潮，吵得街坊邻人都知道了，一旦真的有潮来了，你不去行不行？”

娄寅不语，太上皇一叹，说道：“不行啊，他一定得去。

金一定得灭，灭了金，大宋就有脸面了。这件事得我儿子来做，我不必做了。我的脸面早就随着二皇北狩都丢尽了。”

娄寅亮明白了，伐金必做，而且金必会灭。至于蒙古是不是强大起来，是不是会灭了大宋，那是子孙后代的事儿。

他正要告辞，太上皇对他说：“娄寅亮，你是聪明人，我在钓鱼，你看每一扔下鱼丝，便可钓上一条鱼来，你说我快乐呢，还是不快乐？”

娄寅亮说道：“圣上不快乐，因为钓鱼太容易了。”

太上皇说道：“我快死了，因为我活得太容易了。”

娄寅亮从宫中走出来，他哭了，流了许多泪水。他明白，从今起，一个强大的蒙古会站起来，金不可畏，后生可畏。蒙古会令大宋难堪的。

他走出来，上了车，对夫人说道：“上皇在钓鱼。”

夫人无话可说，她在等待，等娄寅亮告诉她怎么回事。

车走动了，走得很慢，一路上，都听得有人叫道：“雪耻，雪耻！”

还有人叫道：“把那金邦的小狼主抓来，让他坐在井里，让他看天！让他看十年天，王八蛋！”

群情汹汹，伐金的队伍走了，人还那么兴奋。

娄寅亮忽然没头没脑地说道：“上皇在钓鱼，你知道他钓得怎么样吗？一钓一条，一钓一条，那池子里的鱼太多了，很好钓。”

夫人不解，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

此时，忽儿毕正从赫叶雅的床上爬起来，他问道：“赫叶雅，我能为你做什么？”

赫叶雅冷笑：“你是喜欢我了，还是要讨好我？”

忽儿毕说道：“我知道你这匹骚马，你一离开我，还得跑骚。我喜欢你有什么用？只是你使我得到了蒙古大汗的地位，我要讨好你，报答你。”

赫叶雅轻声说道：“只有一件事，杀了耶律重恩，再不就杀了他最亲的人，让他伤心，帮我报仇！”

## 第七章 暗中机关

倩倩做了西辽王妃，就连十八皇族也都听她的，她心满意足。从前她也知道，就是红顶天做西辽王妃时，那些人也不愿听命于她，就是对于西辽王耶律重恩，他们也不一心推戴。何况她一个区区王妃？

但如今不同了，倩倩给他们带来了军饷，使西辽军再复国有望，他们衣履一新，士气高昂。

倩倩求耶律重恩用大兵再围一次活佛。

耶律重恩答应了她，而且布置十八皇族接应。

他要与活佛决一死战。

这是一场生死之战。

重兵攻向梓州，围住了活佛所在的苍山。

苍山十隐只剩下了八人，渔翁早些时去了京都，去求皇上赦免唐逸的大罪。他们听说重兵围住了苍山，一个个奋然欲出。

活佛止住了他们，她说道：“苍山十隐与活佛有誓约，如果不是我身染血或是受狎或是死去，你们不得与闻江湖争端，莫非你们忘了吗？”

铜笛恨道：“他们逼人太甚，要不是你这个什么活佛，我早就把他们那二十万大军杀光了，看他还拿什么来对付我？”

剑圣冷笑道：“铜笛，二十万大军，你杀也杀一气，杀得你手软，你也杀不完。”

铜笛拍手道：“我们八人一齐啸吼，他们会死伤大半，那时再杀他们，易如反掌。”

剑圣冷冷道：“你只要出声杀人，也是杀人，活佛怎么会答应？”

阎惜情说道：“你们活了百十岁，怎么还与小孩子一般？真的杀人就那么快乐？你们一出声，便杀数万十几万人，你一生孽债多了，死后也不得安生，这是何苦？”

八人不语，一旦活佛出语有悖他们的意愿，几人都不应声，任她自说。

耶律苦奴叫喊道：“活佛听着，你要放过唐逸，西辽军便不与你为难！”

阎惜情低头说道：“西辽王，你空有雄心，却不知如何图霸天下，回鹘早图。黑汗未果，你不去那里，空在中原大地徘徊，你太令人失望。”

耶律重恩不见她扬声说话，却字字听在耳中，他心里一惊，活佛知他心内所想。他叫道：“活佛，你放过唐逸，何苦与他为敌？”

阎惜情笑笑，说道：“西辽大军如不退下，我便拿人了。”

众人见她走来，耶律苦奴远远呼喊道：“放箭，放箭！”

但那些勇士看着阎惜情，竟是看得目瞪口呆，不知所措。他们手里挽弓，却不知箭

搭在哪里，或是手里早就搭上了箭，却无一丝气力扯弦控箭，只呆呆看她走近。

耶律重恩叫道：“活佛，你莫近来！”

阎惜情说道：“耶律重恩，你也想想，大军不去夺国，在此帮人解决私怨，你后来还怎么样？莫非再回罗布泊么？风沙太大，夜不能寐的日子没有过够吗？你想想看，要是能有美室大屋，美酒锦衣，美马良车、美玉佳人，一生日子岂不是快快乐乐？”

倩倩看她走近，知她想拿自己，但看着她那美妙姿态，心内感叹：人一生如她般飘逸俊逸，岂不大快？真有一种盼望，盼她走近来。美目妙盼注视自己，对自己独一个人说话？那当场的上万大军皆是注目一人，看她袅袅走近。

倩倩心内叫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！不能让她走近！”

但她无论怎样挣扎，都无法张口令她走开。

阎惜情走近来，她对着倩倩俏目一笑，说道：“倩倩姑娘，你不下马来吗？”

众人注目。倩倩真的下了马，走向她。

耶律重恩忽地心里猛醒，她是想带走倩倩。他猛地一喝：“慢！”

阎惜情回头看他一眼，他心头再一阵子情迷，她像思思，像那一夜在自己床头照看一夜的思思。她也像是倩倩，是那个没了灯夜里误奸的倩倩。她也像是红顶天，像那个在营中号令严明的红顶天！

她到底像谁呢？

他一怔间，阎惜情已拿倩倩在手，扯着她，令她举步，那一步一挪的美妙身姿令人生羡。

待得她拿得倩倩远去，耶律重恩方才大叫道：“追啊。追啊！”

西辽军去追，但他们追不上活佛，只远远见活佛在前，八老在后，箭射去，八老边走边拾，手里拢一把箭矢，待得箭密，再一扔那箭，在空中炸开，把来箭全挡住，落在地上。

人渐走远。

倩倩看着阎惜情，此时对面，方才看得仔细，她真是越来越美，那是一种孤寂的美，一种人所不能的美，倩倩一叹说道：“不怪哥哥着迷你，你确是美绝天下。”

阎惜情说道：“我刚才用的是“迷情音”，但我想告诉你的是，耶律重恩并不是一个你能钟情于他的男人。”

倩倩大声叫道：“胡说，我不听！你一惯能说谎！”

活佛说道：“我不说谎，我的功夫能迷住一般的人，也能迷住你，但迷不住耶律重恩，他为什么也受了情迷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倩倩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活佛一叹：“他是装的。他要的是你保四堂的银子，他不会替你唐门出力。”

倩倩猛地叫道：“你胡说，你胡说！”

她蓦地知道，她的话是真的，耶律重恩是假装受了迷惑，他是想放过活佛，不与她决战。他怕西辽军受大挫折。

阎惜情说道：“你也慢慢想明白了，男人就是那样，他要利用你。你给他一切，痴情，真心，还有你的身体，他可是什么都不想你，只想着他自己。这就是男人，就连你哥哥唐逸也是一样。”

倩倩大叫道：“胡说，我哥哥不是那样的，我哥哥要是那样的人，你为什么不杀他？”

活佛像看一个傻瓜，看着她说：“你有两个最好的朋友，你最近看到他们没有？”

倩倩忽地想起了须小仙与齐眉杨。是啊，自她与耶律重恩在一起，就再也没有看到这两人，他们在哪里？

剑圣一回头，一老手托着一人，直走过来。

倩倩一看，那人不是须小仙吗？但须小仙再也没有了英俊潇洒的模样，他的眼睛吊着，鼻涕流着，直瞪瞪地看着倩倩。

倩倩扑过去，叫道：“须小仙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”

须小仙的鼻子是歪的，脖颈被打得缩进去，颈骨是折断的，人虽说有一口气，但他的眼睛是混浊的，几乎不省什么事儿。他瞪瞪地看着倩倩，似识非识，似认非认，那神气像是在回忆什么，却又强索着，记不起什么来了。

倩倩哭了，她轻声叫道：“须小仙啊，他们怎么会把你打成这样子的？”

剑圣说道：“你说他是被人打的？”

倩倩怒道：“就是你们，你们！”

活佛喟叹：“倩倩姑娘，你莫要错怪了人，不是我们打的，是你的西辽王亲自出手，方才把他伤成这样子的。”

倩倩大惊，她失声叫道：“不会，不会！他不会的！”

活佛大是悲怜须小仙，她轻声说道：“从前有过几次，你用他们去害西辽军，你当他记不得了，你当他忘了。他的副将萧余死在须小仙与齐眉杨的手里，他怎么会放过这两个人？他一定会杀了这两人的，不然他也做不得西辽王了。”

倩倩震惊、恐惧，如是那样，莫非齐眉杨他也……

活佛看出了她的心意，说道：“倩倩姑娘，我派剑圣与风妖二位老人陪你，你去找一找杨先生，要他远避耶律重恩，不然他也得一死。”

倩倩再看看活佛，说道：“你说是耶律重恩杀的须小仙，有什么罪证？”

活佛不语，只是告诉她：“耶律重恩用的是佛指拈花、你看这一式叫“佛云可渡”。”

她比划一式，点向剑圣，只听得波波两声，剑圣的颈骨与脖筋都大大受力，他嘿一声顶住了。

活佛说道：“你摸一摸看，须小仙的那块折断的颈骨该在剑圣的那颈骨发红的部位，那就是他受伤处。”

倩倩看看须小仙的颈骨，再看看剑圣的，她信了，但她再说道：“你也会佛指拈花，

怎么知道是耶律重恩做的，不是你干的？”

活佛说道：“我不做那种事，害一个江湖人，有什么必要？你与他们两人去，他两人潜身而去，你会看到耶律重恩杀齐眉杨的。”

齐眉杨与他的伙计定下来，在一家酒楼聚会。他在那里等。

他的眼里没有快乐，他喜欢倩倩，但倩倩不喜欢他，他查得须小仙是被耶律重恩害了的，但他的弟兄们到了那里，却连须小仙的尸体也找不到了。当场看到过耶律重恩对须小仙出手的，是一个兄弟，他要那个兄弟来，他要带那个兄弟去看倩倩，劝倩倩离开耶律重恩。

倩倩会不会听他的，他说不准。但他一定要对倩倩说，要劝她离开。

耶律重恩不是一个行得正的人。

酒楼的楼梯响了，听得有人上来，是那个兄弟。齐眉杨叫道：“兄弟，你来了。”

那兄弟忙坐下，还有些气喘，说道：“大哥，他们跟上来了”

他们远远看到耶律苦奴带着十几个好手人人背着长弓，带着箭镞，上得楼来，远远地坐着。他们一共有十一个人，齐眉杨与他的兄弟们只有三人。

齐眉杨说道：“你说，是怎么回事？”

那兄弟看看远处，说着那天的事儿：他看到了耶律重恩，他找来了须小仙，对须小仙说，倩倩姑娘要找他饮酒。须小仙说不必再饮酒了，酒早就喝过了。耶律重恩大笑，说道：“须小仙，你不必耿耿，我娶了倩倩，只是要再振大辽。”须小仙冷冷一笑，说道：

“我早就知道你想干什么，你这人干一辈子，什么都干不成。”那耶律重恩恨声道：“这一次成了，我娶了倩倩，拿到了军饷，我会再兴大辽的。”可须小仙说道：“要是个能人，他早就得了天下，再不就干得轰轰烈烈。哪里像你，一会儿一折兵，一会儿一丢老婆。我要是你，决没有脸再娶妻，我怕再丢了老婆，怎么拿脸面见人？”那耶律重恩一听，脸顿时拉下来，他说道：“须小仙，你杀了我的副将，萧余在地下等着你呢。他……



他.....他.....”

那兄弟不敢再说下去了，他看到那十一个人都慢慢来到了他与齐眉杨坐的桌前，一个个慢慢扶着桌子坐下了，人人都盯着他看，他怎么敢再说下去？

齐眉杨不语，他只是两手慢慢放在桌上，说道：“说下去！”

那弟兄一向佩服齐眉杨，此时心一横，就说道：“那耶律重恩他一出手，便用.....”

耶律苦奴说道：“不是耶律重恩，是耶律大王.....”

那兄弟看看齐眉杨，齐眉杨的眉头皱得更紧了：“说下去。”

那兄弟说：“耶律大王用的是佛指拈花，一式点向须小仙的脖颈，他就倒下了，我一看，就逃，就逃走了。”

耶律苦奴笑笑，说道：“你逃也逃不掉，你能逃得过箭吗？”

齐眉杨冷冷一声道：“放屁！”

他说道：“好，你去。去报与倩倩姑娘知道，你能不能活着去？”

那兄弟一声未吭，起身就走。

耶律苦奴一撇嘴，跟着走出去了三个人，他们三人都是好手。

齐眉杨再问那个报信的兄弟：“你怕不怕死？”

那兄弟再喘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大哥，我都告诉你了，我死也无憾。”

齐眉杨说道：“喝酒，你是我的好兄弟。你也去报与倩倩姑娘知道。”

那兄弟也一揖，走出去了。耶律苦奴一撇嘴，再出去三个人，跟着他。

只剩下五个人对着齐眉杨。

齐眉杨冷笑说道：“耶律苦奴，你可不是什么好手，我一动手，你必得死两三个人。”

耶律苦奴说道：“你那两个奴才会死在路上的，报不上信儿。”

齐眉杨大笑，说道：“难道我没长腿吗？我不会去？！”

耶律苦奴说道：“晚了，你只能死在这里！”

话声一落，刀便出手！一刀劈向他的头！一刀劈向桌前，一刀劈向他的腰！一刀劈向他的两臂！

只见耶律苦奴一退，他抽出刀来，等待齐眉杨退。

如果齐眉杨一退，他便是一刀！

齐眉杨没退，他把桌子一掀，挡住了两刀，他弹飞了两支筷子，直射在一个刀手的眼中！那人大吼一声，人跌在地。刀正如齐眉扬所盼的，跳了起来，他抓在手，一刀劈死一个刀手。

那刀手一倒，前面出了一空，他跳过去，扑一扑，抓住一个刀手的身子，把他扔向耶律苦奴！

齐眉杨飞身出去了，他飞出了酒楼，他要去报与倩倩知道，她与一个豺狼在一起，千万要当心！

他身子飞出去了，在空中一顿，他看到了远处飞来一条身影，那人像是耶律重恩。

他还未停下，那身影便到了眼前，扑地一抓，那是一式“佛指百结”！

倩倩正在此时赶到了酒楼，远远看到了耶律重恩要杀齐眉杨，她大叫一声。她疾忙大叫，是想叫耶律重恩住手，她叫的也是“住手”两个字，但她怎么叫不出声来？她被剑圣遥遥点了指，正点在她的哑穴上！

倩倩呆住了。她站在那里。看着齐眉杨的身体在空中一顿，再慢慢落下。

齐眉杨大骂：“耶律重恩，你杀了须小仙？你不是人，你只是一条狗！你害了红顶天，你再害倩倩，你不是人！”

耶律重恩冷冷道：“我不是人，我只是西辽王！”

齐眉杨跌落地上，再也不能动，他的颈椎也被耶律重恩点折，他叫骂声声，周围已围上了一群人。

耶律重恩叫道：“赶走他们！”

耶律苦奴叫道：“走，走，再不走，我要杀了你们！”

人都走光了，耶律重恩对齐眉杨说道：“你们几个杀了我的大将萧余，当我不再追究了吗？你说，你毒我攻西夏大军，是不是倩倩的主意？”

齐眉杨大笑，说道：“我的主意、我要杀光你们西辽狗！倩倩不认你是一条狗，她所跟匪人，真是可惜！”

耶律苦奴禀报说：“大王，他派了两个人。说是看到了大王杀须小仙，我们宰了那两个人。”

耶律苦奴的手下把两颗人头丢在地上，齐眉杨仰天一叹，说道：“倩倩，倩倩，我与须小仙两人都爱你，你却嫁与这么一条狗，你真叫我伤心！我死前不得见你一面，我心不甘！”

倩倩心里有万千话语，她要叫，她要叫耶律重恩停住，她要叫齐眉杨，她说她后悔，她能嫁的人就只有齐眉杨与须小仙，如今须小仙也完了，齐眉杨也完了，她再嫁与谁去？再说她是嫁了人的女人，她不是嫁了耶律重恩了吗？她怎么忘了此事？

忽地，她失声叫起来，那是啊啊的吼叫声，原来剑圣不知何时在空中点指，冲开了她的哑穴。

## 第八章 狰狞面目

倩倩蓦地叫吼起来，自己也吓了一跳，远处的耶律重恩与耶律苦奴等人也抬头向这里看，便看到缓缓走出一个美人来，她妙目凝蹙，泪光闪闪，一直走到了齐眉杨面前，蹲下身去，说道：“杨大哥，我对不起你。”说时泪水更多。

耶律重恩此时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倩倩，但倩倩走出来，大出意外。他便慌慌忙忙，急忙说道：“倩倩，齐眉杨大哥受了重伤，你让开，待我救治他！”

耶律重恩一心想杀了齐眉杨，但倩倩扯着齐眉杨的手，大声说道：“你远一点儿，我什么话都听到了！”耶律重恩说道：

“倩倩，你听我说，他是害我西辽大军的人，你放开他，我自与他说话。”

倩倩心头正酸，她流泪说道：“耶律重恩，你要怨我，怨我害了你的攻西夏军，我自认账，你要杀我剐我，我也无怨。你不能害我的杨大哥与须大哥，你是人不是？”

耶律苦奴忽地喝道：“王妃，你是西辽王妃，自也不愿意让这些害西辽军的人再活下去！”

倩倩怒喝一声：“胡说！我是什么西辽王妃？我只是你们大王玩弄的一个女人，他愿意玩弄我，便玩。他不愿意，说什么时候杀我，便杀了。有什么恩义可言？”

倩倩流泪伤心，这时耶律重恩站在那里，像是一截木头，他不吐声。

萧雷吼道：“王妃，你说的话，你自己不要后悔！”

原来他们先时看倩倩出来，确是吃了一惊。但一见她独一个人走出来，心内一松，就是让她知道了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她只是一个弱女人，虽说她也是唐门的人，但在此地把她杀了，就少了一个大麻烦。西辽军一得了保四堂的银子，军中上下谁不说王妃好？但一听说要为她杀人，就心里不愿。再说惹谁不好，那活佛哪里是西辽军敢惹的？可怕是怕，还得去、就是说拿人银子，为人消灾。当他们一看到活佛、大是恐惧。如不是活佛仁慈，上万大军也成死人。十八皇族再三计议，决心杀了须小仙与齐眉杨。耶律重恩也无奈，他心里也愿意杀了这两人，绝了倩倩的念想。

萧雷逼近倩倩，他再抓倩倩，耶律重恩吼一声：“萧雷，退下！”

萧雷叫道：“大王，杀了她，不然唐门惹事，后患无穷！”

倩倩眼泪在流，叫道：“耶律重恩，你不是人，你杀了我，你杀吧！你骗了我，夺我保四堂的银两，你言而无信！”

在她的眼里，从前那个言而有信，行事方正的耶律重恩没了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虚

情假意。她叫喊起来，去摸袋内的暗器。倩倩学暗器，就与青青不同了，她一直有齐眉杨与须小仙两人保护，会不会用暗器有什么要紧？再说两人跟着她，不离左右，她一直要怎么做便怎么做。此时见齐眉杨与须小仙都成了废人，她心里大是伤心，恨耶律重恩恨得要死。

正要掏出暗器的关口，耶律重恩抓住了她的手。

他的手很有力，抓得她骨疼。从来都是有人抓她的手故示轻柔，哪里有人肯那么狠狠握她？

她疼得再一咧嘴。

她痛骂道：“耶律重恩，你是一条狗！你能复什么大辽，你只是一个会作狗梦的恶狗！”

耶律重恩气极了，本来当倩倩出现的当口，他心里还有歉疚，但倩倩一怒骂他，他恶向胆边生，顿时大怒，喝道：“臭婊子，当我怕你？！我奸你，就是看你一身皮肉还好，不然我怎么会理你？你个万人骑的贱货！”

倩倩不料得他堂堂一个西辽王会骂出如此恶毒的语言来，顿时怔怔，不知说什么才好，也再骂不下去了。

耶律重恩抬手给了她一个耳光，骂道：“臭婊子，你当你是谁？你是我的结发妻子不成？我没有你这么个妻子，你先给我奸了，再成为万人骑的臭婊子，我一个堂堂的西辽王，拣一个万人骑的臭婊子当王妃？你作梦去吧！”

他恶狠狠地打了倩倩两个耳光，倩倩的嘴角流血，她恨自己，当初怎么看耶律重恩是一个人，看他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，看差了，看差了，一眼看差，失足千里。

她不理耶律重恩，说道：“西辽狗，你愿杀便杀、我不怕你。”

她身旁的暗器袋子也被人拿走了，此时她再想自尽，也是不能，只是蹲在齐眉杨身旁哀声而哭，她哭自己眼瞎，痛恨自己，须小仙与杨大哥对自己那么好，为什么让他们

跟着自己受苦？天天差遣他们，最后让他们生也不能，死也不行，她于心何忍？

耶律苦奴喝一声：“来人！”

来了人，从马上丢下一个人来，那人的脖子也是断的，他就是奄奄一息的须小仙。

齐眉杨看阆须小仙，须小仙看着齐眉杨，他两人再看着倩倩，忽地心酸。两人想起不久前倩倩在树林里失踪的那一天，他们两人的担心，他们两人那一天忽地一齐想到：要让对方去娶倩倩，不能让倩倩再那样东闯西荡了。可他们竟没有机会劝倩倩，倩倩被耶律重恩骗了，他们也难辞其咎！

齐眉杨看着倩倩，倩倩抱着他，拖着腿，一步步向须小仙拖去。

须小仙扬起手，那手是丢丢荡荡的，他叫道：“倩……倩！………倩！”

齐眉杨与须小仙的眼里都有泪水，他们觉得在倩倩面前让耶律重恩打成这样子，实在丢人！

倩倩终于把两个男人扯到了一起了，须小仙扯着齐眉杨的手，他的声音如梦呓：“你也被人打成这样子，还是大哥……”齐眉杨顿一顿，说道：“大哥不行，你二哥也不行……”

两人苦笑，世上竟有如许男子，为一个红颜知己，痴心跟随，千里万里，风里雨里，都是不变其志，不改其衷。到了临死时，还是这么痛痛快快！

倩倩痛哭了：“大哥，二哥，我是不是不认得好坏人？我是不是不是一个好女人？”

齐眉杨说道：“尽胡说，你是一个好女人，你说你不是好女人，不是说我与须小仙眼瞎吗？”须小仙也说道：“扯淡，扯淡！你不是好女人，谁是？你是好女人，才有我风流才子跟着，你不是好女人，我跟你？”

倩倩抱着两人，大声痛哭。

齐眉杨大声道：“耶律重恩，你听着，我与须小仙跟你这条狗不一样，你杀了我们，给我们一个痛快！”

耶律重恩看着倩倩，忽地恨恨：“婊子，你的三个男人都在这里，你跟谁睡时好一些？！”

倩倩抱着齐眉杨，大声说道：“你是条狗！怪不得红姐姐离开你，你不是人，你只是条狗，红姐姐宁可死，也不再跟你。我看错了，我把狗看成了人了，你们听着，他不是什么西辽王，他只是一条狗！”

耶律重恩恨得咬牙，恨不能把积郁在心底的恨一下子宣泄出来，他痛骂倩倩：“臭婊子，你跟他睡，再跟他睡好了！”

他一脸铁青，命令道：“萧雷，把他们三人剁碎，扔到一旁树林去，喂野狗！”

他再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你说我是条野狗，你那臭婊子的贱肉，我也不吃，让野狗来吃好了！哈哈哈哈哈！”

萧雷与耶律苦奴要下手，蓦地看到，倩倩的眼前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竟多了一个老人，他蹲坐在倩倩眼前。恍若不见他一大群人，只是对着倩倩笑，说道：“你这性子，真像我老人家当年，我那年娶一个小妻子，她小我三十岁，天天骂我，我一听得她骂，就心里舒坦。你骂人时，心里舒服不舒服？”

倩倩不理他。

一旁的萧雷大怒，叫道：“滚开！我要杀人了！”

老人不语，萧雷大怒，一刀劈去，挽一个刀花！

叭！一刀正劈在那老人的手上！

只见老人一缩手，那手仍是完整的，只是手上的那一个骨指一弹，正弹在刀上！

萧雷听得刀像放鞭花一般嗡地一声响向天上！他抬头一看，那刀正向自己身上落来，他身子一斜，忽地半边身子一麻，那刀正插在肩头！

他噉一声吼，惨叫一声，跌倒在地。

老人笑嘻嘻：“再玩刀时，你看看自己的身子，别劈了自己。”

萧雷倒地，耶律苦奴身后冲来两人，抱着扶着，把萧雷扯下去。

耶律重恩看到了老人，他心内一惊，他是剑圣，难惹的人物。

他一揖道：“剑圣有礼了。”

剑圣眼都不抬，说道：“别对老人家有礼，我最看不上的就是你这种人，说是人吧还不像，说是狗吧还不会爬。”

耶律重恩的脸上浮现出残忍的表情，他恨老人，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！但他仍在笑，那笑僵在脸上，更是难看：“剑圣是前辈了，骂我几句，我也不会说什么。但剑圣也知道，士可杀不可辱！”

剑圣扬头大笑，掀髯笑他：“你懂什么叫士？士是要离，虽刺死庆忌而不肯逃命。士是庆忌，死于要离之手，但不要手下害要离。你算什么？先是叛红顶天，再是奸情情，最后是骗思思姑娘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这二十万大军跟你这种人，岂不是要害苦天下？我告诉你，我不会出手杀你，但你也别想我会放过你！”

耶律重恩忽地若有所悟：“剑圣前辈那么恨我，便给我一剑好了。何必那么恨，还不出手？啊，我明白了，是活佛令你不得出手伤人，你不敢，你一出手。她必杀你！”

剑圣忽地面现窘态，他是被耶律重恩情中了心事。便脸色一红，耶律重恩心道：我有几千人，就是眼前，再召来几百人围杀他，也是容易。他不敢杀我，我却敢杀他。他厉声叫道：“剑圣老前辈，我要得罪了！”

剑圣本来以为他一出面，便会吓退耶律重恩和他的手下，但不料得耶律重恩竟猜出他的难处，不买他的账。耶律重恩一说此话，剑圣虽是冷笑，但心里恼怒，现在脸上。他恶恨恨地道：“我能伤你一人，不能杀你吗？”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我要杀了你，活佛定不会放过我，我何必惹那麻烦？但我能与你动手，上万人马与你纠缠，你不怕也怕。”

两下僵持，忽地剑圣放声而笑，说道：“耶律重恩、我放过你，你自走好了。我不



与你动手，你须放过倩倩姑娘与他两人。你也知道，他两人都受了重伤，不死也成残废，你还要做什么？”

耶律重恩看看他们，齐眉杨与须小仙不能动了，他们只能一生躺在床上，每一走动，都得有人搀他，不然动不了身。

倩倩只是哭，她再不理睬耶律重恩。依耶律苦奴与萧雷的心意，他们必得杀了倩倩与齐眉杨两人方才痛快，那样也就绝了后患。但有剑圣在，他们不敢遣次，何况萧雷的伤得马上医治，否则必死？

耶律重恩一挥手，说道：“撤！”

待得他们走远，剑圣说道：“你走吧，我把他们两人送回去。”

倩倩哭道：“我要跟着他们，再也不与他们分开。”

两人见耶律重恩走了，再也无力气说出话来，只是瞪瞪看着倩倩。

剑圣坐在地上，说道：“不要与我说话，我要召唤他们来。”

他低头敛眉，不再吐声，只是内向心，心向天，默默呼唤，呼唤十隐中的其他人前来。

只有茶余功夫，便听滚滚雷声吼动，一直向此处扑来。到了眼前，却是铜笛，他吃惊道：“大哥为什么要用‘天心通’来，那样会损害大哥的心力的。”

随即再来了九隐风妖，他也对着剑圣一揖，说道：“大哥，有什么急事？”

剑圣说道：“你们两个带着他们，我们走！”倩倩跟着剑圣，风妖携着齐眉杨，铜笛携着须小仙，他们走了。

耶律苦奴问道：“大王。你一说他不能干涉江湖事，不能杀人，他分明很是气恼。大王是说中了他的心病。为什么不当场杀了他们？”

耶律重恩笑说道：“不行，我不能杀他。他不杀你，不等于你能杀他。若你能杀他，他也不叫剑圣了。”

耶律重恩看着萧雷，那一柄刀还插在他的肩头，耶律重恩道：“我助他内力，你猛拔那刀，再助他止血！”

萧雷只能咬牙听他。耶律重恩助他内力，耶律苦奴猛地一抽，萧雷骂一声：“你奶奶的，苦奴！”他身子一歪，几乎倒下。苦奴扯住了他。耶律重恩急急助他止血。但看样子，他再也不能与人缠斗了，他的半边身子已成残废。

当耶律重恩只剩下了一人时，他在帐内徘徊，他对着自己说：“耶律重恩，你做对了，你抛下了倩倩这个包袱，她不会成为王妃的，你听说哪一个国君娶了一个妓女做他的王妃？你别傻了，她不是你的王妃，她不是！”

他猛地一击桌子，他做得对！何必优柔寡断，他抛下了倩倩，只是抛去了负担。他下令道：“后军变成前队，向回鹘进发！”

他要兵夺回鹘，在这个早就名存实亡的国家变成他人的领土前，拿下它，据为己有。

倩倩看守着两人。这是一间很静的屋子，原来是铜笛先生的练功室，屋内只有几处有东西，古琴一具，几把古瑟，还有箏，更有大管、箴栗等乐器放在屋内，墙上画得满满的，都是乱乱的斜线、直线，看去像是什么丝线扯着人的心绪，看来是铜笛先生兴之所致弄下的，倩倩坐在齐眉杨的身旁，再坐在须小仙的身旁。

自从那一天被耶律重恩弄残废，他们两人像是商量好了一般，再也不说话了。

门吱吱响了，走进来一个人，这人是齐眉杨的手下。

他跪在地上，叫道：“大哥，大哥！”

齐眉杨不语，但他流下了泪，他的眼角有一滴滴泪珠在滚落。

那人叫道：“大哥，我要杀了这个贱人！她害苦了你，她害苦了我们大家！”

他扯过了倩倩，叭叭打了她两个耳光！

他正要再痛打倩倩，忽地听得齐眉杨说话了，他的声音很低，就是叫吼，也只能给人听见：“你滚出去！”

那人跪下，跪在尘埃，叫道：“大哥，大哥，都是她害了你的，都是她害了你的！她不光要我们兄弟们做这做那，还把大哥送与那个耶律重恩伤害！我要杀了她！”

齐眉杨想挣着起身，他的腿蹬了蹬，那兄弟看到了，叫道：“来啊，抬走大哥！”

来了许多人，他们都是齐眉杨的兄弟，齐眉杨看到了他们，泪水更多。

须小仙忽地说道：“大哥……你……你……”

齐眉杨也示意听他的。

过来一位兄弟。附耳在须小仙的头旁。须小仙说道：“我无怨无悔。”

齐眉杨笑了，说道：“我也无怨无悔！”

倩倩哭了，哇一声哭出来了，原来就是她身居风月场中，也对她痴情不已的两个男人才是真正的倜傥男子，原来只有他们才对自己最是钟情，错了，一切都错了！

她冲出去，她要死，要死在这里，以报他两人的情意。

## 第九章 部族首领

吉利吉思族在祭祀，这是一种很古老的祭祀，仪式是庄重的，排成两排的汉子都光着赤膊，头扎红巾，嘿嘿地吼着，在吼声中，祭祀的三牲抬到台上，古老仪式中的最庄重场面出现了：十首领簇拥着赫叶雅，她身着蒙古族的盛装，一直走到了台上，高高的冠，滚边的镶金衣服，扎一条英雄带子，脚踏皮靴。她意气风发，一直到了台上。

十首领分站在两旁，他们是她的手下，人人都很谦恭地注视着她。

吉利吉思生前最想做的事儿，几次部族争端都不曾解决的问题，在她的手下很顺利地解决了。

首领们都很拥戴她，只有她才能带领吉利吉思走向繁荣。

两个老人唱着歌，那是蒙古族很古老的歌曲，是唱英雄的过去的，那歌声像在草原

上缭绕的鹰，飞来飞去，缭绕不断。

赫叶雅挺直她的胸乳，她不是一般的女人，不是在圈里养着的母马，不是生养崽子的母马，她是吉利吉思族的雄鹰。

老人的喃喃祝语声像是平安时的春梦，在人们的心里飞，一眨眼变成了一种催眠曲子，来来去去地飞绕，使得你再无恐惧。

这里水草肥美，这里河水清清，只有扎不罕河水才这般清，从此吉利吉思部族的汉子们能在水边扎营了，他们会唱着歌，用手掌掬水喝。只有乌布苏诺尔湖才这么平静，在湖上飞的大雁会一排排，一串串，姑娘们银铃般的歌声能追逐着大雁，一直飞向远方。

这一切都来得不易，该感谢谁呢？

赫叶雅清了清她的嗓子，说道：“吉利吉思族的小伙子都是英雄，吉利吉思族的姑娘都是美人儿……”

她看看那些剽悍的汉子，看看那些微笑的姑娘，他们都很满意，一心听她说话。

赫叶雅说道：“我帮吉利吉思找到了家，我也帮吉利吉思族在大蒙古部族里找到了自己的地位。我求什么？我的父母是黑汗人，他们死在耶律重恩的手里！我求你们了，吉利吉思的英雄们，你们帮我复仇！”

人们看着她，他们愿意听她的话，听她说什么，看她是不是能说得动他们，说得他们血热。

赫叶雅说道：“其实我的事与你们无干，你们只是吉利吉思族的英雄，只为民族的生存而战，只为民族英勇而战。那好，我是吉利吉思族的首领，你们肯帮首领报仇吗？你们的首领有杀父母的大仇未报，你们的脸面光彩吗？如果你们肯帮我，那好，杀了那个耶律重恩，令他的二十万大军成为溃军，吉利吉思部就再是蒙古族的一个英雄部落！”

汉子们怒吼了：“为保草原而战！为首领而战！”

忽地有人吼道：“等一等！”

这是众首领中的一位，他叫扎努，是吉利吉思部的勇士，除了吉利吉思，他就是最健壮的勇士。他说道：“赫叶雅，你替吉利吉思带来了安定，你做首领，我们无不心悦诚服！可是依吉利吉思部的习惯，首领必得是男人。你不是男人，但你至少是一个吉利吉思部族的男人的女人。母马总跟着她的公马，你是吉利吉思的人，你跟着谁？”

赫叶雅大声道：“我是你们部族的人，我一心为部族而战，为部族的大业拚争，我难道做不得部族的首领吗？”

扎努喝道：“不行，你是黑汗人，你嫁到了吉利吉思，但大哥死了，你得再在众勇士中摸婚，上天会替你选一个勇士，他不是你的丈夫，从此也只是你的男人。做你男人的这个人无权过问你的部族大事，但他是你的男人。你愿意这么做吗？”

众人注视着赫叶雅，她的目光有些迟疑，这是很尴尬的法子。你无法知道那个男人是丑是俊，是老是少，甚至不知道他算不算是一个男人，只要他摸到了与赫叶雅相亲的那喜证物，他便可在白天夜里进她的帐，随时来侵犯她。如果她不认可，吉利吉思的人便认定她看不起部族的人，不会一心为部族出力，不会为部族流血。

她并不是人尽可夫的女人，她是一个好女人，只配由吉利吉思那样的勇士才能降服的母马。她低下了头，在万人的沉默中，再复响起扎努的话声：“你不是吉利吉思的女人，你不是马群中的母马，谁会信你？”

赫叶雅猛地抬头，她大声叫道：“慢！听我说！”

要走开的人们再站住了，听她说话。

她说道：“你们知道不知道吉利吉思是什么？他是一匹儿马，一匹永不知疲倦的儿马，他天天夜里弄得我睡不着觉。他用鞭子抽我，可他也用那大手摸我揉我，爱抚我，我一到了他身旁，心都化了。我不是一个平常的女人，你们说，你们吉利吉思再有与我相匹配的男人吗？”

女人们都咯咯笑了，有的女人扬声道：“要他们下驹，那不行。要他们做那种事，

最能干!”

又有一个女人接话道：“让你男人去吧，他夜半三更把你弄得鬼一样嚎，我受不了。”

那女人笑说道：“那是叫给你男人听的，你男人不是光会喝酒吧？”

女人肆浪的笑声卷起了一阵潮语。议论男人，像提起她们挤奶的牛，骑乘的马，她们有的是话。

赫叶雅说道：“好吧。”

依吉利吉思族的古例，如果一个部族的女人十分渴欲的话，就由部族的男人承担她的一切，从照料她的衣食起居，到抚慰她夜半三更的渴欲，一切事务都做，像是她的丈夫，但又不是她的丈夫。可能他还有自己的家，但他既是被挑中来照料这女人，一切都是应该的，没什么异议的。部族里由此再也没有人来骚扰这个女人，部族也安定团结。

这就是部族的古训。

摸喜证，凡是部族里的男人，年纪满了十七岁的男人都可以去摸。有多少男人便有多少摸喜证的马鞭哨条，你只能摸到一条上面有刻痕的马鞭哨条，那个人才是赫叶雅的男人。

赫叶雅对着所有的部落人，她得有一个回答。如果她愿意一心留在吉利吉思部，她会答应的。她会成为一个部族里有男人搂抱着，能在夜半酣睡的美丽的的女人，像草原上的格桑花一样，开得鲜艳、俏丽。

十首领也看着她，他们也有望中选，无论是娶过亲的男人，或是未成婚的男子，只要你是成年人，便可以成为她的男人。

赫叶雅大声道：“你们答应替我报父母大仇，我便答应!”

晚上，篝火烧起来了，依古例，这是为赫叶雅举行的一?

次婚礼。她是没有婚礼的，但这种聚众欢庆的庆典。便是她的婚礼了。

有人在唱，有人在高声呼啸，像在奔马群中呼吼，叫喊，把男人的血性都呼唤来了。

赫叶雅不知道是哪一个男人有幸能与她在一起，也不知道那是一个老人或是一个孩子，再就是一个健壮的男人？她只能等待，坐在帐房里等。

两个女人来了，一个端着部族那只最古老最大的铜盆，替她沐发，一缕缕地洗，洗净了她的头发，用风干的花朵去揉，揉得香香的，再用皮老虎吹干。再领她去那澡盆前，替她洗身子。两个女人一边洗一边嗟叹，她像是一个处女，那紧紧绷绷的乳，看去那么高傲地挺立着，像是未经世事的处子。她的眉也紧紧的，上天那么照应她，使得她根本不像一个成过亲的女人。两个女人一边洗，一边说，说她的命运，千万别给她一个老人，或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，那样她会受委屈的，他们会懂得什么爱？那个胖些的女人大声笑说道：“让我们家的那一个来吧，他是一头驴！”这女人呸地一声：“你男人哪像人？你看看你自己，那身上跟滚泥浆子的母马，那有一点儿好地方？都是伤、他天天咬你，你不疼？”

那个女人一拍这女人的屁股，说道：“你懂什么？打是亲。骂是爱，他咬我时，我心尖子都哆嗦。你有过心尖子哆嗦的经历吗？你没有，你算不得一个真正的女人！”

她们说着说着，兴奋起来，说起了男人喝酒。

胖女人说道：“他们一喝了酒，眼珠子都是通红的，对着你，咯咯打饱嗝，男人扑你时，那兴奋带着酒劲儿，搂女人的骨头都疼！”

那女人说：“对啊，我那男人搂着我，我一夜一夜都睡得香。有几夜他去打仗了，我夜夜睡不好。”

咚咚咚咚，鼓声响起来了。两个女人忙着，说道：“那么急，那么急，不赶趟了呢。”

她们两个把赫叶雅从澡盆里扯出来，说道：“快，快！”替她擦好，穿上衣服，还吃吃笑：“这么新的衣服，穿它做什么？不如先躺在毡子里，藏着，等男人来摸，连那衣服都省了。”

那胖女人一瞪眼：“你知道什么，让男人尝尝脱女人衣服。的着急劲儿，他也乐意。

那些男人都是贱脾气，他不脱衣，像不是他弄成的。”

咚咚咚的鼓声再响，胖女人嘻嘻笑，说道：“赫叶雅，你也不是第一回了，不用我告诉你，只是你得先摸一摸，他有胡子呢，没胡子，他是一个老人呢，还是一个孩子。莫要弄错了，你再出去，得说出来哪一个是你的人呢。”

帐里黑黑的，依古例，帐里是不点灯的，她得与那个男人在暗中寻欢，她也看不清那个男人是谁，上天替她选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他会是一个很健壮的男人吗？他能满足赫叶雅吗？当她与吉利吉思寻欢后，她第一件事便是想跑去湖边，去洗净她自己，她要跳下去洗。那时吉利吉思对她说：“只有粘拔恩的土地那里有扎不罕河，有乌布苏诺尔湖，那湖水是湛蓝的，我吉利吉思部的族人勇悍，但我们没有那么肥美的土地，没有那么丰美的水草，也就没有像你这么好看的美人。”

赫叶雅很紧张，她坐在静夜的帐内等着上天给她送来一个男人，他是什么样子的，是一个老人，还是一个孩子，还是一个健壮的勇士，都不由人来选，是上天来替她选这个人。

帐外的唱吼声没了，只有一声接一声的马嘶，再沉落下去后，更是显得寂静。

那个人该来了吗？赫叶雅用心听着那声音，声音慢慢响起来了，是一个人的脚步声。他的脚步声很沉，像是喝醉了。

他是什么样的男人不要紧，但愿他别喝醉，他只要不是一个醉鬼，是什么样的人都行！

脚步声在门口停下了，他似乎不习惯这个毡帐，他自言自语地念叨些什么，然后再进帐来了。

他摸索着到了赫叶雅的面前，他站住了，闻得到一股酒气，但那酒气并不很重，看来他没有喝多。赫叶雅轻声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没有回答，那男人轻轻把手摁在她的肩头，他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吗？怎么能把手



放在女人的肩头，那可不是马背。

但他的手再拿下来，好象不知怎么放，再摁住她的头，摸到了她的香气扑鼻的头发。他嗅一嗅头发，像嗅马奶，嗅马奶是不是酸了，坏了。他不是一个很果决的人，他不是一个健壮的男人。此时的赫叶雅竟比在忽儿毕与吉利吉思的狂暴下更怕，她战战兢兢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男人终于脱衣服了，他脱下了自己的衣服，她闻到了一股男人的味道，那是在马上飞驰过的男人的味道，他不会是一个老人了吧？他再摸到了赫叶雅，他来为她脱衣服。他怎么那么笨啊，他脱衣服的动作太慢了，太久了，久得令人心痛，令人心烦。他脱去了赫叶雅的衣服，扯她的亵衣时。他激动了，分明听得见他的喘息声，他的急急的粗粗的喘息声令她激动，她闭上了眼睛，但愿他是一个高大英俊的汉子，是一个令她见了怦然心动的男人，不是一个老人或是一个胡髭也没长出来的孩子。

他终于躺下了，他躺下了，才想起来赫叶雅，他像是对赫叶雅有些畏惧，他再扯着赫叶雅，把她扯倒，与他并排躺下，两人都长长地喘着粗气。

远处，忽地响起了一个女人咯咯咯的笑声，笑声很脆，令赫叶雅的心底很是气愤，她那么快乐，为什么那么快乐？赫叶雅此时恨不能大声叫吼起来，大声地问他是谁？大声地吼叫，叫来所有吉利吉思部的男人女人，让他们亮起灯，她好好看看能入她的帐房，从今是她的男人的这个人是什么样子！

他在那女人的咯咯笑声中激动起来了，像是赫叶雅的笑激起了他的血热，他搂紧了赫叶雅，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……

他有力气，他不是一个老人，也不是一个孩子。也许他是那个扎努，是那个除了吉利吉思外的部族第一勇士？

他很守老规矩，不出一声，只是摁倒了赫叶雅，他很敏捷地扑到了赫叶雅的身上，按着赫叶雅，他不急，像是扑到了野兽的狮虎，先看看周围的环境，再决定它是否吞食

猎物。

他慢慢地谛听了一会儿，再没有声音了，没有人注视他，没有人关心他是不是与赫叶雅的亲热，他才决定再继续做下去。

赫叶雅觉得出，他是与女人亲热过的，这么说，他就是二个有妻子的男人了，她心里涌来一阵子委屈，但委屈有什么用？在族里任何男人都有权利做她的男人，而不是她的丈夫，因为她是吉利吉思的妻子，她永远都是吉利吉思的妻子，而不是这个人的妻子。他有没有妻子，与她有什么关系？

他很温柔，他先是抚摸着赫叶雅的手臂，从她的手肘摸起，一直摸到了她的手指，一根一根地摸。他很满意，因为赫叶雅没挤过奶，也没干过粗活儿，她的手指是纤细的，很嫩而且有活力，她的手指也急，在急急地呼应着他，一切都进入正常就好了，所有的呼应都是急迫的。他的手再来摸赫叶雅的乳，他很高兴，那乳像是哺乳期的母牛一样饱满。他有些兴奋了，那是出乎意料的，虽说看到了她的胸很饱满，但男人都惊异她有如此饱胀欲飞的两只鸽子。

男人与她亲热，他越来越激动了，他浑身因急躁出了汗，他的身体在一步步舒张，从他的低吼声里听得出那是一只野兽久久困顿后的叫喊。

赫叶雅也情急了，她再一次进入了快活中。

忽地她流泪了，这个人只能是她的男人，不会是抽打她的丈夫了，她失去了吉利吉思与忽儿毕，她会不会很后悔？

赫叶雅用心体会那个男人的亲热，他因为不知道她的心意如何，不知道她是不是真正很快乐。便有些迟疑。再加上他是知道她是部族的首领，心里对她有些畏惧，他就再也不是那吉利吉思打女人支使女人的厉害男人了，他只是一个要听从赫叶雅吩咐的手下，是吉利吉思的一个汉子！

他想说话，但他不能说话，没有语言的交媾是沉默的，只有手、身体的各个部分都

会说话，那交媾才是甜言蜜语的。柔情似水的，他不会这些，他也不懂得这些。

## 第十章 围杀西辽

耶律重恩知道他成熟了，他成了一个恶人，能运筹帷幄，能带领千军万马冲出重围，一直再建西辽。他能像一个枭雄一样，杀人，使诡计，能称霸天下。重要的不是有没有十八皇族，而在于他是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西辽王。

他命二十万大军站成四圈，他要讲话。

大兵有了衣服，有了军饷。有了士气，也有了西辽王的八面威风。

他大声说道：“我们曾有过黑汗，那是我们的占地。后来我们丢了，因为没有军饷，没有那批珠宝，我们无援无粮，只好去攻回鹘、甚至西夏！”

士兵们流泪，他们死了多少弟兄？如今再想起那些兄弟们，他们热泪滚滚。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我们要再占黑汗，只有那一块土地，才会是我们西辽王国！”

二十万众一齐听着耶律重恩的话，他们知道西辽王自从抛弃了倩倩姑娘，他成熟了，成了一代枭雄！

耶律重恩大声道：“我们要立国，我告诉你们，我就是西辽王，我就是西辽王！我们要建起我们的宫殿，要建成我们的家！你们都是随征的战士，你们都苦了十来年，你们都得成家，都得有职位。为了这个、我们冲回去，一路无论谁来拦我们，杀了他！我原来想在中原图发展，看来我错了。我们得回去，从黑汗那里出发，占于阗，夺吐蕃，我们会有一个强大的西辽！”

众勇士欢呼，西辽王再不沉湎于酒色，他们有希望了！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我命令，萧雷与耶律苦奴为先锋，冲向黑汗、一路上斩关夺将，有人阻拦，杀了他！如果敌方投降，就封他做原官，但得派兵守住那城池，那是我们的

地盘了!”

众人吼道：“我们的地盘，我们的地盘!”

大军出发了，耶律重恩对苦奴说道：“你得小心，慢慢走，不要被人包围，且记着，如果有人攻你，只要守住，吹号角，我自来援你。”

耶律苦奴听命，他与坐在车上重伤未愈的萧雷一议，大军还是沿着边境向西夏移动。如果能向西夏借道，就会赶得快些。

莫奴生坐在屋子里，他对着乌雅与青青跪着，两个女人此时都不理他，夜里青青欢乐了，允许乌雅替她拿捏，再以后她便离不开乌雅了，夜夜要乌雅来替她拿捏，再就少对乌雅生气怒骂，只有时恨恨地看她。也有时她心境好了，允许乌雅与莫奴生在一起，乌雅在夜里搂着莫奴生，莫奴生对她悄悄说着情话，说得很疯。乌雅不说话，只是紧紧抱着莫奴生，流泪，不尽地流泪。

莫奴生就吻她的泪水，嘴里吞吃着她的泪水，疯狂地与她相爱。有时两人在一起，从夜里到天明，都在无尽无休的爱恋中。当天亮时，青青起来了，她大声在外面弄东西，弄出很大的声响来，使他两人在梦中惊醒。

乌雅推莫奴生，莫奴生睡得沉沉，乌雅推他几次，都推不醒。青青弄东西的声音更大了，间或有撞砸的声音。看来青青大是醋意，不愿意他两人睡一个香香的早觉。乌雅推醒了莫奴生，她的大大的眼睛有些惊恐，他不解地看着乌雅，乌雅推他、指指外面，示意青青正在砸东西。。

莫奴生不愿意起来，但他得爬起来。就是健壮如他一般的男人，也经不住乌雅那疯狂的爱抚，那带泪水的爱抚有无限的亲切，又苦又涩，又甜又咸，令莫奴生恨不能给予她自己的一切。

莫奴生跪在两个女人面前，如今两个女人都是泪水盈盈，她们忘了互相间的仇视与不满，一人扯着莫奴生的一只手，她们用眼光，用女人的一切挽留莫奴生。

乌雅的眼里有泪，她轻轻地抚摸着莫奴生，她苦尽甘来的日子并不多，自从青青日渐离不开她，青青看她的眼光再也不是恶狠狠的了，青青有时看着她，目光凝视在她的身上，那目光有些发呆。

青青扯着莫奴生的手臂，她也哽咽，她有时恨自己，过去的自己不是这样子的，为什么一见了男人，一见了莫奴生就恨恨不已，一心与他争吵？莫非是那一次卓书再给自己动手术，留下了什么毛病？她恨自己，为什么不能让莫奴生爱自己？当她夜里看着莫奴生时，忽地看到莫奴生的眉头是紧皱的，他在梦里喃喃叫着：“我……我不去，乌雅，我不去她那里。”

她的心碎了，乌雅在莫奴生的心里，青青还有什么位置？在莫奴生的心底，她是没位置的。

青青说道：“莫奴生，你不去好不好？黑汗早就亡了，扎德布也死了，只有一些黑汗人，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了，你何苦再去为黑汗卖力？”

莫奴生不语，他看着乌雅，他愿意听听乌雅怎么说。

乌雅的眼睛会说话，她默默地祝祷，愿为莫奴生祝福。她不愿意莫奴生去，但莫奴生做什么，必有他的道理，她不会拦莫奴生。

莫奴生看着两人，他才尝到了甜头，两个女人势如水火，如果不是乌雅有心，他还会受罪，受青青嫉妒心的罪。

莫奴生说道：“我必须去，我的眼前晃着莫揭与须跋的脸，他们震怒，要问我为什么没杀死耶律重恩？我要杀死他，我一生最后的一个愿望就是杀死耶律重恩！”

青青说道：“在二十万大军中，你要杀死一个西辽王，哪里有那么容易？你还是死了心吧？”

莫奴生摇头，说道：“青青，我一切都会听你，只有这一件事我不会听你的。”

两个女人轻柔地揉着他的肩头，莫奴生体会着妻妾的一片爱心，他明天起程，在干

军万马中杀耶律重恩。

“你能杀了他吗？”

他不知道。

“他会不会杀了你？”

他也不知道。

两个女人把他从桶里扯出来，替他擦身子，他一身肌肉，是一个精壮的男人，是一个成年男人。

乌雅与青青贴着他，他的身前是青青，身侧是乌雅，他已经不觉得有什么不习惯了。

他再躺下，在床上看着两个女人，她们一边跪着一个，像看不到对方，两人的目光一齐盯着莫奴生。

青青说道：“我有一句话，很久就想告诉你。”

乌雅笑一笑，她像是知道青青要说什么。青青说道：“我要告诉你，我很爱你，你住在我屋里的时候，我就爱你了。我对我自己说，他是我爱的男人。但那时你只是一个梦，可能明天就买到了粮。你明天就会走了。我那时最大的愿望，就是你买不到粮。或者是晚些时买到粮。”

莫奴生看着她，心里也生出十分的爱怜，青青为他，受了多少苦？他轻轻抚摸着青青的头发，一言不发。

乌雅说道：“我愿意跟着你，如果不怕拖累你，我就跟你去杀耶律重恩！”

青青踊跃，大笑道：“乌雅，你说了算不算？如果你和我的汉子死在耶律重恩的军中，你怎么办？”

乌雅说道：“我也死，我早就该死了！”

她的眼前隐隐现出那片大沙漠，耶律重恩的军队在那里，卓书曾带着她与乌苏过罗布泊，她几乎死在那里，乌苏没了，她的尸骨埋在罗布泊。似乎她的黑洞洞的头骨里只

有两个洞洞，那洞里就是乌苏不肯闭着的眼，就是乌苏无依无靠的魂魄。

青青说道：“如果你死了，我不再与男人在一起了，我要去找卓书，让他再为我做一次手术，如果他不做，我便杀了他！”

莫奴生伸出两条手臂，紧紧抱住她们，说道：“我的一生很幸运，有了你们！”

他流泪了，想到了黑汗国的那座毡帐，那里面有个长发女人，她叫乌娜，她一心爱莫奴生，她死了，她的坟前长出了青草，她头骨里长出鲜花了吧？

两个孩子……对啊。他还有两个孩子。他对青青说道：“青青，我要死了，你照顾那两个孩子，告诉他们，我不是一个胆小鬼！”

青青抚摸着他的胸，说道：“你是好人！”

三个人头一次很和谐地相爱，乌雅是胆小的，她有些羞涩。青青叫道：“臭丫头，他是你的老公，你怕什么？你对他好一些！莫装假瞎子！”

乌雅不能很放开，青青嘲笑她：“弄什么啊？你与他两人在房里，也那么假虚虚的，伸手啊，伸手出去啊，是么？”

她噗哧一笑，笑得乌雅胀红了脸，叫道：“青青姐！”

青青羞她：“不害羞。谁是你的青青姐？谁是啊，你说，你大还是我大？”

乌雅说道：“你大，你总比我大。”

青青可不管那些，她骑着莫奴生，说道：“你是一个男人，不是一匹马。要骑马，我得找一匹好马来骑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是个好男人，不是一匹好马。我要的是一匹好马。”

乌雅说道：“你那么有本事，为什么不去放马？”

三个人都大笑。莫奴生说道：“如果我不去报仇，我们便可以找一个无人居住的地方，好好过一生。”

青青大笑，拍手道：“骗小女孩子时，都那么说，如果不能怎么样，便会一生一世

与你相厮守，感动得小女孩子一脸泪水，屁！”

乌鸦也笑，三人再复欢乐。

再卷过一阵子狂欢。

莫奴生躺在乌鸦的身上，说道：“你们莫去了，我去杀耶律重恩，他的勇士很凶恶，如果我回不来，你们自要照顾自己。”两个女人躺在床上，让莫奴生姿意欢乐，她们也知道，也许他会一去不返，那时她们再也找不到一个能心疼她们的男人了。

青青咬牙，咬着莫奴生的胸肌，正把那胸乳咬在口里，她流眼泪。叫道：“莫奴生，你别怕疼，你别怕疼！”莫奴生真是疼，他的眼泪就流出来了，青青流泪说：“你得记住，有一个女人的心扯着你。”青青再叫道：“乌鸦，来啊，来，来咬他啊。”

乌鸦看着莫奴生，不肯咬他，她看得出，莫奴生很是疼痛，他的泪水都流出来了，她怕他疼。

青青摁着她的头，说道：“你不咬他，男人会忘了你。”乌鸦无奈，在莫奴生的胸上轻轻地咬着，满是情意的咬着，莫奴生更是流出了泪水。

青青把他扯起来，叫道：“乌鸦，替他穿衣！”

乌鸦咬着唇，轻声说道：“你替他穿吧。”

青青骂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，你福大命大，走过罗布泊都不死。你替他穿衣，还能保住这个男人。”

乌鸦咬着嘴唇，替莫奴生穿衣。莫奴生的手里始终扯着青青，他的眼睛瞪着，看着乌鸦，像是要把乌鸦记在心里。

莫奴生走了，他顶着风走了，他对两个女人再也没说一句话。如果他真的死在了耶律重恩的大军中，他不会再回来了，如果他不死，两个女人的一生便会幸福。

她们两人一个瞪眼看着他的身影，像是要把他的身影印在心里。一个低着头，泪眼婆娑。



耶律重恩看着，帐内有三个女人，她们跪在他的面前，为他按摩脚，他的脚很疼，在马上骑得久了，他的脚便疼。

三个女人都是抢来的，她们不敢抬头看耶律重恩，只是低着头替他拿捏脚。

耶律重恩挑起了那个女孩儿的下巴，问道：“你十几岁了？”

女孩子低声道：“十六。”

耶律重恩捏一捏那女孩子的乳，说道：“看得太多了，枣儿熟透了，急不急？”

那十六岁的女孩子脸儿通红，说道：“大王说什么，我不明白。”

耶律重恩开心地大笑，说道：“怎么不明白？你不知道这是两只枣儿吗？”说罢哈哈大笑。那两个女孩子一个在笑，一个只是更深地低着头。

耶律重恩知道他是掌握这三个女孩子生杀大权的人物，他轻声说道：“你来，帮我揉她！”

那女孩子平时一定是一个羞涩的女孩儿，不敢应声。他扯过来那女孩子，像是扯一条小狗，轻声吼道：“如果你不听我的，只能一死！”

那女孩子像是揉面一般，搓揉那女孩子，耶律重恩放声大笑。

他大笑道：“倩倩，你有什么得意，你只是一个用过的旧物，我这里有新鲜的玩艺儿，我还不曾享用，哪里会想着你？”

耶律重恩正在享受，莫奴生在暗夜里来到了营帐。他听一听声，没有人。只有巡夜的兵士在悄悄来去。他抽出了刀，听得那兵士说道：“大王得了三个新人，这会儿正在快乐呢。”一个老兵道：“你胡扯什么？要是大王能快乐，带我等夺得国，我便有了家，那时我也会有一个好看的老婆。”那年青的士兵笑笑，说道：“你也可去抢一个，看谁敢不听你？”两人大笑，那些巡夜的兵士都笑那老兵，老兵正色道：“我只要一个老婆，又不是多，她凭什么不听我的？”

众兵士都笑。

莫奴生趁他们说笑，摸了过去。

他找到了中军帐。耶律重恩正在里面，莫奴生听到了他的笑声，他如今是一世枭雄了，听他笑声，分明有十二分的得意。

莫奴生拔刀而出，冲入帐内。

唰唰唰一连十几刀，他砍出去，直扑耶律重恩！

耶律重恩正在淫乐，他抱着两个女孩子，要一个女孩子托着他的屁股，他的身子便在空中，与那一个女孩子淫乐，但见一人扑来，刀风厉厉，直砍他头上！耶律重恩手里抱着一个女孩子，身后有一个女孩子在抱着他，他哪里使得出劲儿来？他只是一推，把手里的那个女孩子推向刀头，只听得一声惨叫，血溅人飞！再扑来刀声，他身子一转，竟把身后的那个女孩子扯起来，嚓地一刀，那女孩子的头也跳出去，直落地上！

只剩下了一个女孩子，正躺在耶律重恩的身前，乐得滋润，忽听得人一叫，便满身都是鲜血，那血色吓得她一叫。便昏死去。耶律重恩看莫奴生的刀再挥，便扯起了那女孩子，一扯便把她的身子扯向莫奴生，他一扔，那个女孩子的头也飞出去了。

莫奴生一连十几刀，刀刀不空，竟把那三个女孩子都砍得身首异处，他吼道：“耶律重恩，你想得美，你占不得黑汗！”

耶律重恩大笑，叫道：“来人！”

来了十几个勇士，都是在帐内吼叫，叫道：“杀，杀！”

他们也十分骁勇，杀向莫奴生！

莫奴生大叫道：“只杀耶律重恩，挡我者死！”刀再闪，人再僵仆，十几个勇士倒下三五人，其他人再护着耶律重恩，叫道：“大王快走！”

莫奴生再砍死两人，身子一闪，闪出帐外，再看那耶律重恩，哪里有他的影子？

只听得有人叫吼，火把闪烁，人都齐齐站在帐外，看着莫奴生，叫道：“莫走了反贼莫奴生！”

莫奴生厉声喝道：“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！你等要灭我黑汗，只是梦想！”？

就见到微笑而立的耶律重恩大笑，说道：“莫奴生，你忘了，无德者必亡！你那黑汗才是众国里必亡的一国，无道的黑汗国君已死，你再也找不到一个有德的黑汗国君了，你也得像须跋一样，必死我手！”

莫奴生喝道：“耶律重恩，你也是江湖人，我要与你单打独斗！”

耶律重恩大笑，他傲然道：“我不会与你单打独斗，你只是一勇之夫，我是大辽国的国君，为什么要与你动手？”他扬头哈哈大笑，笑得十分狂傲。

他再也不必与那些江湖客周旋了，他是大辽国的国君，一声令下，夺城得地，杀人数万，都是眨眼间事，他怎么会与莫奴生动手？

他一挥手，叫道：“莫走了这个狂人，他要刺杀大辽王，必杀无赦！”

## 第十一章 血肉之躯

莫奴生的刀卷了刃，他虎吼着，扑向眼前的军士。在他眼前，闪着那两个美艳的女人，她们那闪着光的眼睛盯着他看，盼着他归去。

他是莫奴生，是她们必爱的男人。

他扑向一个勇士，那勇士一声喝吼，一枪刺来，正刺莫奴生腿上，他叫道：“我杀了他，我杀了他！”正吼叫着，忽地咽喉一凉，咽喉向上射出一股血箭！他仆僵在地，再也叫不出声来，他的身子打了一个旋儿，眼睛在上，他临死时兀自看到了莫奴生的眼睛，那是血红的眼睛！

莫奴生瞪眼看着远处，那是耶律重恩，他正站在一辆车上，看着莫奴生，他叫道：“谁杀了那个疯子的勇士，赏他一千两银子，封他百户长！”

勇士们吼喊着，扑来。

莫奴生的手粘住了，手里都是血，血津津地染在他的臂上，流淌下来。他嘶声而叫，刀劈死了无数人。可耶律重恩离他太远了，他嘶声叫道：“耶律重恩，我要宰了你！”

但耶律重恩大笑，叫道：“莫奴生，你只是匹夫之勇，你愿意不愿意做我的降臣，如是你愿意，我便挑了你的脚筋，让你去黑汗，令你站在街上，让黑汗人看他们的第一勇士是什么模样！”

莫奴生怒喝道：“你下来，莫要做一个缩头乌龟！”

耶律重恩笑道：“莫奴生，我再也不是一个打打杀杀的江湖人了，你要我与你动手，那是不可能的。”

耶律重恩喝道：“用箭射他！”

身前身后都站满了兵士，他们挽起了强弓，对着莫奴生！

耶律苦奴叫道：“莫奴生，你听大王的令，早降了，还有一条命在，你降不降？”

莫奴生挺直了身子，他好累，此时他才知道，他一个人来闯西辽军营，太过单薄了，他不能抵得住那成千上万的大军，只能死在这里了。西辽军的兵马一踏，也会把他踏成肉饼！

他看着远方，那里有两个女人，她们两人一定是依偎在一起，等着他回去。

如果他能回去，一定要与她们去一个小村子，好好过日子，那时他会抱着两个女人，一生一世再也不拿刀。

可他知道，他回不去了。

他再吼一声，扑向远处。

他离耶律重恩只有几十步远，耶律重恩的脸面也看得清清楚楚。

他要杀向耶律重恩，哪怕只用他手里的刀砍在耶律重恩的臂上，也令他一生无恨！

他扑倒了一个人，再挺过去，掌击在一个人的胸前。那人吐血，喷血而退。

他要赶到耶律重恩的眼前，他的腿有些滞，他对自己喝道：莫奴生，你是黑汗第一

勇士，耶律重恩算什么，你一定要杀了他，要杀了他！

他扑到了那勇士眼前，看到耶律重恩的眼前再闪出几个勇士，他们用厚厚的胸膛护着耶律重恩！

莫奴生嘶声而呼：“耶律重恩，你站出来，你是婊子养的，你站出来！”

耶律重恩只是大笑，根本就不露头，他呼叫道：“不要杀死他，要活捉他！”

勇士像是风一般卷向莫奴生！

他狂向那人扑去，一刀劈向那人！但那刀突地像是变了，像是一条木头，劈折了，只有一块刀把在他的手里。他再一扑，那人的枪便刺在他的腰间！只听得扑一声，那声音很是嘶哑，他的身子挺了一挺，身体像是一阵刺疼，更无法挺直。

他听不到声音了，只看到一双脚慢慢移来，那人是耶律重恩，他站在眼前。

耶律重恩的脸相很是可恶，他在笑，一种恶意的大笑。

他蹲下来，说道：“莫奴生，我记着你的模样，只像是一只猴子。你听过倩倩说吗？她养了一只猴子，你也像我养的一只猴子，我要拿你到黑汗去，养着你。让黑汗的人看一看。他们的第一勇士是什么样子！”

在伊宁城里，数千人站在风中，看着西辽王押着一个叛贼来示众。那人的头发长长的，在囚笼里，大声嘶叫：“我是莫奴生，我恨不能杀了耶律重恩！”

黑汗人都知道莫奴生，他们看着他，流下了泪水。

黑汗人都像莫奴生，西辽怎么能灭了他国？

身边押着他的人一会儿拿枪一刺他的腿，叫道：“莫奴生，你要死了！”

莫奴生大叫道：“那个耶律重恩只是一个辽狗，他会灭了我黑汗，但灭不了我的志气！”

在台上，站着须发猎猎的莫奴生，他看着远方，那是乌娜与他的帐篷所在处，那里有乌娜的坟。他与那两个孩子站在乌娜的坟前，对着乌娜说过知心话。后来他走了，在

扎陵湖畔看到了须跋，须跋不杀他，放他走了。如今须跋与扎德布都在盼着他。他们在等他。

监斩官叫道：“有人叛我大辽王，我王下令杀他。今后但有叛我西辽王的人，定斩不赦！”

民众拥着向前，监斩官吼道：“有敢上前者、杀无赦！”

莫奴生看着台下的人，他忽地看到了两人，那是两个身着白衣的女人，她们扑向前来，那是乌雅与青青。

青青叫道：“杀，杀！”

乌雅的功夫不及青青，她在身后，叫道：“杀人，杀！”

两人扑向台前，那监斩官早料到了有人会劫场，却不知道会是两个女人，青青的暗器早就招呼到了那刽子手，一粒暗器正打在他的脸面上，他一声不吭，便倒地而死。

青青手里握着暗器，叫道：“乌雅、你莫非是一个死人，快来！”

乌雅的气力不及她，更没有那一手暗器功夫，便只能向前猛扑，叫道：“我来了，救他，快救他！”

莫奴生忽地眼里满是泪水，他头一次恨自己。他害了两人，害了两个女人。她们来救自己，岂不是飞蛾扑火？

他看着青青，想着从前他对青青的仇视，不由心里百感交集，他轻声喃喃道：“青青、青青！”

那监斩官从乱中醒来，叫道：“放箭！放箭！”

一阵子乱箭射去，正射在青青的腿上，她一声叫。便跌下去。

乌雅没冲到台前，便被人拿住。她叫道：“莫奴生，我愿意一死！”

莫奴生不愿再看了，他闭上了眼睛。

有人大笑，说道：“大王有令，要是有人来劫法场，便看看是男是女。如是男人来

劫，便一律杀头！如是女人来劫，就把她们带回去，那个莫奴生也不必砍头了。”

待得青青再醒来时，她看到的正是一座大大的宫殿，在殿上，有一些女人屈膝而跪，在那里吹吹打打。后面的纱帐里，有一个男人斜着身子躺着，他看着青青，说道：“听说你与莫奴生成了夫妻，不知是不是真的？你不知道，他也是你唐门的仇人？”

青青呸地吐他一口，骂道：“耶律重恩，你不是人，只是一头野兽！”

乌鸦躺在门前，她的嘴在流血，腿伤了，再不能走动，只能向前爬。她爬着，向青青爬去。

耶律重恩大笑，指着乌鸦说道：“听说你有一种本事，能令男人动情，一世一生也离不得你。你何不对我施一下你的法术，让我也好好体味一下？我不嫌你是一个用过的女人，你要跟我，我保你做一个妃子。”

乌鸦呸一口，吐了他一下，骂道：“你只是一个畜生。哪配我替你按摩？”

耶律重恩笑说道：“好啊，你不愿意是不是？你看看，他是谁？”

从外面推进来了一个人，是浑身是血的莫奴生，他挺立着，叫道：“耶律重恩，你要杀便杀，你拿两个女人使威风，算什么本事？”

耶律重恩大笑，说道：“莫奴生，我拿女人做本钱，还是你教我的。你在唐门，为了粮食，就住在人家唐青青的闺房里吗？你那时就把一个黄花闺女给弄了，你当我不知？”

莫奴生怒喝道：“耶律重恩，我看你像一个人似的，你拿女人做戏、算什么？！”

耶律重恩狞笑，他拧着乌鸦的脸，说道：“你真当你自己是一个冰清玉洁的女人？你先跟了那个野兽卓书，再又跟这个莫奴生，你也是人尽可夫的臭货！”

乌鸦冷冷看他、疼得眼里流泪，一声不吭。

耶律重恩大叫道：“乌鸦，你要肯替我按摩，我便饶过你，还封你做我的妃子。你看他，一脸倒霉相，哪像一个第一勇士，只是一条丧家犬，你还跟他？”

乌雅笑笑，说道：“耶律重恩，我就是给狗按摩，也不会给你按。”

耶律重恩再看看青青。说道：“你学一身本事，要对付哪一个？你是不是要对付卓书啊？你看你这样子，让卓书弄得满身都是伤疤，我看你一个美女，生生可惜了。不如你再去找卓书，卓书那个狗性，他或许会再抱抱你。我可是不愿意啊。你看看那些美女，都是大王的，我要她们，她们便得来奉承我。我要她们做什么，她们敢不做吗？过来，好好侍候大王！”

真的有一个美女放下手里的箴栗，过来抱着耶律重恩的脚，吻他的脚。

那美女冷艳，青青忽地笑，说道：“她只像一块冰、要不要我与乌雅亲吻一下莫奴生，给你看一看？”

耶律重恩知道，青青一向最是稳重，怎么她这么不在乎？他看着青青，说道：“请吧。”

青青扯着乌雅，乌雅说道：“要他看什么，他只是一只兽。”

青青硬扯着乌雅，她的腿不便，在地上拖着，两人到了莫奴生面前。

莫奴生闻到了两个女人的气味儿。他忽地睁开了眼，说道：“对不住。”

乌雅笑了，她笑得满脸都是泪。青青说道：“对不起？你对不住我吗？还是对不住乌雅？”

莫奴生的泪水先流下来，他说道：“我本来不配有女人的。”

青青掩住了他的嘴，说道：“胡说。胡说！你这样的男人不配有女人，像他那样的臭男人才配有女人吗？你看他哪里是有女人，他只有一段一段的木头，你看莫奴生的女人！”

她抱着莫奴生的头，说道：“我们救不了你，我们救不了你，我们能与你一起死。”

乌雅也笑，她在一旁，手抓住莫奴生的手，说道：“是啊，是啊。”

她与青青一样心思，决不能让那个耶律重恩看轻了，她们都是莫奴生的女人。



青青大声道：“我们是黑汗第一勇士的女人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莫奴生点头，他是黑汗第一勇士。但他再摇头，他死在耶律重恩的手上，怎么能算是黑汗第一勇士？

乌雅哭了，说道：“莫奴生，你是，你痴心不改，你是黑汗第一勇士，你是！”

耶律重恩啪地打了一下耳光，打得乌雅一趔趄，青青说道：“乌雅，你被狗踢了一下。”

乌雅大声道：“不错，我被狗踢了一下。”

两人扶着莫奴生，再站起来。

耶律重恩的血热了，他恨声道：“你们两个都是死人，我要杀你们，你们必得一死！”

乌雅说道：“死就死，你拿死吓谁？”

耶律重恩恨恨，他抓住了乌雅、大声道：“我先掐死你！”

乌雅的气息越来越弱，她看着莫奴生，手也软下来，她轻声说：“我要先走了，莫奴生，我愿意跟你……”

耶律重恩掐着乌雅，忽地大笑起来，说道：“唐青青，莫奴生，你们是我的亲人，我与你们的妹妹倩倩是夫妻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与她是好夫妻，我把她给扔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青青恨声道：“你早晚不得好死！”

耶律重恩大声道：“我建起了大辽帝国，你知道不知道，我要在下月登基，那时我要你来观礼。”

耶律重恩看着莫奴生。说道：“莫奴生，你成了丧家犬！”

莫奴生恨声道：“耶律重恩，你才是丧家犬，你要杀我，便杀好了。”

耶律重恩大笑，说道：“把他的两个女人扯过来，我要奸给他看！”

莫奴生闭上了眼睛，他以为他能听到青青的叫喊声，但青青只是咬着牙，竟连声也

不出，她只是恨恨地看着耶律重恩，青青对着莫奴生喊道：“莫奴生，你当你老婆正在玩狗，你当你老婆正在玩狗，你听见了没有？”

莫奴生恨恨，他瞪眼看着，目眦尽裂，他干呕似地喊，但只像一只兽般地嘶声咆哮，发不出大声来。

乌鸦扯着一条伤腿，扑向耶律重恩，她恨道：“我原先只以为那个卓书是只野兽，谁料得到你耶律公子更是一个畜生！？”她身子不便，待得扑到了耶律重恩的床前，竟是气喘不已，她扯着青青的腿，要把她扯下来，无奈耶律重恩正兽性大发，怎么会放过青青？他狞笑道：“青青，你妹妹确是一个能人，我与她欢乐，夜以达旦，无奈她不愿再侍候我了，你来侍候我、也是一样。”

青青呸一口，吐在他的脸上，说道：“你只是一条狗，我只当是一条狗爬在身上，臭不可闻。”

耶律重恩自从在军中奸了那些女人，便变了性情，他此时看青青，确是兽性大发，他再扯过乌鸦，说道：“你能替那个卓书按摩，你也能替我做。你要不做，我打死你！”

他扯着乌鸦，便把她扯到了床上。那乌鸦的腿兀自在流血，他看也不看，大声道：“你干不干？”

乌鸦骂道：“你算是什么东西，我就是替卓书公子按摩，也不会替你按摩，你砍去我的两只手，我也不干！”

耶律重恩很是神往，他说道：“听说得你的一双手一抚摩，男人忘了忧愁，女人忘了嫉妒。你能有那么大的本事？”

乌鸦骂道：“耶律重恩，你只是一头狼，我恨不能杀了你！”

耶律重恩笑笑，拿她不当一回事，说道：“你不必那么在意，你要是替我按摩，我便放过你。不然你有何用，岂不是像这莫奴生与青青，用过了，我非得扔掉。”

他忽地打青青一个耳光，骂道：“臭婊子，你敢看不起我？你倩倩有什么了不起？”

你只是一个臭婊子，一个臭婊子！”原来他想到了倩倩，竟把对倩倩的仇恨全都发泄在青青身上。

莫奴生恨声道：“耶律重恩，我从前看你也像是一个人，这会儿你不如一条狗！”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我做人那会儿，凡事都堵心，如今我一做狗，做什么事儿都是顺心，你说，是不是上天也要我耶律重恩做一条狗？”

他呼喊道：“来人！”

来了三个女人，她们是很娇嫩的、都是不足十几岁的毛孩子，三个女人伏在他的床前，身子瑟缩。耶律重恩大声道：“你们是谁的奴才？”

三个女人齐声说道：“我们是西辽王的奴才。”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好了，起来，来侍候大王。”

三个人很踊跃，她们知道，如果再像刚才那样子，她们会被耶律重恩赐死的，她们才十几岁，决不愿意死。

青青、乌雅、莫奴生三个眼睁睁看着他，像条饿狗，蚕食着那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儿。

## 第十二章 复仇之箭

天大亮了。赫叶雅借着透进帐来的天光，看到了她眼前的那个男人。他是谁？不是那个扎努，不是一个刚强健壮的男人，他的脸上满布着皱纹，他是一个老人，是一个很有些疲惫的老人。她怎么就忘了，他不能与她一夜一夜地淫乐，他不能与她再那么疯狂地缠绵，他是一个老人，便只能与她那么勉强地做爱，再昏昏而睡。

赫叶雅突然满面是泪，她知道，她被那些吉利吉思的部族首领们玩弄了，他们恨她，恨她用自己的身体得来了这块水草丰美的土地，恨她用几句话便把他们十几年的辛苦

也办不到的事儿轻松解决了，他们所以给她一个老人、做为对她的奖赏，让她一辈子都尝一尝这老人的滋味儿。

他们告诉她的是，你也是一个老人了，你再也不要像一匹发情的母马，到处去跑骚了。

赫叶雅看着他，老人睁开了眼睛。

当他看到了赫叶雅明亮的目光时，他害怕了，对着赫叶雅跪下了，说道：“首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抓到了那一条有刻痕的马鞭梢儿。”

赫叶雅爬起来，她的如奶似玉的肌肤昨夜里被一个老人抚摸过了，她还那么沉醉，在想着那一个男人会是谁，是不是扎努，是不是那十个首领中的任何一人。如今忽地恍然大悟了：他们十个人谁也不会碰她，因为他们是十个人，要哪一个人来碰她？

她依在那个老人的身上，老人的胸是塌的，她轻声说道：“昨夜里你还鼓起勇气，对我捉弄了一回？”

老人嗫嚅着：“是我，是我……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你怎么不呆在那帐边上，你怎么敢来碰我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你是部族选来的，你就敢来碰我？你不怕我杀了你？”

老人一脸苦相，嘴都哆嗦，叫道：“不是，不是我……”

赫叶雅大声道：“是不是你碰了我？”

老人低下了头，他昨夜壮着胆子，进了赫叶雅的帐内，他也是借着一点酒劲儿，要他今天早晨来，他说死也不敢来。

老人忽地跪下，一劲儿地叩头，说道：“首领，我不敢了，你放过我，你放过我，好不好？”

赫叶雅看着他，忽地怒道：“你只配舔我的脚，你去舔我的脚！”

那老人无奈，只好去舔赫叶雅脚。

赫叶雅的心里忽地一下子沉到了最深处，她心道：我做吉利吉思部的首领，有什么用？他们不会信我的，我就是帮他们得到了一切，又有什么用处？莫不如我就走了，一走了之。看吉利吉思的一群笨蛋能怎么样？

但她看着那老人，他正偷偷地一边舔赫叶雅脚，一边闭着眼，看来在他的心里，舔赫叶雅脚也是享受。赫叶雅忽地猛醒了，她要报仇，要报粘拔恩的仇，要报她的丈夫的仇，要报她父母的仇，她要杀那个耶律重恩，怎么能不借助于吉利吉思的一群莽汉？

她笑了，对着那个吓得要命的老人笑了，她说道：“你舔得我好痒。”

那老人本来吓得要命，但一听得她笑，便也涎着脸笑，说道：“首领，你要是喜欢年轻的男人，你便找他们好了，我不生气。”

赫叶雅看着他，像是看一段木头。心道：你不生气，我生气，我看着你就生气。可吉利吉思的十个混蛋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。

当赫叶雅走出帐房的时候，她看到了十个人，他们站在她的帐外。她注意到了，他们十个人都握着刀柄。她心里一凉，忽地打了一个哈欠、大声道：“你们起得这么早？”

十个人看着她的脸色。

她是不满意，或是暴跳如雷，或是恨意大骂，或是对他们发威，都不意外。只是不想会看到她的一张笑脸。

难道发情的母马只是空空地跑来跑去，不要公马去侍候她了？

十个人盯着她，只要她骂出一句，便回击她。她要敢出手，必是杀她。

赫叶雅笑，说道：“你们要做什么？莫非你们也是天上的云，地上的雾，说了不算吗？我想问你们一句？你们替不替我报仇？”

十个人都长吁了一口气，不料得这个暴跳如雷的母马也会被降服，他们的心里有些内疚了，他们哪一个不夜里梦寐以求，想得到这个尤物？但他们想来想去，终是知道，他们十个人谁也得不到她，既是自己得不到她，怎么会替她找一个好男人？

大军出发了，他们足有七千人，去偷袭，杀那个耶律重恩。那十个首领都不跟着她，他们不放心她。像是看着吉利吉思的神祇一般看着她。她在马上笑着，对留守的吉利吉思部族人说道：“如果吉利吉思部去打金人，我不会那么感激你们，虽说你们是替粘拔恩报仇，但也是替你们的兄弟报仇。可你们去打那个耶律重恩，那就是替我赫叶雅报仇了，我心里深深地感激。”

众人一声吼喊：“杀了耶律重恩！替首领报仇！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如果我能活着回来，我保证吉利吉思部再得到好处，我能使部族强大，成为蒙古第一大部族、我也有法子使吉利吉思部的领地再扩大，直至他成为蒙古最大的部族！”

众人给她一阵阵欢呼。

老人们再献上酒袋，年青的妻子送上来她们的祝语，她们抚摸着丈夫或是情人的面颊，如果他们的脸颊是热的，他就会再回来。如果他的脸颊是冷的，他或许会战死在疆场。

伊宁城里正在忙碌，几天前就在忙碌了，这是耶律重恩登基的大喜日子，他要做西辽王了，再一次登基，改年号，定王号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十几年跟着耶律重恩打天下的勇士们个个眉飞色舞，他们也有了一个安定的家了，也有许多人有了官位，从此再也不必在罗布泊的沙漠里藏头缩尾了，举国欢欣欲狂。

只有一个耶律重恩不忙，他坐在王宫里，看着下面的人忙来忙去。他有许多的事儿要做，但头一件事就是，他得做西辽王。

他想到了唐思思。

如果她在，如果她未嫁与那个段誉，就封她做自己的皇妃，那有多好？如果倩倩在呢，哼、最多封她做一个嫔妃，再不能让她有更多的恩宠了。她不一心跟自己，那样岂不是太过不去？

十八皇族的人都来了，他们是西辽王的大臣，站成一排，对着耶律重恩一跪，叫道：“吾王万岁、万万岁！”

耶律重恩笑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我还不惯这种跪叩，不如先不做好了。”

那萧雷昂声道：“大王，礼不可废，我们也久不跪拜了，这先习惯下的好，不然到时上殿，没有礼节，岂不令人笑话？”

耶律苦奴一奏道：“大王，王妃定下了哪一个？不知大王有什么主意，还望告诉臣下才好。”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我也不知，这几年都是忙碌大事，也不曾找过女人，更没想到要先定下一个皇妃啊。”

耶律苦奴说道：“伊宁城也有十几万人，莫不如在城内找一找，先替大王定下一个皇妃，那样才好。”

耶律重恩的心里总是想着唐思思，但一想那唐思思也不会跟自己，再说她跟着那段驸，怕早就是段家的人了，再多想她，有何益处？他叹气道：“好，就依卿所奏。”

十八皇族便出去了，他们要细心寻找一个女孩子，要把她带来给耶律重恩看，如果大王看中了，方才能成为皇妃。

待得两天后，十八皇族都上殿来，对耶律重恩道：“大王，伊宁城小，但也有姝丽，小家碧玉、大家闺秀都有，我们寻来了十几个人，看大王选美。”

耶律重恩正闲来无事，他命道：“宣她们进来，我看看。”

果然袅袅婷婷走来了四个美人。耶律苦奴命她们走来，在耶律重恩面前立定。耶律重恩一看，也是吃了一惊，原来伊宁城里真有美人，单只看这四人，便都是玉秀丰美，神韵不一。看那个瘦瘦的女孩子，她那眼睛，真个有无限情话，看得深深的，那一双眼睛凝定瞅着耶律重恩，看得他心跳不止。看第二个女孩子，却是一个丰满的女孩儿，她的一双眼只是看着地下，但她的肩浑圆，双脚那么细，真是令人惊异。看第三个女孩子，

她更是有趣了，像是一个不懂世事的婴儿，只是呆呆看着耶律重恩，说道：“你就是西辽王？”

耶律重恩一看她，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，便笑说道：“我就是西辽王，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？”

那女孩子笑一笑，说道：“他们说，我们来侍候你，给我们家里许多的银子，我们便来了。”

耶律重恩大笑，说道：“银子算什么，只要你侍候得大王心里高兴，银子尽给你家里好了。你怎么侍候我？”

那女孩子茫然道：“不是给大王铺被子，拿茶杯吗？”

耶律重恩更是好笑，知道大臣对那些无知少女都是哄说，他对着那女孩子说道：“宫里的女人，都是大王的妻妾，你要是愿意，你就是我的妃子侍应了，我要你做什么，你就做什么。你愿意不愿意？”

那女孩子看着耶律重恩，心道：看他样子，还算英俊，只是与我的牛哥比起来，还差那么一些。她说道：“我在家里有人的，他是我的牛哥，你不知道，他对我好哩。”

耶律重恩忽地失意起来。看来就是贵如帝王，也不一定能得一个少女的心。他对那女孩子说道：“你不愿意跟我，你不愿意服侍我？”

那女孩子说道：“我不愿意，我以为在宫里会得银子，我会出去跟牛哥好好过日子哩。你说不行，我回家去了。”

耶律重恩一挥手，上来两个勇士，他们抓住那女孩子，耶律重恩说道：“你要不愿意侍候我，便是一死，你愿意不愿意死？”

那女孩子吓得哭起来，说道：“要不去跟牛哥，就跟你大王也好，我不愿意死。”

耶律重恩厉声喝道：“把她带到后宫，我要用她！”两个勇士扯着她去，一路上传来她的哭叫声，耶律重恩看着耶律苦奴，说道：“再选来秀女，告诉她们，要侍候大王。”



她们不听，便赐她一死。”

耶律苦奴躬身一礼，走出去了。

宫内帐帷隐纱，那个女孩子被几个宫女扯住，扔在桶里好好洗了一遍，她再三哭道：“我不敢了，我不敢了，我不想牛哥，好不好？”那宫女对她说道：“你好好侍候大王，要不好好侍候，你一家人都得一死！连你那个牛哥都得一死！”

那宫女吓得噤声，不敢再哭，只是哀哀而泣。

耶律重恩先后看了十几个秀女，也选了三个妃子，一个真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还有一个是大儒牛生衣的女儿，更有一个，是将军胡乡之孙女，削削瘦瘦，偏有姿容。这三个耶律重恩看中了，选她三个做了他的妃子，命那个沈容容做皇妃，她两个是妃子。三人谢恩罢了，便被带去后宫。

待得掌灯时，耶律重恩下了朝，他一路去那沈容容的宫内，他给那宫命名为“思恩宫”，那心意也不知是要沈容容思恩，还是他另有所思。待得他进了那宫，看到宫内早就沉香缭绕，床帐低垂，他呼唤道：“爱妃，爱妃！”

沈容容身体稍胖，天香国色令人看了真是生羡，耶律重恩没来由地也心咚咚跳，他叫道：“爱妃！”

一挑帐帷，看到她身子侧在床上，只是回头看了他一眼。

这一眼看得耶律重恩丢了三魂六魄，他看那眼光，像是湖水，湛湛蓝，只是瞥他一眼。令他心跳不止。他坐在床上，说道：“爱妃，我一心想你，坐朝也坐不住。看来我只能是一个荒淫天子了。”

他一叹息，沈容容说道：“大王何必来我这里？你要做了荒淫天子，我沈容容岂不是对西辽王国有罪？”

耶律重恩笑一笑，说道：“你是我的爱妃，你是我的，我愿意怎么做，你听就是。”

他跳上床，坐在沈容容怀里，沈容容说道：“大王从前不是大王时，做什么？”

耶律重恩不想再说那些过去，他说：“那时东跑西跑。”

沈容容说道：“你是开国皇帝。一定会是一个英明君王，你不会是一个荒淫帝王的。”

耶律重恩得沈容容一伸手，那纤纤手指像是特别细，很长，竟在他的头发里弄，她轻声说道：“大王，你要心里惦念着我，我才有依靠。”

耶律重恩笑一笑。说道：“我不惦念你，我去惦念谁。”

他扑在沈容容怀里，沈容容说道：“慢一点儿，慢一点儿，我不喜欢粗鲁。再说，你是西辽王，何必着急？”

耶律重恩只好不着急，他看着灯下的沈容容，喉如火烧。看她的身体像是暖玉，在灯下隐隐约约，那是美妙无比的胴体，逼得他透不出气来。他盯着沈容容看，这样的美人只应是天上神仙，哪里是地上美姝？

沈容容脱去衣服，轻声一叹、说道：“我从小便天天看我的身子，我想着男人，想着一千回一万回，可是没想到你。”

耶律重恩偎在她的怀里，轻声说道：“我从前是一个浪子、如今我有了你，才有了温暖。”

他笑一笑，看着沈容容，沈容容说道：“人都说你是一个侠士，你是吗？你做过什么事儿？你做过什么好事，你告诉我，我也喜欢。”

耶律重恩不能对她说，他夺城略地时，奸人妻女。不能对她说自己辜负倩倩的情意，答罕与倩倩相亲时，是自己误奸了倩倩。更不能对她说，自己的西辽国是从保四堂得到了银两，得到了衣服的。他轻声说道：“我不能说什么，我是一个西辽王，我会是一个很好的大王。你信吗？”

在夜里，耶律重恩觉得支撑的手臂特别有劲，他的两条臂撑着，让他看着沈容容，那脸面真是千世万代也不会忘怀。美玉皓齿，艳面如花，乌发垂瀑，一笑千娇百媚。他进入沈容容时，轻声说一句：“做一个帝王，就是比做什么都强。”

这一夜，西辽京都不夜，那些从前跟着耶律重恩吃苦的男人都抱着他们的女人睡，他们有的一夜不睡，他们积攒了那么多的精力，一时要发泄出去，他们对着女人，一夜不眠。

铁骑飞奔，那是七千人，他们是吉利吉思部的勇士，他们要奔袭伊宁城，杀了耶律重恩，替他们的首领赫叶雅报仇，替她报杀父弑母大仇！

耶律重恩的身体在轻轻地温暖着沈容容，他在沈容容面前总是觉得有些露怯，他是一个皇族弟子，但他从没真正做过君王。沈容容天生就是一个贵家公主，她一举一动，一蹙一颦，都是那么有味儿，那么文雅，看去十分可人。他耶律重恩做了西辽王，再也不是江湖人了，他不能那么粗鲁，他轻轻地爱抚沈容容。

他轻声问：“这样好不好？”

沈容容抿嘴一乐，说道：“还行。”

他听得她无论怎么快乐，只是轻声地哼，从来不说很好，也不赞他一辞。看来就是耶律重恩这个西辽王，在她的口里也不会再听到一句赞美，耶律重恩忙碌了好久，听得她轻声一吁，说道：“好了。”

他不尽兴，但他只能听她的。她那么娴雅，怎么能不听她的？

她睡了，耶律重恩看着她的脸，看她那睡态，真是千遍万遍也看不够。看着看着，他再来了兴致，他去拨弄沈容容，但她只是喃喃一句：“讨厌！”便回头向壁，再也不理他了。

耶律重恩心想着：对了，我还得那个一心想着牛哥的女孩子呢，我要他们把她放在宫里，我何不去找她？

# 食色男女

## 第一章 雄蜂之死

耶律重恩轻轻起身，他走出宫去，对站在门旁的那个宫女道：“那个想见牛哥的女孩子在哪里？”

那宫女情知皇上是心里想着与女孩子淫乐，就噗哧一笑。说道：“圣上，请随我来。”

耶律重恩走得头重脚轻，像是久睡未醒。那个宫女提着灯，吃吃而笑，说道：“圣上小心，莫要去了还睡不醒。小心美人发怒。”

耶律重恩竟是大起欲心，用手挑着那宫女的下颏，灯下见她，也算是姝丽，说道：“小贱人，要是我与她不尽兴，我再来找你。”

那宫女嘟着嘴道：“圣上还是尽兴的好，不然我岂不是要受罪？”那宫女在前挑灯、带着耶律重恩走、耶律重恩走了几条廊子，心内蓦地想道：这原是伊宁的一座府第，做了皇宫，今后要兴大辽，怎么能以它做皇宫，今后还是得与大臣们一议，再修建皇宫才好。

那宫女带着耶律重恩，竟是心里大起欲心，她手捏着耶律重恩的手，说道：“圣上小心！”

耶律重恩却笑，说道：“你抓着我的手，是要我小心你，还是小心路？”

丫头笑说道：“路没什么小心处，圣上也不是七老八十，何必在意脚下？只是小心你身旁的人，莫叫那几个狐媚子把你的骨头都吞了进去。”

一路说笑着，也颇不寂寞，一直走到了后花园，那宫女笑说道：“听说圣上不得意她，那些宫里的勇士把她关在这里，圣上自去好了，莫非还得我拿灯挑着，看圣上夜战不成？”

耶律重恩笑笑，说道：“你在这里等我，总不能一个大王一人提着灯去找宫人，传

出去太是不美。”

那宫女嘟哝道：“怎么美，一晚上不让人歇着，还得去找女人，怎么也不美。”

此时的耶律重恩竟是再也不想着那个沈容容，只是满心都是偷情之乐，像是在夜里偷偷进了唐思思的房间，那心里紧张，却也极乐。他心道：我是没有宫殿，像那些快乐的帝王，有千间宫殿。几千妃妾，岂不是大乐？只是怎么对那些大臣们说，还得想一个主意。

他摸进了屋，挑着灯，看着昏灯下，那个小女孩子正在睡。她的眉头在皱着。可能梦里正与她的牛哥说那情话。耶律重恩轻轻一摸，那枕衾不冷，心想着，我只是摸着进了她的被窝，岂不是大乐？他悄悄地脱下长衣，钻入那女孩子的被窝。

忽地，那女孩子大惊。叫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耶律重恩用手封住了她的嘴，说道：“轻声！”

她看出了是大王，忽地想到了白天他说过，他是他的人。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：“你找我。你要杀我？”

耶律重恩此时春心荡漾，悄声说道：“你要是与我亲热，我便不会杀你，也不会杀你一家人了，到了天亮时，我还会着人去你家，送他们些银两。”

小女孩子瞪眼看他，说道：“你的银两那么多，送谁一点儿，也没什么。”

但她的身子弯成了一条虾米，只是两膝对着他，身子与他离得远远的，让他好生无味。

他说道：“你愿意不愿意侍我枕席？”

女孩子嘟着嘴，说道：“不是在你这里吗？还得怎么样？”

耶律重恩笑笑，说道：“还得亲近，得身子相贴着。”

那女孩子心也慌乱，说道：“贴就贴。莫非你怕冷？”

女孩子的身体贴在耶律重恩的身上，一股熨贴感传来，耶律重恩的感受竟是与沈容

容不一样。她的身体相依偎处，竟有一种涩的感觉，那是处女的肌肤有些紧张造成的。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你会不会抱着男人？”

那女孩子说道：“我总抱着牛哥的头，亲他的嘴。”

耶律重恩恨恨：我的禁脔，怎么能让那个村野小子动？如果此时他看得那个村野小子在，一定命下人去杀了他。他轻声一笑，说道：“你不要抱着我的头，男人的身子有许多地方能抱的，莫非你不懂？”

女孩子真个不懂，她说道：“你为什么是大王，为什么别人不是大王？”

耶律重恩笑笑，说道：“做大王与做大臣就不一样，大王可以要最好的东西。财宝，女人，好的都是大王的，然后才是大臣的，你明白吗？”

女孩子说：“明白，你最有钱。”

耶律重恩看她，真是一个懵懂女孩儿，哪里经过什么情事，更不懂得风情。与她说话，也是新鲜。

他说道：“我教与你，好好乐一乐。”

耶律重恩早就奈不得了，他扑上去，对那女孩子施暴。

那女孩子竟是不怕，她只是瞪眼看着耶律重恩，看也出了一身汗，竟是忙忙碌碌，她轻声说道：“我爹我娘都是晚上忙，就是忙这个吗？”

耶律重恩大笑。说道：“可不是，他们忙出了你，才有了你给我忙。”

那女孩子看他在身上那匆忙、说道：“你不必着忙，你喘一喘气再忙，你累成这样子，有什么好吗？”

耶律重恩忽地大笑，说道：“你说这好不好？”

他在灯下，用手指挑着那女孩子的面颊，挑逗她的心情。她忽地脸红了。噗哧一笑，说道：“我不跟你说，我不好，我不觉得好。”

当耶律重恩与女人嬉戏时，从来都是女人刚开始时都与他亲热，再过一会儿，那

反应越是激烈，哪里像他这一夜所遇上的两个女孩子，一个是沈容容，好像对一切都不在意，对他也不十分在意。待得他忙完了与她的初夜，她只是淡淡一笑，便去睡了。哪里像他，竟是兴奋得夜不能寐？再有一个就是这女孩子，她竟对耶律重恩说，他忙成那样子，竟是没有什么乐子。

他呆呆看着这女孩子，看她仍是漫漫笑着，看着他，像他的激情并不曾感染过她。

她轻声问道：“你好舒服吗？”

耶律重恩奇怪她竟不如此问，但她下一句话更让他啼笑皆非了：“你与她们在一起，都是做这种事儿吗？”

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。

赫叶雅命人都着便服，先先后后混入了伊宁城。

她看过了那个皇宫，那是一个原来有花园的伊宁府第，只是把后进的几十家房子里的人迁走，再扩成了皇宫，房屋很杂。她对着十首领说道：“我们都着青衣，头系一帕，到时不至杀错了人。记着，若是杀了耶律重恩，便吹哨，我们全都撤走。”

宫门前有一大房，里面都是宫内禁卫，那都是新近召来的勇士，他们睡得正香。

一首领进去，看着两排睡人，心道：要切菜一般切他们的头，也得一些时。但他与身后的几个勇士一示意，他们明白。原来是依吉利吉思部的杀牲法儿，去杀他们。

只见那首领一窜，身子在前，他手里提一把解腕尖刀，一挑那睡着勇士的咽喉。那人正疼，刚要叫喊，身后的人一捂他的嘴，血溅人亡，再无声息。

依着这法子，一直挑过去，足足有四五十人一会儿全都死在那两把解腕尖刀上，挑得那首领的手全都是血。他轻声道：“走；进宫去！”

赫叶雅对着夜空，心里祷告：爹娘，我不曾有一日忘了仇恨。我要杀了耶律重恩，你们助我！苍天助我！

她带着勇士扑向皇宫内！

耶律重恩对这个女孩子越来越有些喜欢了，她不知道那些男女情事，对于一切事都是懵然不知，确是浑璞未凿的一块美玉。

耶律重恩便要教她快乐的法子，她说道：“那不好。”

待得耶律重恩与她做过了，再回头看她，她低着头，竟是不说话。他问道：“你觉得如何？”

她轻声说道：“不很好。”

忽地，她扯着耶律重恩，说道：“我有些疼痛，你能不能抱紧我？像牛哥那样。”

耶律重恩搂紧了她，她的身子忽地一抖，说道：“我很怕，我看到有人，有一排人，都死在睡床上。他们的脖子上都有血，是用刀挑开的，把他们的咽喉都挑破了。”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你做恶梦了？”

女孩子说道：“不是，我从前都是做梦，梦到的事儿，第二天都看得到的。”

耶律重恩有些惊耸，他不明白，哪里再有杀人处，他问道：“你从前都看过吗？”

女孩子低声道：“我只要看过的，第二天一定能看得到，我从前梦见街上有人行走，有人在他的后头打他一棒子，打死了他。第二天我与娘在街上便看到了，这些死人离这里不远。”

赫叶雅的勇士都口咬尖刀，扑入皇宫。他们在宫门处再杀死几十个卫士，就扑向皇宫来。

皇宫的床很大，赫叶雅在门前杀死两个昏昏欲睡的宫女，便扑向那床前。她心里怒道：耶律重恩。你死定了！你死定了！”

她一扑便至，一剑挑开那被子。一刺到底！

应该听到一声尖厉的吼声，耶律重恩的声音她能听得出来。但没有，只有轻轻的一声痛苦的呻吟，她看到了一个全身都着衣服的妃子，她那美貌无比的脸面上有一种很吃惊，很委屈的表情，她看着赫叶雅，不知道赫叶雅为什么要杀她，她说道：“你扎……扎



着我了”

耶律重恩睡不着了，他坐起来，听声音。在宫里并没有什么声音让他觉得会出事。他看那女孩子，是不是她故意耸人听闻？但看样子不像。她还不会邀君宠，还不知道向君王讨要好处，她是一个天真未凿的女孩子。

他再也睡不稳了，他穿衣服，慢慢穿衣服。

女孩子问他：“你晚上不能抱着我睡？”

在她看来，只有让男人抱着的那一会儿，才是最好受的时刻。至于受的其他罪，就得忍受了。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我睡不着。”

女孩子睡意正浓，她说道：“我也睡不着，我只看到了许多人，正扑着要进皇宫。”

耶律重恩忽地扯住了她，问道：“你看到的人什么样子？”

那女孩子眼也睁不开，她说道：“都是青衣人，他们都在嘴里咬着一把刀子，正扑过来。他们都不出声，只是杀人。”

耶律重恩看她昏昏欲睡，不知道她怎么还睡得着。忽地心想：她是说胡话，也许只是一个愿意说胡话的女孩子，我何必太过认真？伊宁城如今已是西辽的京都了，京都内连那些叛贼的家属都拿押了，哪里还会有人敢冲进皇宫里来？但他不能再睡了，他看着这美艳如花的妙龄少女，心道：看着美女睡态，最是撩人。我有二十年的奔波、最后得西辽，也算是皇天不负有心人了。

赫叶雅在皇宫里找来找去，竟找不到那个耶律重恩，她忽地看到一位提灯的宫女，她正坐在墙角那里看着赫叶雅。

赫叶雅说道：“你夜里提着灯、做什么？”

那宫女哆嗦：“我去，我去如厕。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你看，我刀子一挑，你就没命了。你是不是提灯去送皇上？”

那宫女大声叫道：“是啊。我不知道他在哪里。”

赫叶雅回手一刀，正挑在一个宫女的颈间，她身子一委，便倒地欲死。

赫叶雅说道：“你是不是还没有过男人？”

那宫女咬牙，哭腔说道：“没……没有。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你在这里有什么好？你要是告诉我，耶律重恩在哪里，我便带你走。”

那宫女看着赫叶雅，一时不明白带她走的意思。赫叶雅说道：“我要杀了他、那时你就是大功臣了，你愿意在我的勇士里挑谁做你的男人、随便你。”

那宫女仍不出声，赫叶雅一努嘴，身后一个勇士提着一个宫女，问道：“你知道不知道西辽王在哪里？”

那宫女尖声说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我睡着了，大王在宫里，与沈娘娘睡一处。”

勇士回手一刀，断了那宫女的头。

这宫女看着赫叶雅，像看着杀人狂魔，只要稍有不慎，便得断头。她战兢不已，赫叶雅再笑对她说道：“如果你不愿意说，只能像她一样死了。”

那个挑灯宫女只好嗫嚅道：“大王去了后花园，去了那个宫女睡的地方。”

赫叶雅心内冷笑，看来耶律重恩就是做了西辽王，一样只是一个草寇，他夜里不宿皇宫，竟去后花园睡什么宫女。她扯着那宫女，喝道：“告诉我，他在哪里？”

耶律重恩心里感喟：就是做了西辽王，一样也是不得安生。这皇宫根本就不像是皇宫，只像是一间大府第。他要早早对他的十八皇族说，要他们兴建皇宫。

如今他们再也不是十八皇族了，他们都是他的大臣。

听到了声音，耶律重恩清醒了，他冷笑着，面对着屋外，说道：“什么人？出来！”

冲出来了一群人，一看便知道不是伊宁城里的人。

耶律重恩大声喝道：“你们是谁？敢来刺朕？”

那睡在床上的宫女忽地一声喊叫，惊醒来了，她叫道：“大王，他们冲进来了！”

原来她在梦里也看到一群人冲入屋来，她才惊叫而醒的。

她依偎在耶律重恩的身上，叫道：“圣上，圣上！”

赫叶雅看到了耶律重恩，说道：“你原来躲在这里？”

耶律重恩笑说道：“我不是躲，朕的皇宫初建，房间不够多，朕要幸妃子宫女、便不得不四处走走，辛苦些了。”赫叶雅大怒，恨道：“耶律重恩，你杀死了我的父母，我不杀你，枉自做人！”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复巢之下，安有完卵？你爹娘也是该死！”

赫叶雅叫道：“你也该死！”

吉利吉思部的男人从来都要护着女人的，一听得赫叶雅叫耶律重恩该死，便有一人扑上去，虎吼道：“杀了你！”

他一刀砍向耶律重恩，耶律重恩护着那个宫女，说道：“莫来，只是找死！”

他回手一式“佛指拈花”，正点在那人手腕上，叭地那刀掉在地上。

耶律重恩脚一抬，那刀飞起来，他趁势一送，正插在那人的胸前！

那人叫道：“你杀不死……吉利吉思部的……英雄！”说毕忽然倒地。

耶律重恩再扑上来，手势一翻，人如流水行云，一拍那勇士，那人顺刀来挡，手正拍在刀上，只听得铮一声响，刀便飞了，耶律重恩再一拍他的后颈，那人的后颈便耷下来，他叫一声：“我杀……”

不待叫得完全，人便倒下了。

赫叶雅抢来，直奔耶律重恩！

耶律重恩叫道：“要杀了你，也是容易！”

他抓向赫叶雅，忽地改了主意，要是抓住赫叶雅，降服了她，岂不是能对蒙古大汗忽儿毕讨价还价？他抓向赫叶雅的手势一变，手一挽。便把赫叶雅挽向前来。

那两个勇士一见，刀再风快，正劈向耶律重恩！

耶律重恩再一躲，赫叶雅躲开了。

忽地，赫叶雅叫道：“放吹弩！”

那吹弩本来是南人用的玩艺儿，但赫叶雅知道耶律重恩武功高强，怕一时降不住他，便放吹弩，众人一齐吹，便有几支小弩箭正射在耶律重恩的臂上！

他心一惊，不好，那吹弩吹到了臂上，没有一丝疼痛，一定有毒！

赫叶雅叫道：“围起来他，不要走了耶律重恩的人！”

皇宫里都杀得净了，地上都是死尸。守在皇宫门前与宫内的人，都是赫叶雅的七千勇士。

如果耶律重恩没有新的援军，他必死无疑。

耶律重恩仍是护着那个宫女，他知道，那个宫女大有神异、她能看得到未来的祸福，如是能保得下来，一定有大用。

但他已是中了弩箭，那吹弩有毒。要在平时，他足可以把那毒逼出，但此时赫叶雅带着人正围攻他，他一丝也懈怠不得，哪里有空闲去逼毒？

莫非苍天亡他耶律重恩，要他死在皇宫里？

他一阵阵晕眩。偏他身后的宫女不怕，她坐在他身后，说道：“大王，你不能死，你不会死，我看到了！看到了！”

耶律重恩精神一振，问道：“你看到了什么？”

那宫女好久不出声，忽地她说道：“我看到了，大王正在幸那个女人！”

她用手指指着赫叶雅。

耶律重恩精神大振，心道：原来是这样，苍天不亡我，我有西辽，怎么会死在她手里？

他拿起一把尖刀来，挑了他的十指，放出血来，说道：“赫叶雅，如果你再攻来，我便杀你！”

赫叶雅大笑，说道：“你听那个臭丫头满嘴胡话！我怎么会是你耶律重恩的人？我要杀了你！”？

赫叶雅扑来！

耶律重恩一迎，手掌刚拍上去，便听得一声炸响，原来耶律重恩此时的功力大不如前。竟与赫叶雅的功力相当，赫叶雅大喜，叫道：“快杀了他！”

## 第二章 救驾之人

萧雷也同那些大臣一样，一入了伊宁城，先选几个美妾，娶到了家里，忙碌许久，方才停顿。先是忙着看那几个女人争风吃醋，再看她们理事弄财。他最宠的一个小妾是个十八岁的美女，她胖乎乎的，脸蛋下面有一团赘肉，萧雷喜欢她，离了她不行。这夜里正抱着她睡，忽听得有人声，他喝道：“谁？”

坐在美女的梳妆台前的竟是一个老人。

那老人手里拿着一条杆子，他说道：“苍山十隐，你听说过没有？”

萧雷沉声道：“你敢来大将军府，你想干什么？”

老人笑笑，说道：“只想告诉你，你得去皇宫里，再晚去一会儿，你的皇上便没命了。”

萧雷不敢信，也不敢不信，他问道：“什么苍山十隐？”

他不是中原的武林中人，便不知道苍山十隐的名号，但也隐隐在哪里听说过。老人说道：“起来吧，再晚一会儿，便得死了，你的好日子也过到头了。”

萧雷一沉，那渔翁拿杆子一挑，他与那美女便是春光大泄。老人叹气道：“这么胖，要是一条鱼还差不多。”

那美女哇一声哭起来，萧雷叫道：“莫哭，哭就杀了你！”

那美女嘎声道：“不哭，不哭。”只是憋着气儿，瘪着嘴，不敢出声。

萧雷起来，叫起了几十人，再叫人去呼那十八皇族的人，如今他们都是大臣。一个个必是像萧雷一样，正在享福，哪里愿意去皇宫？

萧雷看看天要亮了，便对那派去的人道：“告诉他们，有人要刺杀圣上，赶快救驾！”

待得萧雷到了皇宫门前，便觉出奇怪来，宫门前死气沉沉，不对啊，要说此时已是天亮，该有人在皇宫前巡逻才对。但门前无人，莫非那个渔翁老人说得很对？萧雷叫道：“不好！”

他一马当先，冲入皇宫。进了宫门，便见门前倒着十几人，都是咽喉流血，被人杀死。萧雷叫道：“派人去叫九门提督，说是有人行刺皇上！”

那人如飞而去，萧雷带人冲入内宫。

宫内，只有沈妃躺在床上，早就气绝。

萧雷寻遍宫内，不见耶律重恩，不由大慌、叫道：“圣上，圣上！”

一时宫臣皆是叫喊，寻呼声音遍宫。

萧雷忽地看到一个宫女，正躲在屏风后偷偷地看。便扯她出来，叫道：“你看什么？圣上在哪里，快说？”

那宫女在他手里拎着，直抖，说不出话来，只是指着后花园。

萧雷心里冰凉，要是耶律重恩到了后花园，岂不就只能是尸体一具？但他忙里来不及想，叫道：“快去救驾！”

大臣们冲至后花园，便看到了那几间房前有人，那是几十个人，都身着青衣，围在房前，听得那房内有耶律重恩的嘶吼声，萧雷心下一松：圣上还活着。要知萧雷刚才已是绝望，他十八皇族谁也不服，只是服气耶律重恩一人，好不容易把西辽建起来，哪里能再失去耶律重恩？他回头叫道：“要能救得主人，我们便有好日子过，不然全都是一死！”

众大臣此时大是踊跃，要知道十八皇族无大韬略，但还是久经战阵，一见耶律重恩真是有险，人人争先，扑向前去，哪里用着多说？

那些青衣勇士拚死护着。不让他们冲入房内。

萧雷叫道：“所有前来行刺的人听着，如是放下刀来，便放你们走！”

萧雷一喝，以为那些青衣勇士会听话逃走，但那些人只是瞪眼看他，向他扑来！

他恍惚知道，那都是些敢死之士，必是与西辽有深仇大恨的人，他们是谁？

萧雷带着一众大臣渐渐扑到房前，那些青衣勇士渐渐退却，却声声嘶吼，想必是告知屋内的人，要他们早早动手，他们再也支持不住了。

屋内，耶律重恩听到来人声，大大振作。叫道：“赫叶雅，你听她说了没有？你只能是送来给我玩乐的臭女人，我要玩弄你！”

赫叶雅大恨。叫道：“要被你玩弄，我宁可一死！”

耶律重恩叫道：“你死不了，我玩得你活不得死不成！”

九门提督的人来了，先是围住了皇城，再一队队冲入皇宫来，一见青衣人便杀，待得冲到了花园内，已是把那七千人杀得七零八落，他厉声高喝：“进宫之贼全都杀了，全都杀了！”

众人跟着齐吼，声吼如雷。

耶律重恩听见了，他大声道：“赫叶雅，你要投降，我免你一死！”

赫叶雅知道大势已去，大是灰心。她看着那几个勇士，说道：“莫不如我一个人来，让你们都死在这里，我心不安。”

那勇士大笑，说道：“他要杀吉利吉思部的英雄，早晚睡觉也睡不着，我们做了鬼魂也会来杀他！”

房门破了，窗子也破了，冲来了许多宫卫，九门提督在外喊道：“圣上，十八皇族特来救驾！”

耶律重恩大叫道：“进来，杀了他们！”

人满屋子，挤到后来，进来的人拿住了赫叶雅的人，她们一共有几十人，都是束手被擒。

耶律重恩叫道：“快，快带我去皇宫，在宫内放一热水桶，我要逼毒！”

说罢昏厥倒地。

待得耶律重恩再醒来时，他已是坐在桶里了，他看着身旁，十八皇族都站侍两侧，等他示下。

耶律重恩问道：“抓住的人都在哪里？”

耶律苦奴一跪，禀道：“圣上，都把他们关起来了，只有那个赫叶雅关在一间独自の牢内。”

耶律重恩恨声道：“莫要叫他们自尽了，我要看着一个个杀了他们！”

耶律苦奴自去办理。耶律重恩再问道：“那后花园的宫女在哪里？”

萧雷禀道：“圣上，属下以为她可能是害圣上的内奸，便把她看起来了。”

耶律重恩一叹，说道：“若不是有她，我早就一死，你宣她来！”

那宫女来了，满面是泪，耶律重恩看她，忽地一笑，说道：“你从来不知世事，偏知过去未来，我要你做我的妃子，你愿意不愿？”

那宫女跪地禀道：“要是圣上天天来找我，我便愿意。要你不来，我便不做。”

萧雷在一旁嗟叹，一个宫女。也要固宠，真是可笑了。不料得耶律重恩说道：“好啊、我就封你做我的妃子，你去好好洗漱，再来侍候！”

那宫女谢恩，下殿去了。

萧雷说道：“臣等救驾来迟，还望圣上恕罪！”

耶律重恩一叹，说道：“卿等不知，何罪之有？只是我的宫殿如此不堪一击，说来惭愧！”



那萧雷说道：“圣上，莫如明日殿上议事，便议一议建宫之事，依我看，把京都建在城郊，再重起一个新名字，那样才好。”

耶律重恩大喜，说道：“好啊。你去与丞相苦奴议一议，明日写一奏章来报我。”

耶律重恩躺在床上，想着赫叶雅的突袭，突地心道：那个宫女说她是在我的身下，被我强暴，看来是真事了。我要她再看看我迁都可好，要她替我出一个主意。我要她睡在我这里，她总会梦见什么，要她说出，我依她梦境而行，岂不是大大顺当吗？

就见宫女导引，随着香气缭绕，走来了一个千姿百态的妙人儿，她跪下禀道：“臣妾跪拜大王！”

耶律重恩灯下一看、原来正是那个宫女、他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她噗哧一笑，说道：“我说了我的名字，大王可不要笑。”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你叫什么，说来我听。”

那宫女看着左右，噗哧再笑，说道：“不说，不说，说出去了，羞不羞死人？”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你只是有一个牛哥，我知道的，但你做了我的妃子，我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，岂不是大大笑话？你告诉我。”

那宫女嫣然一笑，说道：“圣上，你附耳过来，我告诉你。”

耶律重恩见过那许多的女人，但没有一个像她这般天真未凿，也真是喜欢，附耳过来，说道：“我听，你说，你说。”

那宫女悄声道：“我叫提拎儿，你听清了没有？”

耶律重恩大声道：“什么提？”

她马上来捂住他的嘴，说道：“别大声，让人听了去。”

耶律重恩的身体与她的身子相碰，觉得软软的，似有温玉在情，且她的身子有一种香气，那是处女的香气。他笑说道：“我不大声，你悄悄告诉我。”

她附在耶律重恩耳旁，悄声说道：“我叫提拎儿，我奶奶叫的，那意思是一提起来

就走，一拎起来便能用啊。可能是一条毛革子吧？”

说罢她咯咯而笑，那笑意竟是天真极了，简直无视他宫内的规矩，放肆地大笑。

耶律重恩大声道：“你梦见过我与那个赫叶雅在一起吗？怎么个情形？”

那宫女只是抿嘴笑，待得耶律重恩再三追问，她方才悄声道：“我梦见在一间大房子里，你放情奸污她，她百般不从，但她.....没你力气大。你要我在一旁看着，好羞，好羞。”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你何时梦到的？”

这提拎儿笑笑，说道：“我在那一天被宫里的人放在花园里的小屋时梦见的。”

耶律重恩心内惊悚，看来她确能梦见将来之事，他再问道：“你梦见你做了我的妃子吗？”

她失声而笑：“梦到过，你梦见你紧紧搂着我，用你的一条腿夹着我，我被你抱着，睡得死死的，待得醒来，我的手臂都疼。”

耶律重恩大是吃惊，他从未抱过这宫女睡、她竟能说出他的癖好来，他是喜欢抱着女人睡，一夜都是抱得紧紧的，有时抱得那个女人窒息，夜里竟是叫了起来。但那是别的女人，她无论如何也不会知道。

耶律重恩叫道：“你在一旁看着，我要叫她来了。”

两个勇士扯着赫叶雅，把她扯来，命她跪在耶律重恩的面前。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赫叶雅，你要杀我，替你的父母报仇，你也不想一想，你的父母是死在那个昏庸无道的黑汗王的手里，怎么会是死在我手下？要是黑汗王是一个有德君主，他们怎么会死？”

赫叶雅叫道：“你休胡说，我不听你！”

耶律重恩回头，对那提拎儿笑道：“爱妃梦见我幸她，看来是真。”

他一挥手，命那两个勇士出去，待得屋内只剩下了耶律重恩与两个女人，他说道：

“我不辜负妃子的好梦。我一定得好好幸你。”

赫叶雅大叫道：“耶律重恩，你是一个畜生，你休动我！我是吉利吉思部的首领，你可以杀我，决不能污辱我！”

耶律重恩扯她过来，放她在床上，说道：“人都说捆绑不成夫妻，那可是假话了，你看我与你，绑在一起，才是夫妻！”

他把赫叶雅摁在床上，解开她的绳索，赫叶雅拚命挣扎，叫道：“耶律重恩，你是我的敌人，我不要跟你亲近！”

耶律重恩大笑，说道：“化敌为友，只在一举，你要不听，也是无奈！”

赫叶雅本来强劲有力，但此时已是一夜未睡，且又有一日苦战，再被捆在屋内，又饥又渴，哪里能胜得了个蛮力的耶律重恩。耶律重恩又疯狂如兽，他喝叫道：“赫叶雅，如果你听我的，有你的好处，如你不听，我要你死也难受！”

赫叶雅哪里肯听他，她心里正恨耶律重恩，怎么愿意让他玩弄自己？但耶律重恩的力气大，把她按在床上，一会儿便令她不能再动，她想动，想挣扎，也是不能。

红绡帐内，男人狠暴，女人哭泣。只有那轻轻的哭泣声，再无一丝挣扎的气力。

赫叶雅突地觉得，她再也没有了雄心壮志，她再也不是叱咤风云的吉利吉思部族的首领，她只是一个软弱无助的女人。

她看到了提拎儿的笑模样。

她恨那个臭女人，她骂道：“滚，我不愿意看见你！”

提拎儿说道：“怪事。我在梦里总是看见你，你不愿意看到我，也没有用。”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赫叶雅，你成了我的一个宫人，她是我的妃子，我要叫你跪她，你就得跪她。”

赫叶雅恨声道：“只要我能动，我一定会掐死她！”

那妃子悠然道：“你没杀死我，你最后是死在……”

赫叶雅也盼着知道她是如何死的，她凝神注目那提拎儿，提拎儿说道：“我看到了你是怎么死的，我看到了你是一匹母马，你知道不知道那种很健壮的母马，你像一匹马一样，是难产死的。”

赫叶雅心一哆嗦，她为谁生孩子，她怎么能因为生孩子而死？她忽地尖声叫起来，那尖声大叫，吓得耶律重恩与那提拎儿都捂住了耳朵。

赫叶雅再也无心与耶律重恩纠缠了，她能为谁生孩子呢？总不会是这个她恨也如山的耶律重恩吧？偏耶律重恩贴在她的耳旁轻声说道：“你得为我生孩子，你要替我生下一个儿子，我便不会杀你，只会疼你。你就做了西辽王妃，你会一生荣华富贵，你看那样好不好？”

她叭地一下，打了他一个耳光。

耶律重恩大笑，扯住了她的手，说道：“很好，我做了西辽王，没有人敢打我，你敢打我，我不能放过你，我要你天天受我的宠幸。”

他叫来了一个宫女，说道：“去准备一间好房子，给她住，房内要无什么能自杀的东西，我幸过了她，你们便把她捆起来、喂她吃的东西，饿死了，我会杀你们的。”

那宫女应声而去。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我忘了一件事，就是你能生儿子，我要你生下我的儿子，那时你便不会恨我了，这岂不是化敌为友的最好法子？你说，你愿意替我生儿子，还是生一个女儿？”

赫叶雅大叫道：“我替你生一头猪，我替你生下一头笨猪！”

耶律重恩笑笑，说道：“那你岂不是猪婆子啦？”

赫叶雅本来气恨，但也忽地一笑，她恨也不能，笑也不是，她恨得咬住自己的嘴唇。

但耶律重恩可是不理会她。他仍在淫乐，在玩弄赫叶雅。他弄得赫叶雅也兴致盎然，她忘情地呻吟起来。

她本来是一个喜欢淫乐的女人，是一个不甘于寂寞的女人哪。

夜里，在大辽的城外，有一排人站好，都是那些被俘吉利吉思部的男人，他们成了西辽人的俘虏，有人叫道：“听着，你们都得死了，只有你们那个女人，她成了大王的爱人肉儿了，你们后悔不悔？”

一位首领叫道：“你杀死了吉利吉思部的英雄，早晚必有人来报仇！”

那西辽官员大笑，说道：“胡扯王八蛋，你死了，后来的事知道什么？放箭！”

一排箭矢如雨，那贴在墙上的吉利吉思人都叫道：“吉利吉思部，天下英雄，永远不死！”

射完了，再去看一看，有没咽气的，再补上一刀，都杀死了，那官员道：“好了，都没气儿了，回去报与耶律大人知道。”

人都上了马，走了。

从死尸里爬出一个人来，他爬着向前蹭、一步步，很是艰难，他说道：“我要回吉利吉思，我要赶回吉利吉思！”

他是勇士扎努，他的胸前有一支箭，那箭未射在他的心窝上。

扎努一边爬，一边念叨：“她死了，她死在西辽王的宫里，那一天，我怎么没抽到那一条有刻痕的鞭梢儿呢。如果我抽到了，她会听我的，她不会来报仇的。她不会死，她不会死在这里的……”

他是吉利吉思部的英雄，七千人饮恨伊宁城，他不能死在这里，他要报信给那些吉利吉思人。他们会再来复仇的。

只要惹上了吉利吉思部的人，你一生一世都休想安宁！

他爬到了墙角边，再看那些人，全都死了，只他有好运，他被射倒时，一个人的身体压在他身上，才未被人补上一刀免了一死。但他能赶回吉利吉思部吗？

他看着天空，那里有一轮圆圆的月亮。

他爬不动了，或许他不会回到吉利吉思部了，他对着夜空大叫：“赫叶雅，赫叶雅！”

他看到远处来了狗，那是狗还是狼。一群一群的，足有七八十头，它们过来了，围着他，对他吐着舌头。

他会死于狼吻。

### 第三章 荒淫君主

耶律重恩坐在龙椅上，他看着台下的莫奴生，在莫奴生的身旁，站着青青与乌雅。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我要杀了你，让从前的黑汗人看着，西辽王有令必行。反我西辽王。杀无赦！”

莫奴生看着远处的人群，他们从前都是黑汗人，如今他们亡国了，再成了西辽的臣民。他们会不恨耶律重恩吗？

莫奴生大叫道：“你要杀我，也没什么了不起！我要对他们说话，你让我对他们说话！”

耶律重恩大笑，说道：“你说好了。”

莫奴生站在前面，他看着青青与乌雅，心道：我要你们看看，莫奴生是黑汗的第一勇士，我要告诉黑汗人，不忘国耻！

他昂然道：“乡亲们，我是莫奴生，是黑汗国的第一勇士！”众人静听他说，莫奴生说道：“我们从前都是黑汗人，如今他们西辽人占了我们的家园，我们做了他的奴才，你们甘心吗？”

没人应声。

莫奴生恨不能撬开他们的嘴巴，他大叫道：“莫非你们啦了吗？你们怕他耶律重恩，不敢出声吗？”

有一个老人应声说道：“莫奴生，我看你错了。”

莫奴生恨声道：“我有什么错？”

那老人道：“从前黑汗王残暴，不如西辽王仁慈，西辽王待我们很好。他不杀人，不抢女人。我们甘心情愿把自己的女儿送去宫里，侍候西辽王。黑汗王那时见了好女人就抢，他奸污了我们多少的女人？他抢去了我们多少银子？黑汗王有什么好？”

莫奴生哑了，他看着老人，再不出声，忽地他失声道：“我与须跋国师拚尽全力，要护我黑汗，莫非我们错了吗？”

老人叹气，说道：“莫奴生，你的女人乌娜也死在黑汗王宫里，你也知道我说得不假。”

莫奴生再叹气，他明白了，他其实是一厢情愿，就是黑汗国的百姓，他们也情愿跟着耶律重恩。老人回头说道：“我们跪拜大王，求大王放了莫奴生，他是我们的第一勇士啊。”

人们都跪下了，求耶律重恩饶过莫奴生。

莫奴生目眦尽裂，大叫道：“我不要他饶过我，我要死在这里，也不求饶！”

青青也大叫：“他只是一个暴君，他不是人，只是畜生！”

人们冲上来了，打青青与莫奴生，恨道：“打死他，他要再弄什么黑汗国，打死他！”

乌雅护着莫奴生与青青，被人打倒，忽地有人过来，叫道：“大王命你们退下，看大王处置莫奴生！”

人们都看着耶律重恩，看他如何处置莫奴生。

耶律重恩大叫道：“莫奴生反进朕的宫中，意图杀死朕。他是黑汗国的叛逆，朕本无意追究他，但他一心要杀朕。如今就是当着朕的百姓面儿，朕也只要他一句话，他愿降还是愿死？他要愿降，朕便放了他。他要愿死，朕便杀了他！”

众百姓看着莫奴生，盼着他说一句愿降。

但莫奴生大笑，对着耶律重恩大笑，说道：“耶律重恩，你在众百姓面前，装得人模狗样的，我看你早晚命必不保！”

耶律重恩大笑，说道：“我从前当中原是富地，哪里知道，只有黑汗原来国土才是我的领地，在这里的百姓最恨黑汗王的残暴，我只要施以仁政，何愁不得天下？你莫奴生不思愁恨，忘了乌娜的仇恨，乌娜在地下九泉有知，也会恨你！”

莫奴生再看耶律重恩，看看青青与乌雅，耶律重恩说道：“你本来是黑汗人，与青青乌雅在一起，来扰我黑汗人的好日子，我要杀了你！你们说，让不让莫奴生再复那个黑汗国？”

众人一齐声吼：“不要黑汗国，只要大辽！”

莫奴生走上刑台。他回头看着青青与乌雅，两人泪眼模糊，看他去赴死。

莫奴生说道：“我一生无愧天地，只是愧对你们！”

乌雅与青青跪下，送莫奴生。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莫奴生，你是黑汗国的第一勇士，你要愿意，我会留下你做我的大臣。”

莫奴生骂道：“小子，休作梦了！”

众百姓中有许多人不忍看莫奴生死去，都是跪下哭泣而送。

青青与乌雅都哭昏过去了。

待得青青醒来，她看到了大大的床，看到了床前的一个美女，她认得这人，她叫赫叶雅，是蒙古人。

青青问她：“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我们都成了耶律重恩的母马。”

青青再抬头，看看周围，没有乌雅，不知道乌雅在哪里。

乌雅在哪里呢？



乌雅在耶律重恩的宫中，正对面瞪视着耶律重恩。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莫奴生也死了，你该侍候我了。”

乌雅说道：“我恨不能杀了你，我掐死你！”

乌雅扑上去，她狠狠地掐着耶律重恩的脖子。

她看到耶律重恩的头胀大了，看到他紫胀着脸，看到他难于呼吸，看到他仍在微笑。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你掐不死我。”

果然，乌雅看着他的头胀大了，她的心里烧起了火。原来耶律重恩乘她昏迷时，灌了她迷药，此时发作，乌雅的嘴唇烧得干了，她大声道：“耶律重恩。我恨你，我恨你！”

耶律重恩看着她，说道：“我只羡慕卓书一样，有乌雅乌苏，他才比我更强。我能不能也有一个乌雅？听说卓书公子的乌雅姑娘能使男人的三十六块大骨都放松开，能令人夜里睡眠极深，白日绝不疲惫，且能增加功力，不知是真是假？我要试一试。乌雅姑娘，我请你为我抚摩，好不好？”

乌雅看着他，恨声道：“我不，我决不……”

但她说声也不十分坚决，只是瞪瞪地看着耶律重恩。

耶律重恩边说边脱衣服，他说道：“其实卓书公子长相也极一般，他身材有些矮小，人也长得黑些，不如我更有些男人气魄。”

说罢，耶律重恩已是脱罢长衣，拿下小衣，人便站在乌雅面前。

乌雅的心烧灼似火，她两眼细媚如丝，只是盯着耶律重恩的身子，她的眼里是贪婪的表情，只是凝定目光，再也不离开耶律重恩的身子。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对你的敌人，你不能只恨。你也可好好蹂躏他，你弄得我疲惫，就有了害我的快感。你想想，你可以狠狠地敲打我的肌骨，你也就是打我，杀我了。是不是？”

乌雅的意识正在一点点儿地模糊，眼前的人再也不是可恨的耶律重恩，是那个走神

山的卓书公子，那时她与乌苏多怕卓书公子死去啊，她们两个跪着，一天天地跪拜神山，祝愿卓书公子走得好，卓书幸福，她们才幸福。眼前的人又是那个救她的莫奴生了，他浑身是汗，正伏在她身上，两人跌入爱河。

乌雅说道：“你是莫奴生，你是卓书公子？”

可恨的耶律重恩并不承认，他狞笑道：“我不是卓书，也不是莫奴生，你莫要眼花了。你看！”

他扯着乌雅的头发，把她扯到了身前，叫道：“你闻一闻我的味道，我是西辽王，不是卓书，也不是莫奴生，你的莫奴生早就死了！”

乌雅哭了，她伏在耶律重恩的肩头哭了，她轻声道：“你不是莫奴生，你不是莫奴生，他死了？他真的死了。”

她很委屈，但她的身心烧灼，无法不从耶律重恩的身上寻找快乐，她坐在耶律重恩的身上，一次次按摩他的肌骨，只经她一拿捏，耶律重恩哼了几声，他明白，只有乌雅这种拿捏法，才能拿捏得到他的骨骼里去。他一声声哼，哼声越来越大，刚开始时，他受不住乌雅的手，那手如刀如刻，深深地刻入他的骨里，使得他痛不欲生。但一旦过去，那痛点便再变得可忍受了，再过一会儿，那痛点处便变得很是舒服了，他大声说道：“做人当如卓书，一生无悔！”

乌雅看着他，两眼眨眨，深情无限，那柔媚如水的眼神也令耶律重恩陶醉。

夜很深了，耶律重恩的身体透出一身汗水来，他的身体十分疲惫，但又十分慵懒，好似足有几年的沉睡方才醒来。

乌雅说道：“你要在水里幸女人，你得幸我，是不是？”

耶律重恩看着她，问道：“我为什么要幸你？”

乌雅说道：“只有我才知道如何使你能得快乐，你不试一试？”

来了三个宫女，她们把浑身无力的耶律重恩抬入热水桶中，他躺在桶里，身体竟是

像针扎一般疼痛。原来得乌雅按摩的那骨骼都是刺痛，如被热灸。他叫一声，便兴奋起来。

耶律重恩得到了乌雅的安慰，乌雅会一些他从未体味过的快乐方式，让他体味到了做男人的快乐，那是他所有的宫人没有的。耶律重恩既惊且叹，原来卓书的兽性与野蛮是这样得来的，有乌雅与乌苏，才有卓书的野蛮与兽性。

水也冷了，人也平静下来，乌雅看着眼前的耶律重恩，放纵后的男人是最丑陋的，他那身形与体态都令她恶心，她看着耶律重恩，哭泣，很悲伤地哭泣。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乌雅，如果你跟了我，我叫你做我的西辽王妃！”

乌雅仍是哭泣，不肯应他。

耶律重恩走出来，他来到了青青与赫叶雅的房内，大声笑道：“畅快，畅快！”

青青一见他神色，便知道他是受了乌雅的按摩，方才这般神采奕奕的。她忽地哭叫道：“耶律重恩，你不是人，你不是人！”

耶律重恩待得她扑上来，方才扯住她的头发，狠狠道：“混蛋！我杀了你，我杀了你！”

耶律重恩大笑：“你只能在床上杀我，别处要杀我，你还没那等本事！”

青青扑倒了他，咬他，在他的脸上咬出一处血来。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如今我才知道，乌雅才是无价之宝，怪不得你与她在一起，与莫奴生混一处，也不嫌她，原来她有那等好处。”

原来乌雅那按抚功夫，就是对青青也是一样，让她如醉如痴，一心享受。此时见耶律重恩神态，自是知道他做了什么。

可赫叶雅便知道了，她是惶然地看着耶律重恩，心里喟叹，就是青青扑上去，挠了他的脸，又有什么用处？

耶律重恩的脸破了，不由大怒，叭叭打了青青几个耳光，叫道：“臭婆娘，我不杀

你，也算是对你有情。你总是莫奴生用过的旧物、我何必拣？”

他打过了青青，青青跌在地上，失声而哭，她叫道：“乌鸦，乌鸦，你是一个贱货！”

耶律重恩扯起来她，狠狠道：“你不是贱货？你也是一个贱货，你是一个天生的贱货！”

耶律重恩狠狠地打青青，把她的脸面都打得血糊糊的，再扔下她，说道：“像你这种人，我不想再用你了，来人！”

来了几个宫女，耶律重恩说道：“押起来，过些日子把她卖到瓦肆去，让她做那种贱货！”

只剩下了赫叶雅与耶律重恩。

他看着赫叶雅，说道：“你愿意不愿意做我的妃子？”

赫叶雅恨声道：“不愿意！”

耶律重恩挑着她的下颏。说道：“你不愿意，我与你欢乐时，你怎么那么骚？你怎么那么有劲儿？你是一匹发骚的母马，你就是再发骚，也没了本钱了。你的吉利吉思部也会都完蛋了，都死在我的手里，你再回去，只能被那些孤儿寡妇活活掐死！”

赫叶雅虽知他是威胁，但也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。

她怕，他再也不能回去了。但耶律重恩是她的仇人，她怎么会做她仇人的妃子？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这里是毒药，还有上吊用的丝带，再有一把刀，你用什么都行。你如果不愿意，便得自废武功，做我的妃子。如果你不愿意死，你就脱去衣服，来隔壁房间找我。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我为什么要自废武功？”

耶律重恩笑笑：“你是我的仇人啊，你要睡我的榻上，你有武功怎么行？要是你自废武功，我便要你做我的妃子。我也知道，你是不甘寂寞的人，你可以做我的辅佐。”

耶律重恩走出去了，只剩下了赫叶雅一人。她怎么办？

要死，上吊吗？为谁？是为了死去的粘拔恩，是为了那个吉利吉思部的老人，还是为了忽儿毕？再就是为了她的父母。她的父母早就死了，她也没有替他们报仇，只是白白死掉了吉利吉思部的七千勇士。

她回不去吉利吉思部了，也回不去蒙古大部落了，她只能苟且偷生。

她跪在床上，看着刀子，拿起刀子，比划一下。再拿起那吊丝，也比划一下，看着毒药，她没有拿，只是看着。

她决意不死，她是一匹很好看的母马，为什么要死？

耶律重恩拿不准赫叶雅会不会来找他，如果她来，便是一匹驯服了的烈马，如果她不来呢？忽地他惘然若失，他能再用迷药一次次迷住乌雅吗？他能使得赫叶雅听他的吗？

如果她们两人都是烈性女人，他岂不是再度失望？

他看到了赫叶雅，她身体那么坚实，那么窈窕，轻轻走进来，跪在床前，说道：“我不愿意死，我不愿意上吊，我也不愿意服药，我更不愿意用刀子在我的身上扎一个洞。你看看我的身子，是好的。”

耶律重恩有一种得胜的快感，他恨不能欢呼起来，他扯起来赫叶雅便与她亲吻，他轻声说道：“好，我要点了你的穴，废了你的武功，让你成为我的妃子。”

两人陷入极度的快乐中。

赫叶雅安慰她自己：哪一个不是男人，当初既是可能为了报仇，就许身与那个老人。如今也可能为了活下去，再也不提什么报仇的事儿了。我可以做耶律重恩的妃子，做他的主大事的妃子。西辽有我赫叶雅，岂不是会大大得势？

但忽地她想到了那个妃子的梦，她说赫叶雅是生孩子时死的，那是她看到自己了？她不寒而栗，忽地心狠狠道：我要杀了她，如果我杀了她。她再怎么能梦到我生孩子？再就是我决不替耶律重恩生孩子，我一生孩子就会死，我怎么能替他生孩子？

正在缠绵，听得有宫女叫着，耶律重恩停下来，汗水一滴滴在赫叶雅圆圆的乳上，他喝问一声：“什么事儿？”

那宫女叫道：“大王，不好了，那个乌雅自尽了，她上吊而死！”

耶律重恩慢慢挺直身子，他问道：“她怎么吊死的？”

那宫女看耶律重恩没有大怒，便说道：“我们几人在旁，她竟是在手里结一条带子，再把我们都点倒，她就.....就吊死了！”

耶律重恩挺直身子，轻声说道：“是吗？”

他手一扬，那宫女未来得及尖声一叫，嗓眼那里便冒出血来，她哽哽着，竟是一句话也吐不出，便倒在地上死去。

耶律重恩跳起来，扑向赫叶雅，叫道：“你个臭母猪，我为什么要来幸你？我不如还是看着那个乌雅，她有那一身本事，我能让她抚摸我，我身心都很快乐，你懂不懂？”

他叭叭打了赫叶雅几个耳光，赫叶雅看他，蓦地冷笑：

“她只能令你身体舒服，你就那么念想她，我要是能令你得到整个中原天下，你会怎么待我？”

耶律重恩呆怔住了，他看着赫叶雅、说道：“你有那么大的本事，我怎么没看到？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耶律重恩，我要让你看看我赫叶雅的本事，到时我要令你自己打你自己的耳光！”

耶律重恩抬起了头，他下令道：“把那宫女抬出去，我不要看到血腥，我不愿看到血腥！”

## 第四章 逼疯狂人

倩倩正要杀死她自己，忽地有人扯住了她的手，那人笑道：“慢，慢！”

倩倩一看，原来是十隐中的风妖，风妖说道：“倩倩，你最恨的人是那个耶律重恩，对不对？”

倩倩长吁：“不错。”

风妖大笑，拍手道：“我十隐助你，要那个耶律重恩死，你帮我十隐一次，好不好？”

倩倩说道：“我只知你十隐有隐衷，不愿做那个活佛的奴才，只是我怎么能帮你，却不知道了。”

风妖说道：“你去劝你的哥哥、要他出手与活佛一战，或是他伤了活佛，令她出血，或是活佛制不住你哥哥，我们十隐便可出世了。”

倩倩的眼里闪着光，她直截问道：“你十隐如果出手，杀天下任何一人，也足使他无幸，为什么总是要我哥哥去与活佛斗？你们不是活佛的人吗？”

风妖笑笑，说道：“倩倩姑娘，你也不必多说，你愿意不愿意你的两位兄长大仇得报？你要是愿意，我便帮你。”

倩倩看着齐眉杨，看他的眼角突地流出一滴泪来，再看须小仙，那神态分明不愿意让她再涉足江湖。

她突地说道：“好，我劝哥哥与活佛斗，只是你得报我杨大哥与须二哥的仇！”

风妖大喜，说道：“好啊。如果姑娘真的能让唐逸伤了活佛，我便替姑娘报仇！此生有违此誓，鬼神共诛！”

倩倩说道：“只你一人如此说，我怎么能相信？”

风妖说道：“你要什么人说才相信？”

倩倩幽幽道：“我也不要多少人说，我只是要你十隐中活着的九个人都设誓，我才相信。”

风妖说道：“这也好。”

他坐下在地，盘膝内视，只是闭目好久，便听得隐隐有风雷之声，渐渐来近，滚动

声停止，便来了三人，那是老大剑圣、老三渔翁与老四铜笛。再一会儿，再来三人，最后再来一人，九人便齐了。

风妖说道：“我请倩倩姑娘说动唐逸与活佛一战，她答应了。只是得请几位兄长来亲口对她设誓，不然她不信我。”

剑圣冷冷道：“倩倩姑娘，你有什么本事能说得动唐逸与活佛殊死一搏？”

倩倩流泪了，她说道：“我与哥哥最好，我也恨那个阎惜情。”

她再不复说话。

剑圣与八人都看着她。

倩倩说道：“我请你们只帮我报了仇，要那个耶律重恩死，你们要能杀死了他，我便帮你们！”

耶律重恩在宫里，看着那新妃子，这妃子实在是年岁太小了一点儿，他心内怅怅，如果沈容容还活着，那有多好？

他问那妃子，说道：“你说，我大辽能再强大不能？”

小妃子笑笑，说道：“能！”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那么说，我能活上百岁了？”

小妃子忽地不语了，只是瞪眼看他，好久才吞吞吐吐道：“我不……不敢说。”

耶律重恩心一跳一跳，说道：“你说，你说！”

那小妃子说道：“我看不明白，我看到的是，有九个老人，他们一个个都很老，围着你，一声也不响，后来，后来……”

耶律重恩忽地明白了，那九个老人一定是那苍山十隐，他们会来杀他吗？他喝问道：“后来，后来怎么样？”

有人接下了话头：“后来你便鼻口出血，你就成了一个半死不死的人。”

耶律重恩回头、看到了十个人，这是他此时最不愿意看到的十个人。



他们是九个老人，还有一个姑娘。

那女人是倩倩。

他强笑道：“倩倩，你们来了？”

倩倩看着剑圣，说道：“这就是那个狼心狗肺的耶律重恩，他就是齐眉扬大哥与须二哥的仇人，如果你们真的杀了他，我就替你们做那件事。”

耶律重恩看着苍山九隐，他们是九个人，他们渐渐逼近了耶律重恩。

他们的身体像一面铁墙，直逼向他。

他觉得呼吸不畅，他的身体动不得，腿渐渐发麻。他的头嗡嗡响，身体再也提不起气来。

他想喊他的勇士来，但他喊不出，他张了张嘴。

他想呼喊他们，他允诺给他们好处，他是西辽王、有什么不能给他们的？但他喊不出。他只是看着那小妃子。

小妃子早就吓得闭上了眼睛。耶律重恩从未觉得这般老态过，他的眼角明显地渐渐堆起了皱纹，他的心扑扑乱跳，眼角再流出了苍老的泪水，那是老人的泪，悔恨的泪水。

九个老人逼近了他，剑圣说道：“你欺负倩倩姑娘，我们不想杀你！”

倩倩说道：“我要杀死你！”

剑圣说道：“你休说话！”

九个人逼住了他，他的鼻孔开始流血了，那血红红的。蓦地耶律重恩也知道小妃子不敢说的是什么话了，她要说的是“你在流血，你鼻孔在流血，一直在流，一直到死。”

耶律重恩的手臂都抬不起来，他的眼睛巴巴地看着剑圣，剑圣说道：“耶律重恩，你作恶多端，再也不必活着了！”

耶律重恩的头嗡嗡再响，忽地一声长长的吱吱声叫，再也不叫了，他抬起了头，傻傻呵呵地笑。

他再也不是一个聪明睿智的西辽王了！

倩倩凑上前来，要杀了他。

剑圣拦住倩倩：“不必杀人！”

倩倩叫道：“我明白你们九隐的心思，你们不敢杀人，就是当着活佛的面儿，为保护活佛，你们才敢杀人。背后你们要杀人时，心里恨恨，但还是不敢，对不对？”

剑圣看着她，一脸的无奈，他说道：“倩倩，你何必一定杀他？他只是一具行尸走肉，活着也是一个死人，这样岂不是更好？”

倩倩看着他们，犹自恨恨。

风妖突地笑笑，说道：“倩倩姑娘，你那个齐眉杨与须小仙都被他折了脊骨，我不如也折了他的脊骨，你总该满意了吧？”

倩倩说道：“好啊。”

风妖一抬手，便听得叭一声响，耶律重恩的脊骨便折断了，倩倩拍手笑道：“好，好！耶律重恩，你也算是有今天！”

只是耶律重恩断的不是颈椎骨，而是脊椎骨。

他再也站不起来了。

倩倩说道：“天作孽，犹可活；自作孽，不可活！”

那风妖带着倩倩、十个人走了，飞上了宫殿殿脊，再飞出宫去。

那小妃子好久方才能喘过气来，叫道：“来人，来人哪！”

来了宫中的禁卫，都惊叫道：“出了什么事儿，出了什么事儿？”

十八皇族到了宫中，他们来到了宫禁内，看着脖子歪着的耶律重恩、人人神色郑重。

好好的一个西辽王，竟然被人折断了脊椎骨。

十八人你看我，我看你。

他们忽地明白了，他们的好日子不保了。

本来进了城，建了西辽国。他们都有了好日子。但忽地他们的西辽王完了，要他们自立为王，哪一人能行？李泯忽地说道：“我回来了，本来以为依靠大王，能一生再不飘零，谁知道……嗨！”

耶律苦奴与耶律重恩最好。他一直在流泪，他知道他再也无法使耶律重恩站起来了。

萧雷的一条臂早残了，如果不是耶律重恩做西辽王。他怎么能做侍御史？他说道：“能不能医好大王？”

众人都是摇头，他们没听说能有谁医得好一个椎骨折断的病人。

耶律苦奴流一阵子泪，说道：“不行我们再另立一个新王。”

李泯大声道：“不可！没有人能做西辽王，只有大王才是名副其实的西辽王！”

耶律苦奴说道：“听王妃说，那些人是苍山十隐，他们不愿意杀人，不敢杀人，他们怕活佛嗔怒。”

李泯说道：“他们不会说出去的。”

众人眼睛一亮，是啊，他们不说出去，谁会知道？

但大王得上殿、得议事啊。他们苦无主意。

忽地听得个女人的平静声音：“我会帮你们。”

十八人看着那人，她是耶律重恩宠幸的女人，那个来寻仇的赫叶雅。

赫叶雅的话他们也能听吗？

赫叶雅说道：“如今西辽刚立，民心不稳，前几日杀莫奴生，便见一斑。我来报仇，也显你们局势不稳。如果有人听得你们大王没了，西辽必是军心民心大失。”

十八人信她的话。但她想说什么？

赫叶雅说道：“耶律大王虽说是断了椎骨，但他能说话，只是不能起立，何不请大王坐在殿上时，远离群臣，君臣有事，要他奏在远处，我自在后面帮大王说话。”

耶律苦奴说道：“你知道大王心里想什么吗？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为什么不知道？他如今只是想，他不想死。”

十八个人看着耶律重恩，耶律重恩真的挤一挤眼睛。

他不想死。

赫叶雅说道：“如果你们想建一个好西辽，便得听他的，他说什么话，由我说出来。待得以后他有了儿子，你们会有一个新主子。”

耶律苦奴惊讶道：“大王会有儿子？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对，你们的大王会有儿子的。”

耶律苦奴苦笑道：“大王身体不佳，怎么会有后代？”

赫叶雅笑一笑，说道：“我啊，你看看我，大王幸了我好久了，我已是有孕了。”

十八皇族瞠目结舌，瞪眼看她，她怎么会有了大王的骨血？赫叶雅笑眯眯说道：“你们大王与我，早就有情，只是从来不曾让你们知道就是了。如今你们为难，我来帮你们。但你们也得听我一劝。你们好不容易得来的安逸，眨眼间就要没了，怎么能甘心？莫不如我帮你们，你们作主，但我表面上也做得主。你们看怎么样？”

十八皇族出去了，他们心志不一，小妃子看着赫叶雅，看她很是悠闲地笑着，看着耶律重恩，不怀好意地笑着，说：“从今天起，你的西辽王国就得听我的了。”

耶律重恩折断了脊椎骨，话也懒得说，只是瞪眼看她。

她抚摸着耶律重恩的脸。笑说道：“冤冤相报何时了，想不到你也会落在我的手里！”

她叭叭地打了耶律重恩两个耳光。

耶律重恩只能像一条布袋般任凭她打。

小妃子问道：“王妃，你看.....他们会不会杀死我们？”

赫叶雅冷笑说道：“你不是一向能作梦吗？没梦见你死在他们手里？”

小妃子默然：“我没梦见。”

赫叶雅扯住她的头发，恨恨道：“小妖精，你记着，我要你怎么说，你就怎么说，那样我与你能在宫中活得长久。我告诉你，你的心眼儿还少点儿呢。”

十八皇族站在宫殿外，这是他们的西辽王暂时存身的宫殿。

李泯看着众人，忽地说道：“我不愿意再过那飘零的日子。”

耶律苦奴也说：“我也不愿。”

萧雷说道：“要怎么样，才会稳住军心民心？我们这些人，谁做得了西辽王？”

没人应声，他们久经战阵，也经过那么多的风风雨雨，知道只有耶律重恩才能服众。

萧雷说道：“那我们只好听那个女人的了？”

耶律苦奴说道：“我们主事，要她事事听我们的。”

萧雷说道：“好，就那么办。”

李泯说道：“我们十八皇族从前也主过一些事。莫非我们连一个女人也胜不过？”

待得他们十八个人进来。对着赫叶雅，全都一揖，叫道：“王妃，凡事多慎重！”

他们再退出去，忽地赫叶雅笑了。她笑说道：“小丫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那小妃子看着她，轻声道：“我叫提拎儿。”

耶律重恩苦着脸，但听得她说自己的名字时，就笑一笑。想必想起了与她在一起问她名字时的辰光。赫叶雅看在眼里，心道：这个小狐媚子得耶律重恩的欢心，我不好好摆布她，让你耶律重恩难受，我不叫赫叶雅！

她大声道：“你叫提拎儿吗？”

小妃子说道：“是。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从今你得听我的，不然你就得一死。”

提拎儿一见她凶凶的，不由得怕她，跪下说道：“凡事听王妃的，不敢不从。”

她狞笑着，挑起了她的下颏，说道：“你不得去侍候他这个废人，你听见了没有？”

提拎儿应是。

赫叶雅说道：“晚上说是你与他睡，但你不得与他同床，你只能与我睡，让他看着你与我好好亲热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小妃子嗫嚅着：“王妃，你真的怀了大王的骨血？”

赫叶雅看着耶律重恩也很关切的看着她，她忽地扬头大笑。说道：“我是说着玩的，我早晚不得生一个孩子？你不是说过吗？我是难产死的，我生什么孩子？只是我要生孩子，也不生你的孩子了。”

她对着耶律重恩狠狠说道：“我想好了，我到时一定弄一个孩子，说是你的骨血，那时你就有儿子了，至于你儿子的父亲是谁？我一定告诉你，好不好？”

耶律重恩恨极，她的眼神凶恶，似要用眼神杀她。赫叶雅大声道：“耶律重恩，你杀死我的父母，我要杀死你的家人，我要夺下你的国家，这样才公平！”

天晚了，赫叶雅吩咐宫女把耶律重恩抬到大床上，她笑说道：“他一个死人，有什么用处？把他扔到那床里面，我们两个睡在外面，你看好不好？”

小妃子不敢不听，她想说，如果赫叶雅愿意与耶律重恩睡在一起，她就去别处睡，但她不敢出声，只好听赫叶雅的。

赫叶雅跪在床下，跪拜道：“蒙古部族的七千亡灵啊，我赫叶雅请你们来帮忙复仇，杀了耶律重恩，没能成功。但他如今不死也算是死人了，我祝你们亡灵得超度，从此再不缠我！”

祝罢，她看着耶律重恩，说道：“你是一个野兽，也算是有用，我们怕你。你只是一块臭肉，我们不会理你的。”

她叫那小妃子：“脱衣服我看！”

小妃子怕她的淫威，便脱尽了衣服，果然好一个美人儿。赫叶雅说道：“我当你是耶律重恩，你来与我亲热，让他看着。”

耶律重恩果然看着她两人在床上，假凤虚凰，热闹一阵子，也累了，便去睡了。

只有烧着的烛泪，只有不眠的耶律重恩，他瞪大着眼睛，看着天棚。

他的大辽帝国没了，他的雄心壮志也没了，他生不如死。

如今，就是他想咬舌自杀，都不可能了。

忽地赫叶雅过来，趴在他的身上，说道：“我还没做完呢。”

她拿起一根针来，那是一根木头软针，赫叶雅笑说道：“这种软针，能刺人骨疼，让人吃不好睡不着，我好好侍候你。”

小妃子睡得香甜，赫叶雅刺得耶律重恩头疼欲裂，几乎忍受不住了，他咬牙不叫，赫叶雅方才满意，说道：“好了，我要睡了。”她不再管耶律重恩，自去睡了。

## 第五章 禅让大礼

辽些城的神宫前，铺了一块大大的毡子，那是佛像，是天下最大的佛像，在山坡上，满满的都是佛像。人们如蚁。在那佛像前跪拜。

在台前，有一个喇嘛队，在奏长号，嘟嘟的号角声一声声传来，极是绵长、深厚。

台上，正在举行一次仪式，是卓书王禅让仪式，他不愿意再做什么吐蕃王了，他甘愿让位。

这一会儿，卓书正扯着思思的手，两人看着那铺天盖地的大佛像，会心地一笑。

思思心甜如饴，卓书不再醉心于那王位，愿意与她行走天涯，他们两人从那一生一死里悟出了人生短暂，莫如及时行乐，他二人再也不愿去做什么江湖争杀的事儿。

忽地，银喇嘛一举手，人皆静下来。

银喇嘛说道：“卓书王甘愿禅位与扎嘎，从此不再东征西伐，是一件大好事，佛也保佑卓书王！”

扎嘎受过伤，他的手臂还不那么灵便，他在卓书身后，跪拜，受了卓书的祝福，披

了哈达，饮了奶酒，再得银喇嘛顶祝福，他就是新的吐蕃王了。

众人正在欢呼，卓书就悄悄扯着思思，两人跳下了台，他们溜走了。

他们走到哪里，哪里的人就笑着给他们让出一条路来，他们对卓书还是很爱戴，卓书创下了神奇，他带着吐蕃人征服了中原人。

卓书说道：“我们去中原，看看你哥哥在饶风岭怎么过关，好不好？”

思思也惦念饶风岭上的一决，据说是活佛与哥哥会在那里对一生恩怨做一了断。她说道：“只是这一次没了卓书大王带兵去截人。”

卓书笑说道：“我已成佛，再休提过去。”

两人说笑，一时思思心道：卓书能变，世人谁信？就是别人告诉我，我也不会相信。但如今他不在意权势地位，再也不要做什么吐蕃王，我也离开了那个文质彬彬的段王子，世事大易，谁料得到？

两人便迤向风岭去、走在路上，一日正在一家客店住，听得敲门声，那敲门人一见来开门的是个男人，便笑问道：“客官，不知道要不要美人儿，都是甜得直流水的美人儿，你要一个吧？夜里暖脚，白日谈天，走路也多一个伴儿。”

卓书笑说道：“是吗？我有一个美人儿了，只是我喜欢要美人儿，你再送我两个，我也愿意。”

那人陪笑道：“那是说笑了。”

卓书扯住了他，说道：“不是说笑，你让他们叫那美人儿来，我要看看，她真美是不美？”

那人看着思思，看她的神色，竟是大大得意，说道：“公子这个美人儿就不错，只是我送来的美人儿，比公子的美人儿更美。”

卓书看着思思，此时两人心意相通，卓书说道：“既是这样，你就送来一个美人儿，我看她美不美。”



听得门响，再过一会儿，那人来了，说道：“公子，我们有十数个美人儿，你真心要，我便送公子一人，只是公子得先付我十两银子。”

卓书看看思思，思思也觉得奇怪，怎么竟要十两银子？那人陪笑：“公子不必犹豫，人人都可惜他那十两银子，但一看了美人儿、有的还多给呢。”

卓书拿出十两银子，交与那人，说道：“好啊，你让美人儿来，我看她究竟美是不美？”

天很晚了，卓书与思思在昏灯下闲说话儿，再过一会儿，思思说道：“卓书，你的十两银子送与美人儿，看来不会来了。”

卓书正要说话，忽听得门响，从门外走进一个人来，她走路也悄然无声，一进了门，便扑奔床前来。看来她是一个熟人，知道这客店里的上等客房里的一切。

忽地，思思说道：“莫摸我，我可不是男人。”

那女人轻声说道：“说是一个公子要我。”

卓书听得那声音，像是熟人，不由一惊，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那女人轻声一叹，说道：“你不必知道我是谁，向来客人都不问我的名字。”

卓书听声音，更是熟悉，他问道：“我可不可以打开灯来？”

那女人幽声一叹，说道：“夜里行事，便是因我无脸面见人，公子何必强我所难？”

卓书一声示意，思思便去拨亮灯，一见那美人，竟是以轻纱掩面。她一见了卓书与思思，不由得身子一抖，看来她也是认得两人。

卓书见她起身要走，急急扯住，说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一扯面纱，那长长面纱飘落，两人大惊：这人是那个久不曾谋面的索雅。

她怎么会是索雅？

三人对面，坐在床上。

听得索雅轻声说起她的经历，原来那一次她在客店里听到了风声，说是他们买了布

那儿与杨洛儿，她去救人，不幸也陷入人手。她轻声说道：“他们弄了十数个人，要她们卖身，其中不光有布那儿，有杨洛儿，还有那个西夏公主李斯萍。

两人无声，谁料得到，心性高傲的索雅竟是沦落风尘，竟在这种客店里做妓？

索雅说道：“他们是一群人，都是江湖上的高手，能抢一路来的贵客，只是先用我人等做饵，再下手杀人。”

索雅哭泣，她已再无武功，身体也很是孱弱，再不复是一个雄心万丈的索雅。

嘭嘭敲门声。

卓书看看索雅，再看看思思。思思知他心思，说道：“你愿意管事，我也随你。”

卓书一笑，虽说是带着思思，与人动手不便，但既是遇上了，不管怎么能行？

那人敲门后，便陪笑叫道：“公子，你要不要美人儿了？”

卓书看看索雅，索雅忽地扯住他的手，叫道：“卓书公子，不行，不行！”

思思看她，她怯怯地松开了手，说道：“思思姑娘，我是说，你们与他们动手，很是危险。”

卓书笑说道：“好，这美人真是好。你进来，我有话对你说。”

那人笑脸模样进了屋，一见大床上，卓书与那索雅、思思都坐在床上，三人神色没什么不对处，便陪笑道：“客官还要美人吗？”

卓书说道：“你看！”

他拿出怀里的银票，对他晃一晃，见那人满面贪婪神色，卓书笑说道：“我这人有一个毛病，就是美人多多益善。你告诉我，有什么更好的，我要几个美人一齐陪我睡。我明早便给你上千两银子。”

那人笑说道：“我们有一个疯子，那是一个狂人，你怎么弄她，她都愿意，还乐此不疲，只是她的神智不那么清醒。”

卓书笑道：“好啊，你弄这种事儿时，神智是清醒的吗？我要她了。再说，再说！”

那人见他仍不厌足，便说道：“还有一个，是一个公主呢。不知公子要不要？”

卓书显是动心，他说道：“都说是贵人，原都是风尘中人，怎么会有贵人？”

那人陪笑道：“我告诉你，那人原是西夏的公主，她是嫁与原来那个天祚帝的，可那辽国的大王死了，她便成了寡妇，后来她来了这里，你要她不要？”

卓书大笑，说道：“要，要！”

思思在被子里拧了他一下腿，拧得他腿十分疼，他大笑说道：“醋坛子吧？你看公子幸美女，你也欢心才对啊。”

思思看他，不再吐声。

卓书说道：“再有没有好样的了？”

那人再说，说一个，卓书摇头，直到他说：“有一个，她是最会赌的，不知道公子要不要她？”

卓书见索雅没反应，料得那人正是杨洛儿，他便笑道：

“我也会赌，我得看一看，她究竟有什么本事，这一个要，要她来好了。”

那人出去了，不一会儿便听得脚步声纷至沓来，推开了门，便说道：“就是这位公子，你们好好侍候，准有你们的好处。”

那人走了，留下了三个美人。

卓书是看过李斯萍的，但李斯萍不记着他，只是满面冷漠地看着床上的三人。她心道：这个男人真不厌足，竟是有了两个美人，还不算够。他真的要五个美人做什么？

看索雅对卓书使眼色，卓书便说道：“来来来，我想你这客房怎么有偌大的床，原来还有这许多的风光，来来来，先都来坐在床上，公子好好看看你们。”

那李斯萍不语，只是上去，坐在床上拿被子盖住她的脚。而杨洛儿是知道卓书的，看到了索雅那神色，知道或会得救，能脱苦海，便不动声色，也来坐在床前。只有那布那儿咧嘴在笑，她仍是神志不清，说道：“你要摸我的奶吗？你摸奶，最好摸她的，她

的奶大，好摸。”

她指着索雅，咧嘴在笑。

待得几人都上了床，卓书忽地，点了布那儿的穴道，布那儿顿时昏睡。

思思放倒了她，让她的头倒在自己的腿上。卓书轻声说道：“索雅，他们会不会看我们？”

索雅点头，卓书对李斯萍说道：“公主，我是吐蕃的卓书王。”

李斯萍想必知道他的名字，一听便是流泪，她沦落风尘，人家都知道她是西夏公主，她那羞辱，自是比别人更重。

卓书说道：“你们都没有功力了，我要带你们走，也未必走得脱。索雅，你有什么好法子？”

索雅说道：“我等都是落在他们手里，所受痛苦，自不堪言。卓书王没有手下人吗？”

卓书笑说道：“我自与思思姑娘离开吐蕃，再也不是什么卓书王了。”

索雅看他，心里不知他是为何，但一时间也无法再问，只是沉吟。

思思说道：“我等去求人，再来解救索姑娘她们，好不好？”

卓书苦笑，说道：“只怕明天早晨他们就会来杀我，怎么会放过我们？”

正在无法儿，听得有人叫道：“店家，有空房间吗？要一间上好的，给我们王子住。”

卓书一听，那声音很是苍老。忽听得有清脆声音再说：“给我们两人也来一间上等的房间，我们两人也要住好的。”

那店主笑道：“不知道是哪一位王子？”

那人答道：“大理王子啊。”

卓书说道：“好了，是段呆子来了，思思，你去看看他，好不好？”

思思不愿，但卓书一说，她也知是要紧。如果段驩能帮卓书，便可救了索雅几人。

索雅说道：“莫不如我去，对他说实情。”

思思说道：“索姑娘去，那是最好。”

思思再怎么思想，也是不愿面对段譽。此时面对段譽。有什么话可说？

忽地思思说道：“他不会叫妓女的，他总是一本正经，怎么会做这种事情？”

忽地有人敲门，有人叫道：“公子，公子！”

卓书大声道：“有什么事儿？”

那店家陪笑道：“好教公子得知，来了一个王子，如果公子这里的姑娘多的话，请让与王子一人。”

思思失笑了，她看错了，原来段王子也是风流，也愿意召妓。

卓书看看索雅、说道：“好啊，就出去一人，再别来烦我了。”

索雅走出去了，她来到了段譽的房间，看到老童少童正在侍立，段譽看着她。说道：“抬起头来。”

索雅说道：“不敢抬头。”

那段譽看着店家，说道：“她为什么不敢抬头？”

店家打诨：“她怕羞。”

段譽说道：“既是她怕羞，你就出去好了”

店家说：“她怕羞，是怕你家的两个童子，怎么是怕我？”

可段譽说了，要他出去，他只好出去了，临走时嘱咐索雅：“你好好侍候王子，有你的好处。”

待得店家走出去了，段譽说道：“我听说姑娘琴棋书画都行，方才召姑娘来的，姑娘不必客气，请坐下一叙。”

索雅坐下，斜扞着身子，脸面仍是低垂，不看段譽。

段譽说道：“姑娘气度，让人一看，便知不是风尘中人，不知姑娘何故沦落风尘？”

索雅轻声说道：“段公子，别来无恙？”

段謩一惊，他再一看，索雅抬起了头，他认出来索雅，不由得轻声一呼。

索雅说道：“段王子，我与布那儿、杨洛儿都落入敌手。就连西夏的公主李斯萍也落入魔掌。”

段謩惊讶道：“他们是什么人？”

索雅说道：“原来就是忘世道人的手下，或是那些十大掌门的旧部，他们一心要报复唐逸公子，也正要去害唐逸。”

段謩说道：“那杨洛儿与公主在哪里？”

索雅说道：“她们在卓书公子的屋内。”

段謩神色一变，说道：“卓书？”

或是他想起了卓书与思思，心里方才不痛快的。

索雅不知他一提起卓书，为什么神色一变，她说道：“如果王子能与卓书公子联手，我等才会获救。不知王子愿不愿意？”

段謩的脸色再变得难看，他说道：“请问思思姑娘是不是与卓书在一起？”

索雅一看他神色，方才知道他为什么心里不快，她说道：“思思姑娘与卓书公子在一起。”

段謩抬起头来，好久，他方才说道：“索雅姑娘，看来我不能帮你们了，你们自去求那个卓书好了，他是吐蕃王，他会有办法的。”

索雅正要再说，段謩笑说道：“索姑娘，你去吧，我不送你了。”

老童少童两人拿出银子，送与索雅，送她出来。

索雅走出来，那个店主在门外看着，对索雅道：“你拿了银子？拿来给我。”

索雅说道：“主人，那个公子不愿意让我走，我是不是再去？”

那店主人大笑，说道：“有银子赚，为什么不去？你去好了。”

索雅进了屋，她看着卓书，卓书正在轻轻抚摸着布那儿，布那儿在嘿嘿地笑，那样子像是无知无觉。索雅一时心酸，便流泪了，说道：“段王子不肯对我留情。”

卓书笑说道：“他不肯对你有情，我对你有情，你上来，暖一暖脚。”

索雅坐在床上，对卓书说道：“他问起了思思姑娘。”

思思默然，她没料得段誓会拒绝帮她们，如果那样，只有卓书一人，决对付不了。

思思说道：“我去找他？”

卓书扯住了她，说道：“思思，我看你还是不要去，你是不是看轻了我？我会救你们出去的。至多大家都死在一处，有什么了不得？”

思思一想，也是坦然，当初她与卓书在十二神僧的逼迫下。不是也几乎性命不保吗？死并不可怕，她轻声说道：“好，我们一起走，要死就死好了。”

## 第六章 妓人吃梦

卓书大叫道：“店家，店家！”

店主人忙跑来，看到卓书正在大乐，他拥被而坐，身前身后拥着几个美人，就连那个神智不清的美人儿也嘻嘻而笑，看着他笑。

店主人道：“公子玩得开心么？”

卓书大笑，说道：“怎么不开心？我有一个美女，也送与你们吧？只是你得给我银子啊。”

那店主人一看思思艳色，竟也是贪婪得张大了嘴巴，说道：“那是，那是，只是不知公子要多少银子？”

卓书说道：“我要九千两银子。”

那店家说道：“太贵、太贵。”

卓书说道：“请你家店主人来。”

那店主人一怔，说道：“我便是店主人。”

卓书说道：“我说，请你家主人来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真的来了一个人，那人是一个胖子，他嚷道：“是谁要找我？”

一进了门，他看到了卓书，不由大惊，叫道：“卓书？！”

原来这人是旧相识，他是那个忘世道人与疯士的手下，他一声叫卓书，转身便走。

卓书哪里容得他走开，一声呼喊，便扑上去！

那人掷出暗器，却有几枚是对着几个女人的。

卓书袍袖一挥，把那暗器击飞，吼道：“慢一些！”

那店主人却冲出去了，在店门外吼道：“来人，出事了！”

果然咚咚冲出十几人，都扑至卓书房外，叫道：“那个臭小子，你出来！”

卓书看几个女人，布那儿虽说是神志不清，但她仍知道恐惧，只是扯住了索雅，吓得脸色大变，呜呜直哭。杨洛儿皱眉，只是看着思思。思思很是镇定，她对几个人说道：

“就是他们冲进来，我们唯有一死！”

那李斯萍却是流泪，哭道：“我为什么要死？我是西夏公主，我为什么要死？我为什么要死？”

她轻轻捶胸，一捶竟是咳起来，咳个不止。

思思看她脸色潮红，大声道：“李斯萍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们都在这里。”

外面没声音了，原来那些人正在拿兵器，再赶来攻卓书。听得那店主人叫道：“卓书王，你听着，你是一个贵人，何必与我们一般见识？你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何必为这些残花败柳惹气？你还是带着你的小美人走开，让我们带走那几个臭女人，好不好？”

卓书笑道：“我来此地、就是要找女人的，这等美人，天下也难得寻到几个，你们放手吧，我要带她们走开。”



店主人怒道：“卓书，你别不知好歹，我要杀你，一百个卓书也杀了！”

说罢从外向里放毒烟。

李斯萍叫道：“不好，放毒烟了！”她先是咳个不止、再就是索雅、布那儿、杨洛儿都咳起来。思思与卓书也咳，卓书叫道：“你听着。我自出来！”

卓书一扑而出，外面那些人都拿着刀剑，对着卓书便刺！

里间屋里李斯萍咳得更厉害了，她嘶声而叫：“杀了我吧，杀了我！”

她扑向屋门，想冲出来，却屋门紧闭，几扑不出。

索雅过来，抱着李斯萍，叫道：“公主，公主，你不必动，我来帮你！”

几人都是咳不止声，哪里能帮得了她？只见她一口口地吐，吐出的都是腥红的血丝。

卓书捉住一人，喝道：“有无解药？！”

那人支吾不说，卓书一拍，便一掌击毙。再扯来一人。喝道：“你是不是店主人？”

那人大笑：“你要找我大哥，要去找死？”

屋内咳声不止，卓书知道、再放下去，屋内几个女人都得一死，他突地厉声叫道：“段驻，你个王八蛋，你不出来，几人都得一死，你出来！”

听得有人振声道：“卓书，你休要出语辱我！”

原来在屋前站立的，正是段驻与他的两个童子。

卓书说道：“你与思思有什么过节，是你个人的事儿，你身为大理王子，江湖中人，竟然见死不救，那屋内有唐家的二小姐思思，有回鹘的索雅姑娘，有布那儿姑娘、杨洛儿，还有西夏的公主李斯萍，难道你只因为意气用事，便冤死那么多人吗？”

段驻说道：“她们死与不死，与我无干！你有本事，自去救她们好了。”

卓书啸哨声声，叫道：“段驻，你个卑鄙小人，我与你誓不两立！”

段驻恶声道：“我与你也誓不两立！只是过了今夜，你能立在哪里，却是不知了。”

卓书在屋外奔突来去，忙着杀人，但那些人见他凶猛。都避着他，不与他正面交锋。

思思在屋内叫道：“我们出去，我们冲出去。”

但几人打门，门仍不开。思思叫道：“卓书，卓书！”

卓书正与那几个恶人周旋，哪里顾得上？正吵间，那段驻叫道：“思思姑娘，别来无恙？”

思思一听，便知道段驻小心眼，她大声道：“段公子，救我！”

这嘶声一叫，段驻大声道：“她竟与我有情、我与她在大理有过那等的好时光，我怎么能不救她？”

他回头对老童少童道：“救人，去救她！”

两童扑出，直奔门前。有人横刀而出，叫道：“休走！”

老童一拍刀，那刀铮一声飞开，老童身子一撞，便撞开了门，叫道：“思思姑娘，我是老童！”

少童也不慢，他一拦，便击一大汉胸前一掌，打得那大汉退步，噤噤再退，少童叫道：“让开，不然我放暗器了！”

他扑入去，抱起了一个人，叫道：“你是不是思思小姐？”

再扑出来，看看却是布那儿，正傻傻地对他笑。

少童再冲入，再抱着一人，那人身子却弱，一声声炸裂了肺一般地咳。两童扑入，把所有的几个女人都救出来，放在地上。看她们一声声咳，像是炸裂了心肺。

段驻看着那几个恶人正围着卓书而战，大叫道：“卓书，我与你誓不两立，我也要杀他们！”

卓书长笑道：“好啊，看谁杀得痛快！”

他扬手一击，正击在一人的颊上，那人要说话，痛骂卓书，这一击打歪了他的下巴，竟把他的下颏打碎。

待得段譽冲来，那恶店主看看不妙，大叫道：“走！”

几人便飞身逃走。卓书拾起一刀，掷向一人后背，叫道：“走得了吗？”

那刀如飞，厉厉哨音，直射在那人后背上！

那人扑地便倒。

段譽看他出手凌厉，大笑道：“莫非只你卓书公子有此本事？”

他也拾起一刀，向前一掷。那刀飞得快，直插入一人后背，那人噉一声叫，扑地便死。

两人相视一笑，都是自傲。

看看几个女人。渐渐咳声止了，她们围在地上，十分困顿。原来在屋内中了迷烟，几个女人都是沉醉，此时被风一吹，便一个个怔怔迷迷，抬起头来。

看她们面色，却是潮红，人也执迷，看着眼前的人，竟是大大情动。

思思看着卓书，说道：“卓书，卓书，我不行了，我心里烧得不行！”

卓书一手执着她手，说道：“我们坐下，你看月亮。”

思思被他扯着坐下，一旁的李斯萍也知道自己不行了。她的脸色红红的，也执着卓书的另一只手，坐下看月。

段譽在那里，忽地杨洛儿扯住他的手，叫道：“你没死，你没死啊。你没死，怎么要吓我？”

段譽吓了一跳，看她眼睛赤红，知道是想错了人。想挣开她的手，但她扯得紧紧、怎么挣得开？

李斯萍说道：“我一嫁与你，就天天想着如何做大辽王妃，我天天想着，听说你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，我想你不会真死，是不是？”

在清冷的月下，看李斯萍的脸上，有一行清泪在流。

卓书当然知道她与天祚帝的旧事，但此时见她痴痴迷迷，自不忍再说破，只是扯着

她的手，听她自说。

另一边是杨洛儿，她也扯着段誓的手，轻声说道：“是你，是你！你是齐郎，对不对？你说回去，巴蜀有事，哥哥有事，你不能不助他，你死了吗？你没死，这就好。”

原来两人都是情迷，且在此时把卓书当成了她心里的情人，一个当他是天祚帝。一个当他是齐骠。

另一旁坐着老童与少童，老童的手里扯着一个布那儿，布那儿在笑：“她们扯手做什么？”

老童说道：“说话儿。”

布那儿虽说是昏昏沉沉，但也是情迷，她对老童嘻嘻而笑，说道：“你愿意不愿意摸我的奶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几人，除了索雅，只有我的奶最好。”

老童看着少童，少童更是挤眉弄眼，站在一旁，左顾右盼，看他们几人，也顾着看有没有人再来袭。

先是李斯萍醉了。她中毒最深，显是无救，就是那唇也苍白如死色。她轻声说道：“你没有死，何必对人说你死了？你就是耶律重恩吗？”

她未与耶律重恩在一起，便当耶律重恩是天祚帝。她轻声说道：“听说你又复了大辽，我真替你高兴，你要拿我当王妃，我便跟你打江山。我会帮你……”

她的手扯着卓书的衣服，急不可耐。她做够了风尘女人，一直冷冷面对着男人。此时夜间，月下风清，看着卓书犹如天人，当他是天祚帝，头一次对男人敞开了情怀，那情话滚烫，情心如火，一直对他痴痴地说。

卓书看着思思，见她也流下了热泪，紧紧握着他的手，心里想着：李斯萍够不幸了，她是公主，却一生没有一丝幸福，被人卖去当妓，哪里有一丝快乐可言？她心里只有一个天祚帝，只有一个男人，那个男人还没有娶她进门，便人死国灭了。卓书看着李斯萍，看着思思，当她就是思思一般，看她那惨景，心里也好生难过。李斯萍看他流泪，说道：

“你别流泪，我其实挺好的，只是不能与你在一起，有些苦，你明白吗？”

卓书哽咽道：“我明白。”

李斯萍说道：“你就是耶律重恩吗？”

卓书说是。她再说道：“你真的是天祚帝吗？”

卓书心一狠，也说是。李斯萍长吁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一直说，耶律重恩就是天祚帝，天祚帝就是耶律重恩，我父王母后都不信。你告诉了我这个秘密。我真的谢谢你。”

她伏在卓书的胸前，卓书看着思思，以为思思会妒心大发，可思思正在流泪，对李斯萍十分同情。

卓书说道：“我是天祚帝，你有什么话，对我说好吗？”

李斯萍未语泪先流，她说道：“我不能做你的妻子了，我身子已不干净了。”

卓书也流泪，心里酸酸的，他说道：“那有什么？你一心想着我，岂不是更好？”

李斯萍说道：“我没一心想着你，你死了后，我看好了一个西夏的勇士，她叫红顶天，我原来以为她是一个男人。但她不是，她只是一个女人，是父王的心上人。我真的没看好哪一个男人，我只想着你……”

她扯紧了卓书，像是怕他忽地再失去。

她身子一阵阵抖，看来她要死了，身体便抵不住那寒冷，手也如冰。卓书想为她度过一些功力，但她身体在抽搐，无法为她助力。

卓书说道：“你不说什么都了，只偎在我怀里，好不好？”

李斯萍看着思思，忽地说道：“她是你的妃子吗？我知道你有妃子，但你能不能……顾一顾我？”

原来李斯萍此时看思思，却是真的妒心大发，她看卓书的手扯紧了思思，便心里不快。她轻声说道：“我要死了，我再也做不成你的妃子了，你以后有的是时光与她在一起，你先顾一顾我，好不好？”

思思松开了手，慢慢地，慢慢地放开了卓书的手，她对着卓书一笑，带泪地一笑。

李斯萍满意了，她说道：“你只是说了娶我，便从此把我扔入了深渊，你再也没有给过我幸福。可我死时，你给了我幸福，是不是？”

李斯萍扯着卓书，扯得他背过身去，她轻声窃笑：“我不愿意与人一齐拥有你，我愿意独自一人与你相对。”

她偎在卓书的怀里，泪水长流。

她说道：“你要记着我，你能记住我吗？”

美人在怀，但也憔悴，李斯萍再也不是那个美貌可人、丰肌雪肤的公主了，她只是一个憔悴的美人儿，一个艳妓。

她的手哆嗦，拥紧了卓书，说道：“世上情事，人独所钟。我想着你，一直不敢去死，不然我早就死了。”

一旁的所有人都黯然神伤，老童少童都是流泪，但几个女人都被情烟所迷，此时正在一心抚摸男人，哪里顾得上李斯萍？

忽地，布那儿叫道：“我要与你亲热，我要与你亲热！”

她扯倒了老童，便欲与他在地上野合。少童嗤嗤笑说道：“老家伙，你可是惨了！”

老童大叫道：“我不能，我不能啊！”

布那儿此时反是清醒，对他说道：“你也有胡须了，你看这么多的胡须，你也是大人了，怎么不能？”

她扯倒了老童，老童被她捂住了嘴，无法吐声。一旁的索雅也有些动情了，她依在段誓身上，说道：“段王子，你喜欢不喜欢我？”

段誓看着她，木木讷讷，哪里有话说？

索雅哭泣道：“我也是一个美人儿，只是被一个孩子摸了奶子，有什么不好？就是你们那些可恨的男人，一个个总是色迷迷地看我，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”

索雅扯住了段譽，说道：“段王子、我与你设誓，从此在天愿为连理枝，在地愿为比翼鸟，你愿意不愿意？”

段譽哪里敢说他愿意？他只是瞪眼看着索雅，索雅扯住他，叫道：“你说啊，你说啊。”

索雅情热，此时恨不得得段譽一个允诺，便与他共渡鹊桥。但段譽心道：我是大理的王子，你只是一个妓娃，我怎么会与你设誓？但他看着索雅，也知她是情迷，中了迷药，再不救治，也是无法。

只听得卓书对他传音道：“段呆子，你要救人，你救了她，再送她走，便是造了七极浮屠。如果你不管她，她会死的！”

段譽对索雅说道：“好啊，好啊，我与你一起去，我与你设誓！”

他看着索雅，说道：“索雅姑娘，你心里的情人是谁？”

“是你啊。”

“我是谁？”

“你是耶律重恩。”

又一个耶律重恩，幸亏没被那一个李斯萍听见，否则岂不是又来一次大伤心？

段譽心内一松，说道：“好啊，我便与你设誓，一生一世再也不分手，好不好？”

索雅大笑，拍手道：“好啊，好啊，我与你一生一世都在一起，我告诉你，我受不了了，我们来一次吧，好不好？”

此时的索雅再也不是那个艳姿美色的美女了，她的行止。只是一个放浪女人。

那一边，李斯萍早就与卓书滚在一起了，卓书与她亲热，脸上是流着热泪的，他的腿放在一旁，思思在后，狠狠地掐他。

他吻李斯萍一下，思思就恨恨地掐他一下，忽地思思也情迷了，叫道：“卓书，你不是天祚帝，你不是……”

卓书疾点了她的昏睡穴，思思颓然倒地。

卓书再与李斯萍亲热，李斯萍声如梦呓：“天祚帝，你杀了她吗？你不必杀她的。”

卓书苦笑，说道：“我没杀她，只是把她弄晕了。”

## 第七章 欢喜佛道

李斯萍情急，扯住卓书，说道：“你是天祚帝。你把皇冠戴在我头上，我要做你的皇妃！”

卓书拿起一顶帽子，戴在她头上，说道：“好，好，戴上了。”

李斯萍如痴的笑说道：“好啊。好，你肯给我戴上帽子。我便是皇妃了。”

她扯紧了卓书，悄语道：“皇宫多妒意，你要多临幸我啊。”

卓书看着她，点头。他流下了泪，李斯萍说道：“你真傻，你与我真个凑到了一起，多么不易。你不珍惜大好辰光，还说些什么？来啊，来啊。”

她急与卓书亲热，再也看不到周围的人。

像是野兽，在野地里苟合。也像是疯子，在桑间濮上嬉戏。卓书心里有一种冲动，但那不是以往与乌雅等人或是奸淫青青时的冲动，有一种很是崇高的冲动。他轻轻地爱抚着李斯萍，对她百般怜爱。谁也知道，一朵要凋零的鲜花是碰不得的，他没了那野性的狂热，只是流着泪，像一个很体贴病弱妻子的好丈夫，轻轻地安慰她。

风吹树叶儿轻轻，他问道：“你.....好吗？”

李斯萍的身子一阵紧抖，她说道：“好啊，好，你莫松开了我！”

她的手有很大的气力，揪紧了他、一丝也不肯放松。

她说道：“我与男人相交，都是不看他们。他们不是人，只是野兽。你也知道，他们都是一些很脏很脏的野兽.....”



不知不觉间，卓书已是把李斯萍扯起来了，他的心意，要抱着李斯萍，让她在香消玉殒时能体味到男人的可靠。但李斯萍不愿，她一心求媾合，只要能把她全部的身心都化成一腔情意，撒在卓书的身上，她死不足惜。

卓书也狂热起来，他甚至忘了他自己。

一旁的段誓此时很是受罪，他一手扯着索雅，另一只手扯着杨洛儿，令他十分尴尬。一旁的卓书见状，传音说道：“段王子，你个呆子，再假正经，她们两人都会被火烧死，那时就是你杀了她们两人！”

段誓急得大叫：“我不知怎么办才好、我从来不曾与女人那般亲热！”

卓书急道：“快，快与她们亲热就是了。”

段誓叫道：“老童少童，帮我……”

不待他再叫出来，那索雅早就把香香的舌尖度在他的口内，不断地吻他。段誓说道：“我不是想你，我不是……”

他心里一念，还是在思思身上，但看着旁边的思思，正昏睡在那里，被卓书打晕。心道：我就当她是思思，我就当她是思思，那能怎么样？一念间，心里也平静起来，就心安理得地与索雅亲热。

一旁的杨洛儿叫道：“不嘛，不嘛。你一向都是最宠着索雅姐姐，她总是偏心，她偏心！”

洛儿扯开他，也来吻他。段誓真个尝到了香艳的滋味儿，他从前与思思在一起时，总是两人纵横谈论，说天下，谈人生，论哲理，哪里有过花前月下的大海誓山盟？此时与两女如此香艳，使得段誓大是激动，他心道：我要救她。我要救她，当她就是思思，当她就是我每日思念的思思，有什么不好？

就连老童也在那里一劲儿地抚摸布那儿，好在布那儿有些痴傻，药性不那么重，她看着几个人，问道：“她们冷吗？怎么抱在一起了？”

老童正要答，忽听得少童尖声尖气地说：“他们冷吗？怎么抱到一起了？”

老童不由大恼，叫道：“臭小子，你再逗，我揍你！”

布那儿说道：“你说谁呢？”

老童说道：“我说那不知进退的臭小子。”

布那儿说道：“什么叫进退？”

老童说道：“进就是进去，退就是退出来，咳，反正说了你也不懂，你看就是了。”

布那儿在一旁忽地大笑道：“是啊。他们是进，他们是退，退就退好了，不用再进了，麻烦，麻烦！”

卓书想到了河旁，他与思思一身水淋淋的，从河水里爬出来，那时太阳正在头上，照着他们。他与思思在河水旁体味古人的快乐。那时的古人只有衣食之忧，但也像是无忧无虑，他们着树叶为衣，那很容易。他们捕鱼为食，也很容易。剩下的大部分辰光做什么，他们都拿来作他们的淫乐游戏了。他们在河水旁，身体在河水里有清清亮亮的影子，婀娜起舞，他们的身姿在河水里一闪一闪。太阳做他们的明证，他们的交媾是神圣的，没有任何世俗的目的。

李斯萍轻声说：“你小心些，我身体不那么好，我会好的，那时我好好侍候你。”

卓书流泪了，他知道李斯萍的脸色红红的，看去是灯枯油尽的境地，但他无法再说什么，只能与她享乐，一味地享乐。

杨洛儿紧紧搂住了段馨。她与索雅在争一个男人。此时她也情迷。便再也没了那羞怯。她叫道：“你总是叫我叫你索雅姐姐，我叫，我跟着你，也没有过什么好日子！你为什么还要跟我抢情郎？你也知道，我是你拿三万把弯刀换去的人，我是他的人。你不能抢我的情郎！”

索雅说道：“他是耶律公子，你看他是谁？”

杨洛儿说道：“他是齐郎，齐骁，你说话啊，你说话啊。”

她扯得段譽的手疼，他只好说：“我是齐骠，我是齐骠。”

杨洛儿大笑，说道：“你听。你听，他是齐郎，齐郎没有死，他回来找我来了，他回来找我了！”

她笑意盎然，看着段譽，说道：“索姐姐吃醋，你别在意。”

段譽看此时人心，真是赤裸裸，他触目心惊，忽地心道：假如有一日，我大理皇宫内的人都吃下迷药，那时会如何？他不由得激凌凌打一个冷战。那是太可怕了，只怕到时人人吐出真言，大理也不复是一个礼仪皇宫了。

杨洛儿说道：“索姐姐，我要与齐郎亲热，我要与齐郎亲热。”

段譽看着她扯倒了自己，心里不由苦笑、心道：依卓书所说，我只能听她，解她情迷，只有此法子了。

他扯开了杨洛儿的胸衣，一双乳跳开来，直扑他眼前，吓他一跳。杨洛儿说道：“除了索姐姐，便是我的乳最好。我的乳让那个小王子扯了那许久，还不松，够厉害吧？”

段譽不敢再说，便与杨洛儿亲热。

两人正在亲热时，忽听得索雅在叫，索雅叫道：“你不能只与她亲热，你来，与我亲近亲近！”

索雅也偎在段譽的怀里。段譽心里自叹，要说我大理王子，一向行得正，走得直，只是这一回，却是中了卓书的计了，上了贼船。

他不得不听索雅的，与两女亲热。也是平时两女便多那种与一个男人亲热的法子，此是便把一个段譽弄来扳去，让他听令。

不是鸳鸯也羡仙。

正在亲热，忽听得卓书叫道：“公主，公主！”

卓书大放悲声，他看着怀里的李斯萍，李斯萍却是含笑而死。

卓书听得思思在哼，看来她也被情迷苦，却还不能从梦里解脱，大概正在梦魇中吧？

他随手解开了思思的穴道。

思思大叫道：“卓书，你个王八蛋，你怎么把我.....就为的你个婊子？！”

她忽地噤声了，她看到了卓书的眼泪，卓书流泪了。

她看着卓书，轻声说道：“她死了？她真的死了。”

卓书点头。

思思再问：“她真的和你在一起了？”

卓书说道：“她与我一同参了欢喜佛，她死时是很快乐的。”

思思的心里有种苦涩，她知道那滋味儿，她与卓书在一起时尝过了那欲仙欲死的滋味儿。可卓书竟与李斯萍也做了此事？

思思恨恨地冲上去，打了卓书两个耳光！

卓书笑笑，他的嘴角流血，他说道：“如果我再遇上了这种事，我还会做。如果能救得人，我一定会做！”

思思看卓书，卓书像是一个陌生人。

忽地，小腹再是火热，思思苦呻道：“卓书，卓书，你救救我，你救救我！”

那边布那儿也狂叫，起身便跑。原来她也中了情毒，只是她的神志不清，比所有人都晚发而已。此时一发、便是狂叫。扑向老童少童。

老童少童都是不能人道，两人皆跑，老童叫道：“少童，你快去，你快去！”

少童叫道：“我去做什么，我做不了那种事！”

老童叫道：“我也不能做，我也是孩子！”

少童叫道：“你平时不是总倚老卖老吗？你去好了，怎么不能做？”

两人逃跑，更增布那儿的情毒，她大叫着，张着两手，去追两人。

卓书看着思思，思思恨恨，忽地肚疼如绞，叫道：“卓书，我也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！”

卓书说道：“我来救你！”

他放下了李斯萍，再来对着思思。

人总是人，在那兽性的歇息中，总有一种愧疚的神色。卓书看着思思，说道：“思思，我只能救你了！”

思思大叫道：“看什么看啊，你早就看够了，你在河边没看够吗？”

卓书抱住了她，亲吻她。毕竟是情人，两人亲吻又是别一番滋味儿。

思思说道：“卓书，我与你是得大情境的人，我们在生生死死中悟出了情道，为什么不好好做？”

她红唇鲜艳，人面桃花，那眯细的眼盯着卓书，像是欲献上她自己。

卓书说道：“是啊。”

在众人眼前，卓书与思思都起立，他们欲火中烧，但他们在脱衣服，把自己回复到原始之初。

两人站立。

在众人眼里，有羞怯感。在男人眼里，是羞怯感。但在女人眼里，那是情火。

卓书在思思身后，他们翩翩起舞了，如影随形，男人始终都附着在女人身后，他们也都看到了，在那漫漫的舞姿中，男人与女人得到了交接的快乐。

那是可能的吗？本来欲望就是欲望，交媾就是交媾，交媾体现着一种人类繁衍的延续，怎么会在快乐的行步中得到那快意？如果人生能那样，岂不一切都是游戏？一切都成了快乐？如果女人在交媾中得到的快乐要在生育的痛苦里得到惩罚，男人的快意便是在失泄的失望里得到严责。人类才会稍稍控制一下自己的放纵心。可他们如果把放纵都做成了游戏，似乎一切都是可能的了，他们再也不会再在生育的痛苦里熬煎了，他们不会替自己的快乐找到一丝痛苦。

人都看呆了。

老童少童当然是头一次看这种把戏，少童对老童道：“不对吧，怎么是跳舞？怎么

都闭着眼？”

老童说道：“没听说过，没听说过。”

布那儿看着他们，忽地跳起来，叫道：“我也跳，我也跳。”

她在两人身后跟着，随着他们放肆自己的情怀，她的昏迷得到缓解，她也不由得闭上了眼睛。她如今也明白了，只要随着自己的心意而律动，一切都是美好的。

段謩看呆了，他真是如卓书所说，只是一个段呆子吗？他不是，从前在他成年时，他的父母便把人欲大伦告诉了他，他们告诉他的是，与女人相交媾，能生育后代，而且那交媾是严肃的，是无比郑重的。他们告诉他的是，古代有多少帝王淫乱宫闱，坏了自己的德行，也毁了他们的朝廷。一朝一代，兴衰废替，都是淫恶为首。

但他看的男人与女人，怎么那么和谐？他看着思思，思思的每一肢每一足，都像是为卓书而生。他忽地自惭形秽，想自己绝配不上思思，只有卓书才是思思的情人。

段謩看着卓书，他正发怔，杨洛儿与索雅竟是拎起了他，两人笑说道：“公子，你也会的，你为什么不做？”

原来两人看卓书与思思那一舞。竟是情迷，她两人是回鹘人，回鹘人自来善舞，见舞心喜，哪里还等得他说？她两人扯起了段謩，便去跳舞。

他们所跳，便与卓书两人不一样了，原来卓书两人是心意相通，在那舞中寻找到了交媾的亲热。而他们三人却只是真的跳舞，哪里有那交媾的亲热？只是跳了一会儿，杨洛儿便与段謩倒下，两人喘息，再复亲热。索雅也说道：“不跳了，我不跳了，我不如他们跳得好！”

待得所有的女人情毒都解，老童少童方才过来，他们两人脸色红红的，说道：“公子，我们头一次逃，头一次逃。”

段謩也不再说什么，只是看着他们，点头。

女人们一过了那狂热，再穿衣服，很是平静，她们的脸上都有很平静的表情，不知

心里是喜是忧。

她们都跪在李斯萍的身旁。她们都叫她公主，也都知道她是西夏的公主。

但她死了，她是忧郁而死的，在她接过的公子富商中，她一心寻找那个天祚帝。如今她当卓书就是天祚帝，就是那个耶律重恩，她含笑而瞑。

几人挖土，埋了李斯萍。

卓书跪在李斯萍的坟前，说道：“我替你报仇了，我杀了他们几人！”

段譽看着李斯萍的坟墓，蓦地心道：原来人死那么容易，人生一世，真该好好快乐，好好享受人生。我再苦自己，也不应该。

他看着那杨洛儿，看着索雅，忽地说道：“索姑娘，你与洛儿姑娘去哪里？”

索雅苦笑：“我们去哪里？飘无定所，只能一生飘流了。”

段譽说道：“我看两位姑娘去大理，我在皇宫里替两位姑娘找一个位置，好不好？”

索雅笑笑，说道：“多谢段公子了，只是我们是女人，在皇宫里多有不便。”

在索雅眼里，段譽刚才与她们亲热，那是为解毒，看他一个王子，决不会娶她们两人为妃的。

段譽说道：“我刚刚从卓书公子的那舞中得到一种启示，原来人心可以美好，人欲也可以美好。我为什么不做？两位姑娘不如就去大理，如果你们愿意，就跟我住在一起。你们做我的妃子，我可以与你们做朋友，也可以与你们做夫妻，人生一世，也大不易，不知两位姑娘心意如何？”

索雅看看杨洛儿，杨洛儿看看索雅，两人再看段譽，他是大理王子，莫非她们一生一世非得与王子结缘吗？

索雅说道：“以后再说吧。”

卓书见他们说不拢，便笑说道：“我们去饶风岭，一齐去吧。听说唐逸公子与活佛要在饶风岭一战，是生死一搏。我们去看看，也好替唐公子助威！”

几人都认得唐逸，一听得他要与活佛一战，不由得都动了心，有人关切，有人想看热闹，都说去去去，去看唐逸公子与活佛一战，只不知活佛会不会杀死唐逸？

但他们不敢说出口，一旁的唐思思紧抿着嘴，她也是担心哥哥，怕他会死在活佛手下，活佛功夫，人所共知啊。

## 第八章 人算天算

赫叶雅看着十八皇族，他们站在丹墀下，远远看着耶律重恩。

只有十八个人，还有她坐在耶律重恩身后的赫叶雅才知道，那个耶律重恩不能吐声。

群臣跪禀，奏事，再跪禀，一直都是赫叶雅出声。

十八皇族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，群臣更不敢说什么了。

十八皇族中的耶律苦奴站出来，奏道：“启奏圣上，臣敢请求圣上特准皇妃赫叶雅参政，原来皇妃就是蒙古的大部族首领，而且出身黑汗名门。如果皇妃参政，对我大西辽国事有好处。”

耶律重恩坐在那里，一声不吭，但赫叶雅身前的一位宫女说道：“圣上准奏，写诏来看。”

只是一会儿，便写了一诏，特恩准赫叶雅参政，准她在圣上身后设座。

赫叶雅过来，对着耶律重恩一跪、谢了恩，再去身后坐下。

大臣有人便心里嘀咕：十八皇族与圣上都商议好的事儿，只是对群臣说一声就是了，看她座位都坐好了，傻瓜才去拦这种事儿呢。

赫叶雅说道：“皇上劳心伤神，以后诸事，都由十八皇族多负责任，有事奏与我就行了，皇上如今要养身子，以前所受箭伤，还不大好。”



众臣跪拜，出朝而去。

赫叶雅到了后宫，把那个傻傻呆呆的耶律重恩一扔，便来找那个小妃子。

小妃子眼珠子咕碌碌转、看着她，说道：“皇妃，你有什么主意，千万别来找我啊，我可不行，我一做事，腿都软。”

赫叶雅咯咯笑，说道：“哪能呢，我看你哄圣上，蛮有本事的，你莫不如也哄哄我，不然我叫你一家都受苦。”

小妃子一听，不由跪下，说道：“我家里人多，皇妃饶过他们吧。”

赫叶雅笑了，扶起了她，说道：“我说着玩呢，你起来吧。”

她看着小妃子，问道：“你那个梦是真的？”

小妃子脸红了。说道：“是真的。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奇怪，你怎么没梦见过圣上成一个瘫子？”

小妃子脸通红，说道：“我.....我梦见的，但我没.....没敢说。我梦见我给他擦嘴，他吃东西时，连擦嘴都不会。”

赫叶雅心一跳，说道：“你那个梦，你那个梦.....”

小妃子不解，问道：“哪一个？”

赫叶雅急得跳脚，不敢说，却不得不说：“你梦见了我生孩子.....”

小妃子吓得不敢出声，说道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可我梦见你死了.....”

赫叶雅也呆住了，她看着小妃子，忽地说道：“你说，我活着与死了有什么不一样？”

小妃子愣了：“活着与死了不一样啊，你活着，好好的，那是最好。你要死了，那可不好。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我也后悔，但我当时告诉他们一句话，我说我怀孕了，你记得不记得？”

小妃子天真地说道：“对啊，你真的怀了好啊，那大王岂不是有后代了，那是最好。

不然大王可是不能再生孩子啦。”

赫叶雅回头看看，再坐下来，手抚在小妃子的膝上，说道：“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你不能对任何人说，我没有怀孕，我只是说说的。”

小妃子大惊，说道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你怎么能乱说呢，他们会信的，再问你时，怎么办？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我也反复想过了，我嫁与耶律重恩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报仇。我想夺了他的国。我是一个女人，生下一个儿子，要他一生都听我的，就报了我的仇了。虽说这种报仇的法子很笨，但我是一个无能的女人，还能有什么法子？”

小妃子眼珠直转、看着她，不再出声。

赫叶雅说道：“你是大王的爱妃，可大王不行了，你再弄什么骚蹄子的勾当，也没什么用了。你莫不如听我的。”

小妃子看着她，说道：“皇妃就吩咐好了。”

赫叶雅道：“帮我弄一个孩子。”

小妃子大惊，说道：“皇妃，你说什么？”

赫叶雅看她糊涂，便噗哧一笑，说道：“我说话你没听得懂，你帮我生一个孩子。”

小妃子脸面通红，说道：“我生不出啊。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我生，是我生，你懂不懂？”

小妃子说道：“你没怀孕，让人知道，那可是非同小可。”

赫叶雅跳到床上，冷冷笑一笑，说道：“从前的事儿，听说过的多了。如今轮到自已了，就也得有法子。你说，我和谁生一个孩子比较好？你说是那个丞相耶律苦奴呢，还是那个李泯？再就是那个萧雷？”

不待得瞠目结舌的小妃子搭言，赫叶雅再说道：“不行。那个萧雷是一个残废，他只有一只手，他弄我时，我怎么会快活？不行，不行！要不就是那个耶律苦奴好了，他

怎么也算是耶律家的人，我弄他来，也算是给他耶律家族生一个后代。”

小妃子看着她，像是看一个疯子。

赫叶雅说道：“我就不服你的话，我想好了，就是生下了儿子，我真的死了，我儿子也掌握了西辽的大业，那时我就是太后，死有什么了不起？”

小妃子看她，不敢言语，也不敢劝。

第二天，皇妃下令，着人请耶律苦奴来。

耶律苦奴来了，在帘外跪下叩头，说道：“不知道皇妃召见臣下有什么事？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大王有事要找丞相。”

耶律苦奴以为是真，便跟着赫叶雅进了后宫。到了后宫看到耶律重恩正坐在那里呆呆看天，耶律苦奴跪下叩头，赫叶雅说道：“行了，你进来吧。”

她对着耶律苦奴一笑，说道：“你看大王如今，不像从前那样子了，他的气色是不是好多了？”

耶律苦奴心里叹道：他只能一天不如一天。怎么能气色好多了，明是瞎说。但他不敢说破，直随着赫叶雅进了后宫。

到了赫叶雅与耶律重恩的寝宫，耶律苦奴不敢进去了，他直揖道：“皇妃，这里非是臣子该去之地，还望娘娘周全。”

赫叶雅浪笑道：“怎么不周全？你随我进来，一切都周全了。”

耶律苦奴心里叫苦，原来有这么一个骚货，一心想着淫乱宫闱，那怎么能行？

赫叶雅说道：“我告诉你，我没怀孕，但我说出来，就是要安定民心的。如果你们十八皇族知道了我怀孕是假，还会放过我吗？”

耶律苦奴一颤。

赫叶雅说道：“我叫你进来，便就是要混一个不是鱼死就是网破。你要不服从我，我便喊人，你看那边！”

耶律苦奴远远一看，那个小妃子正坐在门前，在看着他们两人。看来赫叶雅早就有所准备，一旦他要声张起来，岂不是要身败名裂？

赫叶雅说道：“虽说你是丞相，但我也知道你大辽有三姓，三姓都是皇族，你耶律氏能不能坐得稳江山，还看丞相你呢。”

耶律苦奴心里一惊，他心道：此事最不易为，但我不能莽撞，如是莽撞了，后果将不堪。他低声一问：“皇妃，有事好好商量，何必如此做？”

赫叶雅咯咯而笑，笑声很大，吓得耶律苦奴四外顾盼。她说道：“有什么好商量的？不然就是你给我一个孩子，再不就是我死在你宫里。那时你得先死，你是奸我未遂，我叫喊来人，那时你就是贵为当朝丞相，你也说不清爽。”

耶律苦奴嘶声道：“我有忠心，大王也知晓。”

赫叶雅大笑，说道：“大王，大王他只要一只椅子，一生足矣。你要他说什么？”

耶律苦奴一叹，他说道：“皇妃要我做此事，对大辽不忠。”

赫叶雅大声道：“你个糊涂虫！你怎么对大辽不忠？你的主人没有后代，大辽眼看沦于人手。你们三姓哪里会推出一个明君来？你不生一个儿子，后来有谁也得生一个儿子！你不愿意，我也得找一个人，你说，我找那个李泯呢，还是找那个萧雷呢？只是我找他们之前，一定得先杀了你。你就是奸污了我的那个人！”

看他还沉默不语，赫叶雅哗地撕破了上衣，说道：“你看，丞相图谋我美貌、欲奸我，我不从，他扯我衣服。”

耶律苦奴说道：“人们不会信的，我不会奸皇妃！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我要说出理由来，人们准是相信。我说丞相说了，要与我生一个孩子，那时他就是太上皇了，你说他们信不信？”

最毒妇人心，她想事情有时只会直捷地去想，但可悲的是，那直捷往往是最好的法子。

耶律苦奴说道：“皇妃，臣子听皇妃的，只是为大辽，不是为臣子。”

赫叶雅在他耳旁吹气，轻声说道：“就是为你自己，又能怎么样？你别当你那些小小的毛丫头在你的床上有多好。你看看我，再看她们，一个个都是味同嚼蜡。”

灯也点上了，皇宫里灯明如昼。

耶律苦奴是偷来的情，终是心里不安。他看着赫叶雅，赫叶雅说道：“拿酒来！”

那个小妃子捧酒来，给耶律苦奴喝上了一杯，酒壮色胆，他看赫叶雅那神态，好多了，贪婪的样子上来了。

赫叶雅说道：“你终是一个男人，当初我在粘拔恩那里，在忽儿毕那里，都像是在自己的家里一样，你有胆子，才是好男人。”

耶律苦奴心里苦笑：是不是好男人，我自己也知道。只是逼我做这等诛灭九族的大罪过，我心里哪会平安？但你逼我，我不得不做。做也是死，不做也是死，莫不如我就做了。

赫叶雅挑开了耶律苦奴的内亵衣，啧啧道：“哎哟哟，真是当了丞相了，衣服也干净了。”

耶律苦奴说道：“我在府里，天天换的。其实也不必天天换，只是我雇那个从前丞相府的婢女说，丞相得这样，丞相得那样，烦死了。”

赫叶雅也吃吃乐，说道：“丞相得侍候皇妃，她告诉没告诉你？”

两人说着笑着，便上了床。

这时耶律苦奴再也没了那拘束劲儿，他与赫叶雅在一起，竟是大大惊讶。赫叶雅的身子，像是一朵刚刚绽开的鲜花一般，很是有味儿。他明白，像她这么骚的女人，根本就守不住寡，别说要她一年年守在宫里，就是要她几天没有男人，她也受不了。

他拍拍那紧紧的臀，说道：“你挺有本事。只知道能不能替我生一个儿子？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人说月圆夜，最容易生孩子，你记着，一到了月圆就来，早早弄出

一个孩子来。”

耶律苦奴说道：“只是对不住大王。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怎么对不住他？我是他的仇人，也来替他帮忙。你是他的手下，也来帮他，他乐都还来不及，怎么会生气？”

耶律苦奴正欲再说，忽地赫叶雅拦住他，说道：“别说话！”

她像鹿一般扑倒了耶律苦奴，与他再度欢乐。

耶律苦奴忽地想到，如果当年天祚帝找的人不是耶律重恩，而他耶律苦奴，他岂不就是一代帝王了？他轻声说道：“我让你生了一个儿子，那样我就是帝王了，我就是大王的父亲了。”

赫叶雅笑说道：“只是你得跪着，给你儿子下跪。”

耶律苦奴笑说道：“跪就跪，总比跪给别人强。”

两人快乐，赫叶雅的手臂很长，她搂住了耶律苦奴，箍得他喘不上气来。她说道：“女人有本事，像是母马，屁股都是圆的，紧紧的，一跑起来，平平的。你男人一看到那样的女人，劲儿都没了，吓得要命，你怕不怕我？”

耶律苦奴吃惊，一个女人竟有这等邪恶的欲火，他轻声说道：“我怕了你了，你要有了儿子，再不必找我了把？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你要不让我来找你，我当殿便叫你过来，要你扶着我的腰，看你敢不敢？”

耶律苦奴忙说道：“吓坏我了，皇妃，臣下不敢！”

一边说着臣下不敢，一边更来了兴致，他如今哪里当自己是赫叶雅的臣下，正勇着呢，他当自己是赫叶雅的主子。

小妃子慢慢走出去了，她不能再听了，她听得自己也情热，一直走出去，看到了耶律重恩正坐在椅上。

她蹲下来，说道：“大王，你喝酒不喝？”

耶律重恩眨眼。

她拿来酒杯，喂他喝酒。耶律重恩的身体似乎在挣，想站起来。但他永远不会站起来了。

小妃子说道：“大王，大王……”

忽地耶律重恩的眼里满含着泪水。

小妃子慌了，叫道：“大王，大王！”

她叫了几遍，耶律重恩不声响，她再喂他酒，酒水都从他的嘴角流开了，他看着小妃子，神情很悲苦。

小妃子也不知说什么才好，她端着酒杯，看着耶律重恩。

忽地有人咯咯笑着，那是赫叶雅，她看着耶律重恩，说道：“你看，他替代了你。”

耶律苦奴看到耶律重恩，忽地跪下了，他眼里流泪，叫道：“大王，大王，她逼我啊，她逼我！”

赫叶雅一冲扑到了椅前，对耶律重恩说道：“你知道我逼他做什么？我要他帮我，帮我生一个儿子，生一个明里是耶律重恩的儿子，暗里却是他耶律苦奴的儿子！你说这计好不好？”

耶律重恩的脸上有一种恨意，那是恨天的怨毒。

赫叶雅说道：“你杀了我的父母，我杀你的后代，我杀得你耶律重恩没有自己的一丁点儿骨肉活在这世上！”

耶律重恩看着耶律苦奴，耶律苦奴自己打了自己两个耳光，说道：“主人，我该死啊，我该死！”

耶律重恩看他那窝囊样子，眼角也有泪，他闭上了眼睛，不再看耶律苦奴。

耶律苦奴被赫叶雅扯起来，她笑说道：“你是辽国的丞相，别动不动就跪人。”

她再看着那小妃子，说道：“这里的事儿，只有她知我知，如果你走漏了风声，我必杀你一家！”

耶律苦奴慢慢走出去了，他看着夜空，恍惚如梦。谁料得到他会在皇宫里混奸皇妃？就是十八皇族知道了，也会把他碎尸万段啊。

他走出了宫来，远远看到了他的轿夫都在门房里打瞌睡，他们几乎半夜未睡。一见到丞相走出来，他们一声欢呼，叫道：“丞相出来了，丞相出来了！”

他们过来，簇拥着耶律苦奴，上了轿，抬着向回走。

一路上，八个轿夫哼着轻快的歌儿，一个说道：“丞相辛苦了，我们不能让他劳神，别唱了。”

真的就不唱了，耶律苦奴真的很累，他在轿子里睡着了。

到了府中，那些新娶的夫人都跑出来，看丞相回府，一个说：“他来我屋里。”

另一个说：“他得来我屋子里，丞相前天说的。”

再有一个说：“他今天早上说回来就进我屋子的。”

还是那个岁数大些的老婆说道：“别吵了，我看他哪里也去不得，只能睡在书房里。我在书房里侍候他，你们谁愿意一夜不睡的，就来看着他。”

没有人愿意，大老婆命人把耶律苦奴抬进府内，抬入书房，放他躺在榻上，大老婆看着，忽听得他说梦话：“皇妃，我幸你，我不就是皇上了？哈哈！”

大老婆吓一跳，心里恨恨：做了丞相，还想做皇上，你想得美啊！



# 黄粱一梦

## 第一章 小姑不贤

倩倩站在唐逸面前，她神色凄苦，内心悲伤，她泪水长流，只是看着唐逸哭泣。

唐逸追问：“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”

倩倩不说，再三逼问，她才说道：“哥哥，她她.....她派人奸污我！”

唐逸的头嗡地大了，他知道了那人是谁，但他不得不追问一句：“是活佛？”

倩倩说道：“不错，是她，是她！”

倩倩哭着，不肯说出原委，她抽泣道：“哥哥，你与她决一死战，你还有什么犹豫的？她害死了爹娘，害死了青青与我，你说该不该杀了她？再说，她还害死了你的人，你师父都是死于她手的。”

唐逸恨意大增，他恨道：“阎惜情，我要杀了你！”

倩倩伏在哥哥肩头，让唐逸也觉得她是一个不能接近的女人了，她抽泣说道：“哥哥，你不能因为她给你一些女人，有情义在，便不想杀她。她是一个恶魔，她使你生不得死不能，你为什么不杀了她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我杀不死她，她能杀死我。当初我被她摆布，一生都受她摆布，我知道，她能杀死我。”

唐逸的眼神黯下去了。

倩倩说道：“据我所知，她有一个缺点。”

唐逸忽地振衣而起：“什么缺点？”

倩倩笑了，说道：“她不敢输，看来她手下的十隐也不服她，只要她输一次，十隐不会放过她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十隐帮她，你没看过吗？”

倩倩笑笑，说道：“依我看，十隐并未全力助她，哥哥何不与她比试十大掌门的本事，用十大掌门的本事胜她？”

唐逸一拍手，叫道：“好啊，我要胜得了她，便可替我的师父们报仇了。”

饶风岭一战已是必不可免，剑圣再来看活佛，她在看花。

活佛看花，袖手在后，神情悠闲，看花那叶瓣，竟看得入了神。

剑圣说道：“我要是你，我就不那么轻闲了，还是活佛，有必胜的把握。”

阎惜情笑笑，说道：“我没有什么必胜的把握。“忘忧屋”的姐妹都走了，跟着唐逸去了，你九人又不助我，我怎么会有必胜的把握？”

剑圣说道：“活佛只有一法儿，才能胜得了那个唐逸，那就是用活佛的功力，加上我们九人的“风雨雷霆吼”，便可杀他了。”

阎惜情说道：“我师父说过，江湖上只要你们十人健在，便可能会腥风血雨，这话言犹在耳，我怎么能忘？”

剑圣说道：“其实我们也只是静则思动，也许我们会听活佛的劝告，在江湖上多行道义。”

活佛笑笑，说道：“我可不信。”

剑圣大叫道：“臭丫头，你凭什么不信？我要你信！”

他突地出手，一弹出去，那指弹嗤嗤有声，竟是直指着活佛，活佛不避不躲。

剑圣更是恼羞成怒，叫道：“你为什么不躲，你以为我不会杀你吗？”

活佛仍是一脸笑意，说道：“如果你杀了我，武林人都知道你十隐的誓言了，那时九隐入江湖，再也不能杀人，岂不是更好？我活着，怕完成不了师父的遗愿。如果死在剑圣手下，师父的遗愿得成，我更高兴！”

剑圣恨恨，叫道：“我要叫你死，叫你死在别人手里，或许叫那个唐逸杀了你，不然他就是伤了你，你也一样是破了誓，你再也约束不住九隐了！”

阎惜情说道：“像你这样的人，修真几十年，还不忘杀戮，真是可怕！你们要是到江湖上去，大开杀戒，准会生灵涂炭！”

剑圣恨声道：“我要杀人，你那江湖十大掌门在我看来，只是儿戏。我有一身功夫，要不是你师父戒我，我岂不是能横行天下？”

阎惜情说道：“你可以做一个小人，不守信用！”

剑圣大叫道：“你叫我做小人，我杀了你，我杀了你！”

他叭叭打了阎惜情许多耳光，直打得她脸面也肿了。

冲出来渔翁，叫道：“大哥，你会把她打死的！”

剑圣说道：“打死就打死，反正她也是我们拣来的，当初我们就不该拣她，把她给了那个活佛。”

铜笛说道：“她是一个可怜的孩子。”

剑圣叫道：“我们更可怜，我们呆在这里，像是有千万银两不能出去花销的傻瓜，只是看着那钱发呆，你说我们傻不傻？”

几个人不语。

夜很深了，唐逸在几个女人身上花尽了他的气力，他睡着了。

忽地有人在笑，那笑声咯咯响，他猛地醒了。

他看到了暖食儿、紫衣两人，她们捆起了他，拿刀要杀他。

唐逸叫道：“做什么？！”

紫衣一叹，说道：“我们看你是一个野兽，但我们还是怕活佛胜不了你，如果你兽性大发，活佛还治不了你，我们岂不是后悔一生？我们还是杀了你算了！”

唐逸说道：“你们怎么能杀得了我？”

暖食儿说道：“我要杀你的，我怕再下去，我会……”

暖食儿不愿说出，如果再下去，她也同俏生几人一样，对唐逸有情，怎么舍得杀他？

唐逸叹气，说道：“我与你们有那么久的情份，你们怎么舍得杀我？”

紫衣说道：“别说了，我要动手了！”

刀砍下来，对着唐逸的身体，当头一刀！

有人笑，说道：“你看，我说得对吧，她们一定想图我哥哥！”

出来的是俏生、笑靥三人，她们看着紫衣，眼里是失望。

俏生说道：“唐公子为人，你们也知道，为什么要杀他？”

紫衣哽咽，说道：“他要杀活佛，我们都是活佛拣来的孩子！”

俏生不语，笑靥大声道：“胡说，活佛就是败与公子，也不会有什么，只是以后活佛再不理他们的是非就行了。你们何必那么死心眼儿？”

紫衣耷下了头：“我看过了她，她闷闷不乐，她心里不快乐。我与她在一起的时间最多，我常看到她睡时泪水湿了枕头。”

原来活佛那么伤心，她有什么事儿那么闷闷不乐？

紫衣说道：“我看她是不愿意杀人，她不愿意与唐公子为敌。”

倩倩叫道：“胡说！她不愿意与我哥哥为敌，还派你们来杀他？！”

紫衣说道：“我们是自愿来杀公子的，活佛并没派我们来。”

倩倩说道：“你们可以走了，我哥哥不要你们来帮。”

紫衣说道：“我也惦念着活佛，怕她一个人与那九隐在一起，十分孤单。我要回去陪她。”

再人说：“我也回去。”“我也回去，我回去陪活佛。”

一时竟有十一人愿意去陪活佛。

唐逸说道：“我要与她决一死战了，那时我们到饶风岭，此战决一胜负，不是她死，就是我亡。你们告诉她，我恨她、我这一生就是死也要杀了她！”

十一个女人站在活佛身旁。

她们看着她，她明艳清丽，看去那么淡淡，似乎根本无意点染一点儿风尘的仙子，她看着姐妹们，笑说道：“你们回来了？”

十一人都是流泪了，她们本来想帮活佛的，但她们帮不上忙。

阎惜情说道：“你们回来了，就好。我这些日子一个人呆着。有许多话要说。我想与那些老人说话，他们可是心不老。人人都忙。我想着还是有姐妹好，别太便宜了那个唐逸，让他色心大动，是不是？”

紫衣哭起来了，她跪下，说道：“活佛，我们对不起你。”

她们心里当她是活佛，当初拣她们回来的，是她还是十隐，或许是死去的活佛，这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她对她们都很好，拿她们当亲姐妹一样看待。

须小仙与齐眉杨都坐在椅上，他们互相看着，看着松树，这里的松树很壮实，风一吹，呼呼的哨音便响起，像是吹响了号角。

两人看着松树，他们如今只能看着了。

唐逸要与活佛一决了，谁会胜？

他们心里希望唐逸会胜，那样他们会报得了耶律重恩的大仇！

剑圣对着两人笑，说道：“我告诉你们的是好消息，那个耶律重恩已是与你们一样了。”

两人瞅了一眼，那就是说，耶律重恩也像他两人一样，不能起身不能做事，只是呆呆傻傻地坐在椅上？那他还怎么做他的西辽王？

剑圣说道：“我要带你们去饶风岭，去看看唐逸与活佛动手，那时你们便会觉得有趣，你们愿意不愿意去？”

齐眉杨闭上了眼，须小仙也闭上了眼。

剑圣大笑，说道：“你们不愿去？你们不愿去也得去。我要瞧瞧看看，你们两人在我手里。”

剑圣没看到，活佛早就站在那里了，她看着两人，一眼便看出，他们两人都是折断了椎骨或是颈椎，坐在椅上。

活佛走来了，她看着剑圣，眼里有愤怒：“剑圣，你竟拿两个小辈开玩笑？”

剑圣大笑：“我不屑于这么做，他们是伤在耶律重恩的手下！”

活佛不语了，她看着须小仙的脖子，须小仙被用大力摧毁了他的脊椎，无法救治了。她再看看齐眉杨的脖子，齐眉杨的脖子也无法救治了。

她叹了一口气。

齐眉杨笑，挖苦她：“你那么狠，连亲夫都谋害，对我一个外人，何必装同情可怜？”

阎惜情看看齐眉杨，不吭声。

剑圣笑说道：“活佛你看，人之六欲，多是可怕。连一个残废如此的人都不忘意气用事，你有什么法子能令他再回心转意？”

阎惜情笑了，说道：“剑圣，我要求你把他们两人推至我房内，我要对他们说话，我早晚是会说通他们，要他们再不动气。”

剑圣大笑，他以手里用自己的额头上弹，唱道：

“我有一剑斩修罗。

人间不平全划过。

欲要再求修罗剑，

何必煞气逼佛陀？”

活佛也笑，她不再理会剑圣，提着那椅子，把两人提到了屋子里去了。

齐眉杨看着活佛，忽地说道：“你能不能制得住他们？”

活佛笑一笑，说道：“他们对我是亦师亦友，从小时，他们便带我，但如今他们的野心大了，我不听他们，他们一心毁了我。”

须小仙轻声道：“活佛，你要杀唐逸？”

阎惜情缓缓而起，说道：“天下大事，终不能因人便坏了，我要杀他，也是必然。”

须小仙与齐眉杨都是血性人，他们想着倩倩，为倩倩而弄成终生残废，也是不悔，让阎惜情大是敬佩，当着他两人的面儿，她有了倾吐心事的冲动。

阎惜情说道：“我不愿意害他，但那时十隐已是对他下了手，我不害他，他也是死。我便给他服下了毒。但当场我便不忍，便对十隐再说知要唐逸做毒人，建唐门毒宗之事。十隐不愿，可有素女心心与少林方丈澄净大师帮我，他们只好愿意。我带唐逸去找道士许放，求他救治唐逸，再带唐逸回来，让他成为天下毒宗。这事想必两位都知道了。”

须小仙对阎惜情说道：“不知道活佛是不是对唐逸有情？”

活佛笑笑、不肯答他。

齐眉杨一叹，说道：“活佛也有七情六欲。也是人，怎么会无情？只是我不知，那剑圣狂傲，必是不久居人下者，活佛有什么法子能制得住他？”

活佛看着两人，这是两个心胸坦荡的人，他们为了自己的心上人，变成了一生也不能行走的残废。有什么话不能对他们说？活佛说道：“我没有什么法子，只有他们的誓言能约束得住他。”

须小仙与齐眉杨两人看着她、等她再说。

一句话惊呆了两人：“如果我不死，或是我死时没有流血。没有受伤，他们便一生不得对江湖中人出手。”

齐眉杨忍不住，说道：“不对啊，他们护着活佛时，也出手伤人，杀人。”

活佛叹道：“如是我在场，我要杀谁，他们方可出手，此时出手，如我自己出手一样，不算是十隐杀人。”

须小仙心里震惊，心道：原来活佛也有不如意处，她不能管住十隐，十隐时时会给她一个逼难，她真是左右为难。

齐眉杨说道：“活佛何不把此事对唐逸说明，也让他对活佛没那么大的怒气？”

阎惜情突地一笑，她轻声说道：“两位何不把自己的一腔情意对倩倩姑娘早说？那样倩倩姑娘至少再不会浪迹江湖，会与两位一齐归隐林下了，也不至于有今日之憾。”

齐眉杨与须小仙两人互看一眼，都是大笑。

他们都是一样的心思，为了自己的心上人，宁可受苦，宁可一死，也不愿让对方知道自己的一片衷情。

须小仙说道：“早晚有机会，我会对唐逸说。”

阎惜情说道：“不必了，你那样做并不公平，他想与我公平一决，那是他最好的时机。再说，平心而论，我真是害死了他的亲人，我也害得他一生命运蹇促，再要他不与我动手，更不公平了。”

齐眉杨问道：“姑娘是不是打算杀了唐逸？”

阎惜情的眼睛里有深深的光芒，她轻声说道：“我还没想到一个更好的法子。”

蓦地有人狂笑，是那个渔翁，他大声道：“我有一计，活佛何不听我？只要活佛说一句话，我去杀了他。”

活佛装做不懂：“你要去杀人，岂不是破戒？”

渔翁大笑：“活佛命我去杀人。自是破了活佛的戒律了，那样九隐也不必再在这里闲呆了，我等去江湖一走，江湖必是热闹。”

活佛说道：“人活了六七十岁、便该守得住寂寞，像渔翁这般耐不得寂寞的人，怎么能有大修为？”

渔翁狂笑：“我有大修为？活佛那么高傲，不食人间烟火，也破不得一个情关？我有什么希望能得大修为？还是去江湖上快意恩仇，打打杀杀，也不枉我有一身本事

齐眉杨看着他，轻声说道：“钓鱼。”

须小仙也笑，说道：“钓鱼。”

他两人此时颈椎也折了，说话声气，也是中气不足。



渔翁笑说道：“对啊，你们两人去钓鱼，怎么不钓啊。你们试试看，能不能心静如止水，不想一切世事。”

他一扯那两把椅子，便拎起二人，把他们如飞般拎至塘边，给他两人塞了渔杆，说道：“试试，试试，看能不能心静如水，一心钓鱼。”

齐眉杨与须小仙互看一眼，他们两人注目塘上的鱼漂，但蓦地心里涌来滚去的都是活佛所说的秘密。如果唐逸杀了活佛，或是伤了她，她必是会输。如是要她杀唐逸，她下得了手吗？她说她必得杀了唐逸，但真是事到临头，她能下得去手不能？

## 第二章 血生仇手

夜里的皇宫更森冷，西辽王宫原本要修建的，但自出了那一回事后，十八皇族的人再也不提修建皇宫了，反是每一个人都很有本事地修他的官邸。他们心里知道耶律重恩不行了，再也不怕有什么人来管他们，那个丞相耶律苦奴只是一个粗人，他没什么才能。皇宫仍是原来的样子，只是在外层再扩大些民居，把那些民居拆了，空出大大的跑马驿道来，更显得皇宫前空空荡荡。

皇宫内，大厅里坐着耶律重恩，他越来越少出去坐在大殿上议事了，他时常一个人坐在椅上，坐在这里，他的身子斜斜地躺在椅上，不动一动。

他在想他金戈铁马的辉煌岁月，还是在回顾他以往的情事，想着他的表妹夷离尺，想着吸他臂上毒伤的唐思思，还是想着那一夜里他在军营里误奸的唐倩倩？或是想着他娶了那个诡计多端的赫叶雅？

耶律重恩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，像是死人。

蓦地传来一阵咯咯的笑声，风一般快闪进来了赫叶雅，她的身后跟着耶律苦奴。

耶律苦奴看着赫叶雅，扯着她的手，说道：“你真可爱，看你那样子，明明像是大

周天子武则天，哪像是一个平凡女人？”

赫叶雅笑笑，说道：“我本来就不是凡人嘛。”

她媚笑着，看着耶律重恩，蹲下身子，说道：“大王，我把你的西辽治理得井井有条，我帮你的大忙了。你看我很累，但我为了你，也很愉快。”

她咯咯笑着，那一笑真是媚人万分。

耶律苦奴忘情了，去扯着她，那神态分明是想求欢。赫叶雅笑了，拍拍耶律重恩的脸，说道：“你看。你的手下又像是一只馋猫了，他贪馋，没有我，便活不下去。可不像你，你如今什么都不需要了，什么都不想要了，是不是？”

她再哈哈大笑，当着耶律重恩的面儿，亲吻耶律苦奴，她轻声说道：“耶律重恩，你从前是一个很刚强的人，你为什么不死？你如今活不如死，我劝你还是死了算了。对不对，我还没有给你生下一个儿子呢。可你看，这肚子里有了，就是那些大臣们也会怀疑，时辰不对啊，但谁敢出声？谁出声我便杀了谁！”

耶律重恩看着赫叶雅，她像一条毒蛇，深深地咬噬着他的心。他当初怎么会答应她做他的妃子？他怎么会那么做？他怎么没看出来，她就是一条蛇，会吞吃了耶律重恩，吞吃了西辽大国的毒蛇？

赫叶雅像风一般，对耶律重恩说道：“你在这里看着吧，我与你的手下人玩去了。”两人迫不及待地进了宫里，床上传来他们欢乐的狂欢声，传来他们的哼声，像针一般扎心。

他忽地看到了一个人，那是他的小妃子，正站在他面前。

她轻轻对他嘘了一声，要他不要作声。她轻声问：“你要吃什么东西吗？”

他摇头。

她再问：“你要喝水吗？”

他也摇头。她蹲下来，说道：“你的身体不行，你不能再站起来了，我喂你吃一点

儿东西。”

她去拿，耶律重恩扯住了她的衣角。

她问道：“你要什么？”

他不出声，小妃子蹲在他身前，说道：“只有这会儿，我能帮你。一会儿他们完事了，赫叶雅会叫我的。”

耶律重恩也知道，赫叶雅离不开这个小妃子，但他问道：

“你.....梦见过我坐在椅子上？”

小妃子点头。

他心里一震，原来这都是天意。莫非是他从前杀人太过，上天才如此罚他？他有负于倩倩，有负于思思，也有负于许多人，甚至是乌图夫妻。

但他不负赫叶雅，赫叶雅怎么能这么待他？

可她原来就是他的仇人啊。

耶律苦奴清醒了，他一待与赫叶雅疯狂，很快就会清醒。他说道：“别玩了，我们得办正事。”

赫叶雅冷笑：“你有什么正事？你不侍候好我，有什么正事可办？”

耶律苦奴默然，他虽说是丞相，但一切大事都是赫叶雅拿主意，他这个丞相形同虚设。

两人再无兴致，穿好衣服、走出来。

耶律苦奴一待做完此事，真就对耶律重恩恭恭敬敬，他跪下道：“臣子罪该万死！”

耶律重恩只是咬着牙看他，并不吐一句话。

耶律苦奴要溜出去，忽地传来喊声，从宫外扑来一人，叫道：“耶律重恩，我要杀了你！”

那人扑来，耶律苦奴一见，忙上去抓他。那人左冲右突，直扑至赫叶雅面前，叫道：

“赫叶雅，我要杀了你！”

赫叶雅一见原来是蒙古部族的扎努，从血泊里逃出去的扎努。

他的身后跟进来了许多人，他们都是吉利吉思部族的人。

他们拿刀逼住耶律重恩，叫道：“赫叶雅，你自尽吧，不然我杀了这个耶律重恩！”

扎努叫道：“赫叶雅，你个魔鬼，你是我们吉利吉思部的首领，你带着几千人来攻耶律重恩，我们都死了，只剩下了你一人，你怎么有脸活着？”

那首领说道：“别说了，杀了她！”

四五人逼上来，要杀了赫叶雅！

忽地赫叶雅尖声叫道：“我替你们报了仇，你们为什么要杀我？”

人们都住手了，他们盯着赫叶雅，那首领说道：“你怎么替我们报了仇？”

赫叶雅未语泪先流，说道：“我带着七千吉利吉思的勇士，都死在他耶律重恩的手里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，我怎么办？我能杀得了耶律重恩吗？我杀不死他。可他垂涎我的美色，要娶我做他的妃子。我本来是大蒙古部族的人、是吉利吉思的勇士，怎么会嫁与他？但我想着七千人的仇恨，想着我父母的血仇，我答应了他。后来，我找到了一个机会，我刺杀了他，我把他弄成了残废，他站不起来了，只是一个废人，我成了大辽国的皇妃，大辽的事儿，我做得了主！我替吉利吉思部报了仇，我还有一个大计，但不能当着众人说出来。”

她走到了那首领的身旁，对着他的耳朵轻声说了一句话，那首领惊讶万分，看着她。说道：“赫叶雅，你疯了？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我不疯、我要用我肚子里的孩子灭他的大辽国！”

那些吉利吉思的勇士看着赫叶雅，本来对她仇恨满腔，却不知道怎么竟是一见了她，话也说不出，更难杀死她了。但此时听得她恶声垢语，耶律苦奴竟只是苦笑看她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不由暗暗称奇。

耶律苦奴为什么不吐一声，莫非他也甘愿让赫叶雅得逞，甘心让大辽江山拱手让人？看耶律苦奴那愁眉苦脸的神态，他已是雌伏于赫叶雅的淫威。

那首领看着耶律重恩，手中的刀挥向他，说道：“像他这样半死不活，不如处死他了！”

赫叶雅大叫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！他要死了，我儿子尚未出生，怎么能坐得王位？”

她伏在耶律重恩的身旁，笑得很甜，说道：“耶律重恩，你救了我，我也救了你。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骨肉……”

耶律重恩的脸上有憎恶的表情，他恨赫叶雅当面扯谎，但他不能动，只能呆怔怔地看着赫叶雅。

赫叶雅叫道：“收起你们的刀来，你们是我的亲人，是我娘家的亲人，坐下，坐下。”

那首领心道：她是粘拔恩的妻子，再嫁与吉利吉思，她的两个丈夫都死了，也许她只能给她的丈夫带来死亡，连赫赫威名的耶律重恩都栽在她的手里，我们吉利吉思部可是莫要惹她。

他回头使一个眼色，众人都围在一旁，他坐下来。

赫叶雅看着耶律重恩，说道：“为了我的儿子，为了你儿子，你得活几年，这几年来，我与你的小妃子提拎儿一定会好好照料你的。那十八皇族也不都是省油的灯，他们不会放过我们母子的。”

她回头看着那吉利吉思部的首领：“你有一个机会报仇，就是用吉利吉思部的强大，来换得西辽王的支持，待得他长大，你吉利吉思部与大辽一心，你就是大蒙古最强大的部落。”

那首领心道：初一说十五，得等到何时？但他心动，想着对吉利吉思有利无害，何不听她？他沉声道：“不知道首领有什么主意？”

赫叶雅一听得他还叫自己是首领，不由得嫣然一笑，这一笑极媚，笑得那首领心跳

不已，他心里早就思慕赫叶雅，此时哪里有什么恨意？

赫叶雅正欲再施手段，忽听得有人叫道：“耶律重恩，我杀了你！”

从外扑来两人，直射向耶律重恩。

是两个年青人。

他们一扑上来，手里的暗器射向耶律重恩！

暗器如雨！

耶律重恩看清了，那是两个年青人，不由得笑了，他喜欢死亡，如果他死在那暗器下，再也不必做赫叶雅的傀儡了。

赫叶雅急声叫，她扑过去保着耶律重恩！

但她晚了，有两粒暗器打在了耶律重恩的身上。

耶律重恩终于说话了，他笑说道：“好，好！”

只可惜人都在惊叫声中去对付那两个年青人，他们顾不上耶律重恩。

两个年青人扑来，暗器直打向赫叶雅！

赫叶雅听到了一声惊叫，听到了小妃子的惊叫声。小妃子很关心她，知道如果赫叶雅死了，她在宫里再无主心骨了。一声惊叫也叫赫叶雅心凉，她知道她躲不过那些暗器去。她只能死在当场。

机关算尽，却没算到有两人要杀耶律重恩，也没算到她为耶律重恩而死。

突地，有人挡在了她的面前。

壮哉，赫叶雅心知那人是拚死护她，心内大大感动，是吉利吉思部的英雄，还是宫内的人？是耶律苦奴对她的一片情愫，还是小妃子拚死来救？

都不是，她的面前站了一个丑八怪，那人没有脸面，整个脸面都成了土坑一般的疤痕，看去不敢目睹。

赫叶雅看那些暗器都射在他的身上，很感动，轻声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那人憨声答道：“我是阿鲁忽，你是我的老婆赫叶雅！”

人皆震惊。

赫叶雅最先醒悟，她哭泣道：“好，阿鲁忽，你被他们埋了，我知道，你被他们埋了。”

阿鲁忽笑笑，说道：“他们埋不死我，我再给埋了一次，我告诉你，我如今不怕火了。”

在场的人除了赫叶雅外，都吓得呆了，连那两个来仇杀的青年也呆怔当场。

阿鲁忽对他们两人说道：“你们是谁？”

那年青人高声道：“我们是莫奴生的儿子，我要杀了耶律重恩！”

赫叶雅笑了，她说道：“我已经把他杀得半死，你还要怎么杀他？”她笑对阿鲁忽说道：“你能不能废了他们两人的武功？”

两个年青人吼着叫着，阿鲁忽哪管那些，拿起他们两人的手臂，握在手里，狠狠一握，便见那两人满面痛苦，泪流出来。

血生叫道：“我要杀了耶律重恩！”

仇手也叫，但赫叶雅说道：“为了我的儿子，你们哪一个也动不得他。”

她抚摸着耶律重恩，说道：“西辽王，你还是西辽王！”

两个年青人倒在地上，他们久久不能起身，待得再挣起来，身子像是发了寒病，一抖一抖的，手臂再也抬不起来。

赫叶雅叫道：“来人！”

早就有勇士在外听声，一听得叫，便冲来擒起两人，赫叶雅说道：“把他们捆起来！”

阿鲁忽不看众人，他只盯着赫叶雅，说道：“我吓坏你了？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不会，如果你当时胜了吉利吉思，我就不会嫁与他了。”

吉利吉思部的首领看着她，心里恨恨：这个女人真是可耻，竟连她的丈夫也得受她

的凌辱，死后也不得安静。她要是在吉利吉思，吉利吉思部永无宁日！

阿鲁忽很感动、他轻声说道：“我在宫外呆了好几天，我怕，怕你看见我，你吓得不敢理我了。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我怎么会不理你，我在蒙古，多亏有你帮我。”

阿鲁忽说道：“我不叫你是我的老婆了，好不好？我只是要呆在你的身旁。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如果我眼前有人，你看有那么多的人，他们都知道我是王后，你叫我老婆，他们会看不起我……”

阿鲁忽恶声叫道：“谁敢看不起你，我杀了他？！”

赫叶雅仍在笑，说道：“你不会看不起我，你一直护着我，粘拔恩也没你对我那么好，你不许吉利吉思对我好，我明白你的心。”

阿鲁忽突地流泪了，他那脸面没有完整的五官，泪水便满脸流淌，看得出哪里是鼻孔哪里是嘴巴？他说道：“你不看不起我？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我不会，但不能与你接近，我……”

阿鲁忽满是情意地说：“我知道、你叫我跟你亲近、我也不能，我与你一亲近，你就会死了。但我看他们对你都没有好心。你做错什么事儿了吗？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没有，只是我嫁与了耶律重恩，他病了，我有了他的孩子……”

阿鲁忽又不明白了：“孩子？孩子在哪里，我怎么没看见？”

众人皆知他是一个混人，根本不懂得世事，但也明白，赫叶雅对他特别好，他才如此信任赫叶雅，甘心为赫叶雅做一切。

赫叶雅说道：“我想请你做我的勇士，你保护着我与我的儿子。”

阿鲁忽再笑了，那笑只是拧歪了脸上的一堆肉：“你哪里有儿子，我没看到。”

赫叶雅捂着她的肚子，满面都是幸福的光彩：“在这里。我肚子里有我的儿子，他在肚子里，还没生出来呢。阿鲁忽，他们想杀了我，那样就杀了我的儿子了，我儿子死



了，也做不成大辽王了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阿鲁忽说道：“是，他们杀了你，你儿子……不对，他们怎么能杀了你，我不让他们杀，他们怎么敢杀？你说，是谁想杀了你？我杀了他，让他不敢动手！”

阿鲁忽恶狠狠地看人，像要把那些人都吞下肚子里去。

他是一个从坟里爬出来的人，只是一个恶魔，决不是一个人！

赫叶雅笑咪咪地看看耶律苦奴，再看看小妃子，看看宫内的人，看看吉利吉思部的人，他们都吓得低下了头，没有一个人敢正视她。赫叶雅微微一笑：“阿鲁忽，你从今日起，就睡在这宫里，保护大王与我，好不好？”

阿鲁忽说道：“我保护你，我不愿意保护他。”

赫叶雅说：“你保护了他，才能保住我们母子两人，你听见了吗？”

阿鲁忽说道：“好，保护就保护。”

这时，耶律重恩的浑身已是发紫，赫叶雅拿出血生与仇手的药来，问道：“哪一粒是解药？”

两人恨恨看她。只是不语。

赫叶雅拿起一粒暗器，直搥在两人身上，说道：“我看你们死不死？”

再拿出一粒暗器，挑开下颏，放在他们嘴里。说道：“这样你们会比西辽王死得更快。”

两人不语，他们早盟生死志。哪怕一死？

赫叶雅看他们不肯说话，再见耶律重恩要死去了，脸上微微有笑意，她大叫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怎么能救得了他？”

阿鲁忽说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他拿起那些药来，一粒一粒地吃，最后拿出一种，说道：“这就是解药。”

赫叶雅忙给耶律重恩服下。她流泪说道：“耶律重恩，我真舍不得你死，你就陪我

们母子俩，好好活着，好不好？”

看她那满是情意的样子，谁会想到，她是耶律重恩的大仇人？

阿鲁忽说道：“他们这些人怎么办？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丞相，你去摆酒席，请我的家人吉利吉思部的兄弟们好好喝一杯，再送他们回去。”

耶律苦奴哪有什么话说，只好听命。

### 第三章 自尽情义

倩倩俏俏婷婷，注目着剑圣，她看剑圣那样子，很是好笑，就咯咯笑起来。

剑圣太好笑了，他那肃穆神色，吓得人不敢喘气。

倩倩嬉笑的样子，令剑圣皱起了眉。她要不是一个很好看的女人，她要不是令剑圣生出一种亲切的情感来，定会把她……哼哼。

倩倩问道：“剑圣，我有许多事不明，想求教你。”

“说。”

倩倩说道：“像十隐这样好本事的，天下有多少？”

剑圣昂头，想了再想，说道：“只有九人了。”

他是感叹，如果苍山十隐中的铁拳开山活着，苍山十隐仍都健在。

倩倩说道：“请问剑圣，你老人家多大岁数了？”

剑圣的脸上漾出笑意，说道：“说了你会吓一跳。”

倩倩斜着头，咯咯笑道：“不会，不会，我怎么会吓一跳？你有九十岁，一百岁？一百二十岁？一百三十岁，再不就有一百五十岁？”

剑圣仍是摇头，倩倩笑说道：“你有一百六十岁了？啧啧？”

剑圣说道：“我有一百七十二岁。”

倩倩惊叫道：“你是不老神仙？”

剑圣笑笑，说道：“我不是神仙，但我是长寿老人。”

倩倩惊叫道：“哎呀，你真长寿啊，你们九隐都那么大了吗？”

剑圣昂然道：“我们苍山十隐，最小的便是铁拳开山，他也百岁以外了。”

倩倩说道：“你们那么大的岁数，何必替活佛当差……”

不待倩倩说完，剑圣大怒，他嘶吼一声，扑上来揪住倩倩，便欲饱以老拳。

倩倩吓得大叫：“别动手，我听你说就是，你何必打人？！”

剑圣怒道：“小小毛丫头，休得胡说！活佛只是承她师父的遗训，与我们相互约束，哪里敢管我们？”

倩倩见他吐语出来，便笑道：“剑圣，你老大年纪，竟说不清事儿，人家武林中人传言，苍山十隐是活佛的仆人。”

剑圣冷笑，脸色不大好看，他冷笑道：“是吗？谁这么说？”

倩倩心里害怕，表面却若无其事，说道：“他们说，苍山十隐跟着活佛多年，活佛走到哪里，他们就走到哪里，不是跟差是什么？他们还说……”

剑圣忽地大叫道：“别说了！”

倩倩看他气得那样子，便知道他是动了真怒。她心道：看他近二百岁的年纪，竟是一点儿修持，看来十隐真是老来童心，一心嬉戏江湖。

她悄声说道：“剑圣，你们怎么不走啊，你们一离开她，她那样子，准是很好笑。”

倩倩一想到他们苍山十隐离开活佛，活佛那震怒的样子，一定很是可怜，不由得大笑。她说道：“剑圣，我告诉你，我哥哥最恨活佛，她害苦了我哥哥，也害得我一家死了爹爹，没了姐姐，我也恨她。”

剑圣冷冷看着倩倩，说道：“恨吧，都恨她才好。”

倩倩说道：“我与哥哥恨她，她害了我一家人，你们恨他有什么用？”

剑圣看着倩倩，欲语又止、气哼哼不肯说话。看来他也有一肚子的气话，不愿意对倩倩说。

倩倩笑说道：“剑圣太爷爷，我要看看我两位哥哥。”

剑圣说：“看好了，有什么好看，只是两个无用的人。”

倩倩走去，齐眉杨与须小仙正在钓鱼。她远远看着，他们两人钓鱼，永远没有别人那平静，只有深深的绝望。他们扯起渔杆时那么慢，两只手一齐用力，靠手臂的力量扯，很吃力。

倩倩的心揪得很紧，她一辈子也无法宽恕自己。当她一心复仇的时候，没有一刻不想着杀卓书，杀耶律重恩，哪里有心问他们两人、你们怎么想？

晚了，晚了！

她迈步走向两人，眼里噙泪，装出很轻松的样儿、走向两人。到了湖边，依在齐眉杨的手臂旁，亲昵地说道：“大哥，你钓到多少条鱼？”

须小仙与齐眉杨看到她来了，都笑，仍是那么憨憨地笑。他们喜欢她，为她致残，一见了明艳万分倩倩，他们仍是笑。

倩倩说道：“我问了剑圣，他说，他们还没想出法子。”

须小仙看看倩倩，他要看看倩倩，转不动脖颈，更是受苦。他笑说道：“他钓不过我的。”

倩倩大声道：“二哥，你又吹了，你从来不如大哥。”

齐眉杨紧皱的眉毛弹开了，他笑道：“倩倩，你可是不知了，论起钓鱼，我决非你二哥的对手，他弄这些玩艺儿，比我强多了。”

倩倩心内一酸，泪水就流出来了，两个英雄汉，竟为了她，只能在这湖边钓鱼，消磨英雄岁月，她怎么不心疼？

倩倩说道：“大哥，待得此事平定后，我要与你们两人一齐钓鱼。”

须小仙笑笑，说道：“好啊，我来教你。”

齐眉杨略有变色，说道：“胡说！你一个小女孩子，学什么钓鱼？”

倩倩看着湖水，说道：“大哥，你们两人跟着我，任由我胡闹，我也可以跟着你们、钓一辈子鱼，有什么不好？”

齐眉杨大笑。说道：“胡说，胡说，我不会让你跟着两个废人的。”

倩倩看湖，湖水飘微漪，掀一阵波澜。

如果齐眉杨与须小仙对她发火，再教训她，或是两人看不起她，也让她有些内疚。但两人仍是那么宠她，那么看重她，似乎从无懊悔，这让她扎心似地难受。

她轻声说道：“我从前不知道你们对我的心意，我只以为耶律重恩和那个答罕对我好.....”

齐眉杨说道：“倩倩，你说多了。你不能看轻答罕，他死了，也算是为了你。你也不能对耶律重恩有什么依仗，他只是一个枭雄，怎么肯把心全都放在你身上？你可以相信我与须二哥，我们都是闲人。”

倩倩突地大叫：“不，不，你别说了，你们两人才是我的亲人.....”

她扑在齐眉杨的怀里哭，手却拉着须小仙。须小仙抚摸着她的手，说道：“从来都说男人是浊物，没有一个男人让人觉得他有情怀吗？我看未必。我与你大哥就是两个傻子，但也是对倩倩最有情怀者。”

须小仙是书生，便摇头晃脑，诵起诗来：

“氓之蚩蚩，

抱布贸丝。

匪来贸丝，

来即我谋。

.....”

倩倩流泪，须小仙说道：“从来都是痴心女人负心汉，却也有我与你大哥这般的男人，倩倩，你不必伤心，该高兴才是。世上要有两个痴情男人，都在你身旁，你高兴不高兴？”

倩倩恨声道：“我高兴，我高兴！我恨你们，我恨你们两个：你们两个不打我，不骂我，不管我，让我跟他们去，我后悔，我恨你们！”

倩倩呜呜哭，再不能自己。

沉默，三人皆是沉默。

有人叹息一声，三人抬头，原来是铜笛。

铜笛说道：“有情无俗物，世事皆知音。我来奏上一曲，三位赏听。”

铜笛拿出笛来，倩倩偎在须小仙与齐眉杨两个人间，执着他两人的手，看着铜笛，说道：“好啊，你奏一个曲子，我来听听。”

铜笛拿起笛子，悠然而吹。听声音，先见那飘袅而去的波水一波逐一波，再见远处，似有幢幢树影卷风而来，在人眼目中，万物皆动。再听得声音飘渺。飘忽焉东西。飘忽焉南北。倩倩从那树影人形中找到她自己，那唇红齿白的少女，在树影中婆娑起舞，那不是她倩倩，会再是谁？她寻找到了如意郎君。她也知人生情意浓，那郎君也知海誓山盟，痴心不改。她一生的幸福都托付与那可爱的男人身上了。

铜笛的笛声悠扬。在笛声中，传来那一阵阵令人心跳的倾诉。

倩倩呆了，齐眉杨流下了泪，他在绿林中混了半生，此时与倩倩在一起，心情也特别平静，他心道：如果不是遇上？了倩倩，我还是叱咤风云的大哥，此时也许会死在搏杀中，我不会知道做人还有柳绿花红，还有卿卿我我，此心此境。非是倩倩，决不会有。他心里喜欢倩倩，也感激倩倩，他的手用心地一握。

须小仙流泪了，他对于铜笛先生的笛声、很是伤感。

人有情。便无法不伤心。

倩倩心道：若能真心与我齐眉杨大哥和须小仙二哥真心相处，一生何憾？

铜笛先生忽地止住笛声，对倩倩说道：“你要能让唐逸去与活佛一争，我便可为你复仇。”

倩倩高声道：“我哥哥就会与他--战。”

铜笛先生用铜笛轻轻敲打手心，得意道：“好，好。”

又是沉默，只有三人，湖水变得平静，不再有些微波澜。

齐眉杨正色道：“我与你二哥都有一事要对你说。”

须小仙也微微点首，表示赞同。

说什么？

齐眉杨说道：“倩倩，我心有一事总是不明，为什么活佛做事忽喜忽嗔，忽左忽右？看来活佛做事有时也是情不由己。为什么少林方丈、素女心心死也不说活佛之死，此中必有大大苦衷。如我所猜不错，十隐做事将不利活佛，不利武林天下。我和你二哥一生得你一个红粉知己，此生不虚。可你决不该为我二人便去唆弄你哥与活佛苦战。”

须小仙忽地轻声说：“倩倩，别中了他人计。”

两个男人一人握住倩倩一只手，说道：“珍重，珍重！”

倩倩忽觉不对，两人手渐渐没了热气，再看两人眼神慢慢变得呆滞，再无一丝热情。

倩倩大叫：“大哥，二哥，陪陪我。别走！”

她哽咽无言，只见须小仙头一歪便无气了。再看齐眉杨眼角竟滴出两滴泪来，那神色竟是十分安详。看来，两人一死，也算了去一份心思，死得平平静静，毫无牵挂。

倩倩痛在心里，她失去了一切，觉得心内空空，行无所依。青楼卖笑，男人慕色，酒污罗裙的日子竟是那么无聊，人生一世，只结交下两个挚友，转眼间全都情死。

铜笛先生站在眼前。

倩倩恨道：“你杀了我大哥、二哥。”

铜笛先生一愣，又是一笑，以铜笛轻敲掌心，笑道：“你杀了你大哥、二哥。”

倩倩失声痛哭、她知道她说得对，是十隐杀了大哥、二哥。可铜笛先生说得也对，是自己杀了两人。

凄伤、失意使倩倩大悲失魂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。

湖边，树下来了一个女人，一个使湖光山色都顿时明亮许多的女人。

她说：“也许死了比活着好。”

她长吁，喟叹。也许她的一生见惯了死亡。也许她为齐眉杨、须小仙寻找死亡最后解脱了自己而松了一口气。

夜深人静，没一丝悄响，暖风熏人欲醉，赫叶雅与耶律苦奴在欢乐，巨大的帷帐后有一只推不动凝如山的坐椅，坐椅上坐着耶律重恩。他在听着声音，听着他的妻子与别人快乐，他知道她是一匹母马，原来是粘拔恩的胯下母马，风骚无比的女人，如今又和耶律苦奴混在一起了。

耶律苦奴有什么好？他的骨骼太大了，颧骨高，生一脸的巴苦相。手指骨粗大，是只能劳力的角色，他怎么能做赫叶雅的男人？他和赫叶雅生下的马崽子，也只能是一匹拉车的贱马！

耶律重恩的牙咬得咯咯响。

赫叶雅竟扯着耶律苦奴，两个人双双来到耶律重恩面前。耶律苦奴终是奴才，他见了耶律重恩就只能巴巴地陪笑。他斜着身子，不愿意让耶律重恩看他淫乐后的狼狈样子。赫叶雅却不管这些，挺着胸，用乳尖去蹭耶律重恩的面颊：“你骨头折了，脸还能品滋味儿吧？你鼻子还能嗅到乳香，眼睛还能看到美人，心还能哆嗦几下，这可就了不得了，让人又着急又上火。那又何必？”



耶律重恩不说话，他像一个真正的哑巴，自从脊梁骨折了以后，他就再也不是西辽王耶律重恩，也不再是一个男人了，他像宫里的一只猫，一条狗，只能被喂养，还能做什么？

人生多无奈。

赫叶雅扯着耶律苦奴的手，用那只大手放在耶律重恩的脸上。说道：“你是他的丞相，摸摸他的脸，你让他笑一笑。”

耶律苦奴哪里能让耶律重恩笑得起来，他只是瞪着两眼，看着耶律苦奴。如是能杀死耶律苦奴，死也情愿。

赫叶雅兴致勃勃，用长长的指甲去划耶律重恩的脸，指甲很锋利，一划便划破了，血慢慢渗出，脸上就有了一道道血线，赫叶雅说：“耶律重恩，我要有儿子了，你说叫个什么名字最好，是叫耶律小恩，还是叫耶律浑恩，再不就也叫耶律重恩，你看可好？”

耶律苦奴看到耶律重恩十分痛苦，闭上了眼睛，知道他心里正恨自己，也恨赫叶雅，不愿意看见两人，就说：“你不必烦他.....”

赫叶雅声音尖厉如哨：“你可怜他了？他不可怜你，拿你当奴才！”

忽地闯来了阿鲁忽，他面目狰狞，扯起耶律苦奴，说道：“要不要杀了他？”

只要赫叶雅点一下头或是轻轻地哼一声，耶律苦奴就会一死。赫叶雅笑了、说道：“阿鲁忽，你练“十尸疯”，练得连碰女人都不敢，你和我在一起，只能摸摸手，碰碰脚，你杀了他，我再哪里去找一个男人？”

阿鲁忽满脸不悦，放下耶律苦奴，赫叶雅看着耶律重恩，他痛苦莫名，再看看耶律苦奴，他一脸苦涩，心里大乐，笑道：“真笑死我了，男人都这么傻，真笑死我了！”

再复是耶律重恩一人，他仍是凝坐在椅子上，深宫里没有一个人来看他，全当他是宫内的一件摆设。

隐约之中，好似听到了一阵笛声，好似看到折断了脊梁的齐眉扬与须小仙，两人在

笑，笑他狼狈，笑他猪狗不如。耶律重恩痛苦地呻吟了几声。

他看到了大鼎。

他慢慢扯动着椅子，把自己扯到了大鼎前，到了约有一人远的距离，他飞身一跃，以头击鼎！

## 第四章 魔心如刀

魔刀在笑。唐逸看着他，魔刀的心跳得很快，这是一个坦荡的男人。

魔刀说：“我要去找活佛。”

唐逸知道，魔刀要与活佛说清十大掌门血仇之事，不论如何，活佛都该对他有个交待。

魔刀走了。没了魔刀，身上也没了那漫漫的杀气，他能从活佛那里讨得一些公道吗？活佛用十大掌门教唐逸定下“安天大计”，如今十大掌门也死得只剩下一、二人，活佛对众人如何交待？

也许魔刀也会死在活佛手里。那时整个天下也只有唐逸一人与活佛作对。

就在齐眉扬与须小仙自尽的湖边，他看到了活佛。活佛仍是美丽的女人，只是她那端庄的面容像有重重心事，眼睛定定地凝视湖水，陷入沉思。

魔刀说道：“你说出来，为什么澄净和尚、素女心心都不愿说出你要搞什么鬼？”

活佛苦笑：“我心无愧，只可天知。”

魔刀慢慢抬起手来，这是一只很干净的手。自从毁了魔刀，这只手便不愿再染血腥。但面对活佛，魔刀决心问个明白，为死去的几大掌门讨个公道。

魔刀说：“你要是对得起几大掌门，便心内无愧，与我动手。”

魔刀闭关，苦思刀法，终得大悟，此时出手竟是一食指指向活佛。这哪里是刀，只

是一指。但就这一指点出，竟像有无数刀锋扑向活佛，逼她生生一退。

活佛悲声道：“休要逼我！”

魔刀吼道：“你要杀人，不必自己动手，只要弄出一点儿鬼计来，便能杀人，何不唤你那几条看门狗，叫他们杀我？”

就听得隐隐风雷之声，原来九隐齐到。有的站在湖边，履不沾水：有的站在山石上面，屹立如山；有的袖手而立，悠闲看他。九人所站位置使魔刀无一退路，他只能退到湖水中去。

剑圣笑笑：“活佛莫如你说一句。我们九人便杀了他！”

活佛说道：“退下，我的事不要你管！”

剑圣笑笑，九人仍是不动，把魔刀的去路全都封死。

魔刀这一次来，本想问清活佛心意，为什么几大掌门都死在人手，活佛竟也无动于衷，但看活佛此时竟是不想与他动手，更不想向他说明个中缘由，不由大怒，叫道：“看刀！”

湖光失色、天地惊吟的一刀！

活佛躲了几步。但躲不过这惊天地、泣鬼神的一刀，她的衣衫破了，好像也受了皮肉伤。

九隐见活佛受了伤，不由大喜，忽叫道：“活佛输了，活佛输了！”看他九人狂态，活佛这一输，简直令他九人欣喜欲狂。剑圣笑道：“活佛受了伤，从此天下归我！”

魔刀看定活佛。心内隐隐明白，但活佛的脸色变了，她的脸变得冰冷，说道：“魔刀，你也得入地狱！”

魔刀不知道他是如何死的，一声轰响，如山崩地坼，再无一丝声音。湖水卷起万千水滴，抛向天空，水蒙住了人眼，看不清眼前一切。

魔刀躺在湖水中，两眼兀自不闭，恨恨地望着天空，他也同快乐门主大欢喜佛、忘

世道人一样，死于人手。

活佛不看魔刀的尸体，转身欲走，剑圣当头拦住：“别走！”

九个人拦住她，要看她的身体。

如果活佛被魔刀一刀砍伤，那霸道无比的刀气伤了她的雪白肌肤，活佛的约束便不复存在。

九个人眼光如刀，但他们九人不是唐逸，看不清隐在那雪白衣衫下的身体有无伤痕。

剑圣说道：“让我们看看你。”

活佛冷笑，她慢慢踱步，来到山石上。微风吹拂，衣飘飞扬，长袖如带，好一个飘逸出尘的美人！

在九个百多岁的老人注目下，活佛慢慢脱下她的长衣，外衣，直至脱尽。

她像一个不染凡尘的仙子，把她的躯体直对着九个老人。她长得太美了，使九个百岁外的老人也不由屏住了呼吸。

色迷在湖水，色迷在眼前，色迷在心头。

此时十位老人才恍惚明白唐逸的心境：欲恨不能，欲爱不得，欲止不行。

扑通——

活佛跃入水中！

耶律重恩拼命纵向大鼎，他的头会撞裂，血流一地。当明天早晨那两个贱人从梦里醒来，再也没有了西辽王。那时他们就像庙祝没了庙一样，再用什么来逼西辽人听他们的命令？耶律重恩死了，西辽人决不会推举耶律苦奴做西辽王，他们也不会承认赫叶雅的孩子，两个人的诡计全会落空！

“哎哟”一声惊叫，耶律重恩的头没撞在冰凉的鼎上，正撞在女人的怀里。

她是小妃子。

她用两手抱住耶律重恩的头，说道：“大王，你不能这么就死了。”

耶律重恩泪流满面，看着小妃子。这是个能在梦里知晓人过去未来的怪女人。耶律重恩苦笑道：“你在梦里梦没梦到我是怎么死的？”

小妃子沉默、好久才说：“你没死，你只是坐在椅子上。”

耶律重恩怆然。他悬泪欲涕，心里好生悲凉，恨苦道：我耶律重恩得天祚帝，遗愿要我做西辽王，纵横天下。最终竟只得个坐在椅子上终此一生的下场，怎么能心甘？

小妃子的身体是暖的，肉软乳香，使得耶律重恩有一种依托感，他并不想去死，只是不得不死。

小妃子细声说：“你是好人，那么宠我。你别死，好不好？”

耶律重恩苦笑，他只是一条断了脊梁的赖皮狗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奸夫淫妇淫乱宫闱，怎么咽得下这口气？

小妃子说道：“他们一睡着了，我就来抱着你，有我还不行？”

她也哭了，泪水滴在耶律重恩的脸上，她说：“我给你唱歌，你听。”

她就唱，声音细如线：

“我哭，天在下雨。

我哭，云在抽丝。

牛羊也回圈了，

人怎么生下那么多儿女？”

耶律重恩听着她唱，听着听着眼角便生出十几道皱纹来，在小妃子的歌声中，他变成了一个老人。

唐逸坐不住，他猛地起身，眼前出现了荷叶。那是他的第一个女人，荷叶扯着他的手，让他体味自己。从那疯狂的快乐中，找到了男人的舒心，从那时起他才成为一个男人。他答应荷叶做他的妻子，也答应荷叶替她报仇。

卓书就住在隔壁，他与妹妹思思在一起，为什么不杀了他？

隔着墙壁，唐逸能看见卓书与思思在睡，两个人躺在那里，是那么贴近，心挨着心，一齐在跳。说不清是思思缠着卓书，还是卓书缠着思思，那睡态唐逸也有过，只有在最知疼知热的女人那里，他才能尝得到这种温馨。

他要杀了卓书。

卓书带来了几个女人，有索雅，有杨洛儿，他把从前的仇人都带来了，好像所有的人都又喜欢上了这个心狠手辣的吐蕃王。为了思思，他决心不再做吐蕃王了，可唐逸能饶过他吗？

唐逸正想去隔壁，忽地看到楼下有人慢慢走上楼梯，那是索雅与杨洛儿。两人都穿着白色的中衣，手里握着一把弯刀，悄悄地上了楼梯。她们来到思思与卓书的屋前、看着，听着。唐逸恍悟，她们要杀卓书。

唐逸坐起来，看着二人，她们要能杀了卓书、何必自己动手？

卓书睡得正香，忽地唐逸想到她们两人要冲入卓书的屋内，会不会不杀卓书，只杀思思？会不会又杀卓书又杀思思？要是那样，太是可怕。

唐逸穿好衣服，慢慢出门，跟在她二人身后。

索雅、杨洛儿慢慢推门，卓书与唐思思竟然不曾关门。两人进了屋，脚步疾快，到了床前，弯刀出手！

卓书眼看就会死于非命！

忽地传来笑声，卓书大笑，说道：“我想你二人也不会放过我。”卓书手疾眼快，竟然一出手便握住索雅与杨洛儿的手腕，弯刀生生停在眼前。刀尖递出寒意，离脸只有寸余，却再也动手不得。

索雅恨道：“卓书，我杀了你！”杨洛儿也叫：“卓书，我不杀了你，难消我恨！”

卓书扯住两人的手。惊醒过来的思思，毕竟害羞，把被子裹在身上、看着两人。卓

书笑道：“要想杀人，也得去杀耶律重恩。他灭了你回鹘，也杀了你家大王、太后，那个摸你们奶的小孩儿也不是我杀的，何苦逼我？”说罢尖笑，好像不把二人放在眼里。

卓书的腿边坐着思思，她看到了门悄声打开，看到了满脸杀气的哥哥唐逸。

晚了，一切都晚了！当思思尖叫时，卓书就看到了眼前炸起一片云雾，看到了唐逸的脸。听到了嗡嗡的叫声，那是唐门的铁相思刺的叫声，不死不休的铁相思刺！

卓书倒下，思思扑到眼前，抱起卓书，喊道：“卓书，卓书！”

唐逸施施然走来，仰天而呼：“荷叶，我替你报了仇！我替你报了仇！”

思思手捉尖刀，对唐逸泣泪道：“哥哥，你杀卓书，便是杀我。”

唐逸大笑：“卓书小人，我杀了他，替许多冤死之人报仇。”

思思一刀扎在肩窝，哭道：“你杀卓书，我杀你妹妹。”

卓书缓缓睁眼，正看见思思哭，苦笑：“我本来想陪你一辈子，谁知死在他手……”  
此时的卓书满脸都是平静，没一丝仇怨，他心知只有一死，才能解去冤孽。他微微而笑，眼前似乎浮现起玛旁雍错闪着波光的湖水，湖中泛闪着千百条疾射如箭的鱼儿。卓书笑了，喃喃道：“思思，我回神山去了……”

卓书一死，一代枭雄一笑而瞑！

思思披散着头发，人如癫狂，嘶声而吼：“我杀了你，我杀了你！”

思思扑向唐逸，手中尖刀直刺咽喉！

唐逸捉住思思的手，另一只手抓住她的肩，叫道：“你疯了，我是你哥哥！”思思叫道：“你不是我哥，你是狂魔、疯子！”

索雅、杨洛儿两人看着思思，柔声劝道：“思思，卓书已死，你也不必伤怀。”思思尖声而笑，忽地满面是泪，轻声说道：“我与卓书……”双手掩面，失声而哭。

唐逸想抽出思思肩头的尖刀，又怕思思再疯，木然而立，不知说什么才好。思思心里眷恋卓书与她在河边相爱，人如初始，两情欢悦，不死不休。心里正伤悲，忽地抽出

尖刀，说道：“唐逸，你杀了父母，害了倩倩、青青，也害死了我！”

思思把尖刀一次次插在身上，血便流出。她微笑道：“唐逸，不扎你身上，你不会疼。”

唐逸看她疯狂，心里也怕，不料思思与卓书竟有生死不渝之爱，这令他又惊又怕。他想劝思思，又无话可说。

思思最后抽出尖刀，对着心窝慢慢扎去，笑道：“唐逸，扎我心上。你会好过些……”

唐逸大叫：“不！”

索雅、杨洛儿也想去劝，可思思不动。唐逸忽地出手，隔空点了思思的穴道，思思不能再动。

思思的嘴角忽地流出黑血，她笑说道：“唐逸，我舌尖下有一枚唐门的毒针……”

唐逸不知她决心赴死，竟早早吞下一枚毒针，此时知道也是晚了。他上去两指夹住思思嘴角，用力捏她，想逼思思张口。思思再不说话，宁死也不张口。她慢慢倒在地上，双手搂紧卓书，说道：“我跟你一起走，这样可好？”

唐逸看着思思。两人惨死就在眼前，心里竟闪出活佛那倩影，思思一句“这样可好？”，就是活佛时常柔声说出的问话，那一问十分婉变可爱。唐逸恨自己心硬，妹妹惨死，还是想起阎可怜，不思亲情，如此决绝，不像平时。但再一寻思，就既无悲，也无伤，只是神情木木。

无情无义，方是魔道。

远处冲来三骑，奔至眼前，看看近了，才知道是大理王子段驩与老童、少童。

段驩下马，看思思，又看卓书，神色肃然。如果思思同他一起走，就不会死在唐逸手里，也不会与卓书有那么一段情。她死时是不是后悔？是不是在一刹那中念及段驩？想着在大理那些日子？想着木棉红似火、茶花淡如烟的过去？是不是能想着段驩的音容笑貌？



段驻暗声道：“唐逸，你能杀人，连亲妹妹也杀，真是狂魔.....”想再说几句，却一字也吐不出了，只是瞪着眼，逼视着唐逸。

老童、少童都十分敬爱思思，见唐逸逼死思思，恨不能杀了他，只要段驻一声令下，两人死也不惜。

段驻一叹，说道：“卓书，卓书，枉你一世英雄，竟死在狂魔手里。你下回鹘，走罗布泊，夺于阗，天下奇功，尽归于你。如今死在屑小之手，可惜！可怜！可恨！”

段驻跪下，对着卓书，一连三礼。他再看着思思，也行了一礼。不复说话，扬长而去。老童、少童也随着行礼，飞身上马，直奔饶风岭而去。

索雅、杨洛儿心里最恨卓书。想被卓书抢去，在他床上百般受辱，欲生不能，欲死不行。心里恨死了卓书，恨不能手刃卓书。但卓书一死，反是心内怅怅，不知是喜是愁。

唐逸对二人说道：“卓书已死，只剩下一个耶律重恩，我要再杀了他，天下便没你们的仇人了。”说罢狞笑。

索雅与杨洛儿看着唐逸。从前也知，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。此时见他疯狂，行止竟如往日的卓书，不由也是惧怕。不敢与他说什么，只能看他杀人。

唐逸说道：“你们两个跟我去。我要杀死耶律重恩，杀死活佛，天下武林，从此听令于唐门。”

赫叶雅坐在床上，身上裹着锦被，对耶律苦奴说：“我去饶风岭，看武林人如何争斗，你在宫中看着十八皇族，小心他们谋反。”耶律苦奴只是默默听她，他已是习惯了听赫叶雅下令，只要赫叶雅一声令下，他照做就是。从前没有阿鲁忽，他对赫叶雅只有几分畏惧，如今更是怕她。

赫叶雅两手捧着耶律苦奴的面颊、说道：“你好好做、你儿子才能做西辽王。”

她用手捉住耶律苦奴的大手，把大手放在微微凸起的小腹上，说道：“你儿子已经四、五个月了。”赫叶雅很得意。耶律苦奴看着她，看她天仙一般的美貌，有毒如蛇蝎

的心肠，心内惧怕。哪有话说？

赫叶雅咳嗽一声，阿鲁忽就像鬼影子一样出现在眼前，问道：“老婆，有什么事儿，要不要杀了他？”他瞪眼看着耶律苦奴，一身死尸气味，令人作呕。他视耶律苦奴像一条狗，随时想掐死他。

赫叶雅说道：“你去备马，带三千人去饶风岭，去看热闹。”

阿鲁忽一听大乐，他最愿凑热闹，手舞足蹈，叫道：“去看热闹，去看热闹！”

## 第五章 狂性怒潮

黄昏。宫内寂静，没人声。

只有耶律重恩坐在椅上，断了脊梁骨的西辽王形如死人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赫叶雅肆虐。赫叶雅走了，也无人理他。往昔的耶律公子，风采何在？

悄无声息地走来了小妃子，她跪在耶律重恩面前，悄声说：“她走了，我来陪你。”耶律重恩慢慢伸出右手，抚摸着小妃子的头发，眼角有泪。往日英雄、今天成残废，小妃子的温情便十分可贵。

小妃子轻轻地抱着耶律重恩的头，说道：“我梦见了你，一身是血，坐在椅子上。”

蓦地，她噤声了、鬼影一般，闪出一个个人来。他们都是西辽的大臣，是十八皇族的人。有十七人，只没有丞相耶律苦奴。

一个人说道：“大王，你断了脊骨，英雄反被奴才欺，我们要替你报仇！”

耶律重恩点头。

那人很难启齿，但不能不说：“大王，你建下西辽，功不可没。但西辽不能断了脊梁骨，西辽必得强盛……”

耶律重恩明白，十八皇族是想废了他，他轻声问：“谁做西辽王？”

他本以为十七人会推举那个老谋深算的老人做西辽王，不料众人推出一人，却是一个羞怯得满面通红的年青人。他是一个好人，也是一个庸才。做一个将军容易，做西辽王难。耶律重恩笑，说道：“好，好！”

只要不是耶律苦奴，谁做西辽王都好。

十七人眼看着耶律重恩，是他率领西辽勇士夺国。如今要他一死，人人心里难受。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你做西辽王，先做一件事。”

年青人点头，他一向最服耶律重恩，要他做什么都行。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你一个人去把耶律苦奴带来”

这年青人不会是耶律苦奴的对手，如果耶律苦奴知道十八皇族要图谋他，会跟年青人来吗？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如果你不能把耶律苦奴带来，你做不了西辽王。”

沉默。年青人要走，那老人要跟他去，耶律重恩说道：“只能他一个人去。”

耶律苦奴很快乐，相府内有几个美女，是别人送他的。美女艳色，又没脾气，不像赫叶雅，是咬人的母马，是带刺的玫瑰。她们乖乖地讨好他，耶律苦奴不必陪着笑脸，他能狠狠地折磨她们。

有人敲门，耶律苦奴问：“谁？”年青人说：“是我，大王弃世，十八皇族议事，想立丞相为西辽王，丞相快去！”

耶律苦奴是一个粗人，听说要立他为西辽王，心跳加剧，不由大喜。也来不及细问，匆忙穿衣，跟着年青人进宫。

耶律苦奴一路上盘算如何做西辽王，全不虞有他。待得进了宫中，远远看见那只椅子，耶律重恩正坐在椅子上，两目炯炯地看他，心知不妙，一个字也说不出。

耶律重恩不死，有他什么好？

耶律苦奴看看，十七人都盯着他，像白日见了鬼。他故作镇静，说道：“大王找我、

必有要事。”

耶律重恩笑了。自他断了脊梁骨，很少再笑。他笑说道：“耶律苦奴，十八皇族请你来，要你看看我是如何死的。为了西辽，我决心一死。我死之前，你是不是得先死？”

耶律苦奴知道不妙，回身拔剑。他身边五、六个人出手，捉住了他。

耶律重恩很平静，他的右手握着小妃子的手，说道：“十八皇族人人刺他一剑，要他出血，但别杀了他。”

十七人看看耶律重恩，听大王下令，怎能不做？人人上去，用耶律苦奴的剑，狠狠刺他。耶律苦奴一声声嚎叫，浑身是血。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你看不到西辽明日，也看不到那个骚货了！”

耶律重恩笑了，没有脊梁骨，便脖子向前探，用嗓眼儿咯咯地笑。耶律重恩说道：“把剑给我。”别人递剑给他，耶律重恩说道：“过来，过来！”

几个人扯着耶律苦奴，向坐在椅子上的耶律重恩扯来，待得扯近了，剑尖便刺来，一次次地刺。

耶律苦奴大叫：“你个癞皮狗，我死也不会放过你！我占了你的女人，让你看！生了儿子，你白白杀了我，以后她也会替我报仇！”

耶律重恩手抖着，像久病的老人，剑尖刺胸，耶律苦奴惨叫而死。

十七人跪在耶律重恩面前，送他一死。耶律重恩笑说道：“西辽，西辽，天祚帝误我，天祚帝误我！”他扬声而喝：“拿毒酒来！”那年青人流泪，双手捧杯毒酒，献与耶律重恩。

耶律重恩一手仍扯着小妃子，一手去接那杯，苦笑：“你是否梦见我饮毒酒？”

小妃子哽咽不能言，只是扯着他手哭泣。耶律重恩说道：“大辽与我无干，西辽与我无干。”一饮而尽。

十七个人看着耶律重恩。眼见着他头一歪，死去。

年青人扶着耶律重恩，把他从小妃子的手里扯出，放在床上。十六个人扶着他，让他坐在椅子上，众人齐跪，口称万岁。年青人回头看着老人，老人点头。老人不是西辽王，但年青的西辽王凡事都会听他主张。

老人说道：“赐她白绫，许她自尽。”

有两个皇族中人，扯起小妃子，把她带至宫门后、悬在梁上、亲眼见得宫中剧变的人就全都死去。只是小妃子是否也梦见她自己颈吊白绫，悬梁自尽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
老人命令两个皇族中人带兵去饶风岭，去追杀阿鲁忽与赫叶雅。老人说道：“那贱货怀了耶律苦奴的贱种，不杀她会生后患。只是那个阿鲁忽棘手，要用火攻才能杀他，你等小心，别落在他手。”两人领命而去。

年青人就做了西辽王，那个老人就替代那耶律苦奴，做了丞相。

有人来到了牢房，放开了青青。对她说道：“大王被十八皇族逼死，耶律丞相也死，你们快走。”青青倩倩也不及细问缘由，知道耶律重恩已死，总算去了一个仇敌。

逃出监牢，奔向巴蜀。路上听得人说，天下武林中人都去饶风岭。看唐逸与活佛一战。

倩倩见到了哥哥，她流着泪说：“大哥死了，二哥也死了。”

看她神情，已是形销骨立。哀悔至及。像是人也失了魂魄。随着齐眉杨、须小仙，心也死了一般。

唐逸说道：“我要与她一战。不是我杀了她，就是她杀了我。”倩倩为了报齐眉杨二人之仇，曾再三劝说哥哥与活佛一战，此时听得哥哥要去斗阎可怜，竟是大大慌乱。说道：“不可！我去寻大哥、二哥，他们告诉我，活佛之所以害你，也有苦衷。哥哥就不必与她动手了。”

唐逸怒道：“劝我杀她的也是你，劝我放手的也是你，你想做什么？”

倩倩流泪道：“大哥、二哥不惜身死。劝我不再鼓动哥哥与她一战，我怎能不听？”

唐逸恨道：“我一身如此，全是拜她所赐，怎能不报此仇？”遂不再理倩倩。无论倩倩怎么说，也是不信。

要说阎惜情对他有情。何必与他新婚之夜就奉他一杯毒酒，令他不人不鬼？要说阎可怜对他有情，何必身在他书房，心犹豫不决？

阎惜情就是阎可怜，她一会儿一做鬼，一会儿一做人，全都是为了陷害唐门。

倩倩问道：“你杀了思思，是不是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我没杀思思。只是杀了卓书，思思便自尽。卓书该死，我不杀他，怎么对得起唐门？”

倩倩流泪，低头走了。

风中走了倩倩，唐逸看着倩倩远去，心竟冷冷，不再想她。从前的唐逸一提起佳人就眉飞色舞。一说起妹妹，便喜？

上眉梢。此时他心冷如冰，再也不想亲人，再也不念亲情。

魔刀与大欢喜佛一心要造就的狂魔唐逸，不就是他吗？“忘忧屋”二十几个姐妹为了助他魔道大成，与他为兽嬉戏，也盼他能成魔道。此时若给紫衣等女看到他狂魔成性，岂不是更生忧虑？要是给俏生等人看到他这狂态，人人会随之疯狂。

唐逸看着远处。到了下一个月圆之夜，他也会站在饶风岭上，岭上被答罕几番劫杀的蒙古英魂，也会在夜里随着闪烁的星星翩翩起舞。在那里，他要让活佛喋血，让她为亏负唐逸而流血。

俏生、笑靥坐在屋内，两人对坐。她们担心唐逸，自从可怜把她们送与唐逸，她们的心全都在唐逸身上了。

唐逸会不会死在活佛手里？

门推开了，走进了几个女人。当头的是紫衣、暖食儿。

俏生身子一抖，看着紫衣，说道：“活佛要你们来找我？”

紫衣摇头。暖食儿笑嘻嘻：“活佛不会，是“忘忧屋”的姐妹们要找你。”

俏生忽地失声：“要我害他，不行！”

笑靥也叫：“我不干！”

紫衣冷笑，说道：“我们都是活佛捡来的，你先认得活佛，活佛不救你，哪来的唐公子爱你怜你？人终不能忘本！”

俏生哭，只是喃喃说道：“公子一生，也是可怜。就是活佛对他也不真心，我甘心为他而死，你休逼我！”

想着活佛对她们的深恩，再想着与唐逸那如兽如狂的痴情，俏生哭了，她说道：“不能。不能、不能害他……”

笑靥大叫道：“我要死，你休要我害公子！”

紫衣说道：“拦住她！”

几人扯住笑靥的手，不让她自尽。笑靥哭道：“要他成狂魔，要他成毒人，害他一家，害他一生，还不够吗？！”

紫衣扯住她，厉声叫道：“别傻了，男人哪有对你真心的？他也有那么多的女人，先有小爽、琴心，再有素心等人，他怎么会一心挂牵你？你把心思全都用在他身上，也是白费！”

俏生哭泣，说道：“我不管，只是我是他的人，我不救他，谁会救他？你会吗？你会？”

她一个个问那十几个姐妹。她们本来像紫衣一样，只要能害唐逸。要他死在活佛手下，才是心愿。要她们救唐逸，那是不能。

俏生说道：“他会体贴人。那一夜里，我自在睡，他竟在夜里起身，为我盖三次被子。你也是一个女人，你说，有几次有人替你盖三次被子？”

笑靥说道：“他对我也很好，我不在意他有几个女人，我爹爹就有三四个女人，但

我娘一生还是跟他，跟他时也算是幸福。你怎么说？”

紫衣说道：“俏生，你两人拿住他，我便替活佛杀他。你也不知，活佛.....”

俏生大叫道：“活佛对他那么好，怎么会愿意杀他？你说谎！”

紫衣说道：“不错，活佛不愿杀他，但我们必得杀他。依我们姐妹看，活佛会情愿死在他手里。”

笑靥心里一酸，当时流泪，说道：“不会，不会，活佛有盖世奇功，怎么会甘心死在他手下？”

紫衣说道：“你也是经过男人的人。活佛看唐逸那神情，你也不是不知。她的心都在唐逸公子身上。要是活佛无情，新婚夜里，他还有命吗？”

十几个姐妹都流泪。紫衣说道：“俏生妹妹，我们代表“忘忧屋”二十几个活着的姐妹，来求你们了。杀了唐逸，要他死。”

俏生不语，她喃喃道：“我下不了手，我下不了手.....”

笑靥说道：“要我杀自己，我能杀。要我杀公子，不行，不行.....”

紫衣看着她，十几个姐妹看着她们。紫衣说道：“要是须眉不死就好了。如果活佛死了，我们二十几个姐妹也不能独活，你们看着办吧！”

人都走了，只剩下了她们两人。

怎么办？从前她们四人随着公子，后来她们去了云南。替公子保护岳元帅家眷去云南，待得归来，只剩下了她们三人。

须眉病故，如今只有她们两人，她们能杀得了唐逸吗？自云南归来后，她们更爱唐逸。

要她们杀自己容易，要杀唐逸，太难了。

唐逸归来，他的情绪跌落到了最低处，他喝醉了。

他摇着身子，问道：“我是不是恶魔？我是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？”



俏生看看笑靥，她们两人心内忐忑，要杀唐逸，他正醉酒，是不是一个好时机？

唐逸流泪，说道：“我要杀卓书，却害死了我的妹妹思思。我最喜欢思思了，她很有心计，她该是一个男人的，她不该是一个女孩子……”

俏生看他那样子，哀毁过甚，不由心疼，扶他坐在床上，劝他道：“公子，你先歇歇，好不好？”

唐逸不同于他人，一旦有不幸发生，他总是从那几个女孩子的身上得到慰藉，他此时也是急煎煎。待那笑靥扶他躺下，看着俏生脱衣，净净的身子在他身边一偎，说道：“公子，能不想那事儿，便不想，何必自寻苦恼？”

唐逸像是呆子，他看着俏生，说道：“我想什么？”

笑靥笑道：“想我，你想想我，那是最好。”

俏生与笑靥比平时更殷勤，她两人来服侍唐逸。

醉了的唐逸更疯狂，他欺负两个女人。两个女人心内也是暗暗吃惊，哪里见过悲哀的唐逸如此能疯？他竟是拿两女做他的野兽，任意恣情而做，一次次把她们两人带入疯狂，令她们一次次尖叫，飞跃那狂欢的高峰。

唐逸像看着阎惜情，他的嘴唇都咬出了血，他喃喃叫道：“你害我，你何必害我？你不喜欢我，自说一声就是，天下那么大、何必你我相逢？我不与你相逢，也就是了。何必你一次次拿毒计害我，你的心就是铁做的吗？”

他恨声连连，在那恨声中，他一次次蹂躏两女。

俏生知道他疯了。她们听魔刀说的，那梦寐以求的恶魔唐逸如今出现了。他弄得两女呻吟不断，使得两女痛不欲生。

他的眼睛是红的。那不是血，只是血光、是恶魔入十八重地狱的血光！

用水洗净的身子，都是汗水，都是两女的泪水。

她们的头发如水洗，人也缠在唐逸身上。只有腰是酸酸的。她们忘了自己，更忘了

紫衣姐妹们的吩咐，她们哪里能害得了唐逸？此时死在唐逸的身上，她们也愿意。

## 第六章 野马行空

一行几千人，行走在草坡前。

他们是西辽王的人，随着王妃去看饶风岭的江湖争杀。

他们走得很慢，也很随意，没有人会对他们形成威胁，他们是去看别人的死亡。

忽地响起了哨声，是他们很熟悉的哨声。

有人从草丛中站起，一阵乱箭，射坠了马上人。

有人高叫道：“别走了反贼赫叶雅！”

赫叶雅听得声音，那是西辽人，他们没看到王妃正带着队伍去饶风岭？莫非他们真的长了豹子胆，敢来劫杀王妃？！

随从喝叫道：“是西辽王妃在此。你们敢造反？”

那些人扑来，把马上的勇士逼下马，在草坡上争杀。阿鲁忽叫道：“老婆。他们是什么人？”

赫叶雅怒喝道：“是反贼，快杀！”

阿鲁忽一听得是反贼，大是高兴，叫道：“杀人了，杀人啦！”他随手扯来一人，那人张弓欲射，却被阿鲁忽扯来，一拳打脸上，顿时满面皆花。阿鲁忽叫道：“别来惹我，我要杀人！”他冲向那些扑来的勇士。

赫叶雅也只好下马，看清那些勇士正是西辽人。

她明白了——

耶律苦奴多半不保，他一定是会死在西辽。

是耶律重恩下令杀她的吗？

她怒叫道：“我是西辽王妃，拦我便是造反！”

那赶来杀她的年青人叫道：“大王有令，杀了这个贱货！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我是王妃，你们敢杀王妃？就是要杀，也得大王下令杀我！”

那年青人笑说道：“大王去世，如今西辽又立新王，你只是与耶律苦奴背主的反贼，得耶律大王遗令，也必杀你！”

赫叶雅一呆，原来耶律重恩也死，他再也不是坐在椅子上的一个残废人了，他被人杀了，还是自尽而死？就是平时，他也情愿自尽，不愿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。如今他真的死了，反是叫赫叶雅有些失意。

西辽人都知道赫叶雅的手下也是勇猛，便远远搭箭来射，一射便应声倒人。赫叶雅叫道：“杀他们，杀死他们！”

他们一冲过去，那些人便如潮水一般退下，可他们一站定，对面又乱箭纷纷射来。这一下苦了三千勇士，他们身着绵衣，是去看人家死亡的，哪料得会死在乱箭下？只听得纷纷惨叫，人皆跌倒。

赫叶雅叫道：“我杀了你们，我杀了你们！”她心智高于他人，但武功平平，周围有十几个西辽勇士围住，便手忙脚乱。要不是那些勇士平时便看她美艳逼人，又是王妃，此时动手多些顾忌，她早就是死人了。

她支撑不住，叫道：“阿鲁忽。救我！”

阿鲁忽杀得性起，正在追杀西辽勇士。听得她叫，心里恍悟，叫道：“老婆，我来了！”

赫叶雅的眼前闪着光，她要倒下了，正有三支矛、两支箭射向她！

忽地眼前多了一人，原来是阿鲁忽扯着一个人，挡在她的面前。箭与矛都射在那人身上，那人尖叫，当场毙命。

阿鲁忽叫道：“老婆，我们走！”

看着草坡上，赫叶雅带来的三千勇士，多一半都放下刀枪，束手就擒。还有几人在拚命，但身前身后都围满了人，只能一死。

赫叶雅看着阿鲁忽，叫道：“别杀人了，快走，快走！”

那年青人叫道：“放箭！”乱箭射来，阿鲁忽横挡竖拨，叫道：“老婆，站我身后，我护着你！”可哪里是身后？前后都是西辽勇士，只有他两人站在中间。

赫叶雅叫道：“快走，快跑！”

阿鲁忽扯起一条绦带，把赫叶雅背在身后，向外就冲。

那些西辽勇士都惧他勇猛，不敢上前。只见得阿鲁忽左突右冲，挟起一人，把脑袋夹在腋下，拿那人横扫！当者辟易，只见人纷纷让开。

阿鲁忽叫道：“老婆，我与你能冲出去，你只要趴在我的背上就行！”

赫叶雅像是伏在冰上，也像是伏在死尸上，阿鲁忽身上的脏气味道逼她欲呕，但她强忍住，叫道：“快冲啊！”

看看冲下山坡，看来者都是西辽人，扑来的人越来越多，远远射箭，中在赫叶雅的后背。她轻声一哼，阿鲁忽便心乱，叫道：“老婆，你怎么了，你怎么了？”

一箭正射在她的肩头，那箭射得颇劲，深几入骨，她疼得叫起来。

阿鲁忽大放悲声：“你们敢射我老婆，你们敢射我老婆？！”他扑去，抓起一簇箭矢来，再向那些人掷去！

那箭更劲，只听得人惨叫声声，原来掷去的箭正掷在身上，人纷纷倒下。

那年青人远远叫道：“拿火来，拿火来！”

有人射箭，箭矢带火，直落在阿鲁忽的身上，他惊叫道：“老婆，不行，不行了！”

他臂上一着火，那臂上的肉竟像是庙内的泥胎，哗哗掉落。掉落的肉像是黑黑的泥土，只是一会儿，臂便烧成了枯骨。只见他的手挥舞着，那手不像是人手，只是鬼形。

人皆惊惧，远远吼叫。不敢靠前。但都扔火把，把一个阿鲁忽与赫叶雅困在火阵中。

阿鲁忽怒吼声声。像是困兽。他叫道：“没本事。有本事用水，用刀枪，用箭啊！”

他乱叫声中，扯下那绦带，把赫叶雅向外一扔。赫叶雅惊叫，但她跌在山坡上，竟是无恙。

她再支撑起身子，看着阿鲁忽，只见烈火中的阿鲁忽怪叫声声，在烈火中跳舞，他的身形像是鬼影，在火中一会儿一融，竟像是水人一般，蚀掉大部分血肉，只剩下了骨形。

她悲声大起：“阿鲁忽，阿鲁忽！我是你的老婆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

她再说不出话来，只是瞪瞪看着烈火。

赫叶雅昏死过去了。

只是一瞬的功夫，她再睁开眼，便看到眼前都是人。

有几千人，或是上万人，他们都站在草坡上，盯着她看。

他们从前也看过她，但那时她是西辽王妃，是千万人瞩目的美人，美艳不可方物，想近她一近都不可能。如今她要死了，要死在他们手下。

他们盯着她，看她血污的身体，她仍是那么美艳，那么不可一世。

赫叶雅大笑，她疯狂地笑。

她支撑着身子，她看，看饶风岭么？还是看她的粘拔恩？或是看那个凶猛如兽的吉利吉思？再不就是看那个如鹰隼般的蒙古大汗忽儿毕？

她在此时，能想得到的是什么？是她的帝王梦，还是她的那个儿子？

她的腹下流出血来，那是怀了四五个月的孩子，他变成了一滩鲜血，不复存在。

她再也不必摸着自己的肚子，梦想着她的儿子成为一个帝王。

年青人醒过腔来，他知道必得杀死她，不然她仍是西辽的祸胎。他吼道：“杀了她！”

上来了几个人，他们都是血勇的勇士，那刀小心翼翼，只是刺在她的身上，流一点血。

再吼叫，再上来几个人，一拨一拨的人越来越多，血也越来越多，他们看着赫叶雅，看着她的身体，有的回过了头，不忍看她。

她的身上流血过多，她嘶声一叫，叫乱了那些人的心，手中刀剑更急了，更狠了，他们盼着她不再叫。

终至于再无声息。

草坡沃血。

再无一人呆在这里，地上都是死尸。

远远飞来三匹骏骑，到了眼前，飞身下马。

他们是段睿与老童、少童。

三人默默。

又是一场仇杀，而且看来是西辽人自己的仇杀。

段睿看到了不肯瞑目的赫叶雅。

他一叹道：“又是女人。”

他想到了唐思思，与唐思思一般满身聪明才智的赫叶雅也死了。

莫非有才智的女人都不会活得长久？莫非天下只能是鬼的天下，人无法获得那终极的快乐与成功，最后只把一切都让与了虚无？

真个是世人皆输，只有鬼才能赢得一切么？

老童问道：“主人，我们埋了她吧？”

段睿点头，他看够了血腥。但愿唐思思与赫叶雅是他看到的最后的死人。

远远看到来了一彪军马，待得走近，原来是蒙古人，带头的正是蒙古的大汗忽儿毕。

段睿知他是赫叶雅的公爹，便告诉他赫叶雅死了。

忽儿毕站在赫叶雅的身前，她伏在那里仍是想看，向远处看。

忽儿毕看了好久，问道：“她想看什么？她在等谁？”

吉利吉思部的首领也来了，他想到了赫叶雅的好处，便跪在地上，轻轻梳理她的头发。像是她的亲人。

是赫叶雅给了他们丰美的水草，给了他们一个很肥沃的居地。在那里，他们的女人会越来越美。越来越漂亮。他们的牛羊会越来越肥。

忽儿毕大声说道：“等一等！”

他不愿意让人去抱赫叶雅，他要亲自动手。

他抱着赫叶雅，满面是泪。

他无法向人说，他是一个老人，只有与赫叶雅在一起。他才不老。赫叶雅是一个风骚的女人，她能令忽儿毕像是一个疯子，像一个贪欲不足的年青人，日夜宣淫。

她是一个奇妙无比的女人啊。

忽儿毕抱着她，忽地哭了。

他们埋下了赫叶雅，忽儿毕跪在地上，靴子踏倒了草，用手挖土。他忽地唱道：

“美丽的女人哪，

你的皮筒于在帐里么？

你等不等你的男人？

你看不看我？

你看我时，你的眼花了。”

所有的蒙古人都拿出了他们的羊皮壶，喝酒，他们也粗着嗓子，跟着忽儿毕唱：

“钻进你的皮筒子，

就当钻进了你的心窝。

钻进了你暖和的帐房，

就当是钻进了你的怀。”

忽儿毕哭了，他知道他老了，如果赫叶雅在，他不会老，就是回顾那一段时日，他

也不会老。可赫叶雅死了，他只能老了，只能是一个颜预老人。

唐逸与两女在寻快乐，他忘了自己。

他如今真的是恶魔了，他把两女折磨得没了一丝气力。他把两女弄得在床上无一丝气力，都大喘着，看着他。

她们想着唐逸，盼着与他亲近，但真的来了那一场风暴，她们也受不住，她们的腿不再复是自己的了，像是灌满了水，她们的心也被掏得空空，不再复有忧愁，不复有苦闷，也不复有一切了，像是她们自己也化成一缕轻烟，消失在唐逸甜情蜜意的爱抚中。

笑靥要拿出刀来，她看到唐逸睡了，要杀了他，要杀了他，只有杀了他，活佛才不会受难。俏生也拿出刀来，她们两人刺向唐逸！

但唐逸忽地说了一句梦话，令她们两人呆了：“我看到了，你们忘了，我会看到刀，我能看到刀！”

她们想起来了，无论刀藏在哪里，唐逸都会看到，他会

看透世上的一切，怎么看不到她们两人的刀？她们想藏得隐密些，但唐逸还是看到了。

他跳起来，扯着两女，叫道：“为什么要杀我？莫非你们“忘忧屋”的人来找我，都是一心杀我吗？你说，你说！”

俏生被他扯得摇晃，她的头发早就披散，此时竟连脸面都看不清了，她恨声道：“杀了你、我们姐妹两人杀了你，再，自杀！”

笑靥说道：“唐逸，我们是你的人，我们死在你眼前，好不好？”

唐逸大笑，说道：“我为什么要死？我是你们“忘忧屋”的主人，我要你们“忘忧屋”的人都做我的女人！还有十几人没做呢，你们的那个紫衣在哪里，我要她们来。还有那个暖食儿、水袖，要她们都来、我要幸她们！”

看他如疯如狂，两女都是吃惊。



唐逸扔下俏生，扯来笑靥，说道：“可心做了唐说的妻子，你是不是也要找一个男人，你看哪一个男人好，我要你嫁他！”

笑靥哭道：“我不要嫁人，我不要嫁人！”

唐逸再逞雄风，他扯来两女，轮番幸她们。他像是要毁坏她们，对她们横加摧残。

两女大大不幸，但她们只能咬牙挺着，她们知道，她们杀不了恶魔唐逸，只会被他所杀。

两女都昏死过去了，她们被唐逸幸得昏死过去。

忽地门响了，走进来十来个女人，当头的是紫衣。

她说道：“我知道，她们两人杀不死你。”

唐逸大笑，说道：“紫衣、暖食儿，还有水袖，你们三人早就是我的人，为什么不来。过来，过来！”

三个人看看他，再互相看看，她们心惊。原来唐逸此时疯狂，真像是一个恶魔，莫非他真的成了一个恶魔？

唐逸大笑，说道：“你们忘忧屋本来就是我的，你们都是我的人。你们听着，看着我，我与她们欢乐！”

还有七八人看着，紫衣与水袖、暖食儿凑近来，她们还有一个机会，那就是在唐逸忘情地交媾时杀他。

她们只有这一个机会了。

紫衣忽地笑了。她说道：“要不要她们都走开？”

唐逸大笑，说道：“为什么要走开？她们看着，你岂不是更有本事？”

紫衣脸羞得通红，她不擅在众人面前与男人淫乐。但她有什么法子？只有与唐逸淫乐，让他忘情，才有可能杀他。

唐逸昂然道：“你们只有一个机会了，如果你们杀不死我，我会杀死你们的活佛、

你们来不来？”

紫衣说道：“来，我们来。”

这是一场赌，也是一次交媾。

但交媾是奇怪的，有七八人站在那里，静静地看。她们的手都握着暗器、武器。

如果唐逸忘情，他必一死。

紫衣哭泣，说道：“姐妹们，如果下手，不要顾我们！”

她说话的意思是说，能杀死唐逸，就连她们也一齐杀了，那有何妨？

三个女人跪在床上，暖食儿瘦削、水袖略胖，紫衣的身形最好，三个围着唐逸，那是一场情意绵绵的厮杀。

## 第七章 最后希望

唐逸沉在肉欲中。

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，只记着他是一个恶魔，正在吞噬着美艳，吞噬着年轻的躯体。

紫衣忽地尖叫，七八个人摁在他的身上，刀与剑都刺向他！

他只是一个赤裸的男人，无法防备。

但所有的刀剑都无功，男人坐在床上，剑是弯的，刺不进去。刀是斜的，劈不死他。

他忘形大笑：“我练成了魔功，无时不在！”

紫衣哭了，她轻声说道：“活佛，哦，活佛，我无法杀他了。”

所有的女人都下了地，她们如今识羞了，急急地穿衣，不愿意让人看到她们不顾羞耻的身体。

忽地门开了，冲来了倩倩。

她看着唐逸，说道：“哥哥，我是骗你，我告诉你，你不应与活佛动手。”

唐逸不看她，只是冷冷说道：“都骗我，多你一人，那又怎样？”

倩倩哭道：“我想要你去杀她，是因为十隐中有人愿意帮我，如果你与她一斗，他们便帮我杀了耶律重恩，替我报大哥、二哥的仇。可他们死了，他们不愿意看我死在仇杀中。你也别杀活佛了，别与她动手，好不好？”

唐逸大叫道：“我要杀她，她杀了我爹，她杀了我！”

倩倩哭着，说道：“你杀死思思，你也杀死了思思！”

唐逸恍惚道：“我没杀，思思是自杀的。”

倩倩说道：“你不杀卓书，她怎么会自杀？”

唐逸怒道：“我为什么不杀卓书，他杀死了我的妻子荷叶，我杀了他，才报了仇！我也替青青、乌雅报了仇。”

门再推开，走进来了青青。

青青也哭，说道：“你不该逼死思思，你不该逼死思思！”

唐逸忽地大叫道：“把她们扯出去，要她们远点儿，我不愿意看到她们！”

唐门的弟子也不愿扯青青与倩倩。她们两人看着唐逸，叫道：“你再一意孤行，会毁了唐门！”

唐逸要去饶风岭，他要与活佛一战，为了他的十位师父，也为了荷叶，为了唐门。

他叫来了唐线，对她说道：“我要去饶风岭，你看着唐门，勿要出事才好。”

索雅看着洛儿，说道：“我们去不去看他们杀人？”

洛儿轻声说道：“我们不看。”

她们两人才知道，人能平静地过一生，那是何等幸福的事儿。她们再也不必为谁杀人了，她们最喜欢的莫奴生也死了，他死在耶律重恩的手下。

索雅说道：“我们回西辽，做一个平常人，好不好？”

杨洛儿想起了齐骧，如果他还活着，一定会对她说，她的选择是对的，不做一个平常人，做什么人？

杨洛儿笑笑，说道：“我们做够了王妃，再做一个村姑，你看行不行？”

索雅说道：“怎么不行，我酿的酒，好喝着呢。”

两人走了，从此消失在那些一心霸天下人的记忆中。

倩倩扯着青青，青青扯着倩倩，两人互相扶持着，走出了唐门。

她们怎么办？能眼看着哥哥与活佛拚死吗？

紫衣看着她们两人、看她们哭得可怜，便劝说道：“青青姑娘，你们不必为他哭了，他已是成了一个恶魔，只有魔心，没有亲人。”

倩倩怒骂道：“你们什么狗屁“忘忧屋”，一心害他！就是他杀了你们的活佛，也是活该！”

紫衣默然，要说唐逸能成为恶魔，多一半是因为有她们“忘忧屋”的姐妹们。

倩倩说道：“我是胡说的，哥哥听了，他要去与活佛动手，他不是活佛的对手。”

紫衣当然不能把她的忧虑说出来，她心里蓦地一念：她们姐妹两人还不如她们十几人知道详情，她们知道活佛心里有情，可她倩倩与青青不知，便空替唐逸担忧。但如果真的活佛肯对唐逸出手呢？

那样唐逸必死！

忽儿毕对他手下的十大首领说道：“我们走！”

他们在赫叶雅的坟前睡了一晚，他们喝酒，唱歌。如果赫叶雅活着。她会明白蒙古勇士的心，她会欢笑。咯咯咯地笑，笑得像银铃一般响。

忽儿毕对着坟，一跪。他明白，从今他只有权势，再无女人了。就是再有女人，也绝不会有如赫叶雅一般令他深深动情的女人。

她是他的儿媳妇，但也是他的女人。

段誓说道：“女人便是女人，何必在霸天下的争端中送上自己的性命？”

他是在问谁？是问坟里的赫叶雅，还是问沉默寡言的忽儿毕？

九隐再出现在活佛的眼前。

活佛兀自在那里打坐，她总是坐在蒲团上。

剑圣忽地一笑，说道：“你会输的，你输了。我们便出手，在饶风岭上打下我们十隐的江山，令天下武林人都听我号令！”

活佛不语，她只是低首敛眉，不肯答话。

剑圣得意道：“就是你不输，杀死唐逸，你也会流血的。只要你流一滴血，便算是破了戒，你只能让我们十隐出山。如果我们十隐出手，天下还有你的份儿了吗？哈哈！”

九人都笑，隐隐暴出风雷之声。就是一向雷吼不动的活佛，也是坐不安了。

剑圣说道：“只有一个法子，就是你再领着我们，我们一齐纵横江湖，那样你还是我们的首领，你就是天下第一人了。你干不干？”

活佛哑着嗓子，说道：“我不是人，我是活佛。”

剑圣大怒，喝道：“你别自称自！你以为你是谁？你是活神仙？你只是一个活佛拣来的孩子，如果那一天他拣来的不是你，而是我，那你就只能平平凡凡地死，你做什么活佛？”

活佛猛地抬头，目光炯炯：“你说，活佛拣来的就只是我，那是不是缘份？”

剑圣语塞，他说不出什么来了。

活佛轻声说道：“剑圣，你活了一百多岁，还不知人世百余年，也只草木一秋吗？何必那么看不开？”

剑圣大笑，说道：“人活百余岁，才知道得霸天下，也是百岁方悟的理儿，不然我们十隐早就杀了你的那个活佛，杀了你了。”

活佛笑笑，说道：“你们十隐也没少杀我师父，但你们败了，一直到他死，你们一直败在他的手下。”

一提起活佛来，剑圣顿时气沮，他恨那个目光如炬的活佛、她在世一天，十隐便不得轻松。

好在她死了，这个女人做活佛。怎么能约束得了十隐？

活佛一叹，说道：“其实也不必那么认真，你看世上，人都苟苟营营，满口假话。你何必在意与活佛的誓约？”

九隐看她，她头一次说那誓约不必在意。她是什么意思？

渔翁大声道：“大哥，她不怀好意，她要我们违约，她好告诉武林中人，要我们十隐不好做人。”

剑圣大笑、抚须而笑道：“我们不必违约。只要你与唐逸一战，我们心愿便成了！”

九人大笑，他们要主宰武林，这愿望马上就会实现。

他们有一身本领，但不得动手，活得窝窝囊囊。这一次他们大得伸展，活佛一输，他们便会出手。

渔翁说道：“活佛，我要杀了你，如果你输与唐逸，我就杀了你。”

铜笛先生说道：“我要杀了那个唐逸，我看不惯他那样子。”

剑圣大笑，说道：“我出手杀谁？我总得也杀一个人吧？”

九隐当着活佛的面儿，竟是肆无忌惮地说着杀人，他们再也不必忌讳活佛了。

剑圣说道：“你只有一条路。”

活佛看他，仍是风采依然。

剑圣说道：“你只能死在唐逸手里，不然就死在我们手里。你愿意死在谁手下？”

剑圣说道：“活佛，我们走吧，九隐只能最后一次做你的跟班了，你再也不能用我们九隐做跟班了！”

倩倩与青青站在九隐面前。

九个老人不愿意让她见到活佛，但她非见不可。

剑圣问道：“小姑娘，你有什么事儿，对我说一样。”

倩倩说道：“我要见阎可怜。”

剑圣大笑，说道：“你错了，她不是阎可怜，她只是阎惜情。”

倩倩再说道：“我要见阎惜情。”

渔翁大笑，说道：“她不是阎惜情，她只是活佛。”

铜笛先生笑说道：“阎可怜不对，阎惜情也不对，只有一个活佛，你见不见？”

倩倩与青青真的站在了活佛面前。

她仍在低首打坐。

倩倩声音很尖刻：“你骗了我哥哥，你不是什么出家人。”

活佛不语，倩倩再说道：“你要杀我哥哥，你不是什么出家人，你哪里是活佛，你只是一个婊子！”

她是从青楼出来的人，要她说出来那个字眼，是何等的困难？但她一字一句吐出来，恨恨地骂活佛。可见她恨透了阎惜情，也恨透了阎可怜。

青青恨道：“你装可怜巴巴的样子，去骗我哥哥，你罪该万死！你这种人，就是死了，神佛也不护佑你！”

活佛仍是低首不语。

剑圣等九个老人看着她。

他们在看热闹，如果她忍不住了，再杀了青青与倩倩，那是最好了。至时唐逸更恨她，那一场血战更是惊心动魄。

青青说道：“你说话啊，你不能与我哥哥动手！”

活佛抬头看她，说道：“不行！”

倩倩说道：“可怜，可怜姐，我求你了！”

倩倩自打齐眉杨与须小仙死后，再视世上无人，但她哥哥要死在这女人的手下，她怎么愿意？她伏在活佛的膝前，轻声说道：“可怜姐姐，你在他的书房里，看见他与女人亲热，你妒不妒？你与他在一起那么些时日，你离开他时，想他不想？”

青青说道：“你梦里有他没有？你要是梦见了他，你就是总想着他。”

活佛仍是不语。

她的脸冷漠极了，她抬起头来，声音冷冰冰：“你们走吧，如果唐逸有本事，他会杀了我，不然他只能是我的手下冤魂。”

再无法与她说话。

两姐妹站起来了。

青青说道：“都说哥哥成了恶魔，我看她才是恶魔。”

倩倩说道：“怪不得哥哥没喜欢上她，原来她是一块冰！”

剑圣大声道：“活佛，如果你愿意，我当场杀了她们两人，看她们还敢污辱活佛？”

活佛仍是无表情，她柔声细语地说道：“你们走吧，到饶风岭上，替唐逸收尸吧。”

岳霖与唐逸对坐，他看着那几个站在唐逸身后的女人，她们一个个都风姿万状，心道：听说唐叔叔很得女人欢心，看来不假，看这几人看他的眼神都不对。她们那样子，像要要把唐叔叔都吞吃了才好。

唐逸说道：“大人来我唐门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

岳霖笑说道：“只有一件事，听说唐叔叔要去饶风岭与人争斗，不知是真是假？”

唐逸点头，岳霖说道：“如此唐叔叔珍重了。”

唐逸再点头，岳霖说道：“不可不去吗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那是一场生死之搏。”

岳霖听他说话，似乎有十分的把握、能胜得了那个江湖上人人惧怕的活佛，便再也



说不出什么来了。他轻声说道：“叔叔保重，家母问叔叔安。”他想告诉唐逸，娄寅亮奏了一本，参他为宦营私，圣上下令，免了他的成都府甲，他要走了。但他没出声。

活佛轻声道：“进来吧。”

走进来了近二十人，她们都是“忘忧屋”的姐妹，紫衣带头，都跪在她的面前。

紫衣说道：“活佛，你不必与唐公子一争了，你不与他动手，好不好？”

她们泪流满面，想来想去，心里不能忘情于唐逸，但又不愿意活佛伤在唐逸手下，只好来求活佛。

她笑笑，说道：“我是活佛，但也是“忘忧屋”主，我应是听你们的。”

紫衣欣然道：“是啊，如果活佛听我们的，不与唐公子一斗，他岂不是不会死？我们的俏生、笑靥也不会自尽了。”

活佛笑笑，说道：“我自有法子，紫衣你不必担心。”

紫衣哭道：“活佛，如果你真的不在了，我们怎么能对付得了那九个老人？”

水袖恨道：“他们太老了，老得直掉渣渣儿，还盯着我们看，贼眉鼠眼的。”

活佛说道：“天下安稳，黎民有福。你们记着，从今天起，全都跟着我，我有事要你们办。”

紫衣仍不放心，问道：“活佛，你真的能胜得了唐逸，且不让你流血？”

活佛大笑，说道：“紫衣，你不必再操心了，我一定会做到。”

## 第八章 活佛自焚

饶风岭下，再复聚起近万豪杰。

许多人都是为一睹活佛风采而来的，他们听说了，有一个活佛能令天下人人畏惧的十隐也束手听命，而且那人是一个女人，一个绝代风姿的女人。为什么不来看一看？

在坡上，有数十个望乡冢，只是粗粗的石块，琢成筒状、上面刻下蒙古文字，那是蒙古人给粘拔恩与他的兄弟们刻下的，为了召他们的魂魄归还故里。

在那下面，有许多人在等待，等着唐逸与活佛出现。

唐逸来了，他的身后跟着两个女人，那是哭得眼也红了的俏生与笑靥。身后跟着数十唐门的弟子，他们都愿意跟着唐逸，与活佛一战。

在对面，也缓缓走来了活佛，她的身后，跟着九个老人，他们就是苍山十隐吗？为什么只有九人？听说死了一个铁拳开山，既是死了一个，也证明他们还不是坚不可摧，有什么可怕的？他们既是跟着活佛，一步也不敢胡为，不是他们性子好，就是他们畏惧活佛。看来说他们可能会对天下武林人大加伐挞，绝无可能，他们会听命于活佛，不会对世人有害。

两下对阵，坡下有两个女人不敢再看了，她们是青青与倩倩。

青青背对着坡上，问道：“我哥哥来了吗？”

“来了。”

“那个贱人也来了吗？”

“来了。”

“他们动手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他们向一起走。”

青青大声道：“哥哥不能与她动手，她杀我哥哥，那很容易。”

倩倩不语，青青掐她：“说啊，他们怎么了？”

“他们说话了，再过一会儿，哥哥背过身子去，像是不愿意听活佛的劝说。”

真的是不愿意听活佛的劝说吗？

活佛对唐逸说话：“唐公子，对不住了。”

唐逸在家里，在心里对她是千百遍地怒骂，但当到了她眼前，竟是一个字也吐不

出，只是呆呆看她。

她就是那个妻子，那个在洞房夜里给他饮毒酒的阎惜情。她就是那个呆在他的书房里，对他情有独钟的阎可怜。她究竟是可怜还是惜情？

她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有时我知道自己是阎惜情。有时我知道，我只是一个很可怜的可怜姑娘，那时我叫阎可怜。”

原来她自己也不知道她究竟是谁。说来有人肯信吗？

唐逸不信，他大声道：“你只是一个心如蛇蝎的狠毒女人，你害了我唐门一家！”

活佛轻声说道：“对不起。”

紫衣大声道：“活佛要度天下人，你唐门一家算什么？”

唐逸犬声道：“阎惜情，我要与你算账，你懂不懂？”

她点头。

剑圣忽地说道：“唐逸，你要活佛吐口，我便与你决斗，我不在十招内杀死你，算我无能，从此我九隐再不出现在江湖！”

唐逸知道，剑圣有这本事，但他不顾剑圣，只是看紧了阎惜情。他说道：“我只与你动手，我死在你手里，死而无怨！”

没有人知道此时唐逸的心境，只看他痴痴狂狂，看他恨意在胸。但当着阎可怜的面儿，他还能做什么？

他是阎可怜的对手吗？

活佛说道：“唐逸，我要与你动手，只有一事求你，你愿意不愿意帮我？”

唐逸大声道：“不愿意！”

他不愿意再听她说话，他恨阎惜情！

活佛说道：“如果你我一人死去，再休在江湖上掀起风波，这样可好？”

一声“这样可好”正是从前洞房夜里阎惜情的话，他心头一酸，泪要流出来了。忽

地他悲声大发。哭起来了。

这是大悲禅宗的“大悲之声”。

他再笑了，又笑得满面是泪。

唐逸在众人眼里成了一个十足的疯子！

段譽高声喝道：“慢！”

他冲来了，身后跟着两人，那两人挟着一个女人，扑到了坡上。

段譽说道：“唐逸、活佛，倩倩来了，她有话要说。”

倩倩有什么话说？

倩倩看着哥哥。再看看活佛，说道：“你是活佛。真是悲哀。但你是阎可怜，那却好得多了。”

活佛低下头，说道：“多谢。”

倩倩说道：“我哥哥一定要与你一战，你何不退出？”

活佛看倩倩，看她怎么说。

倩倩说道：“有上万人来看，像当年的烽火戏诸侯，你没出什么事儿，他们岂不是白来？那样要好玩得多了。”

阎可怜忽地笑了，她说道：“对啊，那样好玩多了。”

但无论倩倩怎么说，活佛也不会放过唐逸。

倩倩忽地高声叫道：“阎可怜，你真可怜，你一心喜欢唐逸。为什么不嫁与他？你嫁与他时，为什么要毒倒他？你要逃走，为什么还回来做他的下人？你做这些事，真是傻透了！”

只有经过情伤的倩倩才看得清，阎可怜是多爱唐逸。只有她才知道，阎可怜有不得已的苦衷。但她恨阎可怜，把她的实情对唐逸说出来，那样他们岂不是会化敌为友？

阎可怜的头低下了，她轻声说道：“我是活佛，我对世人无情。我做那一切，都是

逢场作戏！”

场上静下来了，再无话说。

段誉扬声道：“几年前，在这里杀死了几千人，他们都是要赶回家去的蒙古勇士，他们到了这里，要赶回家去。在这里受到了伏击，他们不愿意再战了，要回家！可他们死在这里了！再过了许久，又有一些西辽勇士死在这里，他们的魂灵也不得安息。后来是来了一些武林人士，被卓书与耶律重恩伏击，有死有伤，活下来的人也在谷里呆了几天。你们说，这里死了多少人？你们都是武林人，是天下一家的武林人，为什么总是互相残杀？唐逸，你放过活佛、便是放过你自己，你走吧，你走啊！你根本就不是她的对手！”

唐逸忽地扬头而啸。他的啸声十分绵长、疾劲，坡上、谷中嗡嗡作响。

唐逸大声道：“阎惜情、我要杀死你！如果我不能杀死你，愿意被你所杀！”

谷内很静。

唐逸向阎惜情扑来！

真是无懈可击的一扑！

但人到了阎可怜的眼前时，忽地滞住了，他的身形变了一变。

阎可怜只是吐一口气，挥了一挥袖子。

唐逸退了几步。

他的脸出血了，身子迟滞了。他忽地知道，他就是魔性大发，也不是活佛的对手。

倩倩高声叫道：“哥哥、罢手！”

唐逸忽地来了锐气，就是死在她手里，又能怎样？他再扑去，要与阎可怜同归于尽！

忽地射出了一天的血光！

是唐逸受了伤吗？不是！原来是阎可怜退了几步。

剑圣忽地一啸，九隐围住了阎可怜。

剑圣大笑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你们只是动了几招，活佛，你破誓了！”

坡下的人不知活佛的誓言是什么，只是呆呆看她。

紫衣等姐妹围上来，围住了活佛。她们怕九隐对活佛不利，但那有何用？九隐要对活佛不利，也非是她们二十来人能挡得住的。

剑圣大笑，扬声道：“你们听着，活佛浴血了，她流血了！从前我们十隐与活佛的师父老活佛有一誓，那就是：如果活佛能制得住天下武林中人，且一生不流血，不被杀，我十隐就只能终老林泉！但如今不必了，我们不必再终老林泉了。你们都看到了，活佛的胸衣上满是鲜血，她必是受了伤，你让我们看看。如果唐逸伤了你，我保九隐哪一人出手，都可制他于死地！”。

活佛在众女中间，声音很是微弱，说道：“不必了，我根本就没有受伤！”

九隐都哈哈大笑，活佛硬充强，她受伤了，破了她的誓言，九隐可以对天下人出手了。

剑圣扬声道：“你们听着，天下武林中人都要听我指挥，你们要做我的人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！”

人都沸声而叫，根本不愿意听他。渔翁大叫道：“看着！”

他一拍，身旁那块召魂粗石被他一拍而裂，成了一堆碎石。

铜笛先生也笑，说道：“你们看！”

他只用铜笛一指，那石块也破裂，眨眼间成了一堆碎石。

九隐走来，紫衣等人围定活佛，紫衣叫道：“姐妹们，保护活佛！”

她们围在一起，力图保住阎可怜。但九隐慢慢走近，她们也只能向着唐逸走来。

忽地唐逸扑来，要与剑圣一决，剑圣只是一扬手，唐逸便飞了出去，直摔在地上！

他再爬起来时，嘴角都是鲜血。

活佛忽地叫道：“等一等！”

活佛从众女里走出来，看着唐逸，说道：“我不能输、我只能杀了你！”

唐逸看着她，剑圣大叫道：“你输了，你流血了。”

活佛说道：“来人！”

紫衣女等人抬来了一个轿子，轿板打开，轿子不正是唐逸坐轿去梓州的那轿子模样？阎可怜说道：“唐逸，我不能杀你，我下不了手！”

唐逸无话，他看着阎可怜，心里恨她，还是爱她？

看来他的魔性不曾大发，不然他根本不会听阎可怜的，只会一心杀她。

阎可怜说道：“我不是一个真正的活佛，不如师父，我有凡心。”

她回头来，对着段誉说道：“段公子，我请你做一个公正，我要你看一看，我根本就没有受伤。”

阎可怜真的当众脱下了她的长衣。天啊，她脱中衣，还要做什么？莫非她要当着天下男人的面儿，脱尽她身上的衣服？

真的脱尽了她的衣服、她只是一个婷婷玉立的女人，是天生的尤物！

剑圣大叫道：“阎可怜，你就是脱尽了衣服，也无济无事，你受了内伤，不然你大声长啸。不吐血才怪。”

阎可怜大声道：“只为人情误，谁知人情故？”她回头来，对着众人嫣然一笑，她的身体无一处不美，在众人眼下，只有白白净玉一般的身子，哪里有一点儿伤处？

剑圣大叫道：“逼她！”

九隐一齐吐声，他们再做风雷吼。众人大惊，朗天晴日下，忽地响起了风雷，多可怕的风雷啊。他们听得那风雷吼叫，耳膜也破了，再要吼下去，只怕会死许多人。

阎可怜大声叫道：“慢！”她也长啸，这长啸听去像是凤凰宛鸣，那风雷声渐渐远了，有一只火凤凰在风雷里穿行，一径破了风雷！

人都看着阎可怜，是她救了万人性命。

剑圣大怒，他知道受了骗，活佛无伤，活佛无伤，便不能破誓。是阎可怜耍了他们，他们自己把那戒誓说出来了，当着天下武林人的面儿，全都讲出来了。

忽地风妖笑了，他说道：“大哥，没有什么了不得，她能不再与唐逸一斗了吗？莫非唐逸会放过她？”

剑圣看着唐逸，说道：“唐逸，你也是一个男人，你能放过她吗？”

人皆看着唐逸。倩倩与青青都忍不住看着他。说话啊。你就说能放过她，那有什么了不得？

但唐逸沉声一答，令她们心碎了：“不行！”

唐逸决不会放过活佛，他就是愿意放过阎可怜，也不愿意放过阎惜情！

唐逸要再与阎惜情斗。

忽地阎可怜笑了，说道：“唐逸。我要告诉你，我真的很爱你，如果我不是师父选中的活佛，我会一生一世都跟着你走！”

唐逸大放悲声，叫道：“你是阎可怜，你不是阎可怜，你只是阎惜情！我不要阎惜情，我恨她！”

他也糊涂了，不知道眼前的女人究竟是可怜还是惜情。

唐逸真的疯狂了，青青冲来扯着他，他也挣脱，倩倩过来扯他，他也挣开，叫道：“我要与你决一死战，我要成天下第一人！”

阎可怜忽地流泪了，她说道：“唐逸，我能不能先与你家倩倩说几句话？”

唐逸看着她，忽地看到她的泪水，她那样子，真像在他书房里昼夜呆着的可怜。她一心爱唐逸。

他轻声说道：“好。”

众女围着，活佛与倩倩在轿前坐定，只见活佛执着倩倩的手，对她说话。

先是倩倩摇头，再就是流泪点头。看来阎可怜托付她的事儿，她愿意帮忙了。



众人在远处，只看着她们手执着，坐了那么一炷香的时辰。

渔翁忽地不安、说道：“大哥，她会不会耍鬼？”

剑圣冷笑：“她与那个倩倩小丫头耍鬼？”

对啊。她与那个什么都不会的倩倩能耍得什么鬼？她只能一死，不然就是唐逸一死。不管他们两人谁死，九隐必是出手，他们再也不隐姓埋名了，他们要出山！

阎可怜来了，当着众人的面儿，她扬声说道：“唐逸，我输与你了。我要自焚。负情于你，我自焚谢罪！”

人皆大惊，原来活佛是想自焚？她自焚便是要救唐逸，不再杀死唐逸。

人都欢呼。他们也隐隐知道，活佛能救得唐逸，能令天下太平。

活佛坐在轿上，轿板已开，底下都是油柴。活佛笑说道：“剑圣。不知什么时候能再与你相会？”

剑圣大声道：“你就是死了，也没人再能约束我九隐。”

火烧起来了，唐逸忽地大叫，他看着火，在火里看到了阎可怜，看到了她在守着自己，看到了与她在那一夜里的亲情，与她的那刻骨铭心的爱，他叫道：“可怜，可怜！”

但青青与倩倩扯住了他。他挣不开了，再如何狂叫暴跳，他也挣不开。

活佛大声道：“我安排下一个人，剑圣，她会告诉你，要你守约的。你九隐只能终老木泉！”

烈火中，焚烧着一个活佛，紫衣与她的姐妹们都跪下，对着活佛下跪，一坡人有许多不由跪下，看着活佛自焚。

谁知她有此心？

剑圣大声笑了。他看着那烧得一点儿也不剩的活佛，说道：“你是什么活佛，你是……”

他噤声了，原来他看到了，在烈火的余烬中，段誉拣出了光彩夺目的东西。那是什么？

段誓高声叫道：“佛生舍利，佛生舍利！”

真的是活佛的舍利骨，她真的是活佛！她既不是阎可怜。也不是阎惜情，只是一个受苦受难的活佛！

剑圣对着段誓、叫道：“拿来！”

忽地站过来了倩倩，她笑着说道：“活佛每一圆寂，便生一新的活佛，剑圣想不想知道那新的活佛是谁？”

剑圣看她，半惊半疑，问道：“是谁？你说，是谁？是谁！！”

众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哪一个才是新的活佛？

便听得倩倩俏生生一笑、说道：“就是我，她把她的三生功力传与了我，我就是新的活佛！”

坡上坡下，欢声雷动。剑圣看着倩倩，他们又输了，输与死去的阎可怜。

剑圣忽地一扬手，手指一弹，那粗粗的石块便碎裂成堆，他大叫道：“走，我们走！”

九隐走了，在江湖人的欢呼声中走了。

紫衣带着二十几个姐妹跪下，对倩倩说道：“活佛、我们都是你拣来的弟子。”

如今武林人才明白，从前“忘忧屋”里的姐妹们总说是活佛拣来的那话的含意，她们真的是倩倩拣来的，她们又归活佛了，一生一世，不离不弃。

只有唐逸呆呆看着那烧得光光的灰烬。

饶风岭起风了，好大的风。

这里再无一人了，这里的夜里白天，都只会是鬼的天下！

（全书完，感谢古龙武侠论坛“未来”提供文本）